武俠世界

江東豪傑（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著

江東有豪傑，武林起風雲，一代名俠，捲入曲折兇險漩渦之中，羣雄如何幫忙應付？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集集精采，每令讀者有痛快淋漓，手不釋卷之感，本文故事大爲出衆，保証與別不同，值得向大家鄭重推薦。

$4.00

第２４年
44

編者話

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集，不但集集精采，而且每每令讀者在閱讀之下有痛快淋漓、手不釋卷之感，百看不厭，誠非虛語。

今期刊出的「江東豪傑」，故事題材大爲出衆，與別不同。文中叙述一個萬人景仰的名俠，捲入了一個曲折兇險的漩渦中，勢如纍卵，一髮千鈞……過程之驚險程度，恕編者爲了保持讀者閱讀興趣起見，暫不多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三頁吧！

＊＊　　＊＊　　＊＊

浪子神探呂奇畢生所遇之事，既有驚險，又有香艷。今期「無情海」開始刊出，叙述一艘豪華郵輪從牙買加開出駛往美國新紐奧良，途中被一羣手法奇妙的歹徒騎劫，全船騷動，槍聲卜卜，秩序大亂。不過，呂奇凑巧厠身其間，那有袖手旁觀之理，於是……請愛好偵探刺激故事的讀者先睹爲快。

＊＊　　＊＊　　＊＊

馬行空下期替本刊撰寫一部巨型新派俠情恩仇故事：「寶馬碧玉車」，故事中涉及一段恩怨仇雠的事蹟，夾纏不清，結果，仍免不了一死恩仇泯……題材寓意警世惕人、中肯獨特，敬請瞞閱。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江東豪傑（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一代名俠捲入一個曲折兇險漩渦之中，羣雄風起雲湧，四出奔走支援，然而，江湖之險惡，實在令人咋舌……龍乘風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客青衫（兩期完俠情小說）◀上▶
江湖恩怨　禍及書生……凌霄生43

魯　　班（掌篇歷代名人實錄）……混沌書生11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九月奔雷（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清眞寺內　教徒被殺……黃　鷹53

江山處處哀鴻（俠情中篇故事）
抗擊元虜　成立幫會……高　皐59

金劍令（俠義傳奇故事）
師友失踪　茫然無措……東方玉69

無情海（現代遊俠傳奇故事）◀一▶
地獄天使　出現船艙……龍　驥78

血戰金山（奇俠司馬洛故事）
追根究底　探求眞相……馮　嘉88

磨劍江湖（俠義傳奇故事）
推選大會　各抱展望……西門丁97

飛燕金刀（歷史俠義故事）
劫持太子　投奔燕王……黃　鷹11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長劍篇（武俠長篇故事）
災銀爭奪戰　捕快遭綑綁……蕭　逸106

秋月冷寒星（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毒王顯毒功　紅蠱鬥黑蠅……仲君平120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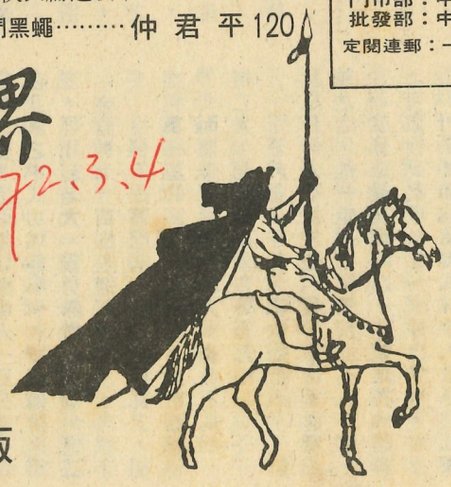
第24年 72.3.4

第44期

（總號122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小說畫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環球出版社發行

江東豪傑

雪刀浪子 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 可飛·圖

金手天魔的師父

大江東去，江東有豪傑。

江東龍泉堡主「銀龍客」齊玉邦，就是豪傑中的豪傑，英雄中的英雄。

可是，英雄巳是垂暮之年，自從去年七十大壽之後，這位齊堡主的身體就一天比一天差，據說，他生了一種怪病，每天都要喝一大碗狗血，否則就會狂性大發，甚至動手殺人。

龍泉堡本來養了十幾隻黃犬，但由於主人得了這種怪病，這些人類的好朋友就遭殃了，一隻一隻的給宰掉，只剩下齊少爺的愛犬「阿吉」，暫時還能幸運地每天依偎在主人的脚下。

齊少爺是齊玉邦的獨生子，他的名字叫不武，是齊玉邦爲他命名的，意思就是說：「我這個兒子是不會練武功的。」

齊不武現在巳二十二歲，對於詩詞歌賦、字畫棋琴，他可說是無一不精，堪稱奇才而無愧。

但武功嘛，他是一點兒也不懂的。

因爲齊玉邦早就決定不讓他成爲武林中人，他認爲：武功高的人，未必會比不懂武功的人幸福，甚至往往會喪生在波譎雲幻，奸邪當道的江湖裏。

齊不武一向服從父親的說話，齊玉邦不准許他習武，他就專心向文才方面發展，從來沒有要求過父親敎他一招半式武功。至於齊不武的母親，年輕時是著名的木美人，她向來不管閒事，甚至對於丈夫怎樣管敎兒子，她居然也是不聞不問的，彷彿丈夫不是自己的丈夫，兒子也不是自己的兒子一般。

齊玉邦是嚴峻的，齊夫人是冷漠的，所以，身爲獨生子的齊不武，一直都過着寂寞的日子。

只有阿吉和他最親近，牠是一隻很懂事，也極忠心的大黃狗。

齊不武愛狗，尤其是阿吉。

但這幾個月以來，他的父親却天天要喝狗血，彷彿沒有新鮮的狗血，就無法維持他的性命。

龍泉堡的犬隻，除了阿吉之外，全遭刦難，此外，方圓百里之內的大狗小狗，也被龍泉堡的人買回堡中，以供齊堡主之需。但半年後，附近的犬隻越來越少了，要保持每天宰狗一隻，漸漸地成爲了一件困難的事情。

爲了這件事，龍泉堡的總管藍泰官感到相當頭痛。

他担心的並不是狗隻難尋，而是担心堡主這樣繼續下去，總是一天會支持不住，倒了下來。

藍泰官是名震江湖，人稱「江東八義」之一的「寒星指」，他的成名絕藝和他的外號是完全一樣的，昔年八義聚首於江東鯉躍台，藍泰官就是憑着二十八式寒星指法，連續擊敗了六個聲言要誅滅八義的綠林大盜，因而被江湖中人一致公認，他在八義之中武功堪稱第一，雖然他排名第三，但比起老大「義勇無雙」胡虛，老二「金臂秀士」苗梅笙還更厲害。

這倒不是甚麽吹捧之言，事實上，胡虛和苗梅笙的武功，的確是不如藍泰官。

而藍泰官最尊敬的人，也並不是胡、梅二人，而是龍泉堡主齊玉邦。

齊玉邦急公好義，喜歡抱打不平，無論是任何人有求於他，只要事情不違背正義之道，他一定全力給予帮忙。

就算是最挑剔的人，也很難在他的身上可以找到甚麽缺點，來作出劣評。

可是，如此值得武林中人敬重的江東大豪傑，忽然染上了這種怪病，眞是令人爲之握腕浩嘆。

藍泰官跟隨着齊玉邦巳快將二十年了，現在他也巳年近六旬，這二十年來，他一直是齊玉邦最信任的心腹助手，兩人曾並肩作戰，出生入死不下數十次，其中最兇險的一次苦戰，是在滇南火併「鬼至尊」呼延陰，雙方率領逾百高手，在一座荒僻的山麓下厮殺了八個時辰，結果最後剩下來的人只有九個，那眞是驚天動地的一戰，至今仍然深爲武林中人所津津樂道。

現在齊玉邦患上這種怪病，非要每天喝新鮮的狗血不可，藍秦官也就只好派人到處搜購犬隻。

但附近的犬隻巳幾乎絕跡了，藍泰官與堡中幾位高手商議，決定到三百里外的澤城尋犬。

澤城是一個民風樸素的城鎭，城外有幾條不大不小的村子，村民多半都是以農業耕種爲生，據藍泰官估計，最少可以搜購到一百隻狗回來。

這一天下午，雲層灰黯，天空下着毛毛細雨，在澤城南方的一條村子裏，藍泰官正在和老村長談論要搜購犬隻的事情。老村長答應爲藍泰官收買犬隻，說在三天之內，最少可以給他一百隻狗。

藍泰官很滿意，給了他二百兩銀子，然後就和八個手下，進入澤城。

當他們進入澤城的時候，天色巳漸漸晚了，衆人都有飢腸轆轆之意。

藍泰官近日來胃口欠佳，總是愁眉苦臉，倘若只是他一個人到此，這頓晚飯必然可以「免了」，但這時候他自然必須帶着衆人，到酒家裏塡飽肚子。

澤城有不少酒家，其中以最近才開設的彤香樓，最受顧客所稱讚。

這裏酒美餚精，修飾富麗豪華，雖然價錢貴一點，但顧客仍然認爲物有所値，是以每天晚上都高朋滿座，十分熱鬧。

藍泰官等進入彤香樓，由於時候尚早，總算找到了兩張方桌子，大家坐下來，立刻就大杯酒大塊肉的吃喝個不亦樂乎。

當衆人都有了幾分酒意之際，彤香樓

來了一個身形高大，面色紫紅的壯漢，他右肩上扛着一根鐵棒，棒端掛着一隻鐵箱子，看來有點像個走江湖的郎中，又像是一個正在遠行的商客。

但當藍泰官看見這大漢的時候，臉色就已變了。

他認得這個人，這人是個賭徒，也是個可怕的殺手，他叫史無情，是個六親不認，心狠手辣的人。

也只有這種人，才能成爲最出色的職業殺手。

藍泰官雖然不致於怕了這個人，但心裏却也在想：「希望他不是衝着咱們而來的。」

他又想：「史無情怎會衝着咱們而來？這未免是有點杯弓蛇影了。」

可是他錯了，史無情才進入彤香樓，兩道寒冷如冰的目光就一直盯在他的臉龐上。

然後，這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就一步一步的向藍泰官走了過來。

藍泰官兩眉緊皺，也盯着史無情。

「藍大總管，久違了！」史無情拱了拱手，但聲音却比他的目光還更冷，全無半點感情。

藍泰官吸了口氣，也拱手說：「史兄，久違了！」

史無情忽然把鐵箱子輕輕放在桌上：「這是你的，務請收下。」

藍泰官沉默了半晌，才道：「這是甚麼東西？」

史無情道：「很重要的東西。」

藍泰官問道：「史兄可否說得明白一些？」

史無情道：「與其說，何不打開瞧瞧，豈非更加清楚？」

藍泰官又沉默下來，目光注視在那鐵箱子之上。

史無情又道：「你若懷疑箱子裏有機關暗器，那未免是太瞧扁史某了。」

不等他說完，藍泰官已打開了箱子。

箱子一打開，一陣腥味立時撲鼻而來，藍泰官的臉色又再變了。

箱子裏的，赫然竟是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老村長的人頭！

「他只是一個不懂武功的老人，你爲甚麼竟然向他下毒手？」藍泰官怒叫道。

史無情摸了摸鼻子，神情淡漠地說：「只要有人付錢，天下人皆可曰殺。」

藍泰官拍桌道：「是誰要你殺他？」

史無情沒有回答，而且一定不會回答，他若說了，他就不是史無情，不是一個熟悉規矩的殺手。

藍泰官望着史無情無動於衷的臉，知道這一問是多餘的了。

就算他能够把史無情吊在沸鍋上，恐怕也沒法子逼他講出主使他這樣做的人是誰。

「藍大總管，我要告辭了。」史無情冷酷的聲音又再响起：「你可以回去了，沒有人再會給你犬隻，因爲誰若把狗交給你們，誰就必死！」

藍泰官怔住，他的指骨在勒勒作响。

史無情走了，但却留下那鐵箱子，和那顆無辜被砍掉下來的人頭。

藍泰官的手下全都呆若木鷄，等到史無情的背影快要消失在門外角落的時候，藍泰官突然像是一頭瘋虎般撲了出去。

「姓史的狗雜種，你不是人！」

史無情却還是頭也不回，背對着他離去。

藍泰官窮追不捨，史無情却已越走越遠，他看來走得並不怎麼快，但藍泰官用盡氣力，却還是沒有趕上。

最後，他連史無情的影子都看不見了，背脊上不由冒出了冷汗。

既然追不上，只好回頭。

他既已追了出來，他的手下自然也會跟隨在後頭。

可是，藍泰官一路折回，還是沒有看見自己手下任何一人前來接應。

他的心忽然冷透。

他們絕不會在這種情況下，還不跟上來的，除非是突然發生了可怕的變故。

是甚麼事情，使他們沒有跟隨着自己？難道他們都已遭了別人的暗算？

想到這裏，藍泰官不禁立刻暗暗向蒼天禱告，祈求災禍不要發生在這些兄弟的身上。

彤香樓的大門，平時總是熱熱鬧鬧的，但這時候藍泰官回到這裏，却彷彿覺得有一種說不出蒼涼的氣氛。

「尤騰，于貴子！」他大叫。

尤騰是他自幼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好朋友，于貴子則是他的記名弟子。

兩人對藍泰官都很忠心，只要藍泰官有事，他們一定拚掉性命也會跟上來。

可是，這時候他雖然大聲呼喊着這兩人的名字，却是沒有人回應。

藍泰官的心又是一沉，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直往彤香樓衝進去。

彤香樓本來是顧客如雲，熱鬧之極的。但這時候，他竟然發現這酒家裏竟然空無一人。

沒有顧客，沒有伙計，也沒有了他帶來的所有手下。

藍泰官只覺得四週空蕩蕩的，好像世間上所有的人都不見了，就只剩下他自己一個人一樣。

「于貴子！尤騰！你們躲在甚麼地方？」藍泰官又在大聲叫喊。

可是，空空蕩蕩的酒家裏，就只有他自己一個人的聲音，還是沒有人回答。

藍泰官已全身濕透，身上流出來的汗水又濕又冷。

倘若說彤香樓裏完全沒有人，那也不怎麼對，最少，那鐵箱子仍在，村長的人頭仍在箱子之中。

但除了這顆死人頭之外，藍泰官眞的找不到任何人了。

在這短短的一刻間，是甚麼力量竟然可以把這裏所有的人都趕跑了？

平時，藍泰官可以說是一個十分精明的人，可是，此刻他却連自己遇上的敵人是誰都不知道。

驀地，他聽見有人在自己的背後輕輕一笑。

藍泰官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以他警覺性之敏銳，竟然有人到了自己背後還不知道，倘若對方驟施毒手，此刻還焉有命在？

他猛然轉身望着這人。

這人又是嫣然一笑，竟是一個風姿迷人、笑容甜美的紫衣少女。

她看來很年輕，還不滿二十歲，但却居然能悄悄地來到了藍泰官的身後，若不是她發出了笑聲，恐怕藍泰官還不會發覺得到。

「妳……妳是誰？」藍泰官的臉白得像是一張紙。

「樂紫鳳。」紫衣少女眨動着清澈明亮的眼睛，微笑着說：「怎麼啦？你是不是生病了，爲甚麼臉色青青白白的？」

藍泰官不答反問：「這裏的人呢？爲甚麼連一個都不見了？」

樂紫鳳笑道：「你眞的生病了，而且還病得很糊塗，難道我和你不是人嗎？」

藍泰官吸了口氣，道：「在下的意思，是指這裏的伙計和顧客往那裏去了？」

樂紫鳳一哦」了一聲，道：「你是不是担心他們出了事？」

藍泰官道：「妳知道他們在那裏？」

樂紫鳳道：「當然知道，他們都跑掉啦。」

藍泰官道：「好好的，爲甚麼忽然跑得一個都不剩？」

樂紫鳳道：「因爲他們還不想死。」

藍泰官奇道：「難道他們不離開這裏就會死？」

樂紫鳳點點頭：「你說得對，因爲這裏已經成爲了禁地。」

藍泰官臉色一變：「甚麼禁地？」

樂紫鳳道：「難道你沒有看見，這裏已貼上了『金手天魔令』嗎？」

藍泰官悚然一驚，回顧盼視，果然看見東方一道雪白的牆壁上，貼着了一張白紙，紙上還有一隻金色的掌印。

藍泰官絕非沒有胆色之輩，但當他看見這張「金手天魔令」的時候，不禁連腿都軟了下來。

他長長的抽了口冷氣：「妳……妳是『金手天魔』的甚麼人？」

樂紫鳳微微一笑，道：「給你四個答案，讓你猜猜。」

藍泰官一怔：「這是甚麼意思？」

樂紫鳳笑了笑，道：「你若答對了，你就可以平安大吉離開這裏，甚至假如你有興趣的話，今晚兒我陪你渡過一宵，也都可以。」

她最後兩句說話，藍泰官聽得爲之呆住，過了半晌，他才說道：「猜不中又怎樣？」

樂紫鳳皺了皺眉，捂着鼻子說：「那當然要受罰了。」

藍泰官嘆了口氣，道：「妳說罷。」

樂紫鳳又「唔」了一聲，才道：「你現在不妨猜猜，我是金手天魔的女兒？弟子？妻子？還是他的師父？」

藍泰官想了想，心裏立刻有了答案。

她年紀輕輕，當然不會是金手天魔的師父，看她身材窈窕，才只是個十來歲的小姑娘，也絕不像是金手天魔的妻子。

正確的答案，也不會是金手天魔的女兒。

因爲她叫樂紫鳳，而金手天魔却叫皇甫一鶴，所以算來算去，她應該是皇甫一鶴的弟子。

「妳是皇甫一鶴的弟子！」他肯定地說。

誰知樂紫鳳却搖搖頭，說：「你猜錯啦！」

藍泰官怔住，半晌才道：「甚麼，妳說我猜錯了？」

樂紫鳳神氣地說：「當然是猜錯了，所以該罰！」

藍泰官苦笑了一下，道：「樂姑娘不要開玩——」

但他連「笑」字還沒說出口，樂紫鳳已笑吟吟地出手，點了他身上七個穴道。

藍泰官是名滿天下的點穴高手，他的寒星二十八指已挫敗了不知幾許強敵，可是，樂紫鳳的點穴手法，竟然比他還高明了不知若干倍，他連看也看不出她用甚麼招式，七個重要的穴道已給樂紫鳳同時封住。對於這位藍總管來說，這眞是令他無法相信，也無法接受的事。

樂紫鳳一出手就制服了他，他自然是又驚又怒，而且還感到極大的意外。

但樂紫鳳却是若無其事，就像是只不過捏死了一隻螞蟻一樣。

藍泰官倒是寧願給她捏死了還更好！

因爲此刻的情景，一旦傳揚了開去，他這張臉還可以擱到甚麼地方去？

他忍不住顫抖着聲音叫道：「妳爲甚麼不乾脆用重手法點了我的死穴？」

樂紫鳳悠悠一笑，說道：「我不想殺人。」

藍泰官勉強冷笑了一聲：「妳的心腸倒還不錯！」

樂紫鳳又笑了笑，道：「你說的不錯，所以，我現在給你的懲罰，也是相當仁慈的，只要你的一條右臂也就是了。」

藍泰官怒吼起來：「妳說甚麼？」

語聲甫落，一道碧光已飛起。

那是一柄青芒耀目寒氣逼人的寶劍。

劍影飛處，血光暴濺！

藍泰官的一條右臂，竟然眞的給這位婀娜多姿的少女齊肩砍了下來。

樂紫鳳望着他，輕輕的嘆了口氣：「眞可惜。」

藍泰官咬着牙，忍着劇痛，怒道：「藍某技不如人，妳就算把我割開七八十塊，也不值得可惜！」

樂紫鳳淡漠地一笑，道：「這個還用你說嗎？我可惜的不是你這個蠢材的手臂，而是可惜這柄青池寶劍，竟然要用它來砍你這種蠢人的手。」

藍泰官已痛得無法支持，樂紫鳳却拿出金創藥，爲他包裹好傷口。

她的金創藥極具靈效，才敷上去，痛楚就已減少了一大半，但藍泰官一點也不感激她，因爲她顯然是在玩貓抓耗子的遊戲。

「妳快殺了我！」他瞪目叫道。

樂紫鳳淡淡一笑，道：「你還沒有猜完我是皇甫一鶴的甚麼人，怎能殺你？」

藍泰官道：「我不猜！」

樂紫鳳哈哈笑道：「別孩子脾氣好不好？只要你猜中我立刻讓你離開這裏。」

藍泰官咬了咬牙，忖道：「好死不如惡活，今天這個勉斗是栽定的了，就且屈辱一點，將來才再找這賤丫頭算帳！」

「怎麼啦？只剩下三個答案，該很容

易猜中罷？」樂紫鳳又在催促，俏臉上的神情既頑皮，也令人覺得甚是可怕。

藍泰官吸了口氣，才道：「妳是金手天魔的妻子！」

這個答案，他認爲不會再錯了，心中却又不免有點爲她可惜，年紀輕輕，竟然嫁給了一個惡跡昭彰的武林大魔頭。

樂紫鳳神秘地一笑：「剛才我說你愚蠢，那是假話，其實你很聰明，既聰明又正常，對事情的分析能力，相當精明。」

藍泰官苦笑道：「這次我總該答對了罷？」

「那可又是錯了，」樂紫鳳搖搖頭，笑道：「正因爲你是如此聰明的人，所以才會選擇最合理的答案，但很抱歉，我既不是金手天魔的弟子，也不是他的妻子，所以——」她沒有說下去，藍泰官只看見刺目的碧芒又再閃起。

這一次，藍泰官身體上所感受的痛楚，遠不如上次那一劍之甚。

可是，他的心却在劇烈地絞痛着。

他知道，自己以後再也無法見人了，因爲樂紫鳳這一劍，在他的臉上劃了兩個十字，左右面頰各佔其一。

他年輕時，可也是個英俊不凡的人物，現在雖然年紀大了，還是一貌堂堂，但吃了樂紫鳳這一劍之後，恐怕江湖上的人很難會認出，他就是曾經威震江東鯉躍台的寒星指！

樂紫鳳瞧着他鮮血淋漓的臉孔，居然還笑着說：「這一劍你不會感到很痛，過兩三天就會沒事了，繼續猜呀，只要猜中了，我就解開你的穴道讓你離去。」

藍泰官全身都在顫抖，那不但因爲痛楚，也是因爲憤怒。

他曾屢次在江湖上出生入死，但這樣的經歷，他還是第一次遇上，而這種經歷，就算一生只有一次，也嫌太多了。

樂紫鳳的笑容還是那麼甜美，兩排整齊的貝齒，在燈光下閃動着雪白的光芒。

若非身受其苦，藍泰官實在無法相信，這年紀輕輕的少女，竟然會是一個如此殘酷的人。

他咬着牙，忍受着無比的痛苦，嘶聲說道：「我現在知道妳是金手天魔的甚麼人了。」

樂紫鳳吃吃一笑：「眞的這樣有把握嗎？」

藍泰官道：「除非妳在撒謊，否則這一次我一定不會再猜錯。」

樂紫鳳眼珠一轉，笑道：「那麼，我們不妨打賭一次如何？」

藍泰官慘笑了一聲，道：「我還有甚麼可以作爲賭本的？」

樂紫鳳道：「你的賭本還多着哩，例如眼睛啦，鼻子啦，兩條腿啦，還有一顆大好的頭顱……」

藍泰官咬牙道：「我明白了，妳是想我輸掉這顆人頭！」

樂紫鳳一唷」了一聲：「那可不行，你是死不得的，你若死了，誰去殮葬那八個膿包？」

「八個膿包？妳是說八個？」藍泰官差點沒昏倒過去。

樂紫鳳忽然嘆了口氣，說：「唉，你要在武林上立足，手下人員可不能選用庸手，你帶來的八個膿包，全都不濟事，却又冥頑不靈，在金手天魔令面前，還要逞英雄、充好漢，結果自然是統統一命嗚呼啦！」

藍泰官顫聲道：「妳不是說，這裏的人都跑掉了嗎？」

樂紫鳳聳了聳肩，說道：「不錯呀，你帶來的人雖然死了，但活着的人却還不敢抗拒金手天魔的命令，他要那些活人把死人都抬出城西之外，他們自然是照辦去也！」

藍泰官心想：「你若輸了，多半會賴賬！」但他這一次眞的不想再活下去了。

樂紫鳳盯着他，又說：「繼續猜嘛，這一次我跟你打賭左眼右耳，你輸了我會照單全收，我若輸了，你也不必担心，我也會把左眼刺瞎，把右耳割掉下來的。」

藍泰官也並不計較這一點，想了片刻之後，終於說：「你這個姓氏也許是假的，妳該姓皇甫，是皇甫一鶴的女兒，倘若妳眞的叫樂紫鳳，那麼，妳就是皇甫一鶴的乾女兒！」

他的分析很精細，也好像完全合理。

樂紫鳳不禁輕輕的嘆了口氣：「果然聰明，簡直是聰明絕頂！」

藍泰官道：「我不要你刺眼割耳，只想解開自己的穴道。」

樂紫鳳點點頭：「這是應該的，這是應該的！」

她果然立刻伸手拍開了藍泰官身上被制住的穴道。

藍泰官自知武功遠遠不如對方，也不敢在這時候跟她拚命，只好忍辱地說：「大恩不言謝，藍某告辭了。」

樂紫鳳拱了拱手，道：「藍總管，昔才諸多冒犯，眞不好意思，再見了。」

藍泰官心中已罵了她不知幾百遍，無奈武功大不如人，這筆血仇，只好等待日後再算了。

他吐了一口氣，轉身便走。

「嗯，藍總管且慢走！」樂紫鳳忽然叫住了他。

藍泰官略爲回頭，忽然又是一道碧光迎面飛刺而來，他悶哼一聲，左眼已給刺瞎，右耳也給割了下來

他似乎全身都已冰冷僵硬，而右眼的神情却充滿了深深的仇恨和怨毒之意。

「妳……妳爲甚麼還要折磨我？」他的聲音比哭還更難聽。

樂紫鳳却愉快地在微笑：「我們剛才不是在打賭嗎？」

藍泰官陡地怒叫起來：「我不是已經猜中了嗎？」

「誰說你已猜中答案？」

「妳……妳……」藍泰官一連說了兩個「妳」字，却再也說不下去。

樂紫鳳淡淡的說道：「我只是說你聰明絕頂而已，可沒說你已猜中了答案。」

藍泰官怒道：「妳撒謊，妳既不是金手天魔的弟子，又不是金手天魔的妻妾，那麼必然就是他的女兒。」

樂紫鳳嘆了口氣「你說得很合理，可是世間上的事情，偏偏有很多都是絕不合情合理的。」

藍泰官冷笑道：「總不成妳會是皇甫一鶴的師父罷？」

樂紫鳳晒然一笑道：「這是最後的一個答案，也是唯一最正確的答案，皇甫一鶴不錯已拜在本姑娘門下，成爲本姑娘的弟子！」

藍泰官厲聲道：「妳分明是在撒謊，這種事，就算是三尺孩童也不會相信。」

樂紫鳳道：「尤其是像你這種聰明老練的老江湖，更加不會相信，所以我任憑你再三猜度，也猜不出我和皇甫一鶴之間的淵源。」

藍泰官「呸」的一聲：「妳年紀輕輕，皇甫一鶴怎會拜妳爲師？」

樂紫鳳淡淡地說道：「學無前後，達者爲師，誰的武功高強，誰就有資格做別人的師父，在一般人的眼中，皇甫一鶴的武功眞是很高明了，但比起許多眞眞正正的高手，他這點功夫又算得上甚麼？別的不說，就算是他來對付你，雖然可以穩操勝券，但能够贏得這樣輕鬆嗎？但我却不同啦，說句不好聽的，我簡直可以把你玩弄於股掌之中，你是個聰明人，難道還看不出，我的武功實在比皇甫一鶴還要高明得多，所以，他拜我爲師，那又有甚麼稀奇呢？」

藍泰官呆住，照她這種分析，似乎又是合情合理之極。

但這時候，他也沒有甚麼閒情逸緻去理會這一點，只是說：「在下已受够了，妳若要我死，我立刻自戕便是，若妳還想我這個殘廢人在世上受多點折磨，那麼，在下告辭了。」

樂紫鳳嫣然一笑，道：「我早已說過不會殺你，勞煩總管回到貴堡，代替小妹向齊堡主問候一句罷。」

藍泰官咬了咬牙，道：「樂姑娘，在下一定會記住的。」

樂紫鳳不再笑了，她的表情漸漸變得像塊冰。

藍泰官離去後，她在彤香樓裏找到了一瓶高粱，一口氣就喝掉了一大半。

當她還想再喝的時候，忽然有人輕嘆一聲，說道：「妳越來越不像個女孩子了，倘若給爹看見，不把你罵一頓才怪。」

樂紫鳳把酒瓶放下，目光瞧在這人的臉龐上。

這人也是個少女，年紀比她大一點點，樂紫鳳已是嬌艷無倫，而這少女更是秀麗之極，只見她雙目猶似一泓清水，眉目間隱然有一股清秀的書卷氣質，無論遠看近看，她身上都散發着一種高華清雅的氣派，就像是一朵出汚泥而不染的青蓮。

她穿着一襲雪白長裙，雖然只是淡妝輕抹，但却欺花勝雪，艷光逼人，連樂紫鳳看見了她，也不禁爲之看得一陣出神。

但這白裙少女可不是甚麼外人，而是樂紫鳳的姐姐，叫樂秋蓮。

「姐姐，三年不見，妳比從前又美麗得多啦。」樂紫鳳由衷地在讚美。

樂秋蓮幽幽的嘆了一口氣，道：「轉眼又過了三年，但妳這種脾氣還是沒有改變。」

樂紫鳳道：「我知道啦，女兒家是不該喝酒的，以後我不再犯這錯誤便是。」

樂秋蓮搖搖頭，道：「喝酒這是小事，在適當的時間和地方，我也會輕嘗美酒，那原本是無傷大雅的事。」

樂紫鳳抿嘴一笑：「姐姐眞是通情達理，以後我小心一點好了。」

樂秋蓮又緩緩地說：「妳爲甚麼在胡亂傷害無辜者的性命？」

樂紫鳳笑了笑道：「我傷害了誰？」

樂秋蓮道：「藍泰官的八個手下，都給妳殺了，妳敢否認嗎？」

樂紫鳳搖搖頭，道：「這可冤枉了，我沒有殺過任何人呀！」

樂秋蓮道：「是皇甫一鶴幹的？」

樂紫鳳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了，妳何不找他問個清楚？」

樂秋蓮道：「但他現在已經是妳的徒兒了，他若幹了傷天害理的事，就該由妳來負起責任。」

樂紫鳳神氣地笑道：「這麼說，我應該清理門戶了？」

樂秋蓮看見她臉上古靈精怪的神情，不禁也笑了起來，但她很快又正色說道：「皇甫一鶴雖然甘願拜妳爲師，但這條老狐狸絕不會是可靠的人，他只是垂涎我們的武功，又豈會眞的心悅誠服，幾十歲人來拜妳這個黃毛丫頭做師父？」

樂紫鳳抿嘴笑道：「我還以爲他是在垂涎我的美色哩，若只是爲了武功，就算傳給他三招幾式，又有何妨？」

樂秋蓮不禁又是搖頭嘆氣：「都是爹把妳寵壞了，越來越不像話。」

樂紫鳳哼的一聲，道：「爹最寵妳才是眞的，他若寵我，爲甚麼不帶我到老太婆那裏去學劍法？」

樂秋蓮道：「不是爹不肯，而是姥姥說妳太頑皮，管教不易，所以拒絕了收妳爲徒。」

樂紫鳳道：「我可不會吃醋，倘若爹眞的把我送到老太婆那裏去練武功，那才悶死人哪，其實，以我們樂家的武功，又有那一點比老太婆的劍法輸虧了？」

樂秋蓮道：「姥姥是爹的老朋友，她的本領，據爹說，除了昔年縱橫天下的風雪老祖之外，江湖上已沒有幾人能望其項背了。」

樂紫鳳悠悠地一笑：「這麼說來，妳現在的武功也一定遠勝於我啦？」

樂秋蓮微笑着說：「我們是親姐妹，誰的武功高一點也是一樣的。」

樂紫鳳心裏很不服氣，但面上却還是堆着笑容：「這個自然啦，將來有人欺負我，妳可得要替我出頭。」

樂秋蓮道：「那也要看情況而定，好像剛才，妳的老徒兒皇甫一鶴無緣無故殺了八個人，倘若別人要大興問罪之師，這樁事我可不管。」

樂紫鳳笑道：「龍泉堡的庸才，我才不會放在心上，就算他們眞的要找我算帳，不消我親自出手，皇甫一鶴已可把他們解決有餘。」

樂秋蓮黛眉一蹙：「妳和龍泉堡結下了甚麼樑子？」

樂紫鳳冷笑一聲：「他們好不識抬舉，尤其是那個叫齊玉邦的老而不死，竟然罵我們的父親是衣冠禽獸！」

樂秋蓮一怔：「有這種事？妳是怎樣知道的？」

樂紫鳳冷冷道：「去年這個時候，我和爹到江東採藥，遇上了齊玉邦，他一看

見我爹，就罵他是個假仁假義的僞君子，爹不理睬他，他竟然追了上來，向爹發出了幾十件暗器。」

樂秋蓮道：「爹怎樣了？」

樂紫鳳冷笑一聲：「以爹的武功，齊玉邦當然傷不了他，爹避開了暗器，回敬了他一掌，他也眞是膿包得很，連一掌也接不下，就栽倒下去了。」

樂秋蓮道：「爹用甚麼掌力傷他？」

樂紫鳳道：「我可沒看見，但那一掌料想也打得不輕了，齊玉邦倒下去之後，就再也站不起來。」

樂秋蓮道：「後來呢？」

樂紫鳳道：「後來我們離開了江東，半年後就傳出了一個消息，說齊玉邦患上了一種怪病，每天都要喝新鮮的狗血，否則就會狂性大發，像是一個完全迷失了理智的瘋子。」

樂秋蓮奇道：「這是甚麼怪病？」

樂紫鳳道：「我可不知道。」

樂秋蓮道：「藍泰官這一次來到澤城，就是爲了要找尋犬隻？」

樂紫鳳道：「大概不錯罷。」

樂秋蓮道：「所以，妳就要對他們加以報復？」

樂紫鳳冷冷一笑道：「龍泉堡的人全是驕狂跋扈的狂徒，給他們一點難忘的教訓，也沒有甚麼不對。」

樂秋蓮沉着臉，道：「紫鳳，妳這樣未免是太過份了。」

樂紫鳳冷然地說道：「這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我可沒覺得有甚麼不對。」

樂秋蓮道：「就算妳跟齊堡主有甚麼不可化解的仇恨，也該堂而皇之地去找他算帳，又何必暗箭傷人，落井下石？」

樂紫鳳咬了咬牙，道：「齊玉邦太可惡了，我不能寬恕他，他要狗血，我偏偏不讓他得到狗血。」

樂秋蓮臉色一齊發白：「紫鳳，妳太不尊重我這個姐姐了。」

樂紫鳳昂起了臉，冷笑道：「隨便妳怎麼說我都不會在乎，妳有妳的一套，我也有我的一套，妳管不着。」

樂秋蓮的神情更是難看，她連聲音都有點發抖：「妳怎可以這樣說話？」

樂紫鳳板着臉：「姐姐，我的事情，就算是爹也管不着，妳要管，除非把我打死了。」

樂秋蓮望着她，吃驚極了，彷彿眼前這人已不再是自己的妹妹，而是一個惡毒的妖精。

過了很久很久，她才語聲沉重地說：「算了，妳的事情，我以後再也不會理會，希望妳自己保重了。」

樂紫鳳臉上露出了驕傲的神態，居然再也不看姐姐一眼。

樂秋蓮走了，她的心情就和臉色同樣地沉重。

她不希望紫鳳隨便殺人，更尤其是龍泉堡的人，但眞正的原因她却說不上來。是不是爲了他？

他，是不是眞的那麼重要？

他無疑是一個很值得自己尊敬的朋友，可是，那又怎樣？她和他之間是不是會有結果？

樂秋蓮不知道，她現在只希望紫鳳能夠改變過來。

× × ×

夜風呼嘯，龍泉堡裏忽然响起了一陣犬隻的狂吠聲。

那是阿吉最後的吠聲。

牠已經是這裏最後的一隻狗，也是齊少爺最寵愛的寵物。

可是，牠仍然逃不過被宰殺的命運。

殺牠的，是一個新受重創而猶未痊癒的人，那是寒星指藍泰官藍總管。

藍總管本是一個很威武的人，他自從他由澤城回來之後，他整個人已完全澈底改變了。

當他騎着一匹老馬回到龍泉堡的時候，負責看守堡門的侍衞領班邱棠足足看了他一盞茶時光，才認出他竟然就是藍總管。他的臉龐血肉模糊，可說是三分似人，七分似鬼。

他少了一隻眼睛，不見了一隻耳朵，右臂也已齊肩斷折，那裏還像是昔日神采飛揚的藍泰官？

可是，這個受了重創，但仍然還挺着一口氣回來的人，的確就是藍泰官。

這可說是龍泉堡最黯淡的一段時期。

堡主有了怪病，藍總管非但沒有帶了狗隻回來，而且還損折了八個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而他自己更被人嚴重傷害了身體！

這是人爲的悲劇？還是天意作祟？

沒有人知道眞正的答案。

幸而藍泰官雖然受了重創，但却沒有瘋。

他是憔悴萬分，但頭腦却還是很清醒，倒是齊玉邦沒有狗血遏止怪病，又再要瘋起來了。

藍泰官只好去找齊少爺，沉痛地說：「這裏只有阿吉，才可以暫時讓堡主平靜下來。」

齊不武面上神情木然。

他抱起了阿吉，用力地擁抱着牠，又親牠的臉。

狗畢竟還是狗，不知道大禍已然降臨到牠的身上，當王人如此寵愛牠的時候，牠總是貼着耳朵，搖着尾巴，一副很滿足、很神氣的樣子。

齊不武是很疼愛牠的，可是到了這個時候，他又怎能不殺阿吉？

人生本來就有太多無可奈何的事，你越喜愛的東西，往往也越是容易失去。

他終於把阿吉交給了藍總管。

他默然無語，目送阿吉給藍泰官帶了出去。

阿吉善解人意，機警勇敢，眞是一頭好狗，而且最重要的是：狗比人更忠心。

但到了這無可奈何的時候，齊不武唯一能够做的事，就是爲阿吉輕彈一曲。

琴絃輕撥，响起了凄清的琴聲，宛如三峽猿啼，又似是夜來寒雨，打在窗前。

琴聲响了片刻，齊少爺不禁輕歌起來，他唱道：

「塵緣驚夢，浮生幾轉，眞無奈！天風海雨，忍把杯酒斷愁腸，唯獨步。

「雲間凄語，雁信杳然，誰來訴？晚涼衾薄，殘燈未照庭軒柳，夜寒中——」

歌至此處，忽然傳來了阿吉最後的吠聲。

齊少爺的面色蒼白如雪，歌聲倏止，琴弦也斷了幾根。

他絕不是把阿吉看得比父親還更重要，而是他對阿吉的感情實在是太濃厚了。

他忽然大叫：「齊義，給我酒！」

齊義是老僕，是看着齊不武長大成人的。

他知道少爺很少喝酒，但少爺囑咐下來，他自然立刻就把酒端上。

齊不武望了齊義一眼：「你今年多大了？」

齊義回答：「六十八歲了。」

齊不武道：「這許多年以來，你從未和我一起喝過酒，今天該要破例。」

他一面說，一面斟了兩杯酒，然後把其中一杯遞給齊義。

齊義忙道：「老奴不敢。」

齊不武皺眉道：「爲甚麼不敢？」

齊義道：「夫人知道了，會懲罰老奴的。」

齊不武呆了一呆，繼而嘆道：「罷了，人生本來就是有着無窮的束縛，這種束縛，做下人的固然有，做少主人、老主人、女主人的也有，甚至是貴爲九五之尊的皇帝，又何嘗不是備受歷代先皇傳下來的制法所約束？齊義，你認爲我說得對不對呢？」

齊義答道：「老奴愚鈍，不敢妄自置評。」

齊不武苦笑了一下，正待把杯中美酒一仰而盡，忽然有人輕輕嘆了口氣，道：「大少爺，這酒是喝不得的。」

齊不武臉色一變，喝道：「甚麼人在胡言亂語？」

「我是個江湖人。」門外有人淡淡一笑，接道：「既是江湖人也是個酒徒。」

這人果然也捧着一瓶酒，緩緩地從門外走了進來。

他好像有點醉意，但從眸子裏發射出來的光芒，有時候却像是碧空上燦爛的星星，清澈而明亮。

他腰間斜懸着一柄刀，臉上的神態似乎有點漫不經心，又像是懶洋洋的樣子。

也許，他最少有十幾天沒刮過鬍子了，但無論怎樣，他仍然是一個很有魅力的男人。

齊不武吸了口氣，望了他半天，才說：「你可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這人悠然一笑：「龍泉堡。」

齊不武道：「你又可知道，擅闖龍泉堡，將會遭遇到怎樣的懲罰？」

這人淡淡道：「因於水牢，給血蛭吸乾全身血液，飽受痛苦直至死亡爲止。」

齊不武一怔：「你怎會知道得這樣清楚的？」

這人聳了聳肩：「這種事江湖上人人都差不多聽過，我知道又有甚麼稀奇？」

齊不武皺眉道：「既然知道，何以還敢擅闖進來？」

這人淡然道：「齊少爺誤會了，我可不是自己闖進來的。」

齊不武說道：「難道你是敝堡的貴賓嗎？」

這人道：「可以這麼說。」

齊不武問道：「是誰把你請進來敝堡的？」

這人道：「是齊夫人。」

齊不武訝然道：「是家母邀請尊駕到此的？怎麼我竟然毫不知情？」

這人嘆了口氣：「少堡主知道的事實在太少了，但即使是令壽堂大人，她對目下龍泉堡所發生連串悲劇的來由，也是所知不多。」

齊不武道：「這又和尊駕有甚麼關係呢？」

這人淡淡道：「本來完全沒有半點關係，但令尊大人與家父却是相識多年的老朋友，而令壽堂却派人找到了在下，希望在下能對這一連串可怕的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齊不武道：「令尊大人怎麼稱呼？」

那人道：「家父姓龍名隱。」

「原來令尊是濟南府第一位大豪傑龍隱，那麼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了？」齊不武忽然面露喜悅的神色。

這人緩緩地點了點頭，道：「在下正是龍城璧。」

齊不武陡地站了起來，手中仍然捧着那杯酒：「來！來！難得今天遇上俠名滿天下的雪刀浪子，今夜咱們不醉無歸。」

龍城璧道：「這裏本來就是你的家，就算醉了，不必走路也已在家中，『無歸』二字却是從何談起？」

齊不武笑道：「不管怎樣，你今天一定要陪我喝個痛痛快快！」

龍城璧却嘆了口氣，道：「酒逢知己千杯少，你我雖然只是初次相逢，但却也算是投緣得很，本來是當浮一大白的，可是，在下看你此刻的心情，一點也不痛快，就算把天下間所有的美酒灌進肚子裏，也只有酒入愁腸愁更愁的份兒而已，更何況你手裏這杯酒，是萬萬喝不得的。」

齊不武眼色又是一變。

「龍兄，這話却是從何而來？」

龍城璧微微一笑：「你不必問我。」

齊不武道：「不問你該去問誰？」

龍城璧淡淡道：「該問一問侍候少堡主多年的齊義。」

齊不武望了望齊義，而齊義臉上却是毫無表情。

齊不武自然已經明白了龍城璧的意思，但他仍然不肯相信這是事實。

他長長的吸了口氣，道：「齊義是絕不會害我的。」

龍城璧道：「那麼，你何不把這杯酒賞給他喝？」

齊不武猶豫了半晌，齊義已然說道：「老奴斗胆，懇請少主人賜了這杯酒給老奴。」

齊不武怔了怔，終於把酒遞了過去。

齊義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一仰首就把杯中酒喝得點滴不留。

齊不武鬆了口氣，微笑着對龍城璧說：「龍兄未免是太多疑了。」

龍城璧沒有回答，只是冷冷地盯着齊義。

齊義也直勾勾的盯着他，兩人都忽然同時冷笑。

齊不武站在他們的中間，彷彿這兩人都已變成了鋒利的刀，一股肅殺之氣從左右兩邊直逼了過來。

他有點受不了：「齊義，這裏沒有你

的事了，出去罷。」

齊義沒有說話，緩緩地轉身離去。

齊不武的臉色却忽然變了，他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爲他看見齊義轉身的時候，脖子上竟然出現了一道黑痕。

黑痕擴散得極快，齊義才走出了兩步，這道黑痕已籠罩着他大半邊臉龐。

齊義再走出一步，耳孔間、鼻子裏、口角處已同時滲出了藍瘀的膿血。

「齊義！」齊不武的臉色彷彿也已在發綠。

齊義還是沒有回答，他已倒了下去。

火雲姥姥力戰棋王

在不到半個時辰之內，齊不武不見了阿吉，然後又再目睹陪伴着自己許久許久的老僕死在毒酒之下。

他的臉色很難看，這時候，龍城璧却把自己的酒瓶遞了給他。

他幾乎一口氣就把瓶子裏的酒喝光。

龍城璧淡淡一笑：「難道你不怕這瓶酒裏也有毒？」

齊不武苦笑一聲：「你若要我死，不必這瓶酒，我早已全身發黑倒了下去。」

龍城璧嘆了口氣：「齊義是你最信任的老僕人，可是，每個人都會有改變的時候。」

齊不武問：「他爲甚麼要毒殺我？」

龍城璧道：「是爲了一張銀票，價值是一萬兩。」

齊不武又苦笑了一下：「原來我這條小命只值一萬兩？」

龍城璧道：「在你的眼中看來，一萬兩當然不是甚麼數目，但對齊義來說，那已是無可抗拒的誘惑。」

齊不武道：「他明知酒裏有毒，爲甚麼還要把酒喝掉？」

龍城璧道：「他既已失敗，遲早也活不下去，所以唯有死！」

有不武道：「既知他會死，你爲甚麼還讓他把毒酒喝掉？」

龍城璧道：「因爲他死有餘辜，他自行了斷，那是最好不過的。」

齊不武面上微有慍色：「他只是一時貪念，只要衷心悔改，我會原諒他的。」

龍城璧道：「但我却無法原諒他。」

齊不武悻然道：「祂又不是要毒死你，何苦咄咄逼人？」

龍城璧悠然一笑，道：「在我這一生之中，曾經害過我的人不知凡幾，但在下可也沒有把他們全都殺掉。」

齊不武道：「既然如此，何以對齊義這條老命毫不憐恤，不肯給他有改過的機會？」

龍城璧道：「原因有二。」

齊不武皺眉道：「是甚麼原因？」

龍城璧道：「第一：就算現在我救了他，不出三天，他還是要死。」

齊不武一怔：「這又是甚麼道理？」

龍城璧道：「是金手天魔的規矩。」

「金手天魔皇甫一鶴？」齊不武失聲道：「是這個老魔頭要害我？」

龍城璧點點頭，道：「一點也不錯，兩天之前，齊義鬼鬼祟祟的離開了龍泉堡，在西南二百里外的一座義莊裏，和金手天魔皇甫一鶴會晤，皇甫一鶴給了他一包毒藥，那是無色無味，毒性厲害異常的五步斷魂散，除此之外，齊義又得到了一張萬兩銀子的銀票。」

齊不武道：「你都看見了？」

龍城璧笑笑道：「我若沒有看見，你現在已不會有此一問了。」

齊不武呆住，作聲不得。

龍城璧道：「齊義也是個老江湖了，自然不會不知道皇甫一鶴的行事作風，這一次，他可說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齊不武喃喃地道：「但他失敗了。」

龍城璧道：「那是因爲他太倒霉，偏遇上了我這個喜歡多管閒事的人。」

齊不武沉吟半晌，道：「還有第二個是甚麼原因？」

龍城璧說道：「齊義是花花會的一份子。」

齊不武皺眉道：「花花會又是甚麼組織？」

龍城璧道：「一羣淫賊，首腦是自命風流，其實是天下間最是卑鄙最下流的採花大盜，齊義壯年時，就是花花會中最淫毒的『媚狼』。」

齊不武面如土色：「你怎會知道？」

龍城璧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他雖擅於掩藏，但兩個月前花花會羣邪聚會，他的行藏却給一個人發現了。」

齊不武道：「這人又是你。」

龍城璧搖搖頭，道：「那不是我，而是司馬血。」

「殺手之王司馬血？」

「就是他。」龍城璧淡淡地說：「有人付了他一筆錢，要他行刺花花會的首腦，他成功了，而齊義的眞正身份，也被司馬血查了出來。」

齊不武茫然地一笑：「眞是人心難測，想不到齊義看來敦厚老實，却竟然是這樣的一個人。」

龍城璧道：「現在你的處境十分不利，記着，切莫太輕易相信別人的說話。」

齊不武苦笑一聲：「可是，你的說話我却是深信不疑。」

龍城璧淡笑道：「至於我的說話是否可靠，你自己判斷好了，我自然不會說自己的壞話的。」

齊不武日光閃動，忽然道：「對於我的事，龍兄還知道多少？」

龍城璧凝視着他，半晌才說：「少堡主精通音律，琴歌兩皆精絕，但却未免是過份憂傷了一點。」

齊不武笑了笑，道：「承蒙龍兄指點，小弟將會開朗一些的。」

龍城璧抱拳道：「如此最好，少堡主保重了。」

齊不武道：「龍兄要走了？」

龍城璧道：「在下還有點事情要辦，咱們後會有期。」語畢，轉身飄然而去。

直至他的影子消失後，齊不武才輕輕的嘆了口氣，喃喃地說道：「我的事，又有誰可以眞正瞭解？」

× × ×

江水滔滔，不斷東流。

大江邊，一艘小漁舟，靠着岸邊，舟上有一人，正在持竿垂釣。

天色深沉，雨綿綿不斷洒下。

漁人身披簑衣，頭戴斗大竹笠，沒有人能看見他的臉。

只有他的一雙手，看來十分皙白，和一般終日勞碌，日晒雨淋的漁夫，頗有分別。

江邊無人，只有長長的蘆葦。

驀地，蘆葦叢中傳來「悉悉」聲响，漁人仍然紋風不動，甚至沒有回頭去望一眼。

不久，一個人出現了，他很年青，容貌清秀，氣宇不凡。

雖然雨勢頗大，但他沒有雨傘，也沒有任何雨具。

他的衣衫早已濕透，但面上却帶着一種喜悅的笑容。

這人竟然是龍泉堡的少堡主齊不武。

漁人仍在垂釣，齊不武微微一笑：「收穫怎樣？」

漁人幽幽的嘆了口氣：「你若是魚兒，會不會去吞一枚沒有香餌的鈎子？」

這人的聲音優美柔雅，原來竟然是個女子。

齊不武怔了怔，隨即笑道：「我怎麼忘記了，妳是不喜歡吃魚的。」

那女子淡淡道：「明天的事，你怎樣處理？」

齊不武忽然面露愁容：「妳看師父會不會敗陣下來？」

那女子嘆息一聲：「這眞是難說得很，那魔僧十分了得，過往三十年，他們總共交手十次，戰績是各勝三局，餘下來四局則是平手。」

齊不武道：「三年前那一次，師父不是贏了嗎？」

那女子說道：「但六年前師父却是輸了。」

齊不武道：「但我仍然看好師父可以獲勝。」

那女子道：「師父若然勝了，固然是可喜可賀，但萬一輸了又怎樣？」

齊不武道：「大不了跟魔僧拚了。」

那女子搖搖頭：「你不行！」

齊不武道：「但魔僧這一次已說好，師父若輸了，就得把我交出來，而師父也已答允了。」

那女子嘆息着說：「師父樣樣都好，就是這種怪脾氣老是戒不掉，爲甚麼總是要用本門的弟子來作爲賭注？」

齊不武道：「我不會怪師父，因爲在拜師之前，師父已說過了這件事，我是心甘情願冒這個險的，何況師父是這方面的一流高手，未必會敗在那魔僧的手下。」

那女子道：「但萬一敗了又怎樣？」

這句說話，她已是第二次重複着。

齊不武道：「不管是凶是吉，明天我一定要在師父左右。」

那女子用力地搖搖頭：「不，你不能冒這個險，師父若要賭，就用我來做賭注好了。」

齊不武道：「但魔僧既已指定了我，妳是不能代替的。」

那女子道：「你現在到廣西去。『兩廣俠王』康竹興是你的舅父，在那裏，你一定會很安全。」

齊不武堅決地說：「這可不行？那不啻是背叛師門，讓師父大大的丟臉。」

那女子急道：「她丟臉，總比你丟命好一點。」

齊不武搖頭道：「大丈夫豈可言而無信，我爹不許我練武，江湖上幾乎沒有人肯收我做徒弟了，但師父却寧願搬到龍泉堡附近居住，每天晚上暗中傳授我武功，這個恩義，做弟子的怎能忘懷？」

那女子呆了很久，才嘆道：「想不到你也和師父一樣，都是一般牛脾氣。」

齊不武微微一笑，道：「師姐，妳關心我的安危，我是很感激的，但明天的事，就且讓明天去担心好了，我今天陪妳一起釣魚好不好？」

那女子道：「但我們根本就沒有魚餌，魚兒又怎會上釣？」

齊不武道：「這可容易了，我現在馬上就去挖蚯蚓。」

那女子似是「嗤」的一聲笑了出來：「我以爲你只懂得詩畫棋琴，怎麼連挖蚯蚓也這麼在行了？」

齊不武笑道：「妳可別看輕我的本領，只要給我一點時間，我保證你可以找到幾百條蚯蚓。」

那女子道：「要那麼多幹嗎？又不是我們用蚯蚓來炒蛋吃。」

齊不武道：「那麼該挖多少條？」

那女子道：「一條就已很够了。」

齊不武一怔：「一條怎麼够？」

那女子道：「普通的蚯蚓，一條當然不够。」

齊不武奇道：「那麼要的是怎樣的蚯蚓。」

那女子道：「我要的是一條又呆又大的蚯蚓，他會吟詩、作詞，又會彈琴、吹笛、奕棋，別人以爲他不懂打架，誰知道他的牙齒很厲害，專咬別人的手。」

齊不武陡地叫了起來：「師姐，妳作弄我，我現在就要咬妳一口。」

他跳進漁舟中，眞的一口向那女子的手背上咬了下去。

她沒有閃避，任由他咬下去。

他眞的咬了，但却咬得一點也不痛，只是輕輕的，溫柔的咬了她一口。

他怎會捨得眞的咬痛她？

雨勢仍然沒有改變，綿綿不斷。

雨綿綿，情也綿綿。

他們却沒有發覺，在遠處，一株大樹後，有人正在看着他們。

那是一雙美麗而充滿嫉妒的眼睛，彷彿在這雙眼睛裏所看見的一切，都是酸溜溜的。

× × ×

翌日黎明，雷峯塔第五層樓上，出現了三個黃袍僧人。

這三個黃袍僧人，雖然都是牛山濯濯，但却眉粗目大，粗魯之極。

尤其是年紀最大的一個，大概有六十多歲了，只見他身材魁壯，腰掛雙刀，雖然手裏捏着一串烏黑得發亮的大佛珠，口中也唸唸有辭，便唸的却不是金剛經，而是滿嘴罵人的說話。

他背後的兩個和尚，大概三十來歲，看來也是賊眉賊眼，左邊一個挂着一根渾鐵禪杖，滿面虬髯，右邊一個雖然下巴光滑，左頰上却有一道半尺長的刀疤，令人

一眼望去，有着說不出陰森之感。

只聽得那老僧不斷地在咒罵：「那臭婆娘每次都遲來，她是要洒家等得不耐煩，亂了心神，她就大佔他奶奶個熊的王八蛋便宜了，這個臭婆娘，洒家操他媽的王八！」

兩個年紀輕輕的和尚互望一眼，那拄着渾鐵禪杖的一個忍不住較輕笑了出來。

「若能，你在發甚麼神經？這有甚麼好笑？爲師若輸了，那臭婆娘說不定就會揀上了你？」

若能和尚忙道：「師父上一局贏得，這一局也是必勝無疑。」

老僧嘿嘿一笑，瞧着面有刀疤的和尚說：「若雄，你看怎麼樣？」

若雄和尚皺着眉毛，沉吟很久才慢慢說：「弟子認爲，師父只有三成勝算。」

若能和尚倏地喝道：「師弟你瘋了？竟然在這時候胡說八道！」

老僧也暴喝一聲，瞪着若能和尚道：「閉上你的鳥嘴！」

若能和尚臉色一陣子難看，悻悻然地住口不語。

老僧神情肅穆，瞧着若雄和尚，道：「你不必顧忌，繼續說下去。」

若雄和尚緩緩地接着說：「師父雖然只有三成勝算，但火雲姥姥也同樣只是佔着三成勝算。」

老僧目中寒芒閃動：「你的意思是說，咱們每人只佔三成勝算，同時每人也有三成可敗之道？」

若雄和尚點點頭，道：「不錯。」

老僧道：「換而言之，在三成勝算與三成敗算之外有四成機會是平手和局？」

若雄和尚道：「大概如此。」

老僧目光一轉，盯着若能和尚：「師弟這麼說，你認爲怎樣？」

若能和尚搖搖頭：「師父切莫聽他這一套，影响了信心。」

老僧道：「你認爲師父必勝嗎？」

若能和尚道：「師父這一戰，最少有九成勝算，就算萬一有甚麼差池，也只會給火雲姥姥逼和而已。」

老僧大笑：「說得好，說得好！」

若能和尚面露得意之色，乜斜着眼睛望着若雄和尚，心想：「這一次你可碰壁了罷？還是我這一套師父最爲歡喜……」

孰料心念未已，老僧已在他臉上正正反反的打了十幾個耳光。

若能和尚大吃一驚，苦着臉說：「師父……弟子犯了甚麼錯……」

老僧臉上的笑容早已消失得乾乾淨淨，他冷森森地說：「若在平時，你亂拍馬屁，爲師也不理會，但今天是爲師戰戰兢兢，必須嚴陣以待的大日子，固然，這一戰爲師是許勝不許負，但以事實而論，那臭婆娘與爲師彼此功力悉敵，而以往十次碰頭，也是各勝三局，和局則佔其四，爲師若滿以爲自己有九分勝算，那麼正是犯上了他媽的兵家大忌，雖然你跟了爲師七八年，竟然不知道何謂驕兵必敗嗎？尤其是在奕棋這種事情上，任何一方稍有半點疏忽，都會招致不可收拾的大錯，正是一子棋差，滿盤皆落索，畜牲！你現在懂也不懂！」

若能和尚的臉已給打得高高腫起，那裏還敢說甚麼，只好連連點頭不迭，說：「弟子懂了，弟子懂了。」

就在這時候，塔下忽然有人大叫道：「老禿顱，老身來也。」

老僧探頭往塔下一望，只見一個銀髮紅袍老婦，帶着一個白衣少年，站在塔外一張石桌之上。

老僧怪笑一聲，道：「一別三年，妳可想出了破局之法？」

紅袍老婦冷冷一笑：「棋局着着不同，局局有異，眞正高手，隨意拈來皆是妙着，何必苦苦拘泥於某種形式的看法？」

老僧哈哈一笑，「臭婆娘果然是臭婆娘，這一次妳若敗在洒家手下，可不許賴帳。」

紅袍老婦怒道：「老身幾時賴過一次？就只怕你不敢賭！」

老僧哼的一聲：「三十年都賭得了，今年何以不敢！」

紅袍老婦道：「那若雄和尚，你帶來了沒有？」

老僧眉頭一皺，冷冷道：「這一次你想贏了他回去？」

紅袍老婦冷笑一聲：「怎麼啦？是不是捨不得這活寶貝了？」

老僧也冷笑一聲，道：「若說寶貝，怎及得上妳這位少爺徒兒？」

紅袍老婦嘿嘿笑道：「你若把若雄和尚的性命輸掉，恐怕日後的麻煩會比天上的星星還多。」

老僧道：「這是各安天命，他老子可也不是不知道洒家這門子的規矩，倒是妳這少爺徒兒，他若有甚麼閃失，恐怕江東豪傑都會罵妳是個喪心病狂的瘋婆娘。」

紅袍老婦桀桀一笑：「老身幾時怕過甚麼人來着？」

老僧道：「樂無忌又怎樣？」

紅袍老婦哼的一聲，「這跟他有甚麼關係？」

老僧道：「他的女兒好像很喜歡這個小子哩！」

紅袍老婦沉着臉，冷笑道：「是那一個女兒？」

老僧笑了笑：「別裝蒜了，總而言之，這一局妳若輸了，麻煩事一定會比洒家多千百倍。」

紅袍老婦冷冷道：「不必用這種手段來激老身了，你是『佛門棋王』，該用眞實的本領來擊敗老身！」

「佛門棋王」哈哈一笑：「好，洒家就再接再厲，繼三年之前再殺妳一局，也好讓妳心悅誠服！」說着，從塔上飛身躍下，若能和若雄兩僧也接着而來。

佛門棋王雖然身材魁壯，但輕功十分了得，從五樓躍下，居然着地無聲，就像是只不過飄落了一張薄紙。

若能和若雄輕功也不錯，姿勢四平八穩，但着地之際還是難免砰然有聲，顯見是比不上師父了。

桌上早已擺着三十二枚棋子。

佛門棋王目注着紅袍老婦，忽然說道：「火雲姥姥，咱們是棋盤上的冤家，三十年來，妳殺了洒家三個徒兒，洒家也難免有人說咱們只敢賭別人的性命，其實自己却怕死得很。」

火雲姥姥嘿嘿一笑：「老禿顱，你想

連自己的老命也要賭掉了？」

火雲姥姥點點頭道：「這是老禿顱的主意。」

樂無忌道：「妳答應了？」

火雲姥姥瞪着眼睛，「當然答應了，難道你以爲老身只敢賭徒兒的性命嗎？」

樂無忌冷笑道：「你們在三十年前就已該這樣賭了，那麼日後也不必白白賠了六個人的性命！」

火雲姥姥道：「老禿顱的和尚徒弟，不是強盜就是淫賊，老身每殺一個，就替江湖除了一害，這又有甚麼不好？」

樂無忌冷冷道：「佛門棋王的徒弟就算個個都很該死，妳親自調教出來的弟子又怎麼樣，是否也是強盜？也是淫賊？」

火雲姥姥的面色變了，半晌才道：「當然不是！」

樂無忌「呵呵」笑着，道：「這就是妳害死了他們啦，難道妳不曾捫心自問，妳輸棋，他們喪命，這是正義中人該做的事情嗎？」

火雲姥姥雙眉一揚，道：「我可從來沒有以俠義之士的身份自居。」

樂無忌望了她半晌，道：「妳眞是冥頑不靈，令我失望極了。」

火雲姥姥呆了一呆，一時之間，居然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只聽得樂無忌又嘆了口氣，道：「妳要賭命，隨妳自己怎麼賭好了，但齊少爺只不過跟妳學了三招兩式貓脚功夫，決沒有道理就此白白送掉性命，我要帶他回龍泉堡去！」

火雲姥姥的臉忽然拉得比馬臉還更長地一陣跳動。

他走了一着兵七進一。

火雲姥姥續走馬八進七，此時棋局僅在開始的階段。

但就在這時候，居然鑼鼓之聲大作，只見一男一女，男的敲鑼，女的打着花鼓，匆匆走了過來。

男的年紀不輕，已是滿頭灰白，女的風姿迷人，笑容可掬，原來就是樂紫鳳。

火雲姥姥，佛門棋王同時面有慍色，兩人的目光却牢牢地盯着那頭髮灰白的老人。

「想不到臭婆娘的老相好也巴巴的趕來了，嘿嘿，樂無忌，別人都當你是神仙，洒家却一點也不怕你！」佛門棋王不斷冷笑。

樂紫鳳吃吃一笑：「和尚棋王，我爹可沒說過你怕了他呀，你這些說話，可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罷？」

火雲姥姥冷然道：「後生小輩，幾時容妳肆無忌憚的講話？」

樂無忌忽然把銅鑼往桌面上一掃，三十二枚棋子立刻無影無踪。

火雲姥姥大怒：「老樂，你瘋了？」

樂無忌嘆了口氣，道：「我沒有瘋，瘋的是妳自己！」

火雲姥姥鐵青着臉：「我跟老禿顱奕棋，干你屁事？」

樂無忌道：「你們若對奕消遣，就算天天下三百局我都懶得管，但要用弟子的性命作爲賭注，却是不可寬恕的罪孽。」

火雲姥姥道：「這是最後一次了。」

樂無忌冷冷一笑：「是不是這一次妳：「說來說去，你還是沒有忘記那位齊夫人。」

此言一出，站在她身旁的齊不武不禁心頭大震。

這是甚麼說話，這是甚麼意思？

樂無忌聽見她這麼說，臉色也變得極是難看：「妳在發甚麼神經？」

火雲姥姥翻了翻白眼，冷然笑道：「只可惜你杜有一片痴情，人家却連睬也不睬你一眼，你縱然武功絕頂，那又有甚麼用？」

「住嘴！」樂無忌眞的光火了，「強敵當前，妳少放狗屁！」

火雲姥姥冷笑一聲：「我偏喜歡說，齊少爺，讓我老實告訴你，這姓樂的傢伙，是你媽年輕時的知己，可是，他倆沒緣份結合在一起，你媽後來成爲了齊夫人，而他一氣之下，就娶了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女人做妻子，總共生下了兩個女兒。」

齊不武長長的吸了口氣：「這可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

火雲姥姥冷冷一笑，又道：「可是，這位多情的樂先生，他對你媽還是餘情未了，無時無刻都在想念着她，正是恨不得化蝶繞妝前，一訴那相思之苦……」

「妳太過份了！」樂無忌額上青筋怒凸，一張臉龐已漲紅得發紫。

樂紫鳳却一點也不覺得怎樣，居然一面聽，一面不斷地在微笑。

齊不武却是尷尬之極，而上一代這種事，他是無法置評的。

火雲姥姥冷笑着，又道：「我說的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又怎能算是過份？」

樂無忌怒極反笑，道：「彭翠音，妳是不是一直都在怨恨，我在失意之餘，寧願娶任霜霜做妻子也不肯和妳在一起？」

火雲姥姥的面色立時漲紅，嘴裏却連忙冷笑着說道：「你才以爲自己是個香寶寶，我只當你是個傻子而已！」

「精采，精采！」佛門棋王怪笑起來：「難怪臭婆娘這幾年，既收了樂秋蓮爲弟子，繼而讓齊少爺也拜她爲師，看來，她是想趁機報復，把樂無忌和齊夫人的兒女一個一個輸掉！」

火雲姥姥陡地怒叫道：「老禿顱，老身可還沒有你這般卑鄙惡毒！」

佛門棋王哈哈一笑：「若無此心，又何必這麼緊張？」

火雲姥姥道：「老身若存心故意輸棋毒害弟子，剛才也不會連自己的性命也一併賭掉！」

樂無忌道：「這倒是眞話，彭老婆子雖然自幼刁蠻任性，却不是那種心腸惡毒之人。」

佛門棋王冷冷一笑：「現在說甚麼都是多餘的了，反正棋局已經散掉，但這場師徒賭命的決戰，還是不能就此取銷。」

火雲姥姥臉色一沉，目注着佛門棋王：「你要吃老身的車馬砲，儘管動手好了，就只怕你沒有那麼大的嘴巴，可以吞掉咱們！」

佛門棋王冷冷道：「臭婆娘，妳不必和老相好兩人假惺惺作態了，妳早就已是有備而來，暗中約好樂無忌，又明知棋藝上萬萬不是洒家的對手，就故意把棋局散了，然後聯手來對付洒家！」

「混帳！胡說！」火雲姥姥怒道：「你這麼說，簡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老身豈會做這等貽笑武林的事？就算我肯，樂無忌也不肯！」

樂無忌却道：「那可不然，只要妳肯，我就算拚着一世英名掃地，也要把這魔僧收拾下來！」

火雲姥姥怒視着他：「你瘋了？這算是甚麼英雄好漢？」

樂無忌道：「我可不喜歡充甚麼英雄好漢，這禿顱害盡了不知多少武林豪傑，他視人命如草芥，爲了奪取人家的武功秘笈，不惜殺人放火，暗箭傷人，五年前江南百花山莊滿門老幼五十八口慘遭滅族之禍，就是這個魔僧幹的，這種豺狼野狗般的佛門敗類，樂某一看見就已覺得嘔心，難爲妳居然願意和這種窮凶極惡，滿手血腥的殺人狂魔奕棋，妳大概以爲挺夠附庸風雅，但在旁人的眼裏看來，妳簡直是神經病！」

火雲姥姥陡地楞住。

從來都沒有人敢對她這樣說話，直到現在，樂無忌直言不諱，不啻是一記當頭棒喝。

一直以來，火雲姥姥的腰都是挺得筆直的，但忽然間，她的腰彎了下去，彷彿在瞬眼之間蒼老了二十年。

她佝僂着身子，忽然斜着臉，望着齊不武：「不武，師父是不是眞的錯了？」

齊不武吸了口氣，緩緩道：「師父的心腸很好，就是在這件事情上，處理得有點荒謬。」

「荒謬？你在說師父荒謬？」火雲姥姥的眼睛陡地瞪圓。

齊不武神色不變，緩緩地接道：「一天下間每一個人在一生之中，都難免會做出一些荒謬的事情，若是人人都正常地渡過一生，這世界也未免是太枯燥無味了。」

火雲姥姥又望定了齊不武，不由苦笑起來：「對！天下間又有甚麼人不曾做過半點荒謬的事情，偶然荒謬一番，那也是一種趣味！」

樂無忌怪聲一笑，道：「眞是趣味極了。」

火雲姥姥吐了口氣，道：「但老身却已荒謬了整整三十年，每天都好像活在棋盤裏，甚至連夢中都在想着躍馬橫車，如何開局殺局，嘿嘿，眞是荒謬得太厲害！太厲害啦……」

樂無忌嘆了一聲，道：「沉緬於棋局之中，本來也只是妳個人的事情，但連徒兒的性命也用來作爲賭注，那就大大的不對了。」

火雲姥姥如夢初醒，道：「不錯，老禿顱的弟子，又怎能跟老身的徒兒相比，他的和尚徒兒做傷天害理的事情，乾脆見一個殺一個也就是了，何苦要在棋盤上犧牲自己的徒兒？」

樂無忌微微一笑，道：「妳現在明白過來，正是亡羊補牢，未爲晚也。」

佛門棋王獰笑一聲：「你們說够了沒有？」

樂無忌冷然道：「你要殺人，隨時動手好了，我們說甚麼都和你沒有關係！」

佛門棋王桀桀一笑：「你是一代宗師，又是臭婆娘的老相好，就讓洒家會你一會如何？」

樂無忌還未答話，火雲姥姥已挺身而出：「老禿顱，棋局雖然散了，我這一身老骨頭還沒有散，要動刀動槍，該由老身奉陪！」

佛門棋王怪笑道：「兩位都已快將骨頭打鼓了，想不到還是如此情深義重，不管你們那一個上來，洒家不奉陪的就是龜孫子！」

火雲姥姥冷冷道：「聽說你的『天地魔刀』已練到了第十七式，老身就想領教領教！」

佛門棋王笑道：「天地魔刀算得上甚麼，洒家最厲害的功夫是雙車搶綫、連環鐵馬，還有中宮炮、過河卒，妳倒懂得避重就輕，就只怕世事如棋局局新，千算萬算不如蒼天一算！」

火雲姥姥給他搶白一頓，却也並不氣惱，「嗆啷」一聲，一柄晶瑩奪目的長劍已脫鞘而出。

佛門棋王瞧着這柄劍，又笑着說：「劍是蠻不錯了，就只怕遇上了尅星！」

說着，雙刀同時抖出，只見左手一刀略短，右手一刀略長，而兩刀的光澤也是不同，長的一柄刀黯淡無光，刀鋒上且有缺口，但短的一柄刀却是光華四射，寒氣陣陣逼人。

火雲姥姥冷冷一笑：「這一戰，其實在三十年前便已該爆發了，若不是當時剛好給『泰山棋叟』孫九行遇上，他極力主張咱們用棋局來一較高下，現在江湖上也不會有你這一種魔僧存在！」

佛門棋王冷冷道：「給妳這臭婆娘多

活了三十年，妳還在這裏臭美！眞是他媽的不知害臊！」說着，雙刀齊舞，直奔火雲姥姥而來。

呼的一聲，左刀從火雲姥姥的頭頂削下，右手長刀却疾往下沉，斬向火雲姥姥雙足。

火雲姥姥肩頭一動，騰身躍起，長劍斜刺衝出，忽然又在半途輕輕一抖，抖出萬點寒光，幾乎把佛門棋王逼得睜不開眼。佛門棋王急忙一個旋身，雙刀迅如掣電，又向火雲姥姥捲了過去。

只見他雙刀恰似長江湧浪，滾滾而來，火雲姥姥雖然劍法精妙，也不禁被他逼退了三四丈。

樂無忌神情漠然，樂紫鳳却說：「彭婆婆的劍法，不是很厲害的嗎？怎麼一上來就給魔僧制住了？」

樂無忌冷冷一笑：「小女孩不懂事，不要多嘴！」

樂紫鳳撇了撇嘴，却向齊不武走了過來：「齊少爺，怎麼不見你的好師姐？」

齊不武臉上微微一紅：「師父不讓她來。」

樂紫鳳道：「這麼重要的日子，她是師姐，怎麼不讓她來？」

齊不武道：「師父說，這次棋戰，佛門棋王已指定，倘若他贏了師父，就要把我贏取過去，所以師父不讓師姐前來。」

樂紫鳳冷冷一笑，道：「你的師姐倒眞聽話啊，師父叫她不要來，她就眞的遠遠跑開了，可憐你呀，若是師父輸了棋，魔僧就要把你的肉一塊一塊地割下來，她却不聞不問，連看也不看你一眼啦。」

齊不武怫然不悅：「紫鳳，妳怎可以這樣說妳的姐姐？」

樂紫鳳冷冷道：「忠言當然逆耳，世上人人都只愛聽花言巧語，女的如此，男人也不例外。」

齊不武面有慍色：「妳姐姐不是那種冷酷無情的人，她一直都很關心我。」

樂紫鳳嫣然一笑：「她爲甚麼要關心你？」

齊不武的臉上發熱，他呆了好一會，才說：「因爲我是她的師弟！」

樂紫鳳「哦」的一聲：「你們眞是好一對師姐弟啊，看來，我快要向你們說一聲恭喜了。」

齊不武瞠目結舌，無法「招架」得住，索性走開幾步，不再看她。

這時候，火雲姥姥和佛門棋王已陷入兇險萬分的激戰中。

佛門棋王雙刀威力驚人，連那張石桌也給他劈得四分五裂。

他一面作戰，一面發出了怪異的喝叫聲。

火雲姥姥的身形若是稍慢一點，早已和那張石桌遭遇到同一命運。

兩人激戰了二百餘招，忽然遠遠分開。佛門棋王面色蒼白，左臂上已裂出一道半尺長的血口。

鮮血怒激，他的身軀有點顫抖。

火雲姥姥在笑，苦笑。

她也挨了一刀，傷的並不會比佛門棋王爲輕。

樂無忌終於出手，他用的也是劍。

火雲姥姥喝道：「你在幹甚麼？」

樂無忌冷冷道：「對付這魔僧，何必講甚麼武林道義？」

「胡說！」火雲姥姥怒道：「我們若是兩個打一個，傳揚開去，甚麼臉都給你丟清了！」

樂無忌冷冷一笑道：「妳眞是活在夢中，甚麼兩個打一個，妳先瞧清楚一點好不好？」

火雲姥姥忽然呆住。

只見雷峯塔裏，忽然湧出了幾十個黑衣人，每個人都持刀在手。

每一柄刀都已出鞘，有鬼頭刀、柳葉刀、大砍刀、紫金刀、鏈子刀、長短鈎鐮刀、雁翎刀，甚至還有極罕見的子母金環刀。

每一柄刀都在閃爍着刺目的光芒，每一雙眼睛都透射出森冷的殺機。

火雲姥姥的臉色變了，她冷冷一笑，目注着佛門棋王：「難怪你要老身連性命也賭上了，看這副陣仗，就算你輸了，也絕不會履行諾言自戕，反而會要殺掉我這個老太婆！」

佛門棋王嘿嘿一笑：「妳說的不錯，今天無論妳贏棋也好，輸棋也好，這條老命是輸定了！」

火雲姥姥冷笑道：「就只怕你們拿不動老身這副老骨頭！」

若能和尚忽然舉起渾鐵禪杖，直向火雲姥姥撲了過來：「臭婆娘，殺鷄焉用牛刀，就讓俺來結果了妳！」

以火雲姥姥的身份和武功，若能和尚居然說「殺鷄焉用牛刀」，樂無忌不禁咬牙冷笑，一劍揮了過去。

若能和尚本要對付火雲姥姥，却沒有想到火雲姥姥還沒動手，樂無忌的劍已刺了過來。

佛門棋王怒喝一聲，也揮刀疾攻樂無忌。

樂紫鳳却在這時候，忽然帶走了齊不武。

齊不武本已嚴陣以待，要幫助師父對付強敵，他怎樣也想不到，樂紫鳳居然會驟施暗算，點了他幾處大穴。

這一下子的變化，誰人都無法想像得到。

樂無忌倏地喝道：「紫鳳，妳帶齊少爺往哪裏去了？」

樂紫鳳沒有回答，也沒有回頭。

火雲姥姥與樂無忌剎那間已陷入苦戰之中。

× × ×

當樂紫鳳點了齊不武幾處要穴的時候，齊不武有着暈眩的感覺。

初時，他還可以自己走動，但却已有點身不由主。

他心裏是不想離開這裏的，他要和師父並肩作戰，對付那些黑衣刀手，還有佛門棋王師徒三人。

可是，他却無法控制自己。

能够控制他的人，居然是樂紫鳳，她帶着齊不武往東走，他就朝東直往，再也沒有回頭。但他沒走多遠，神智就已更加模糊了。

到最後，他甚麼都已不知道，彷彿在奔跑中墮入了夢鄉。

但他又隱隱覺得，後來奔跑的並不是

他自己，而是一匹馬，和一輛馬車。

他終於完全睡着了，連馬蹄聲和車輪滾動的聲音也聽不見。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才悠悠地轉醒過來。

他還沒有睜開眼睛，就已嗅到了一陣淡淡的香氣。這種香氣，只有在女孩子的身上才會散發出來。

他才張開了眼，就已看見自己正躺在一張柔軟的大床上，床邊果然眞的有個很漂亮的少女。

他吃了一驚，正要從床上爬起來，但他才掀開身上蓋着的被子，就已發現自己除了這張繡着鴛鴦的被子之外，連一件衣服也不見了。

更令他吃驚的是 他身邊的少女，也是完全赤裸的。那是紫鳳！

齊不武不敢看她的身子，甚至不敢看她的臉。

但就在剛才那一剎那間，他却都已看見了。雖然只是驚鴻一瞥，但那幾乎已可以讓他的一顆心從口腔裏跳了出來。

他本來覺得自己很累，但這時候另一種異樣的感覺，已把疲倦完全代替了。

「紫鳳！」過了很久很久，他才鼓起勇氣，吶吶地說道：「這……這是不可以的。」

樂紫鳳沒有作聲，他聽見她的呼吸均勻而細長，似乎正在睡着了覺。

「紫鳳……」他又再仰望着屋頂呼喚着她的名字。

她還是沒有回答，但被窩裏的一條腿却已挨貼了過來。

齊不武吃了一驚，急忙把兩腿屈豎起來。

但那短暫時間肌膚相親的滋味，仍然使他心頭跳動得更加厲害。

「你爲甚麼不看看我？」她終於輕輕的嘆了口氣，柔聲地說。

他長長的吸了口氣：「這……這是不可以的……」

樂紫鳳的身子又挨了過來，甚至忽然握住了他的手。

齊不武忽然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他已感覺得到，自己的手臂已碰着了她身上最誘人遐思的地方。

他的掌心也熱了，熱得就像是在木炭上燒烤着的熊掌。

「我……我要穿上衣服。」他嚥了一口唾沫。

「這房子裏只有我和你兩個人，爲甚麼還要穿上衣服？」樂紫鳳的臉已貼在他的胸膛上。

而他的臉却已紅透。

「紫鳳……這樣子下去……是很危險的。」

她抬起臉，鼻尖碰在他的面頰上：「這會有甚麼危險？」

他張大了嘴巴，却說不上來。

她忽然把被子推開，然後半臥半坐地挺着身子。

他僵住了。

他看見了她身上每一處最誘人的地方，以往，他一直認爲她還很年輕，但這時候，他却看見，她的身段已很成熟。

「我美不美？」她在他的臉上輕輕吹了口氣，神態嬌憨，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似要勾掉他的魂魄。

他又怎能搖頭？

他點頭說：「妳很美，眞的很美。」

但他接着又說：「可是，我們絕不可以這樣子繼續下去，否則……否則……」

她的小嘴已貼在他的唇片上：「否則會怎樣？爲甚麼不說下去？」

「否則我會強姦了妳的！」說完這句話之後，連他自己都大是驚奇，自己怎會在一個女孩子的面前講出這樣的說話來。

樂紫鳳却說：「我不怕，我願意甚麼都給了你。」

她甚至已把大半邊滑溜溜的胴體，壓在齊不武的身上。

齊不武忍不住了，他畢竟還是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他緊緊擁抱着她，然後，他彷彿進入了人生的另外一個世界。

那是歡娛的，也是激烈的。

他已忘記了一切，甚至忘記了柔情蜜意的師姐、身陷險境的師父、甚至忘記了每天都不能缺少狗血養病的父親。

× × ×

她又睡着了，也許現在才是眞眞正正的睡着了覺。

齊不武的身子漸漸冷了下來，一股寒冷之意漸漸侵佔了他的軀體。

他甚至懷疑，這是不是一場夢而已！

他寧願這只是夢。

可是，樂紫鳳還在自己的身邊，他倆還在赤裸之中，這又怎會是一場夢？

他知道，歡樂往往是要付出代價來換取的。

這一次，他將會付出怎麼樣的代價？

鐵心無情冷殺手

又是雨天，路上滿是討厭的泥濘。

龍城璧不怕骯髒，但却討厭這種泥濘，因爲它令人走路的時候很不舒服。

但就算他再討厭它，這時候也不得不在滿是泥濘的一條羊腸小徑上前行。

因爲有人要見他，約晤的地點就在這條小徑的盡頭。

這裏有一間古廟，供奉的是王母娘娘，但龍城璧却寧願到凌霄殿參拜王母娘娘，也不願意看見這座古廟門前的景象。

——當他來到古廟的時候，古廟的兩扇大門幾乎已給血漿塗滿了。

在廟內廟外，最少躺着了二十人，他們本來全是雄糾糾的漢子，但這時候却都已變成了死人。

「史無情，你爲甚麼還不出來？」龍城璧忽然在廟外叫道：「再不出來，我要走啦！」

約晤他的人，原來竟是殺手史無情。

「龍城璧，久違了！」史無情終於在廟裏鑽了出來。

「這裏的人是誰所殺？」龍城璧問。

「我！」史無情冷冷的說。

「爲甚麼要殺那許多人？」

「不是我想殺他們，而是他們要想殺我！」史無情冷冷地回答。

龍城璧道：「他們爲甚麼要殺你？」

史無情道：「他們是龍泉堡的人。」

龍城璧道：「龍泉堡的人爲甚麼要殺你？」

史無情道：「也許因爲我曾經砍掉了一個人的腦袋，使藍泰官無法找到狗隻爲齊玉邦治病。」

龍城璧道：「狗血其實並不能治病，就算給他一萬隻狗，他的病也不會痊癒過來。」

史無情道：「也許你說的不錯，他患的到底是甚麼病？」

龍城璧搖搖頭：「直到目前爲止，我還不知道。」

史無情道：「現在你若眞的不知道，那麼就永遠也不會知道了。」

龍城璧目中寒芒閃動：「你是要來殺我的？」

史無情點了點頭：「是的。」

龍城璧道：「在下這條性命，在你的眼中的數字是多少？」

史無情道：「十五萬兩。」

龍城璧道：「這已不算少。」

史無情道：「但也絕不算多，可是我已無可選擇。」

龍城璧道：「是不是近來手風欠順，輸了太多？」

史無情道：「你果然聰明，若不是輸急了，就算有人付五十萬兩酬金，我也不會接下這一票買賣。」

龍城璧道：「既然沒有把握，爲甚麼還要幹？」

史無情道：「誰說我沒有把握？」

龍城璧道：「就憑你一個人，是沒有甚麼勝算的，除非還有其他的幫手。」

史無情道：「你幾時聽過，鐵心殺手會找幫手的？」

龍城璧搖搖頭，淡淡道：「從來都沒聽說過。」

史無情道：「但這一次你會看見我怎樣破例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古廟裏已走出了三個僧人。

這三位僧人赫然正是佛門棋王和他的兩個徒兒。

龍城璧却只是淡淡一笑，道：「三位大師，你們也想來湊湊熱鬧嗎？」

佛門棋王怪笑一聲：「你就是雪刀浪子？」

龍城璧道：「大師就是佛門棋王？」

佛門棋王道：「好說！好說！」

龍城璧道：「這兩天以來，大師可說是威風八面，連火雲姥姥和樂大先生也栽在大師的手裏，當眞是佛法無邊得很。」

佛門棋王冷冷道：「龍檀樾不必謬讚了，洒家若是以一對一，自問還不是樂無忌或是火雲姥姥之敵，兩日前雷峯塔下一戰，洒家動用了六十餘人，才總算把那臭婆娘幹掉。」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可惜樂大先生却沒有給你們殺掉，那眞是遺憾得很。」

佛門棋王冷哼一聲，道：「他這一次雖然鴻福齊天，但他遲早還是衝不破洒家五指關的！」

龍城璧忽然輕輕地嘆息一聲，說道：「其實，樂無忌的武功，猶在火雲姥姥之上，但江湖上只要提起了這對江湖人物，絕大多數的人都會認爲，火雲姥姥的武功最高，正是人云亦云，實際上却是剛好完全相反。」

佛門棋王忽然笑了：「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

龍城璧道：「這兩位武林前輩的事，我這晚輩自然所知不多，但却有一位武林異人，曾經花了整個晚上，告訴我有關他倆的一切。」

佛門棋王瞳孔收縮，冷冷道：「你說的可是風雪老祖？」

龍城璧緩緩地點頭道：「不錯，若眞正論起輩份，風雪老祖比他們兩人還要高上一輩，但風雪老祖却一直只是跟他們平輩論交。」

佛門棋王似是聽得有點出神：「風雪老祖怎麼說？」

龍城璧道：「他把兩位前輩的武功研究，知道這兩人雖然從未交手，但若比內功心法與劍法上的成就而言，樂大先生最少勝過火雲姥姥一籌。」

佛門棋王道：「以風雪老祖這位世外高人所作出的判斷，大概是錯不了。」

龍城璧道：「當然是錯不了。」

佛門棋王道：「這也就難怪，咱們損折了十幾名高手，也殺不了他，最後還是讓他跑掉。」

龍城璧道：「但火雲姥姥是他數十年的老朋友，你殺了她，樂無忌一定會爲她報仇。」

「報仇？」佛門棋王狂笑，「這又有甚麼值得顧慮？樂無忌武功再高，也只不過是一個人而已，又怎能跟咱們相比？」

「你們又怎樣？」龍城璧故意試探地說：「是不是有千軍萬馬？可以把整個武林都據爲己有？」

佛門棋王道：「你不必問。」

龍城璧道：「你若不敢說，我再問下去自然也是白費心機的。」

佛門棋王嘿嘿一笑：「浪子，你雖然很聰明，但却壞在老是不自量力，無論別人發生甚麼事情，都要伸手管上一管。」

龍城璧淡淡道：「我的脾氣天生如此，你又何苦爲我而嘔氣？」

佛門棋王冷冷道：「可是，你這一次遇上尅星了，沒有人能從洒家的五指山下逃得出去！」

龍城璧哂然一笑，道：「兩天前，你們在雷峯塔下佈下天羅地網，但樂大先生還不是闖了出去嗎？」

佛門棋王道：「你不是樂無忌，即使是樂無忌，他也不會活得太長久的。」

龍城璧道：「你似乎對自己的估計，非常非常之高。」

佛門棋王道：「但我們也不敢低估了你，所以，單是一個鐵心殺手史無情來對付你，我們還是放心不下的。」

龍城璧又是淡淡一笑，道：「無論你們來了多少人，我一點也不在乎。」

佛門棋王道：「莫非你也帶了幫手來了？」

龍城璧道：「我沒有帶甚麼幫手，但却有兩個人不斷的跟隨着。」

佛門棋王道：「他們是甚麼人？」

龍城璧淡笑道：「你想知道，我偏不說。」

若能和尚冷笑道：「這小子在胡吹亂

扯，他是想打退堂鼓才是眞的。」

佛門棋王目中厲芒暴射，像猛獸般瞅着龍城璧：「不管你帶來了甚麼人，今天你是一定跑不了的！」

龍城璧哂然笑道：「既然來了，就算是龍潭虎穴也要闖一闖，倘若一走了之，縱然可以保住性命，今天晚上恐怕也很難可以睡得着覺。」

若能和尚早已忍不住，渾鐵禪杖呼的一聲直揮了出去。

龍城璧神色不變，居然以慢打快，以柔制剛，使出太極散手來。

這套太極散手的功夫，看來甚是普通，江湖上不少人都懂得使用。

但同樣的招式，在高手與庸手中施展起來，就有極大的差別。

若能和尚見龍城璧赤手空拳便迎了上來，心中不由暗暗冷笑，忖道：「你當這條禪杖是紙糊的麼？」

他存心要在師父與若雄和尚的面前炫耀功夫，把一條渾鐵禪杖舞得密不透風，只見他招式着着剛潑威猛，攻勢兇狠絕毒已極。

但龍城璧的身形還是那麼從容，出手還是那麼瀟洒，一點也沒有給迫得手忙脚亂的樣子。

倒是若能和尚久攻不下，自己的脚步有點亂了。

他忽然怒聲叫道：「你爲甚麼還不拔刀？」

龍城璧笑了笑：「我一拔刀，你就完了。」

若能和尚怒道：「放——」

但他只是說了一個字，下面那個甚不雅聽的字就再也說不下去。

龍城璧已拔刀。

若能和尚只是看見這一道雪亮的刀光閃過，眼前已是血光暴現。

那是他自己的血，血從他的眉心以至鼻樑部位射了出來。

若能和尚喉嚨裏發出絕望的嘶叫聲，但却已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你現在才相信，已太遲了。」龍城璧望着他，眼睛裏絕無半點憐恤之意。

佛門棋王的臉色陡地沉了下去。

他望着若雄和尚，道：「他的刀法，你已看見了？」

若雄和尚點點頭：「弟子已看得很清楚。」

佛門棋王道：「你可有把握殺他？」

若雄和尚道：「沒有。」

佛門棋王又道：「若加上史無情又怎樣？」

若雄和尚仍然搖搖頭，道：「還是不能。」

佛門棋王怪笑一聲：「倘若連爲師也一起出手又怎樣？」

若雄和尚答道：「那麼他今天就死定了。」

佛門棋王哈哈一笑，目注着史無情：「你聽見了沒有？爲甚麼還不出手？」

史無情沒有出聲，但手中一條鐵棒已像毒蛇般刺向龍城璧的咽喉。

龍城璧以刀急擋。

若雄和尚却已趁勢打出兩蓬暗器，那是歹毒異常的蜂尾針。

龍城璧身形翻動，姿勢極其漂亮，就像是一隻巨大的蝴蝶，蜂尾針雖然漫天洒了過來，但却沒有一枚打在他的身上。

史無情的鐵棒招式兇狠，用的全是拚命打法，好像與龍城璧有甚麼深仇大恨似的。

龍城璧刀光暴閃，若雄和尚居然欺身掠進，一記拳頭飛出，直打他的鼻樑。

但他這一拳原乃虛勢，眞正致命的一擊，其實來自雙刀，佛門棋王的雙刀。

刀芒閃爍，刷刷兩刀疾劃向龍城璧的小腹。

這兩刀就像是兩個勾魂奪命的厲鬼，一出來就要殺人。

龍城璧若非以一敵三，也許還可以化解這兩刀，可是現在他若顧得了這兩刀，說不定鼻子就眞的會給打碎，胸膛上也會捱上一棒。

史無情這人無情，他的鐵棒自然同樣無情。

他殺人通常只有用一棒便已很足够，無須再補上第二棒。

一棒雙刀，再加上兩隻飄忽無定的拳頭，龍城璧的確很難應付了。

但在這剎那間，他已作出了決定。

他決定把自己的鼻子和性命都交給了朋友，只顧對付了佛門棋王再說。

刀光急舞，三柄刀剎那絞纏在一起。

但在這時候，若沒有人爲他解圍，他的鼻子立刻就會爆裂，史無情的鐵棒也會擊在他的咽喉上。

但也幸而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兩柄劍同時殺上來了。

一柄劍削掉了若雄和尚的右手，而另一柄劍更可怕，居然一出手就把史無情的人頭砍掉下來。

佛門棋王吃驚極了，他不再與龍城璧纏鬥，急急暴退了五六丈。

史無情已身首異處，若雄和尚的臉龐也完全沒有半點血色。

他像隻給獅子咬了一口的野狗，憤怒而吃驚地倉惶退了開去。

龍城璧的身邊，果然來了兩個幫手，而且都是絕世無雙的武林奇人。

「砍腦袋劍法？」佛門棋王目中厲芒閃動，盯着龍城璧左邊一人。

這人軒昂不凡，但眼中殺機却是異常濃厚。

「不錯，這就是砍腦袋劍法，老和尚，你是不是也想試一試它的滋味？」這人還沒有開口，龍城璧已代替他回答。

佛門棋王冷笑了一聲：「原來是倫腦袋大俠衞空空來了，果然聞名不如見面，咱們後會有期！」

說到最後一句，他又瞧着龍城璧右邊一人。

這人神情冷漠，出劍快如閃電，若雄和尚根本還沒有看見他的劍從甚麼地方削過來，就已不見了一隻右手。

佛門棋王目中厲芒閃動，又說道：「閣下的劍法好快，想必是殺手之王司馬血了？」

「不錯，在下正是司馬血。」那人淡漠地一笑，道：「若是有人付出了殺人酬金，剛才那一劍我會刺他的咽喉。」

佛門棋王冷笑道：「你從不免費殺人

嗎？」

司馬血搖搖頭，道：「那可不是，在下的作風，跟史無情頗有分別，他從來都不會免費殺人，他認爲這是賠本生意。」

佛門棋王道：「但現在他却連命也賠上了。」

司馬血道：「老和尚，你再不知機，恐怕歸登極樂世界之期也已不遠。」

佛門棋王冷冷一笑：「你們不要太早得意，沒有人能跟咱們作對到底的。」

衞空空長劍一抖，冷笑道：「既然這樣，倒不如先殺了你這個魔僧，然後再作道理！」

佛門棋王眼色一變，喝道：「衞空空，你的劍只能砍掉史無情的腦袋，可不要自討苦吃。」

衞空空倏地狂笑道：「魚翅鷄鴨吃得太多了，你若能讓我吃苦，那也未嘗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佛門棋王又是大喝一聲：「你太放肆了，看刀！」說着，雙刀一錯，身形迅若狂颸，兩柄鋒利無比的刀上下翻飛，使出「陰陽橫亂斬」的厲害招數。

衞空空冷冷一笑，只見劍鋒寒芒爍爍，身如林中竄豹，直標過去，竟似完全沒有把佛門棋王的雙刀放在眼內。

但佛門棋王是成名江湖數十年的邪道高手，在雙刀之上浸淫了數十年的功夫，兩刀連環施展開來，有如星流電掣，極端厲害，衞空空的身子才標了出去，瞬息之間便已陷入重重刀網。

佛門棋王越戰越勇，似乎已把衞空空玩弄於股掌之中。

但龍城璧和司馬血還是沒動手相助。

驀地，衞空空的劍招變了，變得像是一股可怕的龍捲風，只見一道急劇旋轉的劍氣，從刀網中暴現出來。

佛門棋王饒是見多識廣，但這種劍法，他還是第一次遇上。

「這是甚麼劍法？」他心裏在想。

衞空空却在這時候厲聲喝道：「怒劈魔僧！」喝聲中，劍勢更是霸道驚人，一劍暴落，疾斬佛門棋王光禿禿的頭顱。

這眞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一劍。

剎那間，佛門棋王的臉完全沒有半點血色，他已被這威勢奇猛的一劍所懾。

他急忙倒踩七星步，雙刀護住天門，但他才退開了五步，衞空空的劍已擊在他左刀之上。

「叮」一聲响，星火迸濺，左刀立時斷截了一半。

佛門棋王更是無心戀戰，右刀虛幌一招，接着掉頭便走。

若雄和尚走得更快，兩個凶僧都像是給老虎咬了一口的兔子。

衞空空也沒有追趕，只是輕撫着長劍在嘆息。

等到兩個和尚已無影無踪的時候，他才輕輕在劍尖上一拗。

一拗之下，原來他的劍也已斷了。

× × ×

夜靜無風，室中燈光明亮有如白晝。

他們已很久沒有共聚一堂了。

但他們在此之前，怎樣也想不到，大家會在龍泉堡裏聚首。

龍城璧是齊夫人邀請回來的貴賓，他帶着司馬血和衞空空進入龍泉堡，自然不會有甚麼妨碍。

在龍城璧居住的房子裏，地方雖然不算寬闊，但却佈置精雅華麗，房內房外，還有不少奇花異草，和一些頗費心思培植的盆栽。

司馬血坐在一張太師椅上，手裏捧着一隻水晶瓶子，瓶子裏的酒，早已給他喝了一大半。

他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龍泉堡實在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這裏氣候溫和，環境幽雅，連藏在地窖裏的酒，也是佳釀中的佳釀。」

龍城璧苦笑一聲，道：「可是，這堡壘的主人却並不好，你每天喝酒，但他每天却喝血。」

衞空空皺眉道：「而且是狗血。」

司馬血道：「他患的是甚麼怪病？」

龍城璧沉吟了一會，道：「這並不是尋常的病症，我們懷疑他是給人毒害。」

司馬血道：「是甚麼毒害手法？」

龍城璧道：「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但齊夫人已在追查着一件事。」

衞空空道：「是甚麼事？和堡主的怪病有關係嗎？」

龍城璧點點頭，道：「兩個月前，徐州來了一個醫術相當高明的大夫，他叫曾世棠，當他看過齊堡主的病狀後，就對齊夫人說：『堡主極可能是中了一種蠱毒，而這種蠱毒使用之法，早已失傳多年，凡是中了這種蠱毒的人，都必須要喝狗血來緩和體內之毒，如此則可暫保性命，否則中蠱毒者很快就會瘋狂，繼而殺人，最後頭爆骨裂而死。』」

衞空空捂着鼻子：「是甚麼蠱毒，如此古怪？」

龍城璧說道：「據曾世棠所說，那正是百年前『雲貴毒王』赫連百絕的『天瘋蠱』！」

「天瘋蠱？」司馬血眉頭大皺，道：「但赫連百絕早已死於西域，難道他有甚麼傳人學會了怎樣使用天瘋蠱？」

龍城璧搖了搖頭，說道：「赫連百絕沒有徒兒，而且生性孤僻，極難與人相處，他把這種本領傳授給別人的可能性並不大。」

司馬血道：「總不會是赫連百絕鬼魂作祟來對齊堡主不利罷？」

龍城璧道：「這當然不可能的，但曾世棠却指出，赫連百絕死於西域之際，曾託付一個商人，把一本經書帶入中土。」

司馬血道：「難道他把使用天瘋蠱之法，也記載在那本經書之中？」

龍城璧點點頭，道：「正是這樣，那本經書，就是曾經一度在中原武林引起激烈爭奪戰的『百絕譜』。」

「百絕譜？」

「不錯，那時候，不要說是我們，就是連我們的父母也未曾出世。」

司馬血道：「但這件事，江湖上知道的人並不很多。」

龍城璧點點頭，道：「這也是風雪老祖生前對我說過的，他還說過，百絕譜後來落在了一個半瘋半癲的出家人手上。」

衞空空道：「八十年前武林有三大瘋僧，莫非正是其中之一？」

龍城璧緩緩道：「不錯，但到底是那一位，風雪老祖却不知道。」

司馬血沉吟半晌，道：「照這麼說，百絕譜上所記載天瘋蠱使用之法，可能已被某一位江湖人練成了。」

龍城璧沉聲道：「這可能性相當之大，而齊玉邦顯然已成爲第一個被毒害的武林中人。」

司馬血道：「你見過齊玉邦沒有？」

龍城璧道：「就在我被邀進堡的第一天，齊夫人就帶我去見他。」

司馬血道：「他怎樣了？」

龍城璧輕輕的嘆了口氣，道：「他已完全不像是齊玉邦了。」

司馬血說道：「他爲甚麼不像是齊玉邦？」

龍城璧緩緩地說道：「從前，齊玉邦是一個神采飛揚，健碩威武的七尺昂藏大丈夫，可是，那一天我看見他的時候，差點沒有從心底裏酸出眼淚來。」

衞空空和司馬血互望一眼，兩人都緊皺着眉頭，默然無語。

龍城璧又接道：「倘若說他從前像是一頭獅雄，那麼他現在只剩下了雄獅的軀殼，他身上的每一根骨頭，都彷彿快要從皮肉裏凸了出來，我從來都沒有見個任何人，會消瘦得那麼厲害的。」

司馬血問道：「他的精神當然也很差了？」

龍城璧道：「當我看見他之際，齊夫人告訴我，他剛喝了一大碗狗血，而那一刻也就是他在一天之中最清醒的時候。」

衞空空道：「他有沒有跟你說話？」

龍城璧道：「有。」

衞空空道：「他說了些甚麼？」

龍城璧道：「他叫我殺了他！」

衞空空臉色一變：「他不想活了？」

龍城璧沉重地嘆息了一聲：「任何人到了他這種地步而講出了這樣的說話，那也是不足爲奇的。」

衞空空長嘆一聲：「想不到一代豪傑，竟然遇上這種可怕的遭遇，對齊堡主來說，那的確是生不如死，倒不如乾脆一刀了斷殘生更爲好受得多。」

龍城璧却不以爲然，道：「好死不如惡活，雖然齊堡主現在的情況十分不妙，但也不是全然沒有可以解救的辦法。」

衞空空目光一閃忽然恍然大悟道：「你是說醫谷可以把他的蠱毒治癒過來？」

司馬血立時道：「齊玉邦爲甚麼不向醫谷求助？」

龍城璧道：「數年前，齊玉邦曾與醫谷中人發生了一點衝突，其實那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但齊玉邦却一直耿耿於懷，怎樣也不肯接受醫谷羣醫的治療。」

衞空空頓足道：「到這個時候，怎能還去跟醫谷計較從前的甚麼恩恩怨怨？」

「齊夫人也是這麼想，所以，她早就暗中派人找我，一則希望我能够在龍泉堡裏押住陣脚，二則還要求我邀請時九公到此。」

衞空空忙道：「時九公是天下第一名醫，他若肯爲齊堡主拔除蠱毒，那麼成功的機會必然極大。」

司馬血望着龍城璧，道：「你找到了時九公沒有？」

龍城璧道：「要找時九公，有時候十分容易，但有時候却是難比登天，但我相信，只要他老人家知道了這件事，一定會馬上兼程趕來。」

衞空空道：「這麼說，你直到現在爲止，還沒有找到時九公了？」

龍城璧微微一笑，道：「若論到尋人的本領，我可比不上丐幫的丁黑狗。」

衞空空問道：「丁黑狗已在找尋時九公？」

龍城璧點點頭，道：「不錯，相信時九公很快的就會趕到這裏來。」

衞空空道：「照你的看法，齊堡主還可以支持多久？」

龍城璧道：「大概二十天左右。」

衞空空道：「在兩天之前，我聽到了一個消息，說這堡壘的藍總管，爲了找尋大隻而栽了一個很大的觔斗，那麼，齊堡主豈非沒有狗血可以暫延性命？」

龍城璧微微一笑：「這個你可又不必担心。」

司馬血道：「豈非龍泉堡中人已找到了狗？」

龍城璧搖搖頭，道：「狗是找到了，總共二十八隻，但找到這二十八隻狗的人，却不是龍泉堡的人。」

司馬血奇道：「不是龍泉堡的人又是甚麼人？」

龍城璧微微一笑，道：「他既是個人，也是個鬼。」

司馬血更是莫名其妙：「甚麼又人又鬼的？你說清楚一點好不好？」

龍城璧還沒有進一步的解釋，衞空空已笑着接道：「其實，他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司馬血到底不是笨人，一想之下，已然若有所悟，不由失聲笑道：「你們說的，莫非就是大胖人，又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的唐竹權？」

龍城璧和衞空空相視一笑，門外忽然傳來了一種奇妙的香氣，和一個人粗豪的聲音。

「不是老子，又還有誰可以把二十八隻狗送到這裏？」那正是杭州唐門大少爺，以一手五絕指法名震江湖的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 × ×

昔年威武強壯的齊玉邦已瘦得不似人形，但唐竹權却好像越來越胖了。

有人說，他現在已可能跟當年雄霸北海的大海盜海鯨王相比。

海鯨王是胖子中的胖子，他既是個大海盜，也是個大豪傑。

唐竹權雖然有很多地方都跟這位大海盜並不相同，但在身材方面，却是越來越是接近了。

海鯨王雖然也喜歡喝點酒，但通常他只喝十斤八斤便已很够了。

在這一方面，唐竹權自然是「優勝」得多了。

但除了身材方面，他們最少還有另一點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兩人都很喜歡吃肉，尤其是肥肉。

更尤其是肥肥的狗肉。

現在，直撲而來的奇妙香氣，就是從一大隻狗肉發出來的。

唐竹權是以五絕指法成名於江湖的，他的十根手指，看來又粗又短，但却極其靈活，當然也是勁力十足。

這時候，他右手抱着一隻大得嚇死人的酒罈，左手却捧着一隻銅盤子，盤上有個小炭爐，爐中炭火正在燒得純青。

而爐子之上，還有一個傑子，傑內「必必卜卜」响過不停，居然全是又香又滑的狗肉。

「來！來！齊堡主喝血，咱們吃肉，一點也沒浪費，誰敢不捧老子場，老子就跟他沒完沒了。」唐竹權看來最少已有了七分酒意。

衞空空可不客氣，立刻拈起一塊熱騰騰的狗肉，塞進嘴裏。唐竹權望着他，桀桀一笑：「味道如何？」

衞空空笑了笑，道：「好香，却也好鹹。」

唐竹權道：「不鹹又怎會香？當然是越鹹越香，越香越鹹嘛。」

衞空空道：「這是醉話，鹹和香根本就是兩回事，怎可以混爲一談？」

唐竹權把炭爐放在几上，怪眼一翻，笑道：「老子沒有醉，再喝三五十斤也不會醉，最少，有一件事情，老子知道，你們却還在夢中！」

龍城璧道：「是甚麼事？」

唐竹權又吃了一塊肥肥的狗肉，道：「齊少堡主不見了！」

龍城璧、司馬血、衞空空三人俱是一怔，大家的臉色都不由沉重下來。

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齊不武出了甚麼事？

× × ×

在一座已荒蕪了很久的廟宇裏，一個青袍人神情冷漠地站在斷牆敗瓦間。

破窗外，陣陣凉風吹來，他忽然拿出了一支笛，看了很久很久，然後才引唇輕輕吹奏。

笛聲充滿了無限哀愁，無限蒼凉。

他爲了甚麼而哀愁？是不是因爲感到自己已經老了？

一曲未終，一人已進入破廟內。

這人一來，廟裏就充逸着一股淡淡的酒氣。

青袍人把笛子輕輕放下，臉色好像有點變了，他怔怔地看着這人，彷彿對這人感到很陌生。

這人是一個很嬌俏的少女，今晚她穿着一套鮮黃色的勁裝，外披一襲金光閃閃的披風，看來既漂亮，又神氣。

青袍人當然不會不認得她，因爲她叫做樂紫鳳，而他自己也正是她的父親樂無忌。

樂無忌是中原武林上一等一的高手，無論遇上了甚麼兇神惡煞，黑道巨寇，他從來都不曾放在心上，可是，在雷峯塔下，他却親眼目睹火雲姥姥死在臺邪之手，而且自己却是無能爲力，可以把她的性命挽救過來。

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極沉痛的打擊，他發誓，無論怎樣，也要爲火雲姥姥雪此寃仇。

而令他煩惱的事，却還再接踵而來。

第二件令他煩惱萬分的事，就是紫鳳居然在雷峯塔下，不顧一切地帶走了齊不武。

對於兩個女兒的事，他本來很少理會，尤其是現在，他認爲兩個女兒都已長大了，她們的事，最好還是由他們自己來解決。

但紫鳳竟然帶走了齊不武，他可不能不管。

「紫鳳，這兩天你去了甚麼地方？」

樂無忌目光閃爍，神情嚴肅而冷峻。

樂紫鳳淡淡的說：「皇甫一鵬想練那一式『靈鶴追月』的劍法，所以在他的行宮裏住了兩天。」

樂無忌冷冷道：「皇甫一鶴是甚麼人，妳可知道嗎？」

樂紫鳳悠然地笑着說：「他是個老頭兒，脾氣有點暴躁，有時候對別人很兇，可是對我却一點也不敢無禮，而且還很逗人歡喜，所以就把他收了做徒弟，這可沒有甚麼不對呀？」

樂無忌氣得咳了起來。

「爹，保重保重，別咳壞了身子。」樂紫鳳笑咪咪的說。

「少胡鬧……」樂無忌揮着手，道：「皇甫一鶴是個強盜，是個滿手血腥的大魔頭，妳若不是我的女兒，而又碰上了他的話，妳這一輩子早就完了。」

樂紫鳳眨動着明亮而烏黑的眼睛，嬌笑道：「這一點女兒當然知道的，我若不是你的女兒，就不會學得了這一身武功，倘若我的武功不如皇甫一鶴，自然也就收不成這個徒弟了，也許，他早就會殺死了我啦！」

樂無忌哼了一聲：「妳知道就好了，他的年紀，已可以做妳的父親而有餘，又怎會眞的心悅誠服，拜妳這個黃毛丫頭爲師？」

樂紫鳳笑道：「你眞的不喜歡我這個徒弟？」

樂無忌道：「當然不喜歡。」

樂紫鳳道：「那倒不是很難解決的事，我明天把他殺了，你老人家以後就不用担心啦。」

樂無忌臉色一沉，道：「這又算是甚麼規矩？高興的時候就收人爲徒，不高興的時候又說要把人殺了，傳揚出去，豈不是笑掉別人的大牙？」

樂紫鳳說道：「你可不必這麼緊張，我若殺皇甫一鶴，自然會大有道理，他本來就是個滿身罪孽的惡人，我殺他乃是替天行道，清理門戶，旁人又還有甚麼話可說？」

樂無忌道：「妳收他爲徒之際，早已知道他是這樣的人，如此入罪殺他，豈非自打嘴巴嗎？」

樂紫鳳皺着臉，道：「爹，你找我就是要說這件事情嗎？」

樂無忌搖搖頭，道：「不，這還只是次要的問題。」

樂紫鳳道：「那麼最重要的又是甚麼事？」

樂無忌道：「那天雷峯塔發生了激烈的戰鬥，妳到那裏去了？」

樂紫鳳淡淡地說道：「我保護着齊不武走了。」

樂無忌怒道：「胡說！是妳出其不意點住了他的穴道，然後把他帶走！」

樂紫鳳道：「這又有甚麼大不了的？我承認是帶走了齊不武，那又怎樣？」

樂無忌氣得連臉都青了：「這……這成何體統？成何體統？」

樂紫鳳望着父親，臉上居然完全沒有半點畏懼的樣子：「你不是常對我說，江湖兒女，不拘小節嗎？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帶走了他，他就安全了，否則……」

「否則怎樣？」樂無忌沉聲說道：「是不是妳認為他也會和火雲姥姥一樣，死在雷峯塔下？」

樂紫鳳立刻說：「這又有甚麼值得奇怪？火雲姥姥的武功，原本就是名大於實，她的武功不行，門下弟子的武功更不濟事，連那老太婆也尚且不免死於敵人亂刀之下，他若還呆在那裏，恐怕早已變成一團肉醬。」

樂無忌大半生闖蕩江湖，想不到這時候既然給自己的女兒反駁得啞口無言。

樂紫鳳又甜甜地笑了笑：「爹，你何苦為了這點小小的事情生氣，火雲姥姥死了，女兒知道你很難過，但人死如燈滅，你就看開一點，何不喝酒點……」

「妳不說喝酒，我還不曾問妳！」樂無忌沉着臉，冷冷的質問着說：「妳滿面酒氣，是不是喝了酒？」

樂紫鳳淡淡道：「爹的鼻子真靈，一嗅就嗅了出來。」

樂無忌無嘔氣極了：「妳是不是說爹是隻狗？」

樂紫鳳「唷」的一聲：「女兒怎麼敢這樣說？簡直是連想也不敢想哩。」

樂無忌冷冷道：「妳甚麼時候上了酒癮？」

樂紫鳳笑道：「只不過喝了兩斤花雕，又算是甚麼酒癮？」

樂無忌凝視着她看了半晌，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妳醉了，所以跟我說的都是醉話。」

樂紫鳳道：「女兒沒有醉，女兒很清醒。」

樂無忌道：「妳若還很清醒，那麼告訴我，齊少堡主在甚麼地方？」

樂紫鳳道：「我把他藏起來了。」

樂無忌的臉色又再變得很難看：「他可不是一塊玉石，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男人，妳把他藏起來，別人知道了就難免有閒言閒語。」

樂紫鳳昂起了臉：「隨便別人怎麼說便怎麼說，我可不怕。」

樂無忌盯着她：「就算妳自己不要臉，也該顧及父母的面子，還有妳姐姐，她若知道妳這麼任性，一定會……」

他還沒有說完，樂紫鳳已冷冷地接着說：「我知道，她一定會殺了我，因為我本來就是她的眼中釘，背上刺……」

「荒謬！」樂無忌怒叫起來：「妳怎可以這樣說自己的姐姐，她從來都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又怎會殺了妳？」

樂紫鳳冷冷地一笑，道：「她這一生若只殺一個人，那人必然就是我。」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樂無忌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妳不但醉了，而且是瘋了。」

樂紫鳳冷然說道：「我沒有醉，也沒有瘋，雖然她年紀比我大，但人却比不上我聰明，她一直都在嫉妒我，還有，齊不武是喜歡我的，但她却硬要把他搶到自己的身邊，連對妹妹也可以橫刀奪愛的人，就算她殺我，那也不是甚麼稀奇的事。」

樂無忌的臉色一片灰白，連聲音也在顫抖：「妳認為齊不武真的喜歡妳嗎？」

樂紫鳳挺着胸脯，傲然地說：「這個是絕對不用懷疑的，無論武功，容貌，才智，我有那一點及不上姐姐，而且，我還比她更年輕了一點點。」

樂無忌喝道：「不要再說下去了。」

樂紫鳳冷冷一笑：「為甚麼不要說，她可以不把我當作是妹妹，我也可以不把她當作是姐姐。」

樂無忌連眼睛都佈滿了血絲，他突然一個耳光打在樂紫鳳的臉上。

她沒有閃避，「啪」一聲响，雪白滑嫩的臉龐上立刻出現了五道鮮紅的指痕。

但她居然還在笑，也難為她真的還能笑得出來。看見她笑，樂無忌反而怔住了，他看着自己闊大的手掌，那種感覺就像是初出道江湖之際第一次殺了人。

他是從來沒有掌摑過樂紫鳳的。

在他記憶中，他這一生只曾掌摑過女兒一次，而且打的不是紫鳳，是秋蓮。

他也疼愛秋蓮，十分十分疼愛。

但在十二年前，秋蓮帶着妹妹到林子裏玩耍，但最後却只有她自己獨個兒回來，紫鳳却不見了。

樂無忌問秋蓮，妹妹在那裏？她呆了好久好久才搖搖頭說：「不知道。」

就是那一次，他摑了秋蓮一個耳光，直到現在，他還有點後悔，因為他後來很快就找到了紫鳳。原來紫鳳並不是迷了路，而是故意躲起來，好讓姐姐着急一番。

現在，紫鳳已婷婷玉立，但還是那麼野性難馴。她挨了一個耳光，却還在笑：「爹，你打我，我是不會生氣，也不會害怕的，因為我知道，我的臉龐越疼，你也就越是難受。」

樂無忌瞪着她，好像一頭兇猛的獅子，但這種兇猛的目光並沒有維持了多久，便已軟弱下來。

樂紫鳳又說：「爹，你若不想說甚麼，我現在可要走了。」

樂無忌眉毛一揚：「妳要往那裏？」

樂紫鳳道：「我會回家的，但却不是現在。」

樂無忌道：「妳太胡鬧了，老是不肯跟着爹。」

樂紫鳳道：「我已長大了，可以自己照顧自己了，你担心是多餘的。」

樂無忌沒辦法，只好說：「快把齊不武放了，別惹旁人笑話。」

樂紫鳳道：「人，我是一定會放他去的，就算你不來追問，姐姐也不肯讓我們在一起。」

樂無忌嘆道：「甚麼事情不好玩，偏偏要藏起一個小伙子，須知道，這是一團火，是萬萬玩不得的。」

樂紫鳳不耐煩地說：「女兒有分寸了，再見啦！」

樂無忌一呆，好像有甚麼話要說，但樂紫鳳一擰腰，人已飄然遠去。

他只好長長嘆息一聲。

他的人更加憔悴了。

冲霄教主玉至尊

月色在雲霧間看來有點淒清的感覺。

星光冷冷，一隻貓頭鷹抓住了一頭又肥又大的田鼠，那將會是牠今夜一頓豐富的晚餐。

忽然間，一陣很有規律的脚步聲，從一堆野草叢中傳了過來。

格——

貓頭鷹難聽的叫聲陡地响起，牠居然放過了大田鼠，振翅冲天飛起。

大田鼠絕處逢生，也急急竄走了。

霎眼間，四週再也沒有甚麼聲响，就只有那人發出的脚步聲。

脚步聲很沉重，彷彿連地面也給這人的脚步聲震盪着。

夜色中，可以看見那是一個黑袍高冠，鬢眉灰白的老者。

他站在一棵枯樹下，一雙眼睛閃動着冷厲的光芒。

月色忽然完全掩沒了，連星光也彷彿漸漸黯淡下來，這是黎明前的一刻，也許就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時候。

他的目光望着北方，在那裏，有一條很寬敞的康莊大道。

在白晝，這條道路是很繁榮的，但現在，却只有這個神秘的黑袍老者，用一種等待的態度站在枯樹之下。

他的目光閃爍不定，彷彿只要一有人出現，就會動手大開殺戒的樣子。

他的腰間掛着一個布袋，布袋裏看來沉甸甸的，而他的右手，却總是揑着袋口牢牢不放。

天地靜寂，星光終於完全消失在蒼穹裏。

已是黎明，東方漸露魚肚白色，驀地，一陣車輪滾動的聲音從北方傳來，劃破了靜寂的長空。

黑袍老者沉着臉，冷笑地在自言自語道：「果然來了。」

他緩緩地打開了布袋，然後一步一步的走向大路中央。

不久，一輛馬車風馳電掣般駛了過來，趕車的也是個老人。

這老人一身黃衫，臉上神情似乎十分焦急，看來，他駕駛着這輛馬車趕路已很久了。

他忽然看見前面居然有人攔住了馬車的去路，不由厲聲喝叫：「快站開去！」

黑袍老者冷冷一笑，雖然馬車仍然向

龍城璧以一敵三，突然，衛空空及司馬血兩人持劍殺到，解了龍城璧之危。

他迎面疾馳而來，但却還是全然沒有半點退縮之意。

黃衫老人見他全不閃避，倒也不想撞死了他，急忙勒住了馬兒，誰知那老者居然還飛躍而起，左掌暴伸，一掌便向馬兒的頸際拍下。

他這一掌勁勢兇悍，黃衫老人不禁又驚又怒，也飛身射出，「呼」的一聲發出了一拳。

拳掌相交，黃衫老人身子立刻反彈回去，好不容易才總算在馬車上站穩下來。

黑袍老者也給黃衫老人這一拳震退三尺，馬兒總算逃過了一場可怕的災難。

只聽得黑袍老者陰森地一笑，道：「神醫神拳，果然厲害！」

黃衫老人臉色一寒：「你已知道老夫是誰？」

黑袍老者冷笑着說：「若不知道，又何苦在這裏恭候大駕？」

黃衫老人道：「老夫是誰，你且說出來聽聽。」

黑袍老者道：「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黃衫老人怔住，半晌才道：「老夫跟老兄可沒有甚麼過節罷？」

黑袍老者淡淡道：「暫時還沒有。」

黃衫老人道：「你怎會知道我一定就是時九公？」

黑袍老者道：「你若不是時九公，又怎會在這時候披星戴月趕到龍泉堡？」

「這麼說，你是衝着老夫而來的了？」時九公冷冷一笑。

「那也不算是衝着你而來，只要尊駕

馬上離開這裏，重回醫谷，自然就平安無事。」

時九公面色變然：「你好大的口氣，憑甚麼這樣跟老夫講話？」

黑袍老者冷冷道：「不憑甚麼，就只憑這口布袋裏的東西。」

時九公望着那布袋看了一眼，冷笑道：「裏面裝的是不是一隻黃金手？」

黑袍老者淡淡道：「你的眼光還算不錯。」

時九公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久聞金手天魔皇甫一鶴也是一號人物，想不到爲了要練幾招劍法，居然會拜一個黃毛丫頭爲師。」

黑袍老者冷哼一聲：「老夫的事，老夫自然有分寸，犯不着你來操心。」

時九公揮了揮手，道：「你快去罷，再不走，你會後悔莫及的。」

皇甫一鶴冷然道：「這句說話，該由我來說才對。」

時九公道：「老夫要往龍泉堡，那是老夫的事，尊駕何必苦苦阻攔？莫非你們眞的要齊堡主死在天瘋蠱下才肯罷手？」

皇甫一鶴道：「這是咱們的事，咱們自己會解決，你少管便是。」

時九公嘿嘿一笑：「倘若老夫偏偏要管，那又如何？」

皇甫一鶴靜靜的看着他，冷冷地說道：「你若執意如此，恐怕還是永遠到不了龍泉堡！」

時九公呵呵一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但尊駕却堅決不肯讓老夫去救人，那是反其道而行之，這麼說，你還是不如乾脆連老夫也殺了罷！」

皇甫一鶴瞇着眼睛，終於打開布袋。倏地，一道燦爛的金芒，從布袋裏射出，那是一隻金手！

這金手長三尺二寸六分，在皇甫一鶴的手裏，是一種奇異而厲害的武器。

時九公早已聽人說過，皇甫一鶴的金手製作極爲巧妙，非但可攻可守，五隻金指更能伸縮自如，就像是有血有肉的手一模一樣。

皇甫一鶴極珍惜這隻金手，平時絕不肯輕易使用，但只要一用上了它，擋之者無不頭破血流，非死則傷。

當然，天下間許多事情都會有例外的時候，皇甫一鶴使用這隻金手，就曾經有一次吃了敗仗。擊敗他的人，是樂紫鳳！

若是換上別人，必然又羞又惱，但皇甫一鶴那一次敗的心服口服，他不但沒有怨恨樂紫鳳，反而要拜她爲師。

在一般武林人物看來，這種事似乎有點滑稽，但這却正是皇甫一鶴厲害之處。

樂紫鳳是樂無忌的女兒，若以樂無忌在江湖上的輩份來說，皇甫一鶴最少也要低上一輩。

現在，他拜了樂紫鳳爲師，似乎又再低了一輩，但他却已間接跟樂無忌這位絕世高人掛上了鈎！

一般武林人物，是寧願得罪八大門派掌門，也不敢得罪樂無忌的。

他是個傲氣與傲骨混爲一體的奇人，他性烈如火，脾氣剛暴，尤其是面對惡勢力之際，更是永遠不會低頭的。

他明知皇甫一鶴武功厲害，其獨門奇形武器「奪命金手」更已奪取過無數江湖豪傑的性命，但他還是堅決地絕不退縮，怎樣也不肯打消前往龍泉堡的念頭。

皇甫一鶴的金手已發出了奇特而辛辣的殺人招式。

只見一道金光，直向時九公迎面射來，時九公不知虛實，倒也不敢以硬碰硬，雖然腰間有刀，但却沒有拔出來，只是一個大彎腰，借勢一轉，憑耳朵的聽覺，堪堪避開這一擊。

皇甫一鶴連聲冷笑，奪命金手如影隨形，向時九公的背脊上抓了下去。

「老夫的背不癢，不必勞煩貴手了！」時九公怪笑一聲，一口精鋼打造的鋒刀已然出鞘，刀訣一引，使出「小八卦護身刀法」，把全身要害重重罩住。

皇甫一鶴冷冷道：「估道你拳頭厲害，原來刀法也很不錯！」

但時九公這時候却是暗暗叫苦。

他的刀法當然不錯，甚至豎谷谷主許竪之的刀法，也有不少是他親身傳授的。

然而，皇甫一鶴的奪命金手，堪稱奇招百出，片刻之間，已把時九公逼得險象環生，手忙脚亂。

最厲害的，是那金手居然五指俱藏毒針，在激戰之際，不時射出三幾支出來，端的令人防不勝防。

時九公雖然是當世第一號神醫，但這時候若中了毒針，恐怕也沒有辦法可以爲自己解脫毒發身亡的厄運了。

眼看不出十招之內，時九公就要傷在皇甫一鶴的金手之下，忽然車廂裏响起了一聲暴喝，一桿長槍，同時向皇甫一鶴眉心飛刺而來。

這一槍來得極是突然，皇甫一鶴大吃一驚，總算他身手不凡，百忙中使出鐵板橋的功夫，那桿長槍堪堪在他胸前擦過。

「松木紅纓槍！」皇甫一鶴失聲叫道：「是杭州唐老人？」

車廂中人冷冷笑道：「正是老夫！」

皇甫一鶴心中一凜，身形斜斜飛開，才再回頭一望，只見一個灰袍老人，手綽松木紅纓槍，威風凜凜地從車廂裏走了出來。

皇甫一鶴「呸！」了一聲，冷然道：「想不到以唐老祖宗的身份，居然也會暗箭傷人！」

唐老人冷笑道：「皇甫老魔，老夫可曾傷了你一根毫髮嗎？」

時九公却笑道：「唐老祖宗，這話可不對，你已傷了他啦！」

唐老人白眉一揚：「此話怎講？」

時九公道：「剛才你一出手，他這位金手天魔差點就要變成滾地葫蘆了，這還不令他傷心死了嗎？」

皇甫一鶴面色陣青陣白，勃然道：「兩位一定要到龍泉堡，老夫也沒話可說，但你們一定會後悔的！」

唐老人臉色寒冷如霜，冷冷道：「本來，今天老夫不想殺人，但瞧你這副可憎之相，若不殺你，恐怕老夫三晚都會睡不着覺！」

皇甫一鶴臉色驟變，喝道：「唐老人，別人怕你，老夫可不怕！」

唐老人嘿嘿一笑：「我不要你害怕，只是要你死，立刻就死！」

最後一個「死」字出口，松木紅纓槍已疾刺了出去，只見槍密如雨，幌眼間最少已刺出了二十一槍。

皇甫一鶴急忙矮身閃躲，他繞到唐老人左側，疾迅地用奪命金手直戳唐老人脇下死穴！

唐老人豈會讓他欺身攻進，一聲猛喝，槍勢倏變，回槍招架。

皇甫一鶴絲毫不退，只見他面色陰冷，殺氣大盛，金手招數突然加快，只見金芒亂閃，不時更射出歹毒的毒針，一時之間，唐老人雖然槍法精絕，却也未能佔着甚麼便宜。

時九公却也眞够意思，現在輪到唐老人拚命，他却蹲在馬車上，悠閒地脫下了鞋子，慢條斯理地在搓脚。

他帶在身邊的酒早已喝光了，既無酒可喝，搓搓脚也未嘗不是一種樂趣。

但就在他搓脚搓得滋味無窮的時候，忽然有一柄刀架在他的頸子上，那是一柄斷了一截的刀。

時九公的臉色立刻變了，他不知道這柄刀是誰的，也不知道背後來了一個怎樣的人，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來者武功極高，居然可以無聲息的接近了自己。

在這一霎眼間，唐老人的臉色也同時變了，他本來已可以逐漸控制戰局，把皇甫一鶴擊敗，但時九公忽然落在別人的手中，無疑又把局勢完全改變過來。

皇甫一鶴獰笑着，怪聲說道：「唐老祖宗，再不停手，時九公的腦袋可要搬家了。」

唐老人把松木纓槍收回，厲瞪着時九公背後那人。

那是個面目猙獰，神情兇暴的和尚。

唐老人冷冷一笑，目注着這和尚說道：「自從十五年前峨嵋山一別，你的名氣越來越响亮了！」

和尚桀桀笑道：「彼此彼此而已！」

唐老人道：「大師是佛門棋王，近來在棋壇上可得意否？」

佛門棋王哈哈一笑：「弈棋之事，洒家已沒有多大興趣。」

唐老人道：「這倒是天下奇聞了。」

佛門棋王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以往，還有火雲姥姥可以陪洒家下幾局，但這老太婆現在已撒手塵寰，又有甚麼人可以跟洒家在棋盤上一較高下？」

唐老人眼色一變，道：「躍馬橫車的本領，老夫可不行。倒不知道火雲姥姥是怎樣死的？」

佛門棋王道：「洒家雖然對車馬炮這種玩意興緻大減，但保命的功夫，倒還沒有擱下。」

唐老人目光一閃：「是甚麼意思？」

佛門棋王冷冷道：「在幾天之前，火雲姥姥與洒家相約在雷峯塔下比試棋藝，想不到這婆娘居然勾結樂無忌來對付洒家，倘若洒家的功夫稍差一點，早就已經死在雷峯塔下了！」

唐老人心神一震：「是你殺了火雲姥姥？」

佛門棋王道：「洒家若不殺她，她就會要了洒家的性命，換上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都絕不會手下留情！」

「胡說八道！」時九公「呸」了一聲，冷然說道：「倘若是單打獨鬪，你在火雲姥姥的手下，最多打個平手，何況她還有樂無忌相助？」

唐老人却嘆了口氣，道：「雖然她有樂先生相助，但佛門棋王在雷峯塔附近埋伏着的殺手，又豈會少了？」

佛門棋王獰笑着，道：「隨便你們怎樣說，洒家都不在乎，只要你們知道，無論是誰要跟咱們作對，都只有一條死路可走！」

唐老人冷冷道：「總不見得連樂無忌也遭了你們的毒手罷？」

佛門棋王冷哼一聲：「這一次算他鴻福齊天，逃脫了性命，但遲早……」

「他遲早會報這一箭之仇的！」時九公雖然受制於人，但却還是挺着胸膛大聲說話。

他是個脾氣古怪而剛烈的老人，他最受不了的就是奸人得勢時的那種嘴臉。

佛門棋王直逼着唐老人，道：「洒家知道你義氣深重，但龍泉堡這一淌渾水，你是萬萬不能插足的，洒家也不想與你爲敵，爲了武林太平，你老人家還是回杭州也罷。」

唐老人臉色一寒：「老夫偏要到龍泉堡，你若敢不放時九公，可不要怪老夫翻臉無情！」

佛門棋王哈哈一笑：「好一句翻臉無情，洒家雖然不想跟唐門爲敵，却也不是怕了你們姓唐的人，既然老祖宗不肯賣賬，洒家只好奉陪到底了！」

說着，忽然伸手點了時九公靈台、璇璣兩大要穴。

時九公滿面怒容，但穴道被制，立時咕咚一聲倒了下去。

唐老人臉色倏變，一槍弧型掃出！

剎那間，佛門棋王的刀光也已閃起，那是他的左手刀。

他的左手刀雖然折斷，但却還是具有極可怕的殺傷力。

在高手手中，可化腐朽爲神奇，一柄刀短少了一截，未必就會使其威力打了折扣。

唐老人經驗豐富，自然也知道武器之道一寸短一寸險，佛門棋王這柄斷刀施展起來，招式更是兇險毒辣萬分。

松木紅纓槍宜攻遠，不利近身搏鬥，而佛門棋王一上來，便已採取貼身緊逼對方的戰略。

唐老人不怕佛門棋王，但却怕皇甫一鶴。

他是怕皇甫一鶴會傷害時九公。

由於有了顧忌，唐老人的槍法，並未能完全發揮最大的威力，相形之下，佛門棋王却是越戰越勇猛了。

皇甫一鶴也眞奸險，果然趁唐老人與佛門棋王激戰之際，悄悄的去接近了時九公。

時九公不怕他，但却恨透了這人。

他瞪着皇甫一鶴，彷彿在嘲諷他：「沒有佛門棋王的命令，你是不是不敢殺了我？」

皇甫一鶴咬了咬牙，突然一脚踢在時九公的肚子上。

時九公穴道被制，既不能閃避，也不能招架，這一脚必然是挨定的了。

誰知皇甫一鶴這一腳還沒有踢在他的肚子上，一道雪亮的刀光已向他的右足脛飛了過來。

這一刀眞快，快得就像是閃電！

皇甫一鶴大吃一驚，急急縮脚，但等到已縮回來的時候，他的右脚已跌落在時九公的面上。

一蓬血污，染在時九公的左頰，但他却一點也不避嫌，反而笑了起來，大聲說道：「好腥的血，好臭的脚！好精采的一刀！」

對於時九公來說，這一刀的確精采極了。

他很痛快，而皇甫一鶴却是痛死了。

皇甫一鶴單足連連向後倒跳，一張臉龐已慘白得完全沒有半點血色。

他瞧着一個手握鋒刀的藍衣人，這藍衣人對着他微笑，好像剛才砍掉的只不過是一塊木頭。

皇甫一鶴盯着這個人，又盯着他的刀，臉色不禁更難看了：「是雪刀浪子？」

他的聲音充滿了驚悸。

藍衣人輕撫刀鋒，但刀鋒却是滴血全無，那是名聞天下的風雪之刀，他也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原來龍城璧在黑夜將盡之際，接到了丐幫的消息，知道時九公已兼程趕到龍泉堡，而且快將到達，他唯恐時九公在途中遭遇到截擊，所以匆匆趕來接應。

他沒有白來。

他若不來，時九公就要大吃苦頭了。

現在，時九公可高興死了，金手天魔皇甫一鶴這人的惡名，他早已聽得十分煩厭，巴不得有人早早把這魔王宰掉。

龍城璧來的正是合時。

佛門棋王的臉色變了，他冷笑一聲，對唐老人說：「你的女婿也來了，眞是熱鬧之極啊！」

這「女婿」二字聽在龍城璧耳朵裏，不禁大有異樣的感受。

唐老人以往一直是對浪子存有偏見的，他曾經極力反對女兒竹君和他來往。

浪子無根，唐老人的女兒，又怎能跟着一個行踪飄忽，無根無基的浪子？

正因如此，龍城璧每次遇上這頑固的老人，都不禁爲之頭皮發炸，最好是遠而避之，避之則吉。

雖然，近來唐老人對龍城璧的態度已改變不少，但要他承認龍城璧是自己的「女婿」，那似乎還是絕不可能的事。

誰知唐老人却說：「是我的女婿來了，那又怎樣？咱們越熱鬧，你們這些魑魑魍魎就越是心裏發毛！」

佛門棋王以單刀力戰長槍，雖然並未處於劣勢，但唐門槍法確有獨特之處，久戰之下，覺得想擊敗唐老人，實在極爲困難。

再加上龍城璧趕到助陣，佛門棋王算來算去都勢難討好，不禁從心底裏冒出了打退堂鼓的念頭。

但唐老人豈肯讓他逃脫，一桿長槍把他逼得無法抽身，每一招皆是刁鑽狠辣的殺着。

佛門棋王臉色鐵青，忽然右手長刀暴起，配合着左手半截斷刀，使出了「黑白陰陽刀法」來。

這套刀法甚是詭異，攻中帶守，守中有攻，只見雙刀一長一短，招式神出鬼沒，就像是有七八個人同時攻了過來一般，令人難以捉摸孰虛孰實。

唐老人雖然久經戰陣，但居然還是給這種奇特的刀法迷惑住了。

佛門棋王並非志在殺敵，而是要讓自己有機會離去，唐老人手中松木紅纓槍攻勢稍緩，他已是得其所哉，長刀虛幌三招，人已飄然遠去七八丈外。

唐老人陡地喝道：「禿顱休走！」

龍城璧却淡淡一笑：「前輩不必追趕，他是跑不掉的。」

唐老人雙目一睜，忽然捋鬚大笑：「禿顱，這回你掉進天羅地網了！」他這樣說，是因爲他忽然看見了有兩條飛快的人影，已在前面攔住了佛門棋王。

他絕對相信，這兩個人必然可以把佛門棋王留下來。

× × ×

佛門棋王不怕唐老人，當然，若非唐老人跟着時九公一起前來，時九公此刻已是個死人。

但佛門棋王却很忌憚三個年青高手，龍城璧是其中之一。

所以，當他看見龍城璧後，便不想再纏鬥下去。

誰知他却又遇上了另外兩個同樣可怕的年青高手，那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和殺手之王司馬血！

衞空空已換過了另一柄劍，他要用的劍並不難找，通常都只是一般精鋼鑄造的長劍而已。

所以，雖然他的劍斷折了，要找尋另一柄，那是毫無困難的。

他對劍的本身要求並不高，他重視的只是自己的劍法。

司馬血的劍却不同，那是天下間獨一無二，價值連城的碧血劍。

這兩柄劍雖然價值差距極大，但在他們的手中，都同樣鋒銳，同樣可以致任何武林高手於死命。

佛門棋王遇上了這兩人，就只好算是大大的倒霉。

他再也無法突圍而出，因爲他已明白，司馬血和衞空空已完全封死他的退路。

這兩人絕對可以隨時結束他醜惡的一生。

龍城璧緩緩地走了過來，看了他很久很久，才道：「你們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江湖組織，爲甚麼一定要殺害齊玉邦？」

佛門棋王冷冷一笑：「這些事跟你們有甚麼關係？」

龍城璧道：「因爲我們都不想齊堡主死。」

佛門棋王道：「咱們的教主已把他列爲死人，他是非死不可的！」

龍城璧目光一閃：「你們的教主？他是甚麼人？」

佛門棋王道：「洒家不知道，就算洒家知道，洒家也不會說出來。」

司馬血冷冷道：「老和尚，在我們的面前隱瞞事實，可不是明智之舉。」

佛門棋王的面色很不好看：「就算洒家說了，你們還不是要把洒家一劍殺掉的嗎？」

衞空空淡淡的說：「這種說話，未免是太滅自己威風了，大師是武林高手，手中也有武器，何不闖出重圍，甚至把我們一個一個的加以解決？」

佛門棋王咬了咬牙，指骨勒勒作响，他何嘗不想這樣，但他却已看出，只要眞的動上了手，自己必然會死在司馬血或者是衞空空的劍下。

他還不想死，所以只好忍受！

龍城璧看見他這副樣子，也不禁爲之暗暗失笑，道：「過份的說話，我們也不想多說了，但你必須說出，你們的組織怎樣稱呼？」

佛門棋王遲疑着，龍城璧又接着說：「在下可以保證，只要你說眞話，今天你可以絲毫無損地離開這裏。」

佛門棋王望着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終於說：「咱們的組織是冲霄教。」

「冲霄教？」龍城璧的眼色變了：「是四十年前曾經大鬧少林寺的冲霄教？」

佛門棋王點點頭：「不錯，它已在江湖上存在了五十八年。」

衞空空冷冷一笑道：「這一個武林組織雖然曾經威震中原，但却也已銷聲匿跡許多年了，大師把它抬出來，可不是在吹牛罷？」

佛門棋王臉色一變，道：「洒家何苦要在這種事情上來吹牛？這二三十年來，本教雖然沉寂了一段時期，但却並非烟消雲散，完全散了夥！」

龍城璧道：「大師不必動怒，在下相信你說的都是眞話。」

佛門棋王道：「本來就是眞話。」

龍城璧道：「當今冲霄教教主，未知怎樣稱呼？」

佛門棋王道：「咱們都叫他『玉至尊』，或稱爲『玉教主』，但教主是否姓玉，却是不得而知了。」

「玉至尊？玉教主？」衞空空沉吟着，一雙瞳孔不斷收縮。

龍城璧皺了皺眉，道：「今日貴教教主是昔年杜應天教主的甚麼人？」

佛門棋王道：「洒家不知道。」

衞空空冷冷一笑：「你甚麼都說不知道，分明是隱瞞不說。」

佛門棋王怒道：「洒家總算是個有身份的人，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在洒家面前擺甚麼臭架子？」

衞空空臉色一寒，龍城璧却接着說：「大師不必動怒，在下現在只想再問一件事，大師就可以離開這裏。」

佛門棋王冷哼一聲：「要問就問，算洒家今天倒霉，反正這個跟斗是栽定的了，又還有甚麼話可說！」

龍城璧望着他，很久才緩緩地說道：「在下想知道有關天瘋蠱的事。」

「天瘋蠱！」佛門棋王臉上露出了一陣駭然之色。

龍城璧又說道：「大師若不喜歡說，在下也不勉強，但只怕下一個被天瘋蠱毒害的人，將會輪到大師了。」

佛門棋王陡地瞪目道：「胡說，誰會用天瘋蠱來害洒家？」

龍城璧緩緩地嘆了口氣，才道：「大師與咱們談得太久，也太多了，你們的玉教主若知道這件事，恐怕會對大師很不高興。」

佛門棋王的面色陡地變得比紙還更蒼白：「他……他不會知道的。」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我們若不說，他也許不知道，但……」

佛門棋王暴跳起來，怒道：「雪刀浪子，你好毒辣的手段！」

龍城璧皺了皺眉，緩緩地說：「借刀殺人這種毒計，你們不是經常使用嗎？爲甚麼你們可以用，我們却完全不能用？」

佛門棋王一呆，接着才說：「因爲你們是俠士，是白道上的英雄豪傑。」

龍城璧悠悠一笑，道：「這一套說話，只能套住那些明哲保身的江湖名俠，至於我們嘛，是從來都不理會人家怎樣的，我是浪子，司馬血是殺手，衞空空雖然被稱爲大俠，但却是個專在半夜深更偷砍別人的腦袋的傢伙，不叫他一聲大賊，其實已是十分客氣。」

佛門棋王道：「但唐老祖宗却是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在江湖上有極崇高的清譽，你們可不能拖累了他老人家。」

他抬出了唐老人作爲護身符，龍城璧立刻沒話說了。

但唐老人却立刻冷冷一笑道：「老夫也不是甚麼正人君子，借刀殺人這種手段，從十幾歲那時候開始，便已經常使用，這是智取妙着，又何苦去跟別人拚命？」

他可不是故意說謊，而是事實。

當然，他借刀殺人，所殺的都是大奸大惡之輩，就像是眼前的佛門棋王，這種人無論用甚麼方法把他殺掉，似乎都不能算是殘酷的。

理由很簡單：因爲給佛門棋王害死的人，不計其數，而且死得更殘酷更寃枉。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幾乎已是江湖人無可避免的原則。

雖然，有不少大慈大悲的俠士，不惜以德報怨，希望能够令到邪惡之徒改過，但效果却好壞參半，有些惡人也許可以回頭是岸，放下屠刀，但也有不少縱虎歸山，日後釀成更大災害的例子。

佛門棋王是個害人魔僧，這一點是不容爭論的事實，就算唐老人用惡毒的手段對付他，旁人也不會說他有甚麼不對。

佛門棋王忽然冷汗如雨，「噢唷」一聲，手中鋒刀跌落在地上。

龍城璧走上前凝視着他，良久才道：「我們不想逼死你，但你要說老實話。」

佛門棋王沉默了很久，才說：「天瘋蠱是一種很可怕的蠱毒，而使用這種蠱毒的方法，本來早已失傳……」

龍城璧立時道：「但齊堡主已中了天瘋蠱，這已足可證明，天瘋蠱使用的方法，現在又已有人練成了。」

佛門棋王吸了口氣，道：「這是玉教主幹的。」

龍城璧道：「但玉至尊的眞正身份，我們却一點也不清楚，大師，你是個明白人，應該知道，玉至尊一天不死，江湖中必然會弄得天翻地覆，鷄犬不寧，甚至連大師也恐怕難有安穩的日子。」

佛門棋王忽然咬了咬牙，道：「你說得不錯，洒家本來是逍遙自在慣了的，但却給玉至尊強迫加入冲霄教，十餘年來都過着寢食不安的日子，既然洒家已給你們

賺上了一條船，酒家只好反了。」

龍城璧道：「大師能够明白到這一點，天下蒼生幸甚！幸甚！」

司馬血道：「玉至尊到底是誰？」

佛門棋王道：「酒家的確不知道，但却有一人，與玉至尊來往得頗爲密切。」

龍城璧目光閃動：「這人又是誰？」

佛門棋王道：「江東卓公子。」

司馬血的眼色立刻變了：「是『扇中神劍』卓飛雨？」

佛門棋王點點頭，道：「正是卓飛雨，而且，他的師父就是昔年奪得百絕譜的那位瘋僧。」

就在這時候，唐老人倏地發出一聲暴喝：「甚麼人？」原來，他看見了一個人悄悄摸近了時九公。

他一面呌喝，一面發出了十二枚暗器，但等到他看見那人的時候，却不禁呆住了。

只見那人笑靨如花，眉清目秀，原來是個漂亮的少女。

但令到這位唐門老祖宗發呆的原因，却不是她的美貌，而是她的出手。

她很輕易就閃開了唐老人的暗器，而且也很輕易的就殺了金手天魔皇甫一鶴。

原來唐老人早已點住了皇甫一鶴的穴道，一則不讓他逃走，二則使他不再大量流血。

皇甫一鶴是死有餘辜的，但唐老人現在還不捨得一槍就殺了他。

因爲唐老人還想在他的口裏，知道多一些有關玉至尊的事。

誰知這個突如其來的少女，一出現就把金手天魔皇甫一鶴殺了。

她是用劍的，而她的劍法之快，連司馬血也不禁爲之大爲詫異。

司馬血以毒蛇劍法名震江湖，而毒蛇劍法也是天下間最快的一種劍法。

在招式與招式之間的變化來說，毒蛇劍法可說是既快且毒，可是，司馬血居然還覺得，這少女的劍更快，招式也更兇狠毒辣。

雖然皇甫一鶴穴道被制，又受了重傷，可說是全然沒有半點反抗的能力，但司馬血深信，即使他完全沒有受傷，甚至處於高度警戒情況下，他仍然難免死在這少女劍鋒之下。

唐老人瞪着這個少女，面色鐵青地喝道：「妳爲甚麼殺了他？」

少女微微笑着說：「你管不着！」

唐老人怒道：「他是老夫的人，老夫爲甚麼管不着？」

少女眨了眨眼睛：「這可奇怪了，他怎麼會是你的人？這到底是甚麼道理？」

唐老人道：「是老夫點了他身上穴道的，除了老夫之外，誰都不能動他一根毫毛，否則就有違江湖上的規矩！」

少女「啊」的叫了一聲：「原來是這樣，但怎麼我從來都沒聽人說過，把別人的穴道點了，就可以算是自己的人？」

唐老人冷笑道：「妳還是個黃毛丫頭，懂得了甚麼？」

少女嘆了口氣，道：「我也許眞的甚麼都不懂，誰叫我是江湖後輩嘛？你年紀大，見識廣博，自然是很懂得規矩的，可是我只不過是個黃毛丫頭，甚麼事情都不懂，剛才一時貪玩，一劍殺了皇甫一鶴，喲，這眞是罪過得很哪。」她說得很俏皮，分明是故意氣一氣唐老人。

唐老人是老狐狸，怎會看不出這少女實在古靈精怪之極？他緊繃着臉，冷冷一笑道：「現在人已給妳一劍殺了，妳怎麼說？」

少女聳聳肩：「這也沒有甚麼爲難之處，只要你不追究，那就沒事啦。」

唐老人鐵青着臉，冷冷道：「老夫偏要追究，妳叫甚麼名字？」

少女摸了摸鼻尖，笑道：「我叫樂紫鳳，這名字好不好聽？」

唐老人眼色一變：「妳姓樂？」

少女道：「怎麼啦？姓樂不好嗎？是不是一定要姓唐才好聽？」

唐老人的臉又拉長下來：「妳既然知道老夫是甚麼人，爲甚麼還在此胡鬧？」

樂紫鳳笑了笑道：「你認爲我很胡鬧，但我也覺得你這位老人家十分荒唐。」

唐老人皺了皺眉：「這是甚麼意思？老夫何荒唐之有？」

樂紫鳳淡淡地一笑，道：「昔才前輩點了皇甫一鶴的穴道，就說皇甫一鶴是你的人，但倘若我現在點了你的穴道，那麼你豈不是變成我的人了？」

唐老人一怔，接着才冷笑道：「只怕妳沒有這個本領。」

樂紫鳳悠悠一笑：「唐老祖宗，這可不一定，別忘了，我是姓樂的。」

唐老人沉聲問道：「妳是樂無忌的女兒？」

樂紫鳳點點頭：「不錯，你點了皇甫一鶴的穴道就硬說他是屬於你的人，這是強辭奪理，倒是我殺皇甫一鶴，有着極強大的理由，誰也不能說我有甚麼不對。」

唐老人道：「妳又有甚麼理由？」

樂紫鳳昂着臉，神氣地說：「我是在清理門戶！」

「清理門戶？」唐老人陡地一呆，「這是怎麼一回事？」

樂紫鳳還沒有說，龍城璧已接着說道：「皇甫一鶴是她門下的弟子。」

唐老人又楞住了。

他望着皇甫一鶴的屍體看了半天，又盯着樂紫鳳的臉，良久才道：「這眞是怪事年年有，甚至天天層出不窮。」

樂紫鳳道：「前輩已在江湖上打滾幾十年了，這種事又有甚麼值得奇怪？誰的本領大，就可以做別人的師父，年歲大小，那是一點也沒關係的。」

唐老人盯着她，道：「妳爲甚麼要殺了自己的弟子？」

樂紫鳳道：「他本來就不是小好人，正是人人得而誅之，我殺了他，又有甚麼不對？」

唐老人道：「妳既然知道皇甫一鶴是個江湖敗類，爲何還要收錄他爲弟子？」

樂紫鳳笑了笑，道：「那時候，我只是聽說過他是個壞人，但壞到怎樣的地步，我還不清楚，所以就把他收爲徒弟，再看清楚這人的嘴臉和心腸。」

唐老人道：「現在看清楚了沒有？」

「看得很清楚啦！」樂紫鳳忽然長長的嘆息一聲：「他眞的是個無可救藥的大惡人，再讓他多活三兩年，將來又不知有多少人給他害得慘透了，所以只好忍痛把他一劍結果了，免留後患。」

她說到最後兩句的時候，臉上裝作正氣凜然的樣子，但骨子裏却還是在一派胡鬧。

唐老人當然不會給她「感動」。

他冷冷的看着她，說：「看妳的劍法，不錯是樂無忌親自傳授的，老夫也相信妳就是樂無忌的女兒，可是……」說到這裏，停頓了好一會，才緩緩地接着說下去：「可是老夫却不明白，令尊俠骨柔腸，仁義忠厚，怎麼會教出一個這樣的女兒來呢？」

樂紫鳳一點也不生氣，只是抿嘴一笑，說：「我有甚麼不好？」

唐老人冷笑道：「妳太好了，妳知道老夫有不少事情要向皇甫一鶴質問，所以你就殺了他來滅口！」

樂紫鳳好像吃了一驚：「我殺他滅口？前輩，你把我當作是甚麼人啦？」

唐老人道：「老夫也想知道，妳到底和沖霄敎的玉至尊有甚麼關係？」

樂紫鳳怔了很久，才嘆着氣說：「你眞是越老越糊塗，我怎會和甚麼玉至尊扯上關係？」

「放肆！」唐老人怒喝一聲道：「就算是妳父親樂先生，也不敢罵老夫是個老糊塗！」

樂紫鳳皺着鼻子：「我可不是樂先生，我喜歡怎樣說便怎樣說，無論是誰都管不着。」

唐老人勃然變色：「老夫偏要管！」

樂紫鳳道：「你是不是要殺了我來出

氣？你不怕有失身份嗎？」她叉着腰，姿勢兇巴巴的，很有「辣」的味道。

這一回唐老人眞的頭疼了，他明知她任性、可惡，但她畢竟還只是個「黃毛丫頭」，而且又是名俠樂無忌的女兒，就算唐老人很想敎訓敎訓她，也不知應該怎樣下手才對。

樂紫鳳扭動着纖腰走了兩步，忽然又嬌笑一聲，說：「算啦，我知道你們都正在忙得不可開交，而我也不是空閒得非要找你們尋開心不可，既然門戶已清理，我也該離開了，再見。」

她說來便來，說走便走，唐老人雖然很不甘心，但一時之間，也想不出應該怎樣把這少女留下來。

而就算把她留下來，又有甚麼用處？所以，他只好讓樂紫鳳走了。

但樂紫鳳也沒有走得很遠，便已給一個人截住了去路。

截住她的，是個比她還漂亮的女郎，那是她的姊姊樂秋蓮。

樂紫鳳有點意外：「姐姐，妳怎麼也會在這裏？」

樂秋蓮的聲音很淡漠：「我有話要跟妳說。」

樂紫鳳笑了笑，說：「是不是想給我打兩個耳括子？」

樂秋蓮嘆了口氣：「你正經一點行不行？」

樂紫鳳立刻板着臉：「可以，絕對可以。」

樂秋蓮忽然轉身向北方疾馳：「妳跟我來。」

樂紫鳳眼珠子轉動着，她想了一想，終於還是跟了上去。

這是她倆姐妹間的事，別人是不適宜知道的。

× × ×

轉瞬間，她們已奔出了五六里開外。

她們在一座幽靜的小山谷裏停了下來，這裏很平靜，沒有陽光，沒有風，只有薄薄的霧和淡淡的木葉清香。

樂秋蓮面上的神情似乎也很平靜，就像是她的呼吸一樣。

但你若仔細留意她的眼神，仔細分辨她的聲音，就可以察覺得到，她的心境其實一點也不平靜。

然而，那也不是代表憤怒。

與其說是憤怒，不如說是悲哀來得更爲貼切。

「爲甚麼會是妳？」她背對着自己的妹妹，望着薄霧裏的一株楊柳，說出了這麼一句話。

楊柳樹就算聽得懂人語，也不會明白這句說話的意思。

但樂紫鳳似乎早就知道姐姐會對自己說些甚麼。

她嘴角裏露出了一絲奇特的微笑，嗄聲說：「這也許是天意，我沒話說。」

「天意……」樂秋蓮沉默了半晌，才淡淡的接着說：「天意，天意！妳已說得很够理由了……」

樂紫鳳臉上忽然孕育着嫵媚動人的笑容：「他是值得妳選取的，我也一樣。」

樂秋蓮忽然回頭直視着她：「但他……他喜歡妳嗎？」

樂紫鳳挺着胸膛，忽然冷笑：「妳是不是一直都在認爲，我是比不上妳的？」

樂秋蓮立刻用力地搖頭：「不！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樂紫鳳却逼近了兩步，尖聲說道：「妳不必這樣說！我知道，就算我是天下間最漂亮的女人，比起妳還是有所不如的，因爲妳是瑤池仙女！妳是女神！妳在男人心目中永遠是高不可攀的！」

樂秋蓮的眼睛裏露出了痛苦之色，她顫聲說道：「妳爲甚麼一定要擠死我？紫鳳，我是妳姐姐啊！」

樂紫鳳冷冷一笑：「我當然知道，妳是我的好姐姐，妳姓樂，我也姓樂，我們都是樂無忌的女兒，可是……」說到這裏，她眸子裏忽然閃動着一種可怕的光芒。

樂秋蓮眼色也變了，彷彿遇見一隻惡毒的蝎子。「紫鳳，妳到底想說甚麼？」

樂紫鳳還是不斷地在冷笑，她說：「妳想知道眞相嗎？」

「眞相？甚麼眞相？」

「妳的母親是誰？」

「紫鳳，妳瘋了？我的娘親，不就是妳的娘親嗎？」樂秋蓮的臉色雪白。

樂紫鳳冷笑道：「妳錯了，妳的娘親，現在還在龍泉堡！」

「龍泉堡？」樂秋蓮的身子在顫抖：「妳在說甚麼？」

樂紫鳳冷冷道：「妳的親生母親，叫上官綺萍，但她把妳生下來之後，就嫁給了齊玉邦！」

「妳眞的瘋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樂秋蓮差點連站也站不穩，「這是誰說一鶴的穴道就硬說他是屬於你的人，這是強辭奪理，倒是我殺皇甫一鶴，有着極強大的理由，誰也不能說我有甚麼不對。」

唐老人道：「妳又有甚麼理由？」

樂紫鳳昂着臉，神氣地說：「我是在清理門戶！」

「清理門戶？」唐老人陡地一呆，「這是怎麼一回事？」

樂紫鳳還沒有說，龍城璧已接着說道：「皇甫一鶴是她門下的弟子。」

唐老人又楞住了。

他望着皇甫一鶴的屍體看了半天，又盯着樂紫鳳的臉，良久才道：「這眞是怪事年年有，甚至天天層出不窮。」

樂紫鳳道：「前輩已在江湖上打滾幾十年了，這種事又有甚麼值得奇怪？誰的本領大，就可以做別人的師父，年歲大小，那是一點也沒關係的。」

唐老人盯着她，道：「爲甚麼要殺了自己的弟子？」

樂紫鳳道：「他本來就不是小好人，正是人人得而誅之，我殺了他，又有甚麼不對？」

唐老人道：「妳既然知道皇甫一鶴是個江湖敗類，爲何還要收錄他爲弟子？」

樂紫鳳笑了笑，道：「那時候，我只是聽說過他是個壞人，但壞到怎樣的地步，我還不清楚，所以就把他收爲徒弟，再看清楚這人的嘴臉和心腸。」

唐老人道：「現在看清楚了沒有？」

「看得很清楚啦！」樂紫鳳忽然長長的嘆息一聲：「他眞的是個無可救藥的大惡人，再讓他多活三兩年，將來又不知有多少人給他害得慘透了，所以只好忍痛把他一劍結果了，免留後患。」

她說到最後兩句的時候，臉上裝作正氣凜然的樣子，但骨子裏却還是在一派胡鬧。

唐老人當然不會給她「感動」。

他冷冷的看着她，說：「看妳的劍法，不錯是樂無忌親自傳授的，老夫也相信妳就是樂無忌的女兒，可是……」說到這裏，停頓了好一會，才緩緩地接着說下去：「可是老夫却不明白，令尊俠骨柔腸，仁義忠厚，怎麼會教出一個這樣的女兒來呢？」

樂紫鳳一點也不生氣，只是抿嘴一笑，說：「我有甚麼不好？」

唐老人冷笑道：「妳太好了，妳知道老夫有不少事情要向皇甫一鶴質問，所以你就殺了他來滅口！」

樂紫鳳好像吃了一驚：「我殺他滅口？前輩，你把我當作是甚麼人啦？」

唐老人道：「老夫也想知道，妳到底和沖霄敎的玉至尊有甚麼關係？」

樂紫鳳怔了很久，才嘆着氣說：「你眞是越老越糊塗，我怎會和甚麼玉至尊扯上關係？」

「放肆！」唐老人怒喝一聲道：「就算是妳父親樂先生，也不敢罵老夫是個老糊塗！」

樂紫鳳皺着鼻子：「我可不是樂先生，我喜歡怎樣說便怎樣說，無論是誰都管不着。」

唐老人勃然變色：「老夫偏要管！」

樂紫鳳道：「你是不是要殺了我來出

的？是誰這麼惡毒，散播出這種卑劣的謠言？」

樂紫鳳冷冷地說道：「是我媽親口對我說的，有一天晚上，她喝醉了，在醉得最厲害的時候，她忽然哭泣，然後就把一切都向我說了，直到她清醒後，她囑咐我永遠不要說出來，嘿嘿！我媽眞偉大，但她是我媽媽！不是妳的媽媽！妳的娘親現在是齊夫人！而齊不武是妳同母異父的弟弟！」

樂秋蓮全身都軟了，她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個沒有骨骼支撐的軀殼。

「這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她不斷這樣地說。

樂紫鳳冷笑道：「妳可以去問爹！」

樂秋蓮只覺得飄蕩蕩的，她喃喃地說：「我會去問爹！我一定會去問個明明白白……」

樂紫鳳咬着嘴唇，目中却已露出了一絲得意之色。

玉至尊原來是中原名俠

江東豪傑中，「扇中神劍」卓飛雨無疑是最令人仰慕的。

他在十七歲那年，便已憑着烏鴉劍和一柄玉青大扇，擊敗了當時極負盛名的「江東長鯨」楊本笙，其後又在鹿山論武大會中連挫八名高手，因而聲名大噪。

他是江東鉅富卓寶芳的獨生子，出生以來便從來沒有一天挨過肚子餓的滋味，當他初出江湖之際，還有人以爲他畢竟只是個紈袴子弟，所學的武功也不外乎是一些花拳繡腿，但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敗在他手下的高手也越來越多，直至「江東五霸」褚氏兄弟全都栽在他手裏之後，大家才終於相信，這位卓公子的確是有其眞實本領的人。

現在，卓公子已經三十八歲了，但他仍然和昔年的卓公子沒有甚麼差別。

他還是那麼英挺瀟洒，他還是那麼迷人，尤其是迷死女人。

有人說，就算他身邊有十隻河東母獅一起在狂吼，他那雙足以勾掉任何女人魂魄的眼睛，還是可以把漂亮的女人一個一個引進懷抱裏的。

更何況卓公子還是卓公子，他的身邊只有金山銀海，寶劍名駒，又何來甚麼河東獅吼？

這也就難怪不少女人總是情不自禁地找機會向他拋媚眼賣弄風騷了。

這天晚上，卓公子大駕光臨廻夢樓。

廻夢樓的老闆娘是個胖胖的婦人，她雖然比卓公子年輕不了多少，但却胖得很白，白得很好看，而且笑起來的時候那雙彎彎的眼睛仍然可以讓男人們看得心猿意馬，恨不得在她的身上用力咬上一口。

她叫莊艷娘，據說她的老公給一個女飛賊搶走了，如今已事隔七八年，丈夫還是音訊全無。

她只好在廻夢樓裏等，等他回來。

廻夢樓是男人的銷金窩，南脂北粉，各地佳麗的集中地，而風流倜儻的卓公子，自然是這裏的大主顧。

這天晚上，卓公子又來了。

在兩三年前，他也曾一度跟莊艷娘打得火熱，但近幾個月以來，他却看上了一個詩妓——童盈盈。

童盈盈確有一份與衆不同的秀麗氣質，她從不向男人擠眉弄眼，她的眼神彷彿永遠都是籠上了一層神秘的烟霧，無論你用甚麼方法，都不能把它撥開。

難怪卓公子總是無法忘記她。

莊艷娘的心情是有點矛盾的，一方面，她固然希望童盈盈多點親近卓公子，因爲只要卓公子高興，他花錢就會像是流水一般，但另一方面，她又不禁有點妒忌，因爲卓公子對自己越來越是疏遠了。

× × ×

卓公子已登上了小盈軒。

小盈軒是童盈盈親自佈置的，無論一椅一桌的擺設，欄杆外十幾株出色的盆栽，掛在牆壁上的山水畫，都是她精心安排的。

這裏充滿着一種雅逸清幽之氣。

但在小盈軒外，莊艷娘的酸醋氣味却是越來越濃厚了。

「小妖精！看妳能把卓公子迷到幾時？」她狠狠地啐了一口，「總有一天，他會得到妳的身子，也總有一天，他會看膩了，玩膩了，說到那門子的功夫，妳比得上老娘嗎？」

當然，她說這幾句說話的時候，旁邊是沒有人的，否則，她再潑辣，也不好意思這樣說出來。

誰知道就在她說完這幾句話的時候，背後居然有人輕輕咳嗽了兩聲。

莊艷娘大吃一驚，猛然回頭：「甚麼人？」

「男人。」一個很瀟洒，很好看的男人就站在她的背後。

莊艷娘也不是臉皮嫩薄的黃花閨女了，但這時候却還是不禁爲之面紅耳赤，完全楞住。

「在下姓龍，叫龍城璧。」這男人淡淡一笑：「我也很想見一見童小姐。」

莊艷娘立刻搖搖頭：「這是不可以的，最少，現在不可以。」

龍城璧道：「爲甚麼不可以？」

莊艷娘道：「因爲她現在有客人，而且她的客人是卓公子，所以，小盈軒裏除了他們兩個之外，誰都不能走進去。」

龍城璧道：「妳一定是弄錯了，童小姐根本就不在小盈軒。」

莊艷娘吃了一驚，但隨即笑了起來：「龍大爺，你別跟我開玩笑了，她若不在小盈軒，卓公子還會不走出來大呼大叫的嗎？」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我知道妳一定不會相信的。」

莊艷娘望着他，忽然覺得這男人不但比卓公子年輕，而且更有着一種奇異的魅力。她的眼波漸漸風情起來：「你若想找童盈盈，今天是註定失望的了，但不要緊，既然你來到了這裏，這裏就一定有女人可以讓你感到徹底滿意的。」

她一面說，一面故意挺起豐滿的乳房，悄悄的接近過去。

當她乳房抖動的時候，的確蔚爲奇觀，她實在仍然是一個很要命的女人。

倘若說在一千個男人之中，最少有九百九十八個願意跟她上床，那可不能算是

形容過份。

而且剩下來的兩個，最少一個會是太監。

而另外一個，也必然是個怪人，或者是個白痴。

龍城璧不是太監，不是白痴，但却眞的可以算是個怪人。

他居然笑了笑，在莊艷娘的耳朵邊輕輕說：「我不餓，妳不必給我餵奶。」

莊艷娘吃吃一笑，忽然摸着他的手。

在男人來說，他的手絕對不算粗糙，但跟這個白白胖胖女人的手相比，他的手就變成豆腐裏的豆腐乾，怎麼說也比不上她那麼滑溜可愛。

「傻子，我又不是奶媽，怎會奶你？但在我的房子裏有兩罎陳年的女兒紅，相信你不會不識貨罷？」她全身都在散發着一種成熟女人的誘惑力，連聲音也是甜膩膩的，必然骨頭酥軟，只有那要命的地方才會硬了起來。

龍城璧也眞硬，但硬的却是他的手。

莊艷娘那白白胖胖的手忽然給捏疼了，好像連骨頭也快要給捏碎掉。

她當然疼得大叫，但這一叫却沒有發出甚麼驚人的聲音來。

她只是「唔！唔！」地在叫，因爲就在她大叫的時候，一個肉飽子已飛入她的嘴巴裏。

她疼得要命，也吃驚得難以形容。

因爲她忽然又看見有兩個人，在一座假石山後出現。

這兩個人，一個是年紀和龍城璧差不多的青袍人，而另一個却是滿臉書卷氣，艷名傳遍江東的童盈盈。

童盈盈怎會在這裏？

童盈盈沒有回答，面上也沒有半點表情，她呆滯得就像個木偶，而在她身邊的青袍年青人，就是倫腦袋大俠衞空空。

莊艷娘雖然也可以算是個武林中人，她曾經練過幾套功夫，但她怎樣也想不到，童盈盈居然會是個女飛賊！

衞空空却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童盈盈的底蘊，她其實並不姓童，而是姓老。

江湖上最令保鏢們頭疼的女飛賊「血燕子」老雪瑛，就是小盈軒裏的童盈盈。

三年前，老雪瑛在關外刦了一支鏢，殺人三十二，傷人十七，惹起了武林公憤，但眞正敢去找她算帳的人却只有兩個。

這兩人就是衞空空和龍城璧。

龍城璧給老雪瑛的黨羽纏住，在荒山野嶺上大打了一場，而衞空空則窮追七百里，但最後還是給老雪瑛用計逃脫。

自此之後，江湖上再也沒有聽過有關於老雪瑛的消息。

想不到，她原來竟然藏身於江東，而且還在青樓裏當上詩妓。

若不是爲了追查沖霄教的事，龍城璧和衞空空絕不會無緣無故的盯上了卓公子，若不是他們盯上了卓公子，他們也絕不可能會找到小盈軒，把「童盈盈」生擒下來。

老雪瑛身手極高，那是毋庸置疑的，但她却遇上了尅星。

衞空空在十招之內，便已經點了她身上十一處穴道。

但這時候，他和龍城璧的目標，却不是針對老雪瑛，而是要盯着卓公子。

卓公子並非要找「童盈盈」，因爲他剛進入小盈軒，這位「詩妓」就從小盈軒裏退了出來。

卓公子到小盈軒尋妓，只是掩人耳目，他眞正要見的人，並非「童盈盈」，而是玉至尊！

× × ×

小盈軒內，氣氛沉肅，卓公子站在一道珠簾外，垂手而立。

簾內有人，他戴着一頂形狀奇特的帽子，帽子遮掩了他大半邊面龐。

尤其是在珠簾外，更不容易看清楚他的臉。

只聽得那人沉聲說道：「時九公！唐老人！他們果然來了！哼哼！哼哼！」

卓公子緩緩地說道：「他們雖然來了，但也成不了甚麼氣候，齊玉邦遲早還是不免要死。」

簾內那人冷冷一笑：「齊玉邦當然要死，但本座不要他死得那麼快！」

卓公子道：「他已挨了幾個月，聽說已給蠱毒毒得不成人形。」

簾內人道：「他是本座的眼中釘，這口釘子雖然一定要拔，但却不妨慢慢地拔出來！」

卓公子道：「時九公號稱天下第一號神醫，他能解天瘋蠱之毒嗎？」

簾中人冷冷道：「天瘋蠱根本就無藥可解，時九公雖然號稱天下第一號神醫，這一趟還是不免要白走了。」

卓公子說道：「目下江東武林形勢，只要龍泉堡崩潰下來，咱們就可以壟斷一切。」

簾中人道：「這個自不待言，但是却有不少好管閒事，自命俠義之輩在碍手碍脚。」

卓公子道：「這些人倒有點眞實本領，尤其是那個雪刀浪子。」

「雪刀浪子！」簾中人忽然一拍桌子：「本座總不相信，他能鬥得過本教！」

卓公子說道：「但凡事總要得小心一些……」

「這個本座明白！」簾中人冷笑着，「你不必來教訓本座應該怎樣做。」

卓公子忙道：「屬下豈敢，豈敢！」

簾中人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飛雨，本座一直都很賞識你的才幹，尤其是智取火雲姥姥那一戰，你的計劃實在不錯，可惜你還沒有甚麼手段，可以讓秋蓮喜歡你……」

說到這裏，簾中人忽然怒喝道：「是甚麼人在外面鬼鬼祟祟。」

卓公子也是面色大變，玉青大扇已陡地張開，「霍」聲揮出。

扇一揮出，十三支毒針也同時在扇骨裏怒射出來。

刹那間，小盈軒內刀光亂閃，十三支毒針全被擊落，簾中人陡地叫道：「小卓，快殺了他！」

小盈軒外那人，正是雪刀浪子。

卓公子的眼色又是一變，他可不敢違背簾中人的命令，依言疾攻了出去。

但簾中人却已沖天般飛起，從一扇窗子急射而逃。

他剛逃出去，立刻有一道青色的影子窮追不捨，那是衞空空。

那人冷笑一聲，突然回頭刺出一劍。這一劍，劍光嗡嗡作響，氣勢迅愈狂飆，衞空空不敢漠視，身子一旋，閃開這厲害的殺着。

那人「嘿嘿」冷笑，沉聲道：「小子，你害怕了？」

衞空空可沒有給他激倒，反而微笑道：「我有甚麼害怕，只是尊駕不敢以眞面目示人，那才是心中有愧，怕得要命。」

說着，長劍飛舞，使出了砍腦袋劍法中極兇暴的一式「法場斬首」。

霎眼間，只見劍氣森森，殺氣逼人眉睫而來，那人叫了一聲：「好劍法！」衞空空以爲他會接招，誰知他一閃身，只是撤出了一蓬暗器作爲掩護，就向西方疾馳而去。

「玉至尊，你要跑往那裏？」衞空空疾喝，身形如箭，仍然窮追上去。

但他才追出三丈，突然一柄大扇從天而降，急劃他咽喉、胸腹要害，那是江東卓公子殺上來了。

衞空空面色一凜，他又已聽見，小盈軒大廳之內，激烈的戰鬥聲傳了過來。

顯然，龍城璧已給冲霄敎的高手纏上了，否則，卓飛雨也不會走得出來。

卓公子的烏鯊劍，在玉青大扇掩映下，奇招迭出，有時候，只見劍如飄葉，輕輕捲了過來，但有時候却幌似雷霆疾發，咄咄逼人。

但他的武功，也絕非全以烏鯊劍爲主，他的玉青大扇，招式可剛可柔，更可以發出歹毒無比的暗器，端的令人難以捉摸，防不勝防。

在劍與扇之間，本來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兵刃，卓公子以一人之力分別施展兩種武功，簡直比兩個人聯手進攻還更互相配合，還更厲害。

衞空空很生氣，因爲這卓公子纏了上來，那個神秘的玉至尊已給跑掉了。

他只好全力對付了卓公子再說。

但這位卓公子，實在不容易打發，衞空空甚至無法施展砍腦袋劍法，只能以防禦的劍招，招架住對方劍扇合擊的奇異攻勢。

說也奇怪，衞空空明明知道，自己的武功，只會在卓飛雨之上，而絕對不會比他輸虧，但接戰下來，他却一直都屈居於下風。

他的手心忽然冒汗，因爲他已看出，卓公子劍扇合一的武功招式，竟然恰巧是砍腦袋劍法的尅星。

卓公子的烏鯊劍和玉青大扇把衞空空每一式進攻招數都尅制住，使他連殺手招式都無法施展開來。

卓公子忽然笑了，他笑得陰森，笑得得意洋洋：「衞空空，三年前，崑崙山下，尊駕苦戰崔氏三妖，那一戰實在精采極了。」

「當時你也在崑崙山下？」

「不錯，那是機緣巧合，尊駕的砍腦袋劍法，的確是天下間最霸道的劍法，但本公子却在半年之內，便已參悟出可以尅制砍腦袋劍法的招式，如今事實證明，在下可沒有白費心機！」

衞空空冷冷道：「這樣說來，卓公子眞是聰明絕頂之士，何以却甘心爲玉至尊效犬馬之勞？這不嫌太辛苦一點嗎？」

他雖然一直陷於劣勢，但說話時還是從容不逼，絕對沒有半點畏懼的樣子。

卓公子眼色一變，不再說話，劍扇招式同時逼得更緊，更致命。

誰知衞空空的劍法忽然變了，那已不是砍腦袋劍法，而是一種不像是劍法的劍法。

卓公子瞳孔在收縮，劍網也在收縮。

他本已胸有成竹，可以尅制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甚至把這位偷腦袋大俠置諸死地。

但衞空空的劍法却忽然完全變了，而經此一變之後，十招內已是形勢大異，卓公子的劍扇合璧的攻勢，就像積雪遇上了陽光，終於完全被化解。

卓公子本來是充滿着信心可以擊敗衞空空的，但最後，衞空空把他的玉青大扇戮破了，劍鋒直劃過他的右邊胸膛。

卓公子長長的抽了口冷氣，他的心更已冷透。

「這……這是甚麼劍法？……」他臉上的殺氣，已完全被絕望和恐懼所代替。

衞空空用一塊雪白的手帕抹劍，在三尺青鋒上，最少有兩尺染上了血漬。

「這已不能算是劍法，而是刀法。」他慢慢地回答。

「刀法？」卓公子不懂：「但你用的分明是一口長劍！」

「那只因爲你把它當作是劍，所以就不會認爲它是一柄刀。」衞空空在解釋，而這種解釋，却很有點「玄」的味道。

卓公子却已明白了：「你……你用的是不是……八條龍刀法？」

衞空空緩緩地點點頭：「不錯，是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而擊中你那一招，也是八條龍刀法裏的『龍騰千里』。」

「好刀法……」卓公子慘笑一聲，終於緩緩地倒了下。

那邊廂，龍城璧也已殺出重圍，他望着衞空空，衞空空也望着他，兩人都同時在苦笑。

「空空，你現在大概已知道玉至尊是誰了？」

「這眞是難以想像的事，」衞空空長長地嘆了口氣，「樂無忌怎會是這樣的一個人？」

龍城璧目光遙視着遠方，事情的發展，確已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但更意外的事，還在後頭。

世事，本來就像是謎一樣，要看透它，猜中它眞不容易。

「老雪英呢？」龍城璧忽然問起了這個心狠手辣的女飛賊。

衞空空道：「我放走了她，也毀了她的一身武功，本來，我還想把她的容貌也毀掉的，但最後還是沒有下手。」

龍城璧道：「但這已足夠讓她恨你一輩子。」

衞空空搖搖頭：「不，她會感激我的，最少，她現在還可以嫁人。」

龍城璧嘆了口氣：「她若嫁人，那是不錯的，就只怕她還會害人。」

衞空空道：「她答應過我永遠不再害人的。」

龍城璧說道：「她若不遵守諾言又怎樣？」

衞空空道：「那我只好把她殺了。」

他想了一想，忽然又說：「我是不是不該把她放了？」

龍城璧道：「這可很難說，但你既已毀了她一身武功，就算她還要作惡，也兇不到甚麼地方去。」

衞空空吸了口氣：「但女人的容貌，往往也是一種最厲害的武器，現在想起來，倒是有點後悔。」

龍城璧笑了笑，道：「算了，無論將來發生了甚麼事，我一定會和你携手把事情解決！」

衞空空這才長長的吐出口氣，他沉默了半晌，才道：「齊玉邦與樂無忌之間的恩怨，你知道多少？」

龍城璧皺了皺眉，思索片刻才道：「在齊夫人還未嫁給齊玉邦之前，她和樂無忌是一對情侶。」

衞空空「噢」的一聲：「一個女人若夾在兩個男人的中間，必然會鬧得滿城風雨。」

龍城璧道：「但最後，齊夫人終於還是放棄了樂無忌，嫁給了齊玉邦。」

衞空空道：「樂無忌是中原名俠，但却又暗中攪鬼，組織了冲霄敎，目的就是要在江東武林完全擊潰齊玉邦的勢力！」

龍城璧道：「照目前的情況看來，似乎事實就是如此。」

衞空空道：「卓飛雨在冲霄敎中，地位看來不低。」

人的。」

龍城璧說道：「她若不遵守諾言又怎樣？」

衞空空道：「那我只好把她殺了。」

他想了一想，忽然又說：「我是不是不該把她放了？」

龍城璧道：「這可很難說，但你既已毀了她一身武功，就算她還要作惡，也兇不到甚麼地方去。」

衞空空吸了口氣：「但女人的容貌，往往也是一種最厲害的武器，現在想起來，倒是有點後悔。」

龍城璧笑了笑，道：「算了，無論將來發生了甚麼事，我一定會和你携手把事情解決！」

衞空空這才長長的吐出口氣，他沉默了半晌，才道：「齊玉邦與樂無忌之間的恩怨，你知道多少？」

龍城璧皺了皺眉，思索片刻才道：「在齊夫人還未嫁給齊玉邦之前，她和樂無忌是一對情侶。」

衞空空「噢」的一聲：「一個女人若夾在兩個男人的中間，必然會鬧得滿城風雨。」

龍城璧道：「但最後，齊夫人終於還是放棄了樂無忌，嫁給了齊玉邦。」

衞空空道：「樂無忌是中原名俠，但却又暗中攪鬼，組織了冲霄敎，目的就是要在江東武林完全擊潰齊玉邦的勢力！」

龍城璧道：「照目前的情況看來，似乎事實就是如此。」

衞空空道：「卓飛雨在冲霄敎中，地位看來不低。」

×　×　×

在龍泉堡中，時九公總算暫時解除了齊玉邦的痛苦。這位齊堡主，在過去百餘天以來，天天都不能缺少了一大碗新鮮的狗血，否則就會發瘋，甚至動手殺人。

但時九公不愧是天下第一號神醫，齊玉邦用過他的藥之後，人就精神起來，頭腦也比平時清醒得多。

時九公和唐老人都認識齊玉邦，若非親眼所見，眞的很難相信，一個像雄獅般威武的武林大豪，竟然會在短短數月之間，變成了現在這副可怕的樣子。

那就像是一個被邪惡鬼魂吸乾了血液，蝕乾了骨肉的死人。甚至連死人也未必會像他現在那麼難看。

唐老人曾再三追問：「是誰把你害成這副樣子？」可是，齊玉邦沒有回答。

他是不知道？還是不想說？

唐老人莫名其妙，只好衍龍城璧和衞空空帶回來的消息。

他的兒子唐竹權在龍泉堡裏，倒是十分寫意。

他喜歡喝洒，這裏的佳釀數之不盡，他喜歡吃狗肉，而這裏也由於「堡主有恙」，他早已自備大量狗隻而來，一則堡主有狗血可喝，二則老子有狗肉大快朶頤，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

唐老人到了龍泉堡，看見了兒子不是捧着酒罈，就是捧着狗肉傑子，不禁眉頭大皺。唐竹權可不管，父親不喝酒，不吃狗肉，那是父親的事，他可不會放棄這種雙重享受。

這一天，傑子裏的狗肉太多了，雖然龍城璧道：「但無論怎樣，在玉至尊的眼裏，他到底只是一顆棋子。」

衞空空道：「這顆棋子重要嗎？」

龍城璧道：「這一點，只有玉至尊才最清楚，也許這一顆棋子的確很重要。」

衞空空道：「但他已失去了這一顆棋子。」

龍城璧道：「失去一顆重要的棋子，未必就會全盤敗落。」

這一點，衞空空是完全贊同的，他說：「就算這是一顆很重要的棋子，但說不定玉至尊已把它的功能發揮到盡點，然後它才失落。」

龍城璧點頭道：「而且，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玉至尊曾經利用這一顆棋子，下過些怎樣的妙着，甚至是殺着。」

衞空空淡然一笑，道：「再說下去，我們倒有點『棋王』的味道了。」

說到了「棋王」，龍城璧若有所思地說道：「佛門棋王這魔僧雖然兇殘惡毒，但我却看得出，他和冲霄敎敎主之間，並不怎麼合得來。」

衞空空點了點頭，道：「佛門棋王本來就已經是個獨當一面的大魔頭，要他俯首於玉至尊之下，那眞是不容易的事。」

龍城璧道：「但玉至尊却曾經辦到了，不但他，還有皇甫一鶴、卓飛雨，他們全是黑白道上响噹噹的大人物，但却皆要聽令於冲霄敎敎主。」

衞空空冷冷一笑：「好厲害的玉至尊！好厲害的樂無忌！」

龍城璧沒有再說話，他似乎在忽然之間，墮入了沉思境界之中。

時九公很不客氣，吃了一塊又一塊，但傑中的狗肉還是又香又多，唐竹權不禁喃喃道：「龍城璧和衞空空若是馬上回來就好了……」

誰知他這句說話眞靈驗，龍城璧和衞空空就在這時候雙雙回來，只是，他們可沒有工夫在這時候喝酒吃肉，因爲他們帶來了一個很重要，也很可怕的消息！

真假齊不武

在一條清溪旁，一個人站在大雨之中，手裏撐着一把紙傘。

這人一身淡青衣衫，他以頭巾束髮，神情凝重。

他是樂無忌，名滿天下的中原名俠。

他在這裏等待着一個人，那是他的女兒樂秋蓮。

秋蓮終於來了，雨勢雖然是那麼驚人，但她居然完全沒有帶着任何雨具。

樂無忌吃驚了：「蓮兒，快過來。」

樂秋蓮神情愴然，搖搖頭：「不必了，反正我早已全身濕透。」

樂無忌怔住，但還是立刻把紙傘遞了過去：「妳拿着它。」

樂秋蓮却沒有伸手接傘，只是淡淡的說：「女兒想知道一件事。」

樂無忌吸了口氣：「妳說吧。」

樂秋蓮道：「龍泉堡的齊玉邦堡主，爹是認識的，對不？」

樂無忌皺了皺眉：「爲甚麼忽然提起這個人？」

樂秋蓮盯着父親的臉：「不要問女兒

爲甚麼，女兒只想知道眞相。」

樂無忌終於點點頭：「我在很久很久以前，便認識齊堡主。」

樂秋蓮道：「齊夫人呢？」

樂無忌的眼色忽然變了，彷彿背後給人重重抽了一鞭子，他望着女兒：「妳認爲齊夫人怎樣了？」

樂秋蓮的聲音在大雨中聽來有點沙啞：「不是我認爲齊夫人怎樣，而是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也認識齊夫人很久很久了？」

樂無忌沉默了很久，才道：「不錯，我認識她也已很久了。」

樂秋蓮一陣顫抖：「是眞的？」

樂無忌緩緩地點了點頭：「眞的。」

樂秋蓮長長的抽了口冷氣：「有人說，齊夫人本該成爲樂夫人才對，爹，你是不是曾經和她很好？」

樂無忌的神情忽然變得很蕭索，他沉重地嘆息了一聲，才道：「妳既然知道了，我也不必隱瞞，但這都已成爲過去，又何苦再提起？」

樂秋蓮的臉龐霎眼間變得比雪還更蒼白：「我……我眞的是齊夫人的女兒？」

「妳在說甚麼？」樂無忌的瞳孔剎那間最少睜大兩倍，「妳再說一遍！」

樂秋蓮昂着臉，冷冷地說道：「我在說：我是你和齊夫人的私生女兒！」

「妳瘋了！」樂無忌不可置信地，突然一掌摑在她的臉龐上。

樂秋蓮沒有閃避，半邊臉龐已被打得又紅又腫。

她的眼淚已迸了出來，但聲音却還是那麼响亮：「我沒有瘋！你也沒有錯，但我有權知道自己的娘親是誰！」

樂無忌呆住。

他實在沒有想到，她會對自己講出這樣的說話來。

過了一會，他才用力地搖頭說道：「蓮兒，妳不要相信別人的瘋言瘋語，當齊夫人還沒有成爲齊夫人之前，我們曾經很要好，那是事實，但妳絕不是我們的私生女兒，妳的媽也就是紫鳳的媽，對於你們兩人，我是一視同仁，無分彼此的。」

樂秋蓮的目光一陣茫然。

「爹，你沒騙我？」

樂無忌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其實，這件事情，只要妳稍爲用腦筋思想思想，就會明白，爹絕對沒有騙妳的理由。」

樂秋蓮搖搖頭，說：「但女兒的腦筋早已紊亂了，想不透，也看不清楚。」

樂無忌緩緩地說道：「妳和齊不武很要好，這件事情，爹早就知道了。」

樂秋蓮蒼白的臉龐忽然一紅。

樂無忌微微一笑，接道：「齊不武這孩子的確不壞，爹絕不反對妳跟他來往，但假如妳是齊夫人的女兒，那麼齊不武豈非就是妳同母異父的弟弟了？」

樂秋蓮的臉又蒼白起來：「女兒……女兒正是爲了這一點感到恐懼。」

樂無忌呵呵地笑了起來，道：「蓮兒，妳這担心，絕對是多餘的，試想一想，齊不武若是妳的弟弟，我會完全不加以阻止，讓你們繼續不斷地卿卿我我，談風說月嗎？」

樂秋蓮的臉龐白了又紅，紅了又白，現在簡直又已紅得像個柿子了。

她跺了跺脚，但却忍不住笑了出來：「爹，你在笑我，我不來了！」

樂無忌却笑得更起勁：「瞧！妳現在的樣子，眞是好看極了，妳現在應該明白，爹沒有騙妳罷？」

樂秋蓮羞然點了點頭：「爹，是女兒錯了，女兒是不該聽人家胡言亂語的。」

樂無忌笑聲收斂下來，他望着樂秋蓮，緩緩地說道：「現在，妳要說給爹知道，是甚麼人向妳說出那樣荒謬的事？」

樂秋蓮吸了口涼氣，半晌才道：「女兒不能說。」

樂無忌目光陡地一寒：「爲甚麼不能說？爹甚麼事情都沒有騙妳，妳爲甚麼却反而要瞞着爹？」

樂秋蓮啞口無言。

樂無忌冷冷地看着她，等待着她的答覆。

但過了很久很久，她還是沉默着，沒有回答。

樂無忌忽然冷冷一笑，道：「其實，妳不說，爹也已知道是誰的傑作。」

「爹……」樂秋蓮吃了一驚，想說話，但却又不知該從何說起。

樂無忌望着她，忽然又沉重地嘆了口氣，道：「爹知道，這種說話，是紫鳳對妳說的。」

樂秋蓮知道無法隱瞞了，只好點了點頭。

「這孩子！」樂無忌不斷地搖頭，不斷地嘆息。

「爹，她也許只是一時頑皮，所以才這麼說的。」樂秋蓮勉強地一笑。

「頑皮？哼！她今年幾歲啦？這種事情是可以用來開玩笑的嗎？」樂無忌滿面怒容，「這不是她一時貪玩，而是心腸惡毒，她簡直已變成了一個害人的妖精！」

樂秋蓮吃驚地說道：「紫鳳不會變得這麼壞罷？」

樂無忌冷冷一笑：「她是越來越不像話了，好端端的，又忽然收了皇甫一鶴這個老魔頭爲弟子，眞是荒謬之極！」

樂秋蓮道：「這正是因爲她太頑皮貪玩了，甚麼事情都覺得新鮮有趣，收了一個老頭兒做徒弟，她會覺得很威風的。」

樂無忌道：「這有甚麼威風？要威風，就該把這種害人不淺的殺人魔王宰了，爲武林除一大害。」

樂秋蓮忽然微微一笑，道：「這件事她却已眞的做了，聽說她已經殺了皇甫一鶴。」

樂無忌眉頭一皺：「是眞的？」

樂秋蓮道：「這消息大概不假，連丐幫的梁雲峯長老都這麼說。」

「梁雲峯？是不是那個人稱梁老石頭的單刀王？」

「不錯，就是他。」

「這塊老石頭可不會胡說八道，紫鳳果然眞的殺了皇甫一鶴……」樂無忌輕輕的嘆了口氣：「但說來說去，她還是太胡鬧了。」

樂秋蓮道：「她年紀還細小，將來會漸漸懂事的。」

樂無忌怔怔的瞧着她，過了很久才嘆道：「她若有妳一半懂事，我也不必那麼担心了。」

倏地，他的面色刷的一變，接着冷喝道：「前面的朋友，爲甚麼不站出來？」

樂秋蓮猛然回頭，她只看見樹木，看不見人。

雨點更大了，就算有人的脚步聲，也很容易給雨點的聲音掩蓋。

但不久，她就聽見了有人輕輕的咳嗽了一聲。

一株槐樹後，緩緩地走出了一個人。

這人却已經殘廢了，甚至看來不像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他只像是一具殘缺不全的屍體。

幸好他還能走路。

樂無忌長長的吸了口氣，道：「你是甚麼人？」

「藍泰官。」這人神情悽然，道：「樂大俠若高興，也可叫我一聲藍總管。」

「龍泉堡的藍總管？」樂無忌的眼中閃動着冷厲的光芒。

藍泰官點了點頭，道：「不錯，我以爲自己再也活不下去了，誰知到了今天，我還是沒有死掉。」

樂無忌望着他：「你身上的傷……」

藍泰官慘然一笑：「你是不是想給我一點補償？」

「補償？」樂無忌奇道：「我爲甚麼要給你補償？」

藍泰官道：「你的確是不必給我任何補償的，而且，像藍某這種無名小卒，根本就不配說出這樣的話來。」

樂無忌又怔住了，他怔了半晌，才道：「是誰把你傷成這副樣子的？」

藍泰官道：「你一定要我說？」

樂無忌道：「本來這是你的事，我一點也沒有興趣，也沒有必要知道，但閣下既然說得這麼奇怪，樂某人倒想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藍泰官冷笑了一聲，過了很久才終於點了點頭，說：「好，我講出來，也好讓你知道自己生下了一個怎樣的女兒！」

樂無忌臉色驟變：「你是說……樂紫鳳幹的？」

藍泰官道：「半點不假！」

樂無忌氣得面如紙白，他咬着牙，怒聲說道：「這丫頭眞不像話！這太豈有此理了！」

藍泰官冷冷一笑：「這也沒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江湖上，本來就是弱肉強食的世界，誰叫我的本領全不濟事，給人魚肉欺侮，傷殘肢體，那也是無話可說的事情！」

樂無忌仰天長長的嘆了一聲：「罷了！不想樂某一世英名，最後却要壞在這不肖女兒的手上！」

藍泰官冷冷道：「樂大俠，你不必在這裏貓哭老鼠了，何不乾脆把我這個殘廢的廢物殺了？」

樂秋蓮面上陡地現出了怒容：「藍總管——」

「噤聲！」樂無忌立時叱止她說下去，「在藍總管面前，妳休得無禮！」

藍泰官冷然道：「不必這麼有禮了，我這一次找樂大俠，倒不是爲了區區賤體上的事而來的。」

樂無忌道：「藍總管有甚麼事，不妨直說。」

藍泰官道：「在下爲了送帖而來。」

「送帖？是誰的請帖？」

「敝上齊堡主！」

「帖呢？」

藍泰官沒有出聲，也沒有任何動作，但在那株槐樹後，却突然有一個巨大的酒罇凌空向樂無忌飛了過來。

這酒罇眞是大得嚇死人，裏面的酒簡直可以用來淹死一頭野豬。

這是唐竹權的酒罇。

而只要酒罇裏還有酒，唐竹權通常都不會捨得用它來作爲武器。

但這一次却例外。

酒罇很大，裏面也裝滿了酒，但唐竹權却把它當作是飛鏢一般擲了出去。

樂無忌眉頭一皺，只見那酒罇弧型般從左方飛來，隱然挾有風雷湧至的呼嘯聲，倘若給它擊中那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但樂無忌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頂尖高手，他當然不會給這一隻酒罇所嚇倒。

他只是輕輕伸手一托，就把酒罇四平八穩的托在掌中。

酒罇是打開的，罇裏的酒裝得很滿，但却居然沒有一滴濺了出來，而且好像越來越滿了。（因爲下雨之故）

樂無忌瞧了酒罇一眼，冷冷道：「這算是那一門子的規矩？」

這時候，唐竹權才慢條斯理的走出來，悠然地笑着說：「除了老子的老子之外，老子跟誰都沒規矩可言，尊駕雖然是武林前輩，但老子跟你可沒有甚麼淵源，老子喜歡怎樣便怎樣，你若是他媽的不高興，大可以跟老子玩兩手。」

他不啻是公然向樂無忌挑戰。

但樂無忌却一點也不生氣，只是淡淡的說道：「兩國交戰，不斬來使，你只是個送帖來的使者，我怎會跟你動手？」

原來酒罇上貼着一張帖子。

樂無忌把帖子扯了下來，然後隨手一揮，說：「這罇酒還給你！」

他一面說，一面撫摸着酒罇，說完之後，左手輕輕一揚，酒罇徐徐地向唐竹權送了過去。

唐竹權的眼色不禁變了。

這酒罇的份量有多少，唐竹權是清楚不過的，若把它用內力急速地推出三四丈，他剛才已經可以辦到了，但若要把酒罇懸空緩慢地推送出去，那却是艱難得多。

因爲酒罇在懸空的情況下，必然是會向下直墜的，要保持它在半空的高度，只是慢慢的推送出去，那麼非要極強大的無形力量支撐不可。

但樂無忌却輕而易舉地，就憑本身深不可測的內力做到了這一點。

唐竹權是武學上的大行家，自然看得出，對方的內力修爲，比起自己實在是厲害得多了。

他雖然很容易就可以把酒罇接回來，但却已不戰而敗，而且還敗得心服口服。

要唐竹權這樣的人敗得心悅誠服，可不是容易的事，因爲他雖然肚子胖大得驚人，但骨頭却比鐵石還硬。

但這一次，他無法不服氣了。

他捧着那罇滲了不少雨水的酒，忽然長長嘆息一聲，說：「果然不愧是一代宗師，晚輩佩服！佩服！」

能夠讓他自稱「老子」變爲「晚輩」的人，江湖上還數不出幾個。

樂無忌面上木無表情，緩緩地看着帖子。

發帖邀請他的人，是齊玉邦。

宴無好宴，這張帖也許就是催命符。但最後，它會催掉誰的命？現在未免是言之過早了。

× × ×

雨後黃昏，大地一片謐靜，一抹斜陽，照射在莊嚴的金剛殿上。

這裏是二郎江東岸的一座廟宇，廟祝是個落泊的老秀才。

「十年窻下苦」這句說話，對他來說，恐怕最少還要加上一個「五」字，不是十五年，而是五十年的窻下苦讀。

但這五十年的苦讀詩書，並未能使他得到功名富貴，反而越讀越窮，先祖遺留下來的屋宇良田，全部給他「讀書讀掉」了。

因爲他除了讀書之外，完全不懂得怎樣賺錢，而更不幸的是：他偏偏娶了一個花錢比潑水還厲害的女人爲妻，結果自然是家道中落，越來越窮。

兩年前，老秀才的妻子病死了，他唯一可以倚靠和信任的，就是這廟宇內所供奉的四大金剛。

這座廟宇，是他最後的一座產業，雖然香火不算鼎盛，但老秀才還可以勉強藉此維持生計。

然而，在幾天前，老秀才又把這廟宇賣了。

他不能不賣，因爲有人願意給他三千兩銀子。

對老秀才來說，三千兩已是一筆極可觀的數目，有了三千兩，他可以安渡餘年，繼續讀書！

廟宇易主後，廟宇大門就關閉得牢牢的，外面還豎起了一塊木牌，牌上寫着：「禁地，入者殺無赦！」

當晚，就有三個鷄鳴狗盜之輩潛入廟中，但第二天一早，他們的屍體就被人發現擱置在西南半里外的墳塲上。

這件事，比那木牌有效得多了，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出現第四個敢闖進廟宇的人。

這廟宇裏有甚麼秘密？

× × ×

每個人都需要睡眠，但在睡眠前後之間，往往會發生一些不可思議的怪事。

有人一覺醒來，滿頭黑髮一夜盡白。

有人夢醒之後，忽然發覺自己已躺在一個漆黑的箱子裏，這箱子有蓋，而外面還有人不斷用釘子把蓋子牢牢釘住，原來已給人當作死屍處理，丟進棺材裏了。

總而言之，怪事是永遠不會完全消失在人類領域之內的，就像齊不武，他在一次睡眠之後，接着就遇上了不可思議的怪事。

他發現自己的手變了色。

他的手本來是很皙白的，但這時候，他的手却黝黑得像是一個長年累月給烈日晒着的人。

他的頭髮，竟然也變了顏色，變得就像是白鶴的羽毛！

他摸了摸臉孔，赫然發現，自己臉上的皺紋，簡直就像個老太爺。

可是，他忽然又發覺，自己身上穿着的衣裳，一點也不像是老太爺，而是像個老太婆！

他儍住了，自己怎會變成一個老婦人的？

他吃驚地跳了起來，但他還沒有眞的跳起，腦袋上已給人重重的敲了一記。

他勉強支持着，睜開眼睛回頭看看是誰在敲自己的腦袋。

他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差點沒有立刻就昏倒過去，因爲敲打他的人，居然就是他自己！

其實若說那人就是他自己，那是說不通的，因爲他自己就是他自己，別人就是別人。然而，他在那剎那間的感覺却是：自己已變成了一個老太婆，而且還有一個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人，正在用棍子敲打自己的腦袋。

在「老太婆」和他自己之間，一切都完全弄得混亂極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完全不明白。

那個和齊不武長得一模一樣的人，自然是僞冒的，可是，驟然看來，便連齊不武自己，也看不出有甚麼破綻來。

假齊不武打了他一棍之後，淡淡地一笑，道：「血手婆婆，你的頭疼不疼？」

齊不武怒道：「你是誰？誰是血手婆婆？」

假齊不武嘻嘻一笑，道：「我當然就是齊不武，誰敢說我是假的？」

齊不武「呸」的一聲：「我知道你不是齊不武，你一點也不像他，連聲音也不像。」

假齊不武道：「是眞的不像嗎？」

齊不武忽然怔住，背脊已全是冷汗。他知道這是一個陰謀，但却不知道對方會用甚麼方法來進行。

現在，他已漸漸看清楚眼前的「自己」了，但他越是看得清楚，心裏就越是發冷，這人實在是太像自己了。

反而自己現在却已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他的喉嚨很乾澀，他望着這個假齊不武，說：「你剛才叫血手婆婆，她是個怎樣的人？」

假齊不武淡淡一笑，道：「妳不就是血手婆婆嗎？」

齊不武拚命地搖頭：「不！我是齊玉邦的兒子！我不是甚麼血手婆婆！」

假齊不武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只可惜沒有人會相信你的說話。」

他一面說，一面拿着一塊銅鏡子，遞到齊不武的面前。

齊不武陡地儍住了，他望着那塊銅鏡子，鏡子是正面對着他的臉龐的，但鏡中人却絕不是他原來的樣子。

他的頭髮灰白了，臉上滿是皺紋，甚至連臉龐的輪廓也已完全改變，現在，連他自己都認不出自己的容貌來了。

鏡中人絕不會是齊不武自己，簡直連一點也不像。

他竟然已變成了一個面目猙獰可怖的老太婆！

齊不武生氣極了，他忽然用力把銅鏡子向假齊不武的臉上擲過去。

秦紅著作

武林一條街

兩集共十六元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街？祇知道武林中武藝高强的人，如去雲南大理，則相繼失踪，會到過那裡僥倖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武林高手林歌，爲救好友，不惜親入虎穴……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各大書店、超級市塲、地鐵站有售

假齊不武却輕輕把它接住。

齊不武忽然又眼色大變，因爲這麼一擲之後，他驀然發覺，自己的功力竟然已大打折扣，最多只及得上平時的兩三成左右！

假齊不武陰森地一笑：「你不是武林高手了，因爲你已服下了『抽髓截脈散功粉』，服下這種散功粉之後，你還可以動刀劍，裝腔作勢嚇唬別人，但眞正動起手來，嘿嘿！嘿嘿！……」

齊不武快要給氣瘋了：「你是甚麼人？我跟你有甚麼仇怨，你爲甚麼要這樣害我？樂紫鳳呢？她在那裏？她爲甚麼不敢出來見人？」

「我在這裏，一直都在這裏，齊少堡主，喲，不對，你是血手婆婆，幹嗎兇得這麼厲害？」樂紫鳳的聲音忽然傳了過來，原來她一直都在他的背後。

齊不武猛然回頭，顫聲道：「紫鳳，妳爲甚麼要這樣害我？」

樂紫鳳微微一笑，柔聲道：「別說得這麼難聽，你是我姐姐的心上人，我怎麼捨得害你？」

齊不武道：「我要見妳姐姐，她在那裏？我一定要見她！」

樂紫鳳悠然地笑了笑，說：「你一定可以見到她的，但却不是現在。」

齊不武道：「要等到甚麼時候？」

樂紫鳳道：「那也不必太久，大概三幾天，你就會如願以償了，但只怕後果會很可怕。」

齊不武道：「我不怕！」

樂紫鳳嘆了口氣：「我知道你是不會害怕的，因爲你現在已經是殺人不眨眼的血手婆婆！」

齊不武尖聲道：「爲甚麼連妳也說我是血手婆婆？」

樂紫鳳淡淡道：「因爲我已有了一個很完美的計劃！」

齊不武楞住，過了半晌，他忽然明白了一切！

他驚駭極了，他驚駭並不完全是因爲知道自己將會有怎樣可怕的遭遇，而且也是因爲他忽然發現，樂紫鳳竟然是一個心腸如此毒辣的少女！

「不！妳怎能這樣傷害妳的姐姐！」他大叫。

樂紫鳳忽然寒着臉，冷冷的說：「我憎厭她，她一直都欺負我，我的一切她樣樣都要搶，甚至是你，她是明知我喜歡你的，但仍然要把你霸爲己有，她太自私！太可惡！我要好好的教訓她！」

齊不武面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情，他怔怔地盯着樂紫鳳冷酷的臉龐道：「妳瘋了？她是妳的親姐姐呀？妳怎可以要這樣教訓她？」

樂紫鳳冷冷一笑：「我知道她是我的親姐姐，但她不配！我甚至告訴她，她是我爹和你媽生下來的私生女兒！」

齊不武的臉發熱了，那是因爲極度的憤怒，他咆哮地叫道：「妳太卑鄙！太惡毒了！妳究竟算不算是個人？」

樂紫鳳冷哼一聲：「你不必向我嚴辭質問，我已決定了要讓你們兩人終身痛苦，誰也不能改變我的主意！」

齊不武忍無可忍，也不管自己的功力還只剩下多少，突然一拳就向她的臉上飛了過去。

這種舉動是很粗暴的，尤其是對這麼一個嬌滴可愛的女孩子來說，這簡直是令人不可思議的。

但齊不武却已眞的無法忍耐得住。

樂紫鳳却在這時候輕輕的嘆了口氣，然後就一拳把他擊倒在地上。

齊不武本來想用這種方法把樂紫鳳擊倒的，但是，最後倒了下去的人却是他自己。

× × ×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齊不武又再悠悠轉醒。

但他現在仍然是個「老太婆」。

而這一次，當他轉醒過來之後，他的腦筋似乎呆滯了。

他的腦海裏一片迷糊，甚至已忘記了自己是誰。

這時候，他看見了自己正坐在一張高背靠椅上，面前是四尊金剛塑像，還有一張擺滿了香火的巨大神案。

有人在敲木魚，不斷發出了沉實的聲響。

在那人的身旁，有一隻銅爐，這一隻銅爐甚是精緻，只見一縷青烟，從爐頂上的麒麟鼻孔中嫋嫋冒升，齊不武只覺得陣陣奇異的香氣，直透丹田，聞着十分舒泰，但腦筋却是越來越麻木了。

他只是看見，自己正坐在一間廟院殿

堂的中央，四週的環境看來既莊嚴，又陰森。

他已完全陷入迷惑之中。

過了好一會，那個背對着他的人緩緩地轉過了身子，用一種很奇特的表情望着他。

這人是僞冒的齊不武。

當齊不武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可說是吃驚極了，但現在，他却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甚至是完全無動於衷。

假齊不武臉上露出了詭異的笑容：「你可知道我是誰？」

齊不武搖搖頭，說：「我不知道。」

假齊不武又在笑：「我現在就告訴你我的名字，你要牢牢的記往，永遠也不要忘記。」

齊不武茫然地說：「我會記住的。」

假齊不武滿意地笑着說道：「你聽住了，我叫齊不武，是龍泉堡堡主齊玉邦的兒子。」

齊不武看着他，點點頭，道：「我知道了。」

假齊不武道：「那很好，你要記着，我叫齊不武，是齊玉邦的兒子！我叫齊不武！齊不武！齊不武……」

齊不武不斷的點頭，不斷的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假齊不武不開口了，他緩緩地走了出去。

接着，又有一個優雅的聲音緩緩地說道：「齊不武已經走了，你爲甚麼不去殺了他？」

齊不武緩緩地轉過了臉，看見神幔後來了一個人。

這人正是美麗而詭秘的樂紫鳳。

「妳是誰？」齊不武連她也認不出來了。

樂紫鳳走到他面前，淡淡地笑道：「你不必理會我是誰，因爲，你必須首先知道，你自己到底是甚麼人？」

齊不武瞪着她，茫然地說道：「我是誰？」

樂紫鳳道：「你姓刁，叫刁影梅，現在已六十八歲了，江湖上的人，都叫你做血手婆婆。」

「我是血手婆婆刁影梅……」齊不武喃喃地道：「我是血手婆婆刁影梅……」

樂紫鳳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你說對了，你要記着，下一次遇上齊不武的時候，一定要殺了他，爲你的師姐報仇！」

「師姐？我的師姐又是誰？」

「她叫樂秋蓮，你一向都是很喜歡她的。」

「樂秋蓮……她是我的師姐……對！我記得了！樂秋蓮是我的師姐，」齊不武忽然握着了拳頭：「但我怎麼再也記不起她是怎樣的？」

樂紫鳳說道：「你不會再看見師姐了，因爲剛才那個叫齊不武的人，已強姦了她！」

齊不武怔怔地想了一會，忽然說：「強姦是怎樣的？」

他這一反問，樂紫鳳反而給他問得傻住了，甚至連臉也紅了起來，過了片刻，她才又說：「齊不武不但強姦了你的好師姐，而且還殺了她！」

這一次，齊不武有反應了，而且還相當激動：「他敢殺了我的師姐？我也要殺了他！」說着，霍聲站了起來，眼睛裏同時露出兇厲的光芒。

樂紫鳳輕輕的嘆了口氣：「但他已經走了，他的輕功非常之好，你雖然是血手婆婆刁影梅，武功也極高，但現在是萬萬趕不上他的了。」

齊不武陡地呆住，道：「那麼怎辦？怎辦？」

樂紫鳳說：「你現在好好的休息，千萬不能到外面走動，明天我會帶你去找齊不武，爲你的好師姐報仇！」

齊不武不斷的點頭，說：「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樂紫鳳笑了笑，她的笑容忽然又變得溫暖如春。

又有誰能想像得到，在這溫暖如春的笑容裏，居然會隱藏着比洪水猛獸還更可怕的殺機？

× × ×

明天已變成了今天。

今天的天氣十分好，天晴而風輕，這應該是一個令人精神煥發的日子。

但在那月舖滿細砂的大廣場上，人們的心情却是各有不同。有人耐心地等待，有人煩躁不安，有人掌心暗自冒汗，也有人磨拳擦掌，戰意如虹。

這裏總共有九十七個人，其中絕大部份都是江東武林中的第一流高手。

除了江東武林的高手之外，還有來自杭州唐門的唐家父子、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殺手之王司馬血、偷腦袋大俠衛空空等武林奇俠。

當然，行踪飄忽，四海爲家的雪刀浪子龍城壁也在其中，他們都在等待着一個人的出現。

這人是冲霄教教主玉至尊，也就是中原名俠樂無忌！

他會不會來，他若來了，這裏會發生怎樣的事？

沒有人知道答案，但每個人都很想知道這個答案。所以，無論他們的心情現在怎樣，都只好等待，靜心地等待。

沒有人出聲，也許在場之中，最响亮的聲音，就是唐竹權喝酒時所發出「骨嘟骨嘟」的聲响。

唐老人不時瞪着他，終於忍不住說：「你少喝一點行不行？」

唐竹權立刻把酒罇放下，說：「老子之言，孩兒豈敢不從？」

唐老人皺了皺眉，把酒罇抓起看看，原來裏面已是空空如也，不禁長長嘆了口氣：「總有一天，你會淹死在酒罇裏。」

唐竹權訕訕一笑，道：「與其要死，倒不如戰死沙場，馬革裹屍的好。」

唐老人冷冷道：「今天你不愁沒有這麼個機會了。」

此言一出，江東豪士相顧駭然，這對唐家父子，眞是敢作敢爲，甚麼話都說得出口。

立刻有個身長七尺，面黃如蠟的白衣人冷冷地望着唐老人，沉聲道：「唐老祖宗你不遠千里趕到江東爲咱們助拳，咱們是很感激的，倒不知是唐老祖宗何以會在

此時，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

這人是江東青竹縣的教頭，他是以金砂劈空掌成名江湖的，手下功夫極硬，脾氣也是一樣，又硬又臭。

他叫嚴永濟，外號「一掌判生死」，在江東武林之中，名氣僅次於齊玉邦和卓公子。

在江東武林之中，敢跟這位嚴教頭頂撞的人，恐怕還數不出幾個。

但唐老人是何等樣人，怎會給嚴永濟所嚇倒，他冷冷一笑，道：「你錯了，老夫從杭州到此，怎麼說也沒有千里之遙，昔才老夫只是與劣子談話，就算老夫說甚麼，旁人也管不着。」

他這番說話，可也不無道理，嚴永濟的臉色看來又比平時更焦黃幾分。

「嘿嘿，嘿嘿，果然不愧是威鎮杭州的風雲人物，」嚴永濟連聲冷笑，「只可惜這裏不是杭州。」

唐老人道：「這裏也不是青竹縣！」

兩人已在針鋒相對，忽聽一人嘆了口氣，說：「兩位，這裏是在下約晤玉至尊的地方，現在正是江東武林風雨飄搖的時候，大家何苦自己嘔自己人的氣？」

唐老人皺了皺眉，不再說話。

常言道：「強賓不壓主。」唐老人再固執，也不會不識大體，跟主持大局的龍泉堡堡主抬槓。

這時候，全場只有一個人是坐着的，他就是齊玉邦。

他坐在一張虎皮交椅上，雖然比起半年前，他已消瘦得多，臉色也差了很多，但他仍然是龍泉堡的堡主，仍然是足以影响整個江東武林大豪傑。

只是，這幾個月以來，這位江東武林大豪的境況，也未免是太悲慘了。

也正因爲這個緣故，大家都有唇亡齒寒之感，以是這一次對抗玉至尊樂無忌的大會，江東不少武林高手都趕來助陣，連嚴永濟也不敢坐視不理。

因爲他們都知道，倘若連龍泉堡也站不住脚的話，其他的幫會門派，將來也難免步其後塵，相繼落入冲霄教教主掌握之中。

只是，冲霄教教主竟然又是中原名俠樂無忌，這也是令羣雄十分驚詫的。

但卓公子與冲霄教掛上了鈎的事，已被證明，而卓公子與樂無忌來往密切，也被揭露了出來，凡此種種事實，都足以證明，冲霄教教主玉至尊就是樂無忌！

更令人感到憤怒的，就是樂無忌竟然設下了陷阱，在雷峯塔下殺了火雲姥姥，却把一切罪名，都推在佛門棋王的身上！

這種手段，簡直就是滅絕人性！

到了今天，大家看見齊玉邦飽受蠱毒折磨後的樣子，都不禁從心底裏冒出寒意來。冲霄教太可怕，也太可惡了，江東的豪傑們，絕不能讓這股惡勢力蔓延下去。

樂無忌已成爲了江東武林的公敵。

他甚麼時候才來，他會不會來？

他會不會暫避鋒頭，日後才向江東羣雄來逐個擊破？而這一點，也正是一些老謀深算的老江湖所最顧忌的。

倏地，遠處傳來了一陣長嘯之聲。

嚴永濟臉色一變，說道：「樂無忌來了！」

天理循環自食其果

樂無忌終於來了。

今天，他的臉色也並不怎麼好，看來青青白白的，就像他身上罩着的長衫。

他的眼神，彷彿既冷漠，又空洞，雖然廣場上擠滿了江湖上成名的高手，但他却像是誰也未曾瞧見。

是視而不見，還是他根本沒有把這些人放在眼內？

但這裏九十七個人，一百九十四隻眼睛，全都盯在他的臉孔上。

這人是名滿天下的名俠，無論劍法和內力修爲都已達到巔峯之境。

在武林中，他向來是備受敬重的，但忽然間，他已被證實，他就是毒害龍泉堡堡主的人，也是冲霄教的教主玉至尊。

他的假面具已被揭開了，江東羣雄，都有敵愾同仇的感慨，他們已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這個假仁假義的大魔頭誅滅，否則江東堪危。

武林中各門各派，儘管平時各家自掃門前雪，但等到大家發現堤壩出現危機，再不搶救就會一齊淹死的時候，他們還是會排除一切成見，先堵住缺口再說的。

玉至尊就是他們現在心目中的洪水猛獸！

但無論怎樣看來，樂無忌現在的樣子一點也不兇，只是有點憔悴。

唐老人終於緩緩地走了上去，說道：「樂大俠，還認得老夫嗎？」

樂無忌這才淡漠地一笑，抱拳道：「十二年前，老祖宗杭州夜宴羣雄，在下承蒙邀請，至今還是餘醉未消，又怎會忘了唐老祖宗？」

唐老人道：「一醉十二年，樂大俠說得未免太隆重了。」

樂無忌輕嘆口氣：「樂某本非大俠，時至今日，更與大俠二字相隔十萬八千里，客套說話不必多談，在座諸君，有甚麼事情，儘管衝着樂某提出好了。」

他說「在座諸君」，但環顧全場，唯一佔有座位者，僅齊玉邦而已。

他分明是要齊玉邦跟自己對話。

齊玉邦緩緩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大聲道：「樂無忌，你現在還有甚麼話說？」

樂無忌淡淡道：「你認爲我現在該說甚麼？」

齊玉邦道：「你可以否認，說自己並不是甚麼玉至尊，也可以說根本不知道甚麼是天瘋蠱！」

樂無忌道：「我若這麼說，你們會相信嗎？」

沒有人點頭，每一道目光都像是尖針，像是刀鋒，但也有些目光，是不由自主地欽佩着樂無忌這個人的。

因爲他只是一個人前來，那麼，不論他是玉至尊也好，是中原名俠也好，這份胆色的確值得令人佩服。

但也有些目光在露出了鄙夷之色。

這些人認爲，樂無忌爲了齊玉邦的妻子，而向齊玉邦施用蠱毒報復，這實在是太惡毒了，這豈是大丈夫的行徑？

樂無忌環視了衆人一眼，忽然又笑着說：「既然就算我否認一切，大家都不會

相信，樂某又何必多此一舉？」

嚴永濟冷冷一笑：「事實罪證俱在，也不由你狡猾！」

唐老人望了望樂無忌，欲言又止。

樂無忌則望着嚴永濟，道：「尊駕可是『一掌判生死』嚴永濟？」

「好說！」嚴永濟昂着臉，一副神氣十足的樣子。

樂無忌仍然目不轉睛的看着他，說道：「既然你認爲樂某罪證如山，何以還不動手把樂某擒下？」

嚴永濟嘿嘿一笑：「樂教主，你不必恃技凌人，今天你可逃不出去！」

樂無忌笑了笑，道：「嚴兄說得不錯，今天這裏高手如雲，樂某是萬萬逃不出去的。」

唐老人忍不住道：「既然知道萬萬逃不出去，爲甚麼還要來？」

樂無忌緩緩道：「我爲甚麼要逃？」

唐老人道：「不逃就得戰！你是否認爲可以憑一人之力，把這裏所有的人都擊敗？」

樂無忌搖搖頭，道：「我毋須擊敗這裏所有的人，只要擊敗一個人便足够。」

齊玉邦冷笑道：「你是要在衆目睽睽之下殺了我？」

樂無忌盯着他，淡淡道：「殺你不難，但我若在這時候殺了你，對任何人都不會有甚麼好處。」

齊玉邦冷冷道：「樂教主，你到底想說甚麼？」

樂無忌道：「我不想殺任何人，只想擊敗你和你的陰謀！」

齊玉邦道：「我有甚麼陰謀？」

樂無忌道：「倘若天下間只有一個人知道我並不是冲霄教的教主，那麼這人一定就是你！」

齊玉邦冷笑道：「你不是玉至尊，誰是玉至尊？」

樂無忌道：「是你，你才是冲霄教的教主！」

嚴永濟陡地怪笑起來，道：「好啊，到了這時候才想反咬別人一口，但誰會相信你的鬼話？」

樂無忌默然，嚴永濟又冷冷笑道：「咱們都知道你武功卓絕，但邪不能勝正，我看你還是不如一死以謝天下好了！」

樂無忌的臉霎眼間變得一片蒼白。

人人都以鄙夷的目光看着他，只有少數人是例外的。

其中一人，是雪刀浪子龍城壁，他忽然走到樂無忌的面前，說：「我絕對可以肯定，樂大俠還是樂大俠，他絕對不是甚麼冲霄教的教主。」

此言一出，衆皆譁然，嚴永濟首先衝了上前，瞪着他怒聲說道：「龍城壁，你在攪甚麼把戲？」

龍城壁說道：「在下並沒有攪甚麼把戲，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眞相向大家說出來。」

嚴永濟冷笑道：「在幾天前，你和衞空空不是一直都說，卓公子已跟玉至尊有所勾結，而且那玉至尊就是樂無忌嗎？」

龍城壁長長的嘆了口氣，點頭道：「不錯，我們曾經這樣說過。」

嚴永濟道：「難道現在又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龍城壁道：「本來就不是這麼一回事，因爲我們給人愚弄了。」

「給人愚弄了？」嚴永濟嘿嘿地笑道：「鼎鼎大名的雪刀浪子和倫腦袋大俠都給人愚弄了？」

衞空空立時大聲道：「這又有甚麼值得奇怪，人誰無錯？我承認，我和龍城壁都弄錯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天在小盈軒和卓公子談話的人，他故意讓我們以爲他就是樂大俠，而且，他一定已經和卓公子暗中串通好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這兩個冤大頭上當！」

龍城壁嘆了口氣，道：「當時，我們是眞的上當了，但最後，我們發現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而這一件事，使我們對整件事情有了迥然不同的看法。」

嚴永濟道：「是甚麼事那樣重要？」

龍城壁沉默了好一會，才沉聲說道：「若說是上當，上當的人也絕不只有我和衞空空兩個人，其實，在場諸君，絕大多數的人，都給一個人瞞騙了，他讓我們都以爲，他是個受害者，被人壓逼得體無完膚的可憐人！」

說到後面幾句說話的時候，龍城壁的聲音已越來越冷厲。

到最後，他的目光是盯在一個人的臉上。

他盯着的人，赫然竟是齊玉邦！

× × ×

齊玉邦也盯着龍城壁，兩張臉都同樣冷酷，同樣沒有半點表情。

「你失敗了！這幾個月以來，你一直讓每人個人深信不疑，你是給天瘋蠱毒害，你也用盡種種方法，讓江東武林的朋友，都以爲龍泉堡正在給一股神秘而邪惡的力量所壓逼，其實這一切一切，都只是你一手策劃出來的計劃，目的就是要煽動江湖上的朋友，聯合起來對付你心目中的仇人——樂無忌！」龍城壁突然聲色俱厲，面對面直斥齊玉邦！

這一個急驟的轉變，不禁令羣雄爲之面面相覷，半信半疑！

而這一番說話，不論是眞是假，齊玉邦聽後應該臉色大變才對。

但齊玉邦的臉色還是那麼鎭定，那麼安詳，他只是平靜地說道：「浪子，你有證據嗎？」

「沒有。」龍城壁搖頭。

此言一出，又是衆皆哄然，不少人的臉上已露出了怒容，嚴永濟甚至已亮起了進手的招式，要向龍城壁挑戰。

但衞空空却立刻大聲說道：「但我們有證人！」

「誰能爲此事作證？」唐老人倏地喝道：「此事非同小可，萬萬不能够只憑口講！」

「老夫可以作證！」一個白髮老人應聲走出來，正是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衆皆愣住。

時九公可以作證？他將會如何證實，龍城壁和衞空空的說話？

只聽得時九公朗聲說道：「天瘋蠱確已失傳了，齊玉邦絕對沒有中了甚麼天瘋蠱的毒，他每天要喝狗血，其實是故弄玄虛，他一天一天的消瘦下去，是因爲他服下了一種古怪的藥丸，這是他的苦肉計！他要陷害樂無忌才是眞的！」

每個人都吃驚極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用一種難以置信的目光盯着齊玉邦的臉。

嚴永濟却還是不服氣，他質問時九公：「你怎可以如此肯定，齊堡主沒有中了天瘋蠱？」

時九公冷冷一笑，道：「凡是中了天瘋蠱毒的人，就算天天喝狗血，一個月之內還是非死不可的！」

嚴永濟的眼色終於變了。

時九公又道：「老夫早已懷疑，他沒有中天瘋蠱，但却摸不透這是怎麼一回事，及後老夫到了龍泉堡，更發覺齊玉邦是在故弄玄虛，所以老夫也使了點詐，老夫給他服下了一種藥散，說可以暫時尅制天瘋蠱之毒，不必天天喝狗血了，想不到齊堡主服下之後，果然靈驗，眞的毋須再喝狗血，但那些藥散，其實只是麵粉而已，那裏可以眞的尅制天瘋蠱毒？箇中原因，大家不難想像得到罷？」

嚴永濟的面色變得更難看，他怒瞪着齊玉邦，忽然用盡氣力大聲罵道：「俺操你娘，你他媽的簡直不是個人！」

齊玉邦却笑了，但却笑得很酸。

「不錯，我是在用苦肉計，我沒有中天瘋蠱毒，我現在甚至不妨直認，我就是玉至尊！」

他終於親口證實了這一切！

樂無忌長長的嘆息一聲，說道：「老齊，你我的恩怨，其實早已了斷，這又却是何苦呢？……」

齊玉邦悽然一笑：「你可不知道，我雖然娶了她，但她一直還是只記掛你這位樂大俠？……」

樂無忌呆住，無言。

齊玉邦也無言，因爲他已失敗了，他只有一死以謝江湖。

他的臉色忽然發黑，他已經嚼毒自盡了！

× × ×

樂無忌還是樂無忌，他已還了自己的一身清白，他仍然是備受武林中人敬重的中原大俠。

然而，他的煩惱還是沒有消失。

樂秋蓮雖然又已陪在自己身邊了，但還有齊不武，他在那裏？

在這黯然神傷的黃昏，樂無忌和秋蓮來到了江邊，他們要渡江，到七里外的一座莊院裏投宿。

但就在這時候，他們看見了江邊有人在飛奔，也有人在背後追殺！

追殺的人，是個老太婆，這老太婆雖然看來年紀已一大把，但輕功和武功俱十分了得。

而那個被追殺的人，竟然是齊不武。

樂無忌的臉色變了，他對樂秋蓮說：「那個老太婆是血手婆婆，齊不武萬萬不是她的對手！」

樂秋蓮早已標了出去，她護住齊不武，拔劍直刺血手婆婆的咽喉！

這一劍很快，血手婆婆似乎是躲不過的了。

但就在這剎那間，橫裏突然射出了一條纖巧的影子，那竟然是樂紫鳳！

她擋住了那一劍！用血肉之軀擋住了那一劍！

樂秋蓮大吃一驚，急忙回手，但劍鋒已穿過了樂紫鳳的胸膛！

「妳瘋了？」樂秋蓮面如土色。

這時候，樂無忌已點住了齊不武的穴道，也點住了血手婆婆的穴道。

樂紫鳳已是奄奄一息，但她居然還在笑。

她說：「爹！姐姐，我一直都在胡鬧，但就在姐姐刺出那一劍的時候，我忽然發覺，齊不武不能死！他絕不能死！所以，我願意在這最後一剎那間，代替他接受這一劍，這個老太婆就是齊不武，是我把他易容變成這樣的！」

「紫鳳！是我錯了……」秋蓮哭了起來。

「姐姐，妳沒有半點錯，我才是最不可以原諒的人，我嫉妒妳，我想霸佔着不武……我……」說到這裏，樂紫鳳的眼睛已闔上，鮮血已染滿了她的胸膛，也沾濕了樂秋蓮的衣衫。

樂無忌是中原名俠，他單人匹馬，闖過不知多少陣仗，他從不屈膝，從不流淚，但這時候却已淚濕衣襟，悲傷不已。

「齊不武不能死！」這是樂紫鳳畢生最後的一個決定。

但這決定却是來得太遲了，所以，她只有死，死在自己佈下的陷阱裏。

夜色已臨，江邊每一個人還是動也不動……

（全文完）

環球新書介紹

護血書

馬雲著

有所謂「山高皇帝遠」，不少土豪惡霸，貪官污吏勾結起來，往往令到老百姓有冤無路訴。此情況下，奇人義士便產生了。一名王爺橫行無道，老百姓都遭殃，而且連地方官也無奈何。有人看不過眼，密佈上京，皇上派來巡按大人，但還是遭了毒手。巡按死前，將一血書交了愛女收藏，幸得俠士劉郎勇護血書，排除一切危難，刺殺送上京。

另一個故事「女刺客」，女刺客梅花因不堪惡霸駱大耳風流成性，殺其子駱嬰絕其後以懲，此事後，駱大耳派出殺手，四處追殺，危機四伏，幸得到劉郎相助方才脫險，兩人互生情素，但，梅花乃花如錦之妻，因而引起了一連串的事情……

（每本$8.00）

江湖恩怨 禍及書生

「深夜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寢，數聲和月到簾櫳。」

夜風獵獵，落葉四飄，一盞如豆孤燈，在蒼茫夜色中搖曳着，除了那斷續寒砧，樹梢冷月，在這清秋小院之中，還盪漾着一股低沉的吟哦。

倏地，風拂簾櫳，那盞孤燈的火燄陡然一陣急幌，這間清冷的斗室之中竟然多了一位不速之客。

她是一個長髮披肩，年約二九的黃衣麗人，一頭光澤澤的秀髮，披散在酥肩之上，黛眉攏烟，目含秋水，襯着一張宜嗔宜喜的俏臉蛋，眞個是貌比花嬌，艷麗超俗，她身前五尺之處，是一張破舊的書桌，一個一襲青衫，蘊藉洒脫的英俊少年，正呆立桌後向她訝異的逼視着，良久，那少年面色一整道：「姑娘夜臨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黃衣女郎喲了一聲道：「夜半奔波，身心兩疲，連個座都不讓就像審賊似的，不是有點焚琴煮鶴，大殺風景麼？」她說着話，就向桌前一張椅上坐了下來，而且伸出纖纖蓮足，用手搓揉着。

青衫少年對黃衣女郎那旁若無人跡近放浪的動作感到頗爲尷尬，不覺玉面一寒道：「人言可畏，請姑娘自重一點……」

黃衣女郎神色一怔，旋又啞然一笑道：「小女子並不是學那文君夜奔，公子何須拘泥！」

青衫少年哼了一聲道：「孤男寡女，一室相對，姑娘縱然不懼，小生也應避避男女之嫌……」

黃衣女郎倏的長身而起，雙目神光若電，瞅着青衫少年冷冷道：「古人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閣下對一個窮途漂泊的女子毫無半點憐憫之心，反而斤斤較量一些微不足道的細微末節，不知閣下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青衫少年佔不到黃衣女郎的口舌竟是這般犀利，但他却不得不對這位自稱窮途漂泊的弱女子再作觀察。她確是一個風華絕代，艷光迫人的美人兒，但她那神韻之間，却有一股不讓鬚眉的英武之氣。

她身後揹着一個長形包裹，一身杏黃色俏裝，留有不少風塵的痕跡，除了這些，他看不出她有什麼難解的窘困，而且這位纖纖弱質，可能還不是一個等閒的人物，於是，他慨然一嘆道：「姑娘縱然遭到什麼困難，小生一介寒儒，只怕心餘力拙，會叫姑娘感到失望。」

黃衣女郎道：「小女子的要求，自然是在公子能力範圍之內的了。」

青衫少年道：「既然如此，姑娘請吩咐。」

黃衣女郎面色一霽道：「公子既有心相助，往後一切小女子自有安排，現在請公子轉過身去，小女子要在仇敵未來之前，對身份加以改扮。」

青衫少年不知道她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但終於順從的轉過身去。

在一陣衣物抖動之後，傳來一聲輕喚：「公子！小的這廂有禮了。」

青衫少年扭頭一瞥，見黃衣女郎已改扮成一個小厮模樣，她那頭如雲秀髮，挽成兩個小髻，身上穿着對襟短衫，加上她那嬌小的身材，如果不知底細之人，準會認作是他的書僮無疑，他由她的頭上一直看到脚下，陡的目光一窒，哈哈一陣大笑道：「姑娘易容之術，果然天衣無縫，不過……」

黃衣女郎隨着他的目光向脚下一瞥，不由羞得纖足一跺道：「不准你笑……」原來她衣衫雖已改扮，却忘了那雙纖纖蓮足還穿着一對綉紅花的白綾緞鞋，她再匆忙的由包裹內取出一雙青布男鞋換上，將包裹塞入床板之下，然後雙臂一張，脚尖一旋，就地轉了一個圓圈，道：「像不像？公子。」

青衫少年神色一肅道：「姑娘既已改扮妥當，縱然遇到仇家，也難以發覺姑娘的本來面目了。」

「也許是的。」

「那麼在下要歇息了，姑娘請吧。」

「什麼？你要攆我走？」

「孤男寡女，實在是難以相處，請姑娘多多鑒諒……」

黃衣女郎幽幽一嘆道：「公子心如皎月，小女子非常敬佩，不過我的仇家已在十丈之外，請公子助我渡過這一難關，小女子自當離去。」她語音略頓，又面色一緊道：「公子快取出紙筆，待我給你研墨。」青衫少年不會武功，對黃衣女郎的話自然有些懷疑，不過他還是取出紙筆，胡亂的書寫着。

俠客青衫（上）

凌霄生·文
可飛·圖

義奇情故事

俠完期兩

商宇寰抹了一把冷汗，回頭對黃衣女郎道：「幸未辱命，姑娘可以走了。」

黃衣女郎檢衽一禮道：「謝謝公子，不過，你不想知道他們是誰，以及我與他們結仇的經過？」

商宇寰道：「小生一介寒儒，不願涉足江湖恩怨，姑娘請吧。」

黃衣女郎幽怨的一嘆道：「縱然如此，我還是不能離開。」

商宇寰詫然道：「爲了什麼？」

黃衣女郎道：「唉，我想來想去深悔適才過於孟浪，看來這江湖恩怨，公子是不易擺脫的了。」

商宇寰怒哼一聲，道：「姑娘不必危言聳聽，妳如果再不走，小生就不再客氣了。」

黃衣女郎道：「我說的是眞話，適才那黑衣人的身份已動疑念，要是他們去而復返，你少了一個書僮又將如何交待？」

商宇寰道：「這是我的事，不勞姑娘費心。」

黃衣女郎道：「又何嘗不是我的事，公子！咱們不妨來個從長計議。」

商宇寰道：「不必。」大袖一拂，逕自轉過身去，黃衣女郎咳了一聲道：「公子既這般堅決，小女子只好告退了，願公子多多保重。」

商宇寰不再答理，他默立片刻，聽到身後已無聲息，及轉身一瞥，心頭又猛的一震。

「嘿嘿嘿……酸丁！你的書僮呢？叫他出來讓大爺見識見識。」

說話的是三名黑衣人之一，黃衣女郎驀地，竹簾無風自動，這平靜的斗室，陡然籠罩着一股肅殺之氣，青衫少年舉目一瞥，手中毛筆幾乎震駭得脫落下來。

原來燈光還在輕微的顫抖，竹簾內已多了三個神態威猛的江湖怪客，他們全是一身黑衣，除了一雙炯炯發光的眼神，連頭臉都罩在一個黑袋之內，而且還執着明幌幌的兵刃，顯出一副擇人而噬的神態。

青衫少年向低頭研墨的黃衣女郎瞧了一眼，暗忖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事到如今，說不得只好硬撐下去，於是他緩緩立起身形，向那三名黑衣人道：「三位是錯過宿處了麼？可惜寒舍過於簡陋，無法供給三位住宿，由此向西十里外有一個鎭集，三位還是多走幾步吧。」

中間的黑衣人哼了一聲道：「少說廢話，告訴我你是誰？」

青衫少年說道：「小生姓商，草字宇寰。」

黑衣人向黃衣女郎一指：「他呢？」

「他？哦，哦，他是小生的書僮叫商茗。」

「此地就是你們兩個人麼？」

「是的。」

「你有沒有看見到一個身着黃衣的女子？」

「沒有。」黑衣人略作沉思又道：「夜色已然深沉，閣下還要這般研鑽……」

商宇寰淡淡一笑道：「研求經世學，賣與帝王家，爲了前程遠境，小生焉能不焚膏繼晷。」

黑衣人哼了一聲道：「走。」竹簾再度微幌，三人已一閃而沒。

不幸言中，他們果然去而復返，而且還來得這般迅速，他此時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黃衣女郎已經離去，他總算不致爲德不卒，可是書僮呢？他如何打發這三名惡煞兇神？

黑衣人見商宇賽目光亂轉，神情間帶着怯意，遂陰惻惻哼了一聲道：「酸丁！黃絹呢？你把她藏到那裏去了？」

商宇賽道：「黃絹是誰？小生一概不知，各位如果別無他事，小生可就要歇憩了。」

黑衣人冷冷道：「要在大爺眼前掉花槍那是你自討苦吃，說！黃絹在那裏？否則大爺廢了你。」

商宇賽道：「小生確實不知黃絹是誰，尊駕不信那是無可奈何之事。」

黑衣人道：「那麼你的書僮呢？叫他出來讓大爺見見。」

商宇賽道：「書僮有病到鎮上求醫去了，尊駕如果一定要見他，請到鎮上去找吧。」

黑衣人怒道：「你既然不見棺材不掉淚，大爺只好調理調理你了。」他語音未落，已然一掌飛出，五隻鋼鈎似的手指，猛向商宇賽的肩頭抓去。

商宇賽根本不會武功，怎能避得開黑衣人這飄忽不定的五指一抓，就在黑衣人五指堪堪落實之際，陡然一聲叱喝：「住手。」跟着一縷勁風，點向黑衣人的曲池重穴。

黑衣人挫腕飄身，退出五尺之外，但倏退又進，已與另兩名黑衣人將黃衣女郎圈了起來。

黃衣女郎先向商宇賽投下歉然的一瞥，再轉向黑衣人道：「秦嶺三煞，也算成了名的人物，竟對一個無拳無勇的書生下手，三位也太過無恥了！」

適才動手的黑衣人哈哈一笑道：「黃姑娘責備的是，不過，在下只想請姑娘現身而已，天胆也不敢弄傷姑娘的友人。」

黃衣女郎撇撇嘴道：「這麼說倒是姑娘的不是了。」

黑衣人嘿嘿一笑道：「只要黃姑娘跟咱們回山，些須小事我是不會介意的。」

黃衣女郎面色一整道：「我說過我不是你們要找的黃絹，你們幹嗎要這麼窮魂不散……」

黑衣人道：「在下兄弟隨侍少山主之時，不止一次見到姑娘，如果說姑娘不是黃絹，嘿嘿……」

「好吧，就算我是黃絹，你們打算怎樣？」

「姑娘是未來的少山主夫人，除了老少山主誰敢把姑娘怎樣？我兄弟不過是奉了少山主之命，請姑娘回山而已。」

「要是我不呢？」

「在下兄弟，只好跟着姑娘，並派人通知少山主……」

黃衣女郎怒叱一聲道：「你敢！」

黑衣人道：「上命差遣，身不由己，請姑娘多加原諒。」

黃衣女郎目光一轉，冷冷道：「本姑娘還有一事不明。」

黑衣人道：「姑娘有話但請吩咐。」

「你適才說只想逼我現身，不會爲難這位公子，是麼？」

「是……是的。」

「你們盤龍山的山規改了麼？這倒是一樁可喜之事！」

「這個……」

「怎麼，我說的不對？」

「山規如鐵，在下怎敢妄加月旦。」

「這麼說無論我回不回山，你們都不會放過商公子了。」

「姑娘明鑒……」

商宇賽忍不住怒哼一聲道：「小生雖是一介寒儒，也決不會被你們這般强盜所屈，你如果再敢任意侮蔑，商某就叫你血流五步。」他手握鎮紙銅尺，睜目切齒，神色懍然，對威懾江湖的秦嶺三煞，竟然沒有半點怯懼。

黃衣女郎柔聲勸慰道：「秦嶺三煞，不過是盤龍山的狗腿子而已，對這種微不足道的人物，公子何必介意……」

黑衣人哼了一聲道：「愚兄弟橫行江湖數十年，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姑娘說話最好小心些。」

黃衣女郎不屑的撇撇嘴道：「連盤龍山也算在內？」

黑衣人咳了一聲道：「姑娘言重了，本山老少山主神明英武，胸羅玄機豈是愚兄弟所敢褻瀆。」

黃衣女郎冷冷道：「而且老少山主對你們這般鷹犬，稍有過失，就會嚴加懲罰，是麼？」

黑衣人尚未答言，黃衣女郎又道：「如果本姑娘回到盤龍山，可能以少夫人身份將你們秦嶺三煞處死，你信麼？」

秦嶺三煞全都心頭一震，身不由己的後退三步，黃衣女郎暗中吁出一口長氣，她知道一舉殲滅三個一流高手，不得不用一點心機。於是，她接着微微一笑道：「我只是一句相戲之言，各位不要緊張，不過你們如果硬要找死，那可又當別論！」

秦嶺三煞如獲皇恩大赦，緊張的心情也鬆弛了下來，同時唱了一個肥諾道：「小的們不敢……」

黃衣女郎陡的粉頰一寒道：「如果我跟你們回去，並不是懼怕你們的武功，你們信是不信？」

立於中間的黑衣人淡淡一笑道：「姑娘說的話咱們自然該信。」

黃衣女郎叱道：「我既答允回山，就是你們的少夫人，你怎敢對本夫人胡亂稱呼！」

黑衣人愕然躬身道：「少夫人責備的是……」

黃衣女郎柳眉一挑道：「我說並不懼怕你們的武功，也許你們心中不服，這樣吧，咱們到外面去試上一試。」

她不容秦嶺三煞分辯，抽出包裹中的長劍，就湧身躍至院中，掌中劍輕輕一顫，劍光抖起一片銀芒，然後往懷中一抱，向秦嶺三煞冷冷道：「你們是三人聯手？還是一個一個來？」

秦嶺三煞互望一眼，顯出一副進退失據的尷尬神色，黃衣少女用劍一指中間的黑衣人道：「你是老大？」

黑衣人說道：「是的，小的名叫蔡如松。」

「那麼，就是你先來吧。」

「小的不敢。」

「是對本夫人的武功不屑一顧？」

「這……」

「如果不是存心輕視，你就應該好好的接招。」黃衣女郎說話之中，已然一劍平胸刺出。

蔡如松迫於無奈，祇得取下鬼頭刀招架，他見黃衣女郎使的是天山派的魚龍十八變劍法，招式平庸，功夫甚淺，祇能算得三四流角色。自然，按秦嶺三煞的修爲，不出三招，就可叫黃衣女郎長劍出手，但對手是未來的少夫人，除了他想找死，這位武功平常的少女，他可開罪不起，那麼他現在的處境，是能勝而不敢勝，想敗又要敗得天衣無縫，不露痕跡，這就有點利費苦心了。

幌眼過去了三十招，黃衣女郎似乎因未能取得勝利而嬌叱連連，這樣更叫蔡如松慌了手脚，此時黃衣女郎正使出一招「飛龍引鳳」，長劍向後掄成半圓形，再右脚前抬，劍鋒也同時自下向上撩出。

這是一種極爲普通的招式，蔡如松無論是破解，是閃避，應該是輕而易舉之事，但一聲慘嚎傳來，黃衣女郎的長劍，竟巍巔顫的插在蔡如松的胸膛之上，她自己似乎也嚇得棄劍後躍，身如篩糠，顯示出這是一項難以預料的意外。

秦嶺三煞的老二老三，對黃衣女郎的這招「飛龍引鳳」，原也覺得並沒有什麼異樣之處，及至他們的老大中劍倒地，他倆才心神一震的飛撲過去，但……

「你找死……」

蔡老二躍起的身形，幾乎與黃衣女郎撞個滿懷，他身懸空際，而且去勢勁急，縱然想中途避讓，事實已無可能，又只好眞氣一沉，想斜斜向院中一角飄去，但他心念才動，心坎穴已挨上一記致命的重擊，跟着吧嗒一聲，他那龐大的身軀已摔落地上，兩眼一翻，就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如果說他也是意外，秦嶺三煞的遭遇，也就太過不幸了，只不過片刻之間，已然三折其二，怎能不叫那獨存的老三大起疑心，他蹬蹬蹬的一連退後數步，反臂摘下了鬼頭單刀，睜着一雙佈滿血絲的兇光，向黃衣女郎惡狠狠地瞪視着，良久，忽地仰天一陣狂笑道：「秦嶺三煞毀過不少成名人物，到頭來却中了一個黃毛丫頭的計算，嘿嘿，蔡老三不願獨生，姑娘！妳一併打發了吧。」他提足全身功力，一步步向黃衣女郎迫近着，只要讓他出手，那將是不惜兩敗俱傷的亡命一擊，因此，黃衣女郎似乎有點驚恐的叱喝，道：「本姑娘是盤龍山未來的少夫人，你竟敢這般無禮？」

蔡老三脚下依然前進着，口中發着令人心悸的冷笑道：「妳是未來的少夫人也好，是現在的少夫人也好，蔡某爲兄長報仇，按武林成例向妳挑戰，姑娘！多說無益，咱們還是在手底下見個眞章！」

黃衣女郎面色一寒，迅捷地拔起插在蔡老大胸前的長劍道：「閣下志氣可嘉，本姑娘倒不得不成全了你，進招吧！」

蔡老三濃哼一聲，手腕一振，一片刀影，像魚網般的罩了過來，而且勁風怒捲，有如雷鳴，這一刀之威，果有驚天動地之勢。

黃衣女郎不甘示弱，長劍一揮，竟然迎頭猛擊，一陣刀劍交鳴之聲响過，剎那之間，他們已然換了六招。

黃衣女郎仍然是天山魚龍十八變劍法，但招式內力，較適才與蔡老在過招時已大不相同，幾乎舉手投足之間，無一不是上乘絕學，蔡老三固然鬥得魂胆皆驚，但在强烈的復仇之心促使下，他已忘記了自己的生死禍福。

百招之後，他們還是半斤八兩，勝負難分，此時蔡老三刀光如雪，捲向對方的下盤，黃衣女郎被這一記威猛的刀勢迫得躍了起來，蔡老三嘿嘿一陣狂笑，陡地右臂一掄，單刀以流星趕月之勢，脫手向身在空中的黃衣女郎擲去。

這是一記險招，也是秦嶺三煞的獨門絕學之一，任他是何等功力超卓之人，在無法借力的空中，是難以避過他這畢生功力所聚的全力一擊的，然而，噹的一聲脆响，那柄勢如怒龍的單刀，竟被黃衣女郎的長劍一敲，猛然轉頭飛了回來，而且來勢勁疾，捷逾閃電，蔡老三方自一驚，已被他自己的單刀貫胸而入，在一聲劃破夜空的慘嗥之後，結束了這場恐怖的拚搏。

黃衣女郎是勝利了，但她幾乎已到山窮水盡的境地，她以長劍支持着搖搖欲倒的嬌軀，原本艷如夭桃的粉頰，也變得一片蒼白，額際鬢角在不斷的滲出汗珠。

商宇賽急忙扶着她的嬌軀道：「姑娘！妳受了傷麼？」

黃衣女郎慘然一笑道：「沒——沒有，我只是脫了力，公子！你……讓我坐下來……」

商宇賽扶着她坐下，她立即閉目垂簾，開始調息，約莫頓飯的時間，她緩緩張開眼來，向守在身側，滿面關切之色的商宇賽嫣然一笑道：「我已經好了，謝謝公子。」

商宇賽面色一紅道：「想不到姑娘還是一個江湖俠女，不過……」

黃衣女郎知道他要說什麼，遂笑笑道：「公子是嫌我太過狠毒了麼。其實我不殺他們，就得聽憑他們的宰割，江湖之中，那有什麼是非可言！」

商宇賽道：「姑娘說的不錯，看來江湖詭詐，眞個招惹不得。」

黃衣女郎道：「這就要看各人的志趣而定了，一個遊俠江湖的奇士，爲人間鳴不平，替江湖伸正義，不爲名利所拘，不爲物慾所蔽，嘯風傲月，四海爲家，也自有它的樂趣之處，不幸的是：小妹惹上了江湖是非，今後恩怨糾纏將是一個不了之局。」

商宇賽道：「這當眞可惜得很！」

黃衣女郎嘆口氣道：「何止可惜，只怕連公子也難以置身事外！」

商宇賽哼了一聲：「小生既不認識什麼盤龍山主，這秦嶺三煞也不是小生所殺，姑娘這般言語，實在令人無法置信。」

黃衣女郎幽幽一嘆道：「不要說公子不信，就連我身受其害之人也像在夢中一般……」

商宇賽道：「事實上姑娘確是在說夢話。」

黃衣女郎神色莊嚴的道：「打從咸陽開始，小妹就遭到一些武林高手的騷擾，他們硬指我是盤龍山未來的少夫人黃絹，

而且凡是曾經與我接近的人，事後一律遭到殺害，唉，這般人喪心病狂，竟對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孩子千里追蹤，公子如認爲小妹在說夢話，這個夢就有點太過離奇的了……」

由黃衣女郎的神色，與院中三具血淋淋的屍體看來，黃衣女郎不僅是言出有據，而且商宇寰未來的危機也迫在眉睫，自然，這天外橫禍是黃衣女郎所賜給的，他素養再高，也不能毫無怨尤，因此，他劍眉一挑，冷冷道：「姑娘明知芳踪所至，就會爲別人帶來殺身之禍，那麼姑娘今後，似乎應該爲那些無辜受害者，設想一下了。」

黃衣女郎道：「小妹並無害人之心，祇是爲飢寒所迫，不得不如此而已。」

商宇寰輕蔑的哼了一聲道：「人性是自私的，這也怪姑娘不得。」

黃衣女郎嬌容一變，道：「公子是讀書人，怎知道江湖上的詭詐……」她略頓又道：「數十年來，盤龍山即被認爲是一個神秘恐怖的地區，武林各派，無人敢接近它百里之內，盤龍山的門下，也不與各派往還，現在他們藉口追索少山主的未婚逃妻，要在武林中掀起一場風暴，小妹無論是屈服或自裁，都不能挽回他們既定的決策，那麼留此有用之身，爲武林盡一份心力，這又有什麼不對，而且小妹不僅盡可能避免接觸武林各派，也避免接近任何一人，但多日來荒山逃竄，過着茹毛飲血的野人生活實在已到無可忍受的地步，唉，想不到夜訪貴府，仍然無法逃避他們的耳目……」

商宇寰聞言一呆，半晌，才輕輕吁了一聲道：「小生錯怪姑娘了，但，姑娘今後……」

黃衣女郎苦澀的一笑道：「今後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不過，如公子願意與小妹合作……」

商宇寰訝然道：「妳要我合作？」

「是的。」

「百無一用的書生，姑娘！妳找錯了對象！」

「不，武功不是與生俱來的，以公子的姿質，不出三年，必有驚人的成就。」

「到那裏去找明師？」

「小妹可以代師傳藝，」她略停續道：「何況盤龍山遲早會找到此處的，咱們不妨聯袂江湖跟他們周旋一下！」

商宇寰沉思半晌，終於點頭同意，然後，他取出食物，讓黃衣女郎裹腹，黃衣女郎看看天色道：「離天光還有兩個更次，咱們先歇一下，明天一早就上道。」

商宇寰遲疑一陣，道：「姑娘是說明天一早就走？」

黃衣女郎嫣然一笑道：「怎麼，捨不得家？」

「不，破屋幾間，並沒有什麼值得留戀之處，祇是咱們何去何從？而且姑娘的一切，也該讓小生有個瞭解。」

「你有沒有聽到兩句詩：爐炭燒人百疾生，鳳狂龍躁減心情？」

「那是唐代末年的翰林學生韓偓所寫，姑娘問這個作什麼？」

黃衣女郎答非所問的嘆口氣道：「河山依舊，人事全非，武林之中，已無復當年的盛況了！」

商宇寰一怔道：「姑娘是說當年？」

「是呀，三十年前……」

「姑娘今年芳齡幾何？」

「痴長一十八歲。」

「那姑娘是看三國流眼淚，替古人担憂了！」

黃衣女郎噗哧一笑，旋又面色一整道：「不，我是替家母抱不平，爲咱們担憂的。」

商宇寰搖頭道：「姑娘語含玄機，恕小生無法瞭解……」

黃衣女郎咳了一聲道：「三十年前，武林中出了五名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們雖然都有一身超凡入聖的藝業，但因功力相差無幾，所以能够維持局面的均衡，但曾幾何時，其中四位竟然風流雲散，生死難卜……」

「這五位武林前輩究竟是誰？」

「就是韓偓的那兩句詩，爐炭燒人百疾生，鳳狂龍躁減心情。」

「令堂一定是詩中的人物了。」

「不錯，家母就是三十年前的天山狂鳳。」

「也是唯一存在的前輩高人？」

「不，家母走火入魔，癱瘓床褥已逾十年，唯一倖存的是躁龍，也是武林中聞名喪胆的盤龍山主姜克風。」

「那麼，盤龍山對姑娘鍥而不捨，只怕是與令堂大有關連。」

「也許是的，躁龍久有獨霸武林之心，家母的存亡，他是應該關心的。」

「那……姑娘……」

「我麼？蕭嫂姑。」

「甚麼，小尿壺？」

「去你的，你才是大尿壺呢！」

「對不起，姑娘音韻相近，誤聽在所難免。」

「哼，我警告你，打從現在起，我就是你的師姊，再叫什麼姑娘，甚至小尿壺的胡亂稱呼，以下犯上，師姊可饒你不得的！」

「是，師姊，小弟不敢。」

「好啦，還是歇憩一下吧，咱們要去關外替娘尋找療傷的藥物，迢迢長途，有話再慢慢說吧。」

翌晨，他倆由龍門山直奔太原，商宇寰也開始學習武功，天山狂鳳獨門內功心法，是每日早午晚必修之課，九招八十一式「驚鵲手」拂穴斷脈最高絕藝，外加魚龍十八變三幻救命身法，每日配合研習，忙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不過由於他天資很高，時日雖短，倒也差强人意。

這天他倆到達太原西南的晉陽，離城約莫還有十里，他們就遇到了麻煩。

此時晚霞剛剛在山邊隱沒，大地已罩上一片灰影，最討厭的是那趁火打刼的晚風，憑空送來一陣陣寒意。商宇寰迎着獵獵晚風在奔馳着，忽地他回頭對蕭嫂姑道：「師姊，晉陽西南十里懸甕山麓的晉祠，是祭祀唐叔虞之處，裏面有唐太宗御製的碑銘，咱們明天去憑弔一下，好麼？」

蕭嫂姑微微一笑道：「好吧，公子爺，誰叫我是書呆子的師姊呢！不過，咱們的麻煩來了，你可要當心一些，要是應付不好，可能連命都沒有，那裏還能去逛晉

祠！」

商宇寰一怔之間，道旁已出現十餘名勁裝疾服的武林人物，爲首的是一個短髭如戟，臉肉橫生的高大老者，與一名身材粗短，面貌陰沉的全眞，這一行人一語不發，只是目射兇光向他倆迫了過來。

蕭嫂姑停着脚步，道：「師弟，這般人來意不善，動手時先以魚龍十八變身法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再覷機用驚鵲手攻敵，記住，咱們現在是搏命不是試招，出手千萬慈悲不得。」

商宇寰道：「知道了，師姊。」

他倆說話之間，來人已到他們身前八步之處，蕭嫂姑柳眉一挑道：「你們是盤龍山來的麼？」

短髭老者閣言大怒，舉起他那粗大異常的手掌，就要向蕭嫂姑劈了過來。他身側的道長急道：「胡兄不可造次……」

胡姓老者怒瞪蕭嫂姑一眼，緩緩放下手臂道：「老夫不與妳女娃兒一般見識，不過姑娘說話最好仔細一些。」

蕭嫂姑撇撇嘴道：「這麼說閣下必定是大有身份之人了，報個萬兒讓本姑娘聽聽。」

「老夫胡柞。」

「惡虎倀胡柞？」

「姑娘知道就好。」

「那位道長呢？」

「毒純陽周眞人。」

「啊，果然是兩個惡跡如山，兇名久著的武林敗類，要是與秦嶺三煞相比可當得是一丘之貉！」

胡柞剛剛怒哼一聲，毒純陽已搖手阻止道：「胡兄稍安勿躁，待貧道問黃姑娘幾句要緊之言。」

蕭嫂姑冷冷道：「你是要問秦嶺三煞麼？」

「是的，姑娘如果賜告，貧道感激不盡。」

「被我殺了。」

「哦！此話當眞？」

「這有什麼奇怪的，你們既然將我當作未來的少主夫人，他們以下犯上，我自然要處死他們。」

胡柞怒道：「姑娘之言，老夫難以相信。」

蕭嫂姑輕蔑的一哼道：「信不信是你的事，不過要是我當眞做了少山主夫人，哼，你惡虎倀只怕就難有容身之地了！」

毒純陽怕雙方越說越僵，亟岔開道：「三煞既死，多說無益，只是少山主對姑娘懸念甚殷，姑娘如果別無他事，咱們最好立即回山……」

蕭嫂姑黛眉一揚道：「你們少山主當眞很想念黃絹麼？」

「出家人不打誑語，貧道怎敢欺騙姑娘。」

「這麼說那少山主敢情還是一個多情種子，那位黃絹姑娘眞箇是幾生修來。」

「姑娘又說笑話了……」

蕭嫂姑粉頰一寒，道：「誰跟你說笑話了？告訴你吧，不僅本姑娘不是黃絹，而且你們少山主也知道本姑娘不是，他這麼張冠李戴，只是給你們製造死亡的機會而已。」

惡虎倀胡柞大吼一聲道：「妳敢敬酒不吃吃罰酒，老夫先將妳抓回去再說。」他欺身上步，一掌飄出，五指帶着勁風，扣向蕭嫂姑的手腕脈門。

蕭嫂姑見他手法玄奧，內力驚人，武功大是不凡，看來惡虎倀果非浪得虛名之輩，亟纖足斜踏，嬌軀一扭，像遊龍一般的轉到胡柞的身後，跟着粉臂一揮，五根纖纖玉指已拂向胡柞的精促、笑腰兩大主穴。

胡柞心頭一懍，猛的向前一縱，雙臂連消帶打，才化解開蕭嫂姑這一記驚鵲手法，但指風所及，他仍感到腰際隱隱作痛。一絲震駭之色，在他那生滿橫肉的面頰上掠過，他瞅着俏姑娘，沉聲道：「天山狂鳳跟姑娘怎樣稱呼？」

蕭嫂姑淡淡的說道：「那是家母三十年前的名號。」

胡柞神色一呆，半晌，倏地雙膝一屈道：「胡柞參見小主人。」

蕭嫂姑愕然問道：「這是怎麼回事？你認識我娘？」

胡柞拜罷立起，長長一嘆道：「小姐，咱們先處理眼前的局面再說。」

蕭嫂姑道：「好，除惡務盡，不可留下活口。」

胡柞應了一聲，虎軀一轉，向毒純陽逼過去。這意外的變化，大出毒純陽意料之外，他的臉色在變幻着，陰沉的目光中，也現出一股恐懼之色，最後，他叱喝一聲道：「本山山規如鐵，姓胡的，你當眞找死不成？」

胡柞嘿嘿一笑道：「小主人之命，胡某無法不遵，道長，你就委屈一點吧！」

毒純陽拔出肩頭長劍，向身後叱喝道：「上。」長劍一掄，當心向惡虎倀胡柞刺去。

胡柞右掌倏伸，抓向毒純陽的長劍，左臂猛揮，拍出一記威猛無儔的掌力。

毒純陽心知胡柞的雙掌戴着蛟皮手套，刀槍難入，講內力，他也無法跟他一爭長短，縱然是他那柄淬毒長劍，也一點傷他不得，只好微一縮臂，一吞又吐，猛點胡柞的氣門重穴。

胡柞側身避招，雙臂疾掄，一片掌影挾着開山裂石般的勁力攻了過去，毒純陽雖然多了一柄淬毒長劍，仍然手忙脚亂，險象環生。

此時另一羣盤龍山的高手，也與蕭嫂姑師姊弟動上了手，蕭嫂姑爲了照顧商宇寰，不敢放手搶攻，不過只要她攻出一招，必有一人哀嗥倒地，敵方人數雖多，却也對她無可奈何。

最緊張的自然是商宇寰，他不僅是初涉江湖，而且是一個規行距步的書生，幾曾見過這等血肉橫飛的凶險場面，因此，

他雖是習得幾項絕學，仍然破綻百出，一直處於驚濤駭浪之中，好在胡柞已解決了毒純陽，並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追奔逐北，痛殲殘敵，在蕭嬝姑全力合擊之下，盤龍山的高手，總算被他們全部肅清了。

胡柞將戰績作了一次檢視，知道無人漏網，這才趨至蕭嬝姑身前道：「幸未辱命，小姐，妳沒有什麼吧？」

蕭嬝姑笑笑道：「我倒沒有什麼，只是商公子可能吃了一點苦頭，來，我給你介紹一下，這是我的師弟商宇寰。」

胡柞立即抱拳一拱道：「胡柞參見商公子。」

商宇寰還了一禮道：「在下初入江湖，什麼也不懂，兄台不必多禮。」

胡柞面色一整道：「小姐是胡柞的小主人，公子既是小姐的師弟，也就是胡柞的主人，請公子千萬不要客套。」

蕭嬝姑道：「好啦，天色已然不早了，有話待咱們住了店再說。」

胡柞應了聲「是。」他由林中牽出三匹駿馬，在夜色淒迷中他們趕到了晉陽。

晉陽是古唐國帝堯的都城，周成王封其弟叔虞於此，唐高祖由晉陽起兵遂有天下，雖然它只是接近邊塞的一個山城，但却龍蟠虎踞，擁有不少輝煌的歷史。

現在只是深秋，晉陽城已被嚴寒籠罩着，蕭嬝姑一行住在一間趙家老店的客棧裏，飯後，她對胡柞的過去，作了一次深入的瞭解。

二十年前，胡柞是一個心狠手辣，無惡不作的武林煞星，因爲他行踪飄忽，想要爲江湖除害的各大門派，倒也奈何他不得，在一次他偶發善念，救助一個貧病交迫的老人時被人發現，於是，二十餘名正派高手向他展開了圍攻，在一場激鬥之後，他失去了再戰之能，但却被過路的天山狂鳳所救……

「唉，」他感慨的長長一嘆道：「主母要我在江湖上修積善功，可是一幌多年，連她老人家的一點音訊也得不到，年初朋友介紹到盤龍山當一名護法，想不到他們要捉拿的少夫人黃絹竟是小姐。」

蕭嬝姑感然道：「他們可能是迎接蒞關視察的上司吧，咱們既未犯法，管他甚麼官兵！」

胡柞道：「咱們能否通過，倒很難說，這樣吧，讓老朽先去試試，小姐與商公子，在此地稍憩一下。」

胡柞將馬匹拴在道旁的樹上，整了一下衣衫，就緩步向關前走去，在距官兵五尺之處，他雙拳一抱道：「大人請了。」

一個形貌威猛，懷抱狼牙棒的軍官冷叱一聲道：「你是誰？」

胡柞道：「小老兒名胡柞……」

軍官道：「你那兩名同伴一定是商宇寰與黃絹了？」

胡柞一怔道：「這個……」

軍官嘿嘿一陣冷笑道：「果然是賊胆包天，目無王法，拿下！」軍官話音甫落，四桿長槍已分左右向胡柞刺到。

胡柞大吃一驚，身形猛的一旋，雙掌伸縮之間，已將四桿刺來的長槍奪下，然後面對懷抱狼牙棒的軍官冷冷道：「小老兒雖是一介草民，但也不容隨意欺侮，爲了甚麼，要拿小老兒，閣下不妨說一個明白。」

那軍官見胡柞憑着一雙空手，錯眼之間，就奪下四名兵勇的長槍，不由面色一變。他喝退失去長槍四人，一擺手中的狼牙棒道：「好得很，本副將倒要見識見識你們這般江湖盜匪，究有什麼驚人之能。」他話落招出，狼牙棒挾着勁風，摟頭劈了下來。

胡柞哼了一聲，身形微側，單掌斜舉，呼的一聲，硬以一隻肉掌向那沉重的狼牙棒迎擊過去。嘭的一聲巨響，那軍官被一股勁道震得連退數步，但他狼牙棒並未脫手，而且胡柞也感到手臂微麻。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胡柞估不到軍旅之中竟有這般人物。

那軍官一招受挫，已激發他的怒火，狼牙棒再度掄起，竟使出一套少林寺威懾武林的羅漢杖法，此一佛門絕學，以狼牙棒這等重兵器使出，更是勁風四溢，威力無倫，胡柞雖然了無所懼，但一時之間，獲勝倒也不易。

蕭嬝姑向門場瞧了一陣，回頭對商宇寰道：「咱們還未到娘子關，守關的官兵已然列陣相候，此中只怕大有蹊蹺。」

商宇寰點點頭道：「除了有人栽贓嫁禍外，似乎別無解釋。」

蕭嬝姑柳眉一皺道：「娘子關是邊塞重鎮，守關官兵，都是身經百戰的一時之選，咱們縱然武功高過他們，要是一旦陷入重圍，脫身大是不易，師弟先將咱們的坐騎帶到南面山谷中相候，待我相助胡老擋他一陣。」

商宇寰道：「我也去。」

蕭嬝姑道：「不，咱們的目的是在脫身，對方弓箭勁疾，人多反而不利，聽姊姊的話，快去。」

商宇寰知道拗她不過，只好帶着坐騎，向南方快快馳去，蕭嬝姑目送他去遠，才返身幾個縱躍，便已撲入門場，一場驚心動魄的酣戰也就展開了。

蕭嬝姑的武學是驚人的，她舉手投足之間，連傷三名軍官，同時一聲清嘯，示意胡柞突圍。

然而娘子關的官兵，果然是訓練有素的勁旅，他們並沒有因軍官受傷而形成紛亂，竟在一聲號角之下，展開了聚殲頑敵的陣法，幸好胡柞已擊敗對手，奪得一隻趁手的狼牙棒，他與蕭嬝姑背部一靠，提功凝神，靜待來敵。

咚咚咚，一陣扣人心絃的戰鼓，在城樓上响了起來，跟着吶喊震野，八方呼應，軍旅臨陣，果有震撼山岳的威力。

接着，繫着紅纓的長槍，以排山倒海之勢，向着他們刺了過來，而且這槍陣之中，還有幾名槍法不凡的高手。

這確是一場極爲艱苦的搏鬥，蕭嬝姑與胡柞二人，要應付五十倍敵人的攻勢。

戰鬥在持續着，官兵以長槍大刀交互攻擊，仍無法突破蕭嬝姑二人的防守。

戰鼓更急驟了，它像密雷般發着殺伐之聲，場中的官兵在鼓聲催促下，他們瘋狂了，前仆後繼的一波波向前衝擊着。

倏地，胡柞發出一聲悶哼，蕭嬝姑微一分神，一隻抖着銀花的長槍，像鬼魂般的由劍光中滑了進來。她發覺了，但欲避無力，總算她造詣不凡，在那銀芒一閃之時，以魚龍十八變身法避開了要害，但無

時日，必可爲天山一派大放異彩，胡老有興傳他兩手也是好的。」

胡柞哈哈一笑道：「我這兩手玩意，難登大雅之堂，小姐這麼說是抬高我了，不過爲了應付盤龍山的追索，咱們不妨在此小住數日，設法增强商公子的內力。」

蕭嬝姑道：「辦法是好，但如何增强法？」

胡柞道：「天山絕學，世無其匹，商公子目前所缺的只是內力與經驗，經驗可以由臨敵時吸收，加强內力，才是當務之急……」

蕭嬝姑道：「你是說，由咱們二人爲他加强功力？」

胡柞道：「這是老朽的想法，咱們輪流輸功，七天之內，準可打通他的全身經脈，使他進入高手的境界。」

蕭嬝姑接受了胡柞的建議後，他們就在晉陽城中躭了下來，七天不過是霎霎眼的時間，但商宇寰却由一個常人邁進到高手的境地。

寒風還在虎虎的吹着，天空灰濛濛的，帶着一絲雨意，凌晨，三騎駿馬敲着清越的蹄聲，離開了龍蟠虎踞的晉陽。

這天他們到達葦澤關，相傳唐代平陽公主曾駐兵於此，所以又叫娘子關，此時日色剛剛偏西，蕭嬝姑意欲在娘子關打一個尖。然後趕到井陘住宿，他們離關口約莫十丈不到，胡柞忽地一勒坐騎，道：「小姐，請先停一停，關口的情形好像有點不對。」

蕭嬝姑對關口上弓上弦，刀出鞘的情形，已然覺得有點岔眼，此時再一打量果然感到不大尋常。

關門是開着的，但沒有一個進出的行人，而且氣氛森嚴，還透着一股凌人的殺氣。

關門兩側，八字形排着兩列兵勇，每列三行，合共有百人之多，第一行是長槍，第二行是大刀，第三行是弓弩手，行列之前，是七名衣甲鮮明的軍官，每人都是懷抱兵刃，滿臉穆肅之色。

蕭嬝姑感然道：「他們可能是迎接蒞關視察的上司吧，咱們既未犯法，管他甚麼官兵！」

胡柞道：「咱們能否通過，倒很難說，這樣吧，讓老朽先去試試，小姐與商公子，在此地稍憩一下。」

胡柞將馬匹拴在道旁的樹上，整了一下衣衫，就緩步向關前走去，在距官兵五尺之處，他雙拳一抱道：「大人請了。」

一個形貌威猛，懷抱狼牙棒的軍官冷叱一聲道：「你是誰？」

胡柞道：「小老兒名胡柞……」

軍官道：「你那兩名同伴一定是商宇寰與黃絹了？」

胡柞一怔道：「這個……」

軍官嘿嘿一陣冷笑道：「果然是賊胆包天，目無王法，拿下！」軍官話音甫落，四桿長槍已分左右向胡柞刺到。

胡柞大吃一驚，身形猛的一旋，雙掌伸縮之間，已將四桿刺來的長槍奪下，然後面對懷抱狼牙棒的軍官冷冷道：「小老兒雖是一介草民，但也不容隨意欺侮，爲了甚麼，要拿小老兒，閣下不妨說一個明白。」

情的矛頭，却挑破了她左面的酥肩。

血，染污了她悅目的黃衫，也激發了她不惜一拚的怒火。她知道儘是挨打絕非善策，因此，她當機立斷，將意見以傳音指示胡柞，然後，兩人陡地一分，竟以虎入羊羣之勢向官兵陣勢中衝了進去。

這一着大出官兵意料之外，被他們一柄長劍，一隻狼牙棒打得慘呼四起，傷亡遍地，那鐵一般的陣勢，竟成了一片凌亂之局。

城樓上再度响起了號角，混戰中的官兵像潮水般的退了回去，蕭嬝姑俏目四矚，發現長槍大刀的後退，只是換上弩箭手的另一種戰法，她看清了即將降臨的危機，不由心神大大一震。

弩箭，是遠攻的利器，萬弩攢聚，不是血肉之軀所可抗拒的，因此，不待弩箭手擺開陣勢，她已招呼胡柞展開突圍的行動。

他們像兩隻黃鶴，以沖天之勢凌空而起，弓弦聲在他們身後响着，像飛蝗一般的利箭，在發着尖銳的呼嘯，然而，它們對這一雙洞燭機先的武林高手，失去了它原有的威力，也爲娘子關的守軍，帶來一次空前的挫折。

夕陽在山邊隱沒，娘子關前也恢復了往昔的平靜，但佇守在關南山谷中的商宇寰，却遭遇到一項無比的困擾。

最初，他是在爲蕭嬝姑安危担心着。繼而又爲他自己的際遇感到眩惑。

一個落拓江湖的書生，在這寂寂空山之中，是無法收束他奔放的思緒的。因此，他瞅着那絢麗的晚霞默默地沉思着。

倏地，哎……喲……

一陣輕輕地呻吟，由右側岩壁之間傳來，他神色微微一怔，立即放開脚步，向那呻吟之處走去。

他發開一片藤蔓，現出一個五尺方圓的洞口，那呻吟之聲，正是由洞中傳出，此時落霞的餘輝，正斜斜投射在山洞之內，他目光所及，不由心頭一震。

那秀髮，那黃衣，那柳腰，那纖足，幾乎一目之下，他就可以斷定那是他的師姊蕭嬝姑，但，她不是與惡虎倀胡柞在娘子關跟官兵相鬥的麼？她是怎樣來到這荒僻的山洞之中他竟毫無所覺？還有那惡虎倀胡柞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像電光火石一般，在他的腦海中一閃而過，因爲他必須先要明瞭他師姊的傷勢，無法對那些問題作深入的推敲。

「師姊，師姊，妳怎麼哪……」

對女性，他是陌生的，雖然他與蕭嬝姑曾經相處過一段時日，此時仍有手足無措之感。

良久，她那嬌柔的粉頰微微牽動了兩下，那雙緊閉的秀目緩緩的睜了開來。

「你……是誰？走開……哎喲……」

商宇寰愕然道：「咳，師姊！我是商宇寰，妳……受傷了？」

「什麼？你說……你說我是你的師姊麼？」

商宇寰佔不到蕭嬝姑竟會這麼語無倫次，其傷之重可想而知，不由黯然一嘆道：「要是早知師姊會傷得這麼重，說甚麼我也會跟妳一道去的……」

蕭嬝姑緩緩閉上雙目，眼角上湧出兩滴晶瑩的淚水，半晌，她淡淡的道：「師弟……」

「師姊！妳有甚麼吩咐？」

「你是想替我治療傷勢麼？」

「是……是的……」

「但，你爲甚麼還不動手呢？」

「我……咳，不會……」

「哦……」她似乎微感訝異，那閉着的秀目再度睜開，兩縷柔和的目光，深深地向他注視着。

他，是一個渾金璞玉的美少年，輪廓既然秀美，神韻更屬飄逸，這些，按說她應該是久已瞭然的，但，她那目光，却顯得似曾相識！良久……

「唉，你連療傷都不會麼？」

「師姊只是傳給我武功，沒有……沒有……」

「哦，是的……我忘記，師弟不要見怪……」

「小弟怎敢怪師姊，只是……」

「我腰下革囊之內，有一個綠色的玉瓶……」

「是……」

他踏前兩步，在她的身側蹲了下去，但革囊隱藏腰際，必須翻動衣衫，他雙手顫抖着，竟沒有伸出的勇氣。

「唉，師弟，嫂溺，援之以手，你還遲疑些什麼？」

她說的不錯，事貴從權，遲疑，只會導致她的傷勢繼續惡化，於是，他鋼牙一挫，將頭偏過一邊，伸手向那纖柔的柳腰摸去，但……

「咭咕，師弟！你摸到那兒去了。」

他聞言一呆，那隻摸錯地方的手，也猛的縮了回去，蕭嬝姑似乎因爲適才一笑而牽動了傷處，又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良久，她幽幽一嘆道：「唉，你見到女人，就會這麼緊張的麼？怎麼摸腰會摸到了肚……」

商宇寰玉面一紅道：「師姊！我……不是有心的……」

蕭嬝姑嫵媚的一笑道：「誰說你是有心的了，不過我倒有點奇怪，你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竟然還沒有碰過女人？」

商宇寰吶吶道：「小弟……咳，一介窮儒，論年歲，比師姊還要小上一年，因此……因此……」

「你怎麼知道比我還小一年？」

「師姊不是說妳有十八歲麼？」

「嗯，是的，我是說過的，你的記憶力當眞不錯。」她語音略停，又幽幽一嘆道：「師弟！女人也是人，你何必存那世俗之見，快點將革囊裏面的玉瓶取出來吧，師姊的內傷……唉……」

商宇寰見她柳眉雙皺，語聲低弱，知道她的內傷益轉嚴重，勢逼如此，再也顧不了那麼許多，於是翻開黃衫一角，向革囊內取那隻綠色玉瓶。

「是這個麼？師姊。」

「是的，師弟，倒出兩粒喂給我……」

他將兩粒清香撲鼻的靈丹喂入了她的櫻唇，但她舌蔽唇焦，却無法嚥它下去。

「師弟，水……我要……水……」

「好的，師姊！妳忍耐一下吧，我去找……」

他奔出山洞，迎着獵獵晚風，向那山澗幽谷之中尋覓，夜幕漸漸吞噬整個山區，寒氣在一陣陣加強，但商宇寰却身心急躁，冷汗侵衣，因爲幾乎踏遍方圓數十里，竟然是點水俱無，他在焦急地奔馳，也在默默地盤算，此地並無沙漠，只要擴大搜尋範圍，必會找到飲水，但費時過久，蕭嬝姑的傷勢是否發生變化？而且荒山重疊，夜色迷濛，一旦迷失方向，豈不要抱恨終天？那麼，惟一可行之途，是立即返回山洞，帶着蕭嬝姑尋找飲水，他認爲這是一個合理的決定，也就不再遲疑，扭回頭，以可能的速度放足狂奔。

「師姊，師姊……」

黑暗佈滿山洞，他摸索着，呼喚着，但除了他那呼聲的回音，就只是他心臟的跳躍，他以沉重的心情，艱澀地向前邁動着，終於他摸觸到蕭嬝姑的軀體，以激動而低沉的聲調再度呼喚着。

無法獲得回音，他的心猛的一沉，不由伸手向她的鼻頭去試探。

她還活着，但氣息微弱幾乎接近生的終點，一個隨時可能死亡的生命，是無法承受顚簸的，顯然，他返回山洞前的決定，與事實有了距離。

困難接踵而來，他這個初涉江湖的書生，有着徬徨無助的感覺，兩行清淚，默默地洒了下來。

最後，他腦中靈智一閃，產生了一種奇異的想法，於是，他喃喃地自語着。

「師姊！爲了拯救妳的生命，我不得不出此下策，如果，如果妳不能原諒我，小弟……唉。」

她黛眉一掀，向黑暗的洞口瞥了一眼道：「扶我起來，師弟。」

商宇寰訝然說道：「妳要做甚麼？師姊。」

「沒有甚麼，可是……咱們也應該走了。」

「不，師姊，妳的傷……」

「我的傷已無大礙，而且這陰寒的山洞也非養傷之處，走吧，師弟。」

她語氣堅決，也同時掙扎着站了起來，商宇寰無可奈何，只好扶着她向洞外走去。

夜色深沉，寒風如刃，他倆剛剛踏出山洞，蕭嬝姑就忍不住嬌軀一陣抖索，吐出了一聲痛苦的輕哼。

商宇寰急環臂將她擁入懷內，道：「師姊！夜深寒重，咱們不如且待天明……」

「不必担憂，這點風算不了什麼。」她將顫抖着的嬌軀，向他緊緊地依偎着，纖纖運足却固執的向前邁去。

他倆走出不遠，商宇寰聽到一陣馬嘶，喜道：「師姊，咱們的三匹坐騎還沒有失散，有馬可乘，總算一大幸事。」

蕭嬝姑道：「咱們那來三匹坐騎？」

商宇寰一楞道：「師姊，妳怎麼啦？惡虎倀胡柞與咱們兩人不是各有一匹坐騎麼？」

「嗯，是的，我幾乎忘了，但，那胡柞……」

「胡柞怎麼樣了？是不是遭了娘子關官兵的毒手？」

「可能是的，不過……我也不大清楚了。」

商宇寰暗暗嘆息着，他爲蕭嬝姑的神思恍惚而感到難過，當然，他是希望知道娘子關官兵爲什麼會對付他們，以及他適才曾經想到的幾項問題，但在蕭嬝姑內傷未癒之前，他縱有滿腹疑雲，也只好暫時隱忍。

倏地，蕭嬝姑脚下一窒道：「師弟，咱們該向右才對。」

商宇寰道：「咱們先要取得坐騎才能向右。」

蕭嬝姑道：「那三匹坐騎很重要？」

商宇寰道：「牠們雖然不是什麼名駒，但可作咱們的代步。」

蕭嬝姑淡淡道：「既然不是名駒，棄了也不要緊，我在娘子關，曾奪來一匹寶馬，就在右側密林之中……」

商宇寰道：「但是咱們是兩個人，一匹馬怎能乘坐？」

蕭嬝姑輕輕一嘆道：「傻弟弟，你放心讓我單獨乘坐麼？」

商宇寰赧然道：「師姊內傷尚重，確是不宜獨乘一騎，小弟太過粗心了。」

蕭嬝姑嫣然一笑道：「知道就好了，走吧。」

右側密林之內，果有一匹通體雪白的駿馬，商宇寰先將蕭嬝姑扶上馬背，然後坐在她的馬後，一手控制韁繩，一手攬住她的纖腰，雙腿微微一碰，那白駒立即緩緩馳上山路。

此時天交四鼓，離天亮還有老大一段時間，爲了抵禦寒氣，他倆在馬背上縮作一團，好在白駒走步平穩，他倆也就信馬由韁的養起神來。

他這麼一遍一遍的祝告着，又費去了不少時辰，這才俯下身去，找着蕭嬝姑的櫻唇，用他口中的唾沫，爲她渡送那兩粒療傷靈丹。

他終於完成了這項艱巨的工作，吁出一口長氣，默默地守候着。

「唉……」蕭嬝姑似乎已掙脫了死神的威脅，生命已獲得了轉機。

「師姊，師姊，妳覺得怎樣？」

「不要緊的，師弟，只是……」

「只是怎樣？師姊。」

「你還要……還要……幫助我一點內力。」

「如何幫助呢？」

「用你的雙手，在我的……商曲……天樞上運功……」

這又是一項難題，因爲商曲穴在心胸之間，天樞穴更是接近小腹，少女是千金之體，他焉能不有所顧忌。

「唉……師弟，適才……適才你又何須……」

她說的語句雖不完整，商宇寰仍然知道她是提適才曾經兩唇相接，此時又何須再作顧慮。於是，他輕輕嘆息一聲，雙手就伸了出去。

約莫一炷香的時間，他收回雙掌，蕭嬝姑也跟着坐了起來，在一陣沉默之後，她幽幽一嘆道：「謝謝你了，師弟。」

商宇寰笑笑道：「師姊弟之間，還用得到這麼客氣？」

「是的，咱們縱想不是師姊弟，也不應再講那些虛文了，你說對麼？師弟。」

「是……是的。」

驀地……

「嘿嘿……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黃姑娘，妳可想煞咱盧破鏡了。」

商宇寰與蕭嬝姑同時一震，他倆坐正了身軀，才舉目向發聲之處瞧去。

此時天色已然大明，朝霞透過晨霧，在山林間幻起一片悅目的異彩，邊塞深秋的凌晨，令人有着一種飄逸出塵的感覺。

他倆停身之處，是通往石家莊的官道，前面炊烟處處，有一個很像樣的鎭集。

在他倆馬前丈外之處，立着一個火山一樣的人物，此人暴眼掀鼻，獠牙外露，論長像，確已奇醜無倫，但他身材高大，兀立如山，加上一身紅色的皮膚，滿頭豎立的紅色短髮，半截齊膝的紅衫，以及掌中擎着一個紅色的骷髏，幾乎一肌一髮之間，都蘊藏着拘魂懾魄的凌人煞氣，商宇寰僅是匆匆一瞥，立即收回目光，他暗付，像這醜惡之人，恐怕天下少見。

蕭嬝姑對此人也似有顧忌，她面色只是微微一變，迅即淡然一笑道：「原來是盧大哥，眞箇再巧也沒有了……」

盧破鏡桀桀一陣怪笑，道：「不錯，巧，巧得很。」他說着話，兩隻烈燄般的目光，已轉到商宇寰的身上，陡的面色一寒說道：「這小子是誰？叫他下來讓我試試。」

蕭嬝姑一驚道：「他是我的師弟，你要試什麼？」

盧破鏡道：「我要將他撕成八塊，試試他的骨頭夠不夠硬。」

商宇寰勃然大怒，正要躍下馬去，却被蕭嬝姑止住道：「強敵當前，弟弟千萬不要衝動。」

商宇寰哼了一聲道：「士可殺不可辱，咱們縱然技不如人，總不能就這麼任他欺侮！」

蕭嬝姑嘆口氣，道：「你知道他是誰麼？」

「不知道。」

「有一首詩你總該聽到的了。」

「是那什麼爐炭燒人百疾生，鳳狂龍躁減心情麼？」

「不錯，他就是盧炭燒人的惟一傳人了。」

「這有什麼稀罕，師姊不就是天山狂鳳的傳人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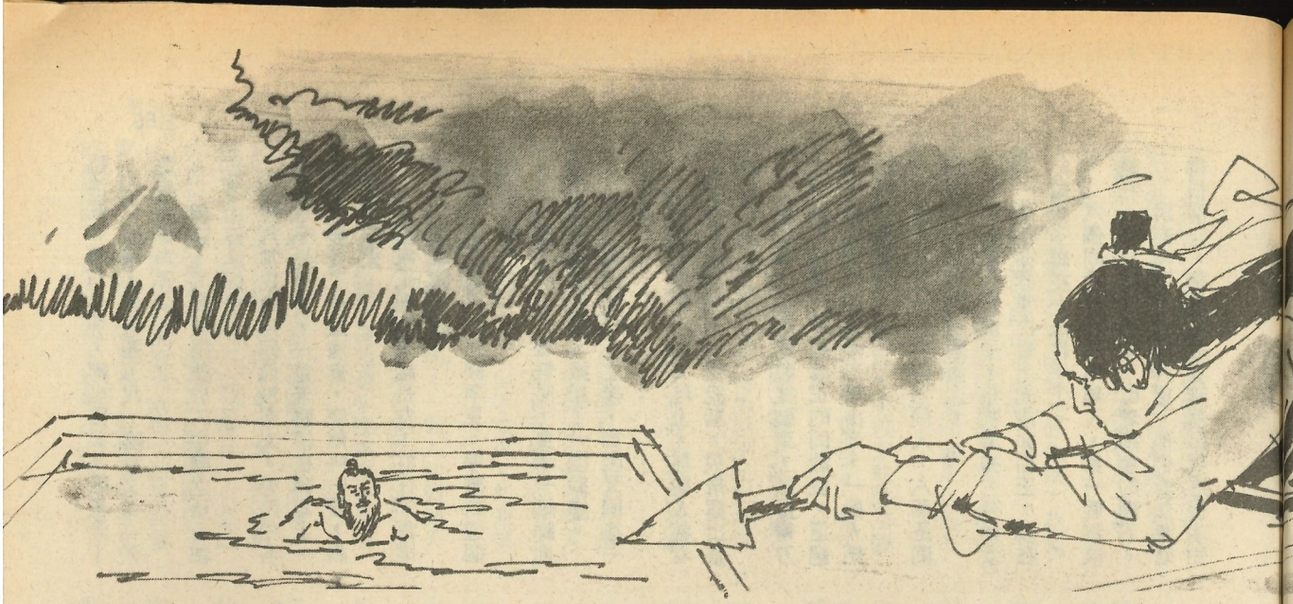
「可是此人的一身功力，在年青一代之中，已不作第二人想，而且生性殘暴，下手從來不留活口，連他的親生之母，也死在他的毒爪之下，咱們不能不小心應付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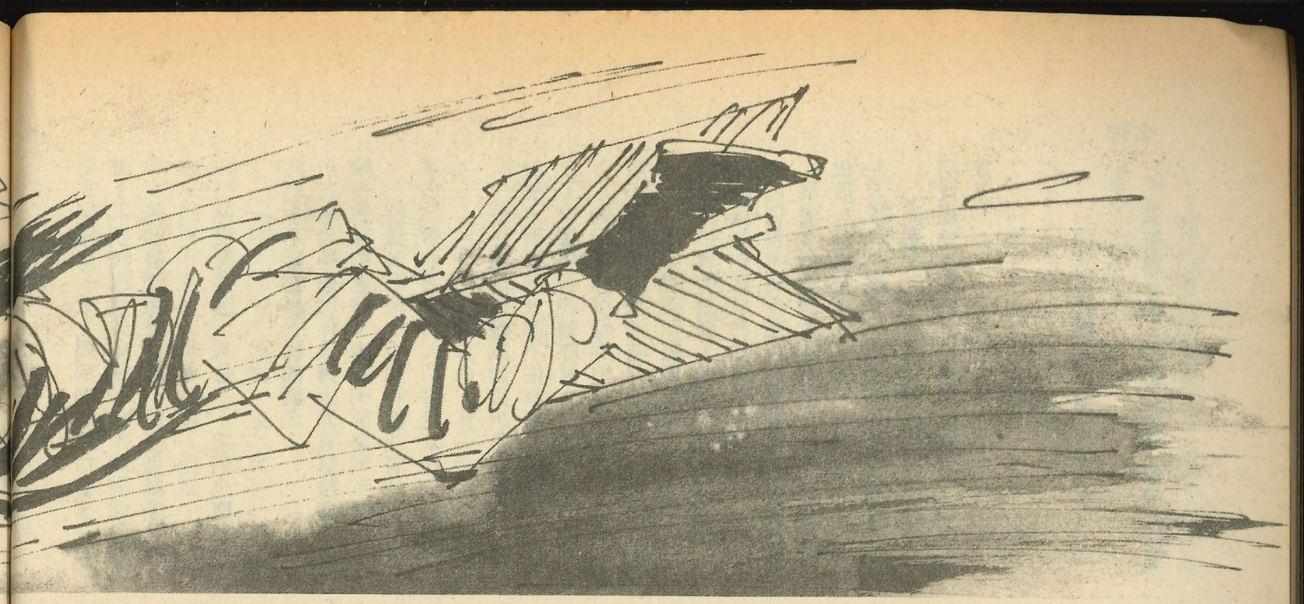
「師姊放心，就憑咱們天山魚龍十八變三幻救命身法，他功力雖高，又能其奈我何了？」

蕭嬝姑略作思忖，即由革囊中取出一粒鶉卵大小的黑球交給商宇寰道：「盧破鏡的離火玄功爲武林一絕，師弟最好不要跟他拚鬥掌力，如果你自忖不敵，可以打出這粒霹靂子，小心一點，去吧。」

商宇寰接過霹靂子，單掌一按馬鞍，以一鶴沖天之勢，拔起三丈高下，然後眞氣一沉，輕輕悄悄曳落盧破鏡身前八尺之處，姿態美妙，微塵不驚，魚龍十八變身法，他已達到七成火候。

（下期續完）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九月奔雷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集座下的土木建築機關的歐陽絕，因此召而歐陽絕的莊院機關，金不換曾被邀進去作客，參觀過他的機關設計，只有院中央的水池沒有佈置機關，而中午時間歐陽絕必定在水池洗澡，任何人也無法接近本池，但金不換已設計巨弩可以將人射入去，龍飛就派萬花山莊莊主常護花，也是他座下的一級御用殺手，常護花成功地被巨弩射入水池內，以爲將歐陽絕捉到，原來是他的替身吳智。龍飛將莊院焚燬，下一步計劃也是先捉到歐陽絕，而他也不得不爲司馬縱橫利用……

清眞寺內 教徒被殺

歐陽絕道：「難道你將他們殺光？」

司馬縱橫竟然承認。「我是有這個念頭，但既然他們那麼重要，當然要打消，重新再考慮。」

歐陽絕道：「看來事了之後，我只怕也性命難保。」

司馬縱橫搖頭道：「很多人跟着我，相貌身份都已沒有秘密可言，到現在仍然活得很好，享受不盡，你應該知道的。」

歐陽絕道：「那雖然不太多，但那是事實倒不錯。」

司馬縱橫道：「這就是人才與庸才的分別，我無意將人分等級，可是在這個時候却是不能不如此做，既然那些匠人如此重要，我可以答應你絕不會傷害他們。」

歐陽絕淡然一笑。「事了之後我會給你一份名單讓你清楚那一個可用，他們之中我其實也已分了等級，待遇亦有異。」

司馬縱橫說道：「目前你都是一視同仁。」

歐陽絕道：「要找人補充這個時候並不容易，而且一路合作開來，彼此之間已有默契。」

「我明白，不管怎樣，在無論對他們採取什麼行動之前，我都會先問過你，取得你同意。」

歐陽絕有點受寵若驚的，考慮了一會才道：「這許多人被畫繪圖形，路上一定有麻煩。」

司馬縱橫道：「只要你認爲有用，我就有辦法將他們平安送到去。」

歐陽絕道：「易容？」

司馬縱橫頷首。「我座下有幾個易容高手，藥物方面是足够的，時間大概亦沒有問題，可以放心。」

歐陽絕道：「也不用太着意費心，對於這些小囉嘍龍飛的人未必會留神。」

「你還未與龍飛的人正面接觸，難怪你不知道他們那份小心謹愼簡直已到了可怕的地步。」

歐陽絕一怔。「那對於我們這種人當然更就是費盡心思的了。」

司馬縱橫笑了笑。「幸好天下之大，還不是他們所能够完全封鎖得到的。」

歐陽絕亦笑笑。「這之前你並沒有跟我說這些，若是你說了，我一定會考慮清楚才將那一個機關籠子賣給你。」

司馬縱橫說道：「因爲當時你並不是我的人，而不幸我正要設計將你變成我的人。」

歐陽絕說道：「你現在倒是坦白得可愛。」

司馬縱橫道：「應該坦白的時候我是會坦白的，總之你放心，跟着我總會有你的好處，將來更享不盡榮華富貴。」

歐陽絕淡然道：「這些話還是不要說了，在你未設計毀掉我的莊院之前我日子已經過得够舒服的了。」

司馬縱橫笑了起來，歐陽絕接道：「我現在就像個瘋子，在追尋前所未有的刺激。」

「你本來就是一個喜歡刺激的人。」

「可是我很怕死的，所以才會將自己困在那樣的一座莊院中，也所以一直以來得到的刺激都有限，不够直接，現在莊院沒有了，性命又在你手上，才什麼也都豁出來，盡量去追尋刺激。」

「也不枉你一身本領。」

「我也是考慮到這一點。」歐陽絕笑接。「也所以你根本不用多作廢話。」

司馬縱橫目不轉睛的盯着歐陽絕，彷彿要看到歐陽絕心深處，歐陽絕也沒有避開司馬縱橫的目光，笑接道：「我還要說的只是一句話。」

「洗耳恭聽。」

「多謝你燒掉我的莊院。」歐陽絕的眼瞳彷彿有火焰燃燒起來，不是憤怒的火焰，是瘋狂。

司馬縱橫看在眼內，終於完全放心，他喜歡這種人，也許就因爲他與瘋子並沒有多大分別。

否則他也不會設立天地會，瘋狂到意圖傾覆天下。

這個瘋子現在要進行的到底又是一個怎樣瘋狂的計劃？

× × ×

長相思，在長安。

「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寫盡了古長安的雄壯蒼涼，但想到「長相思，在長安。」則難免令人感到一陣纏綿悱惻。

很遠很遠的年代以前，先民從四面八方進入這座古都都是要經過一番艱難的跋涉，千山萬水，萬水千山。

經過周、秦、漢、唐歷朝的建設，長安恢閎擴展，更加雄偉，只是這一塊絕大的關中平原，這一片「千山迴抱黃金峙，八水交瀠碧玉流」的錦綉山河，終於由於內亂的頻仍，外患的侵擾，淪爲殺人流血的戰場，城闕如故，山川依然而文物幾乎盡毀。

試讀杜甫遠客夔府懷念長安的「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的名句，可以想像這座古都的滄桑。

常護花香芸龍飛一行在黎明時份抵達，殘月曉風中經過灞橋。

古老的長橋靜靜地臥在波心，沒有啼鳥，天才亮，一彎殘月掛在碧藍而澄清的天際，晨風吹拂，柳枝搖曳。

這柳枝幾十年來曾繫住了離愁，又澆濡了清淚，多少送別的人們在這裏悵望雲天而依依不捨，渭城朝雨使柳色更清新，然而西去陽關便故交零落，不論是天倫的離合或友朋的聚散，這柳枝是象徵着恩情和道義，魂和夢，心和影，雖然隔別了長安而永恆地契合，流浪到天涯海角，飛越過關山萬重也罷，這灞橋柳枝便是遊子歸思的浮標，終古蕩漾着人間的理想。

常護花他們却是另一種心情，他們當然不是爲遊玩而到來。

一行只是十八人，都作客商裝束。

在他們之前已經有三百多個御用殺手分從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身份進去，他們這樣做，當然是避免驚動司馬縱橫等人。

他們已經推測到司馬縱橫下一步的行動，又何以要利用歐陽絕，只希望及時能够制止。

這推測說來簡單，事實耗用的人力物力，難以想像，只是他們能够耗得出。

行動方面他們可以說非常迅速，但到底被動，主動的一方，無論如何都搶在他們之前。

在他們進入長安城同時，事情又已有了變化。

× × ×

漢唐以來，長安的寺院很多，有佛教的，也有回教的清眞寺。

那座清眞寺在化覺巷內，却只要在附近經過都不難發現。

牆是短牆，牆內木牌坊高聳，非常觸目。

那座木牌坊彫鏤精巧，上刻「勅賜禮拜寺」五字，兩旁小字因爲年久風蝕，加上「蒙塵」，剝落模糊，已不可辨。

寺院正門也有「勅賜禮拜寺」匾額，再入中門有閣，閣後有亭，額曰：「一眞」，旁書：「建文元年四月兵部尚書鐵鉉重修」。

再後即大禮拜堂，堂前階上左右有「清官石」一座，石上鐵釘累累，據說爲官者至寺中，以鐵釘嵌石內，廉者則立入，貪者則否，故稱之爲「清官石」，一名「定官石」。

禮拜堂莊嚴華麗，壁畫鮮明，承塵所繪的花卉圖案秀麗非常，中有圖形，繪成阿刺伯文的圖案字。

壁後護牆板上左右有二板，俱刻圖形，既怪且異，四壁皆阿刺伯文，讚美：「萬物非主，惟有眞主，穆罕默德，乃主欽使」的主要教義。

堂前左廡下，有唐天寶元年所撰的創

建清眞寺碑石一塊，禪坐已破，臥置廡下，中有破縫，碑高達五尺，陰刻文：「天寶年建古刹碑」。

據說，回敎徒稱該敎入中國之始，都是以此碑爲依據。

禮拜堂內這時候還沒有人，寺院中各處亦是一片清冷，一隻老鴉棲在碑石上，也不知變受了什麼驚嚇，突然叫一聲，振翼驚飛起來。

一點寒光即時飛越長空，打在那隻老鴉上，從眼睛穿過。

暗器這樣迅速已經罕見，準確到這個地步更加少有。

烏鴉又發出一聲怪叫，曳着一縷鮮血墮下來，雙翼狂拍，掀起了一團砂塵。

這一團砂塵靜止之後，周圍又回復一片死寂。

二十丈外的一座高塔上，那些人都看在眼內，但都沒有一個說話，只是露出驚訝之色。

那些人大都是回敎徒裝束，腰掛彎刀，也絕無疑問，那是眞正的回敎徒，這絕不難從他們的裝束外形看出來，一般人絕難裝得那麼像。

他們其實一共只得七個人，六個是回敎徒，一個却是一般漢人。

那是個年青漢子，相貌清秀，有如女子，膚色亦非常白皙，光滑如白玉，現在却給繩子縛在一條柱子上。

六個回敎徒都是中年人，每一個都很魁梧，目光有如鷹隼，盯着那邊的碑石。

居高臨下，憑窓外望，他們當然都看得很清楚，却是在那枚暗器出現之後才知道有那枚暗器的出現，細顧暗器來處，却看不見有人，目光隨即回到碑石上。

一個聲音也就在這時候响起來：「那只是要試試我們的反應。」

語聲甫落，一個人幽靈般從柱子後轉出來，那個人有如竹竿般，比那六個回敎徒幾乎都瘦上一半，目光却遠比他們凌厲。他也是回敎徒裝束，衣白如雪，唇上兩撇鬍子，旣濃且黑，一道血痕也似的殊綫由眉心直畫至鼻樑，看來是那麼怪異。

一個回敎徒隨即問：「那到底是什麼暗器？」

「機簧暗器，用不着大驚小怪。」幽靈般的人轉向柱子上綑着的漢子。「賀昇，你那個頭兒用的是什麼機簧暗器。」

賀昇只冷冷的看了幽靈般的人一眼。

幽靈般的人一掌揿擧起，緩緩印在賀昇的右耳上，賀昇立時一陣耳鳴心跳，血氣翻騰，脫口道：「宗薩巴，你莫要欺人太甚！」

「我只是提醒你合作。」

賀昇道：「他什麼暗器都用……」

宗薩巴笑笑道：「我只是問在機簧方面。」

賀昇搖頭道：「我不知道有什麼機簧暗器。」

「仙仙也許會知道。」宗薩巴又笑笑，這種笑容令人不寒而慄。

賀昇叫出來。「你答應過只要我合作，絕不會傷害仙仙。」

「那你爲什麼不合作？」

「我是眞的不知道。」賀昇大搖其頭。「火狐不錯是出手如火，性烈如火，但也是人如其號，兼備狐狸也似的狡猾，怎會讓別人知道他那許多秘密。」

宗薩巴看着賀昇，道：「你知道欺騙我的人會有什麼下場。」

賀昇苦笑道：「我現在落在你的手上，你要拿我怎樣便怎樣的了。」

宗薩巴道：「你最好也不要忘記，仙仙的性命也是在我手上，只要……」

賀昇搖頭道：「這種話你已經說了很多次的了，而你亦已經很清楚仙仙對我的重要。」

宗薩巴道：「我只是有些懷疑你的記性。」

賀昇歎了一口氣。「鬼劍宗薩巴也是個名人，想不到竟是如此……」

宗薩巴笑截道：「現在你旣然清楚我做的是什麼買賣，怎麼還有這種說話？」

賀昇無言，宗薩巴接問：「你大概也知道回敎徒要遵守的敎條。」

賀昇道：「我只是知道，什麼敎也好，大多數的敎徒都是說一套做一套。」

宗薩巴又笑了，這個回人雖然一張冷面龐，笑起來也不會好看，却是很喜歡笑，也所以，只要稍爲接近他的人都不難發覺他的笑並不是友善的表示。

這個回人在長安附近一帶也的確是一個名人，據說沒有人能够在他的劍下走得過三劍，也沒有人見過他的劍。

一個人能够在異地立足已經不容易，還能够闖出名堂來更就不簡單，在一般人的眼中他與一般江湖人並沒有分別，其實他做什麼買賣也只有當事人才知道。

江湖人未知道他的底細的都很想知道，那最低限度可以知道如何來防範，來應付這個人，而無論知道他的底細與否的江湖人最想知道的還是他的劍。

死在他手下的人身上都留下劍傷，以傷口來看，那應該是一柄普通的劍。

可是那柄劍到底藏在什麼地方？

藏得太秘密，不容易在刹那間拔出來，應付敵人或擊殺敵人，高手過招，勝負往往就決定於一刹那。

倒在他劍下的不少是高手。

他的裝束與一般回敎徒並沒有分別，也沒有其他什麼裝飾，身上若是帶着劍，應該不難發現到，追隨他左右的人，用的也全都是彎刀。

江湖人稱呼他爲「鬼劍」，並非驚於他的劍術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只是不知道他的劍在那裏。

曾經有人企圖在大庭廣衆，衆目睽睽之下迫他拔劍，可惜這個人根本連迫他出劍的資格也沒有，甚至連他的手下也打不過，這成了一個笑話。

有本領迫他用劍的人當然不會冒這個險，任何人成了名，都會珍惜羽毛，最重要的是，他們並沒有必勝的把握，不想死得不清不楚。

他們當然也不知道「鬼劍」宗薩巴是一個集團的首領，宗薩巴也甚少與他的手下同時出現，甚至他那些手下一直都保持神秘的身份。

這個集團所以能够一直生存到現在，仇家雖然多，始終都能够避免攻擊，當然有他們的一套，而他們也絕少同時做一件事。

也許可以解釋是他們從來沒有遇過太強的對手，而調動得宜，必須宗薩巴才能够解決的就讓他去做，從來不會以一羣人去代替。

現在顯然他們要應付一個強敵，非獨聚在一起，連宗薩巴也出動。

這個強敵也絕無疑問就是火狐，給他們縛在柱子上的賀昇絕無疑問就是火狐的人。

賀昇顯然也不簡單，所以才敢對宗薩巴那樣說話，而所以合作，只爲了一個叫做仙仙的女人。

火狐身份的神秘也顯然絕不在宗薩巴之下，賀昇雖然是他的得力手下，對他的事知道得也並不多。

對這個火狐，宗薩巴也顯然是深存顧忌。

火狐的名氣事實在宗薩巴之上，這個人比宗薩巴更神秘，甚至姓什麼也沒有人知道，所以叫火狐，正如賀昇所說的，只因爲這個人性烈如火，出手如火，却兼備狐狸一樣的狡猾。

這說來也實在奇怪，一個人性烈如火當然出手如火，但這種人也應該胸無城府才是，與「狡猾」這兩個字應該完全牽不上關係。

狡猾的人通常都比較深沉，絕少會一股火氣的去找對頭算賬，但事實，誰與火狐結怨，無論他如何不容易應付，火狐的報復也很迅速到來，完全是火霹靂的性子，報復的行動也非常激烈火爆，却是非常有計劃，一擊便正中要害，若是不中，立即便離開，從來沒有人能够將之截下。

而他第二次的行動緊接便會到來，不中緊接便是第三次，就像這個人早已經擬好了連串報復的計劃，看透了對方的所有弱點。

這應該是個絕頂聰明人，心思愼密而靈活，這樣的一個人會不會是個霹靂火？

性情這樣的江湖人似乎就只有一個火狐，江湖上也早已出了名難纏。

以宗薩巴的行事作風，應該不會去惹這個人，但他現在却惹了，還抓住了火狐的一個得力助手，到底是什麼事情誘使他冒這個險。

寺院在老鴉墮地後便再沒有其他事發生，一片死寂到現在。

宗薩巴往塔下看一眼，又問道：「你約了他在這個時辰？」

賀昇歎息道：「他人雖然還沒有出現，暗器不就是已出現了。」

宗薩巴道：「我是懷疑你將時間說錯，引起他的懷疑。」

賀昇道：「會不會是你的手下藏不好？又會不會你們假扮我送東西進來的人露出了破綻？」

宗薩巴冷笑。「也許我們一行人進來的時候已引起了他的注意。」

賀昇道：「你們雖然是回敎徒裝束，但有沒有武功並不難瞧出來。」

宗薩巴道：「這一切都與你沒有關係的了。」

賀昇搖頭道：「聞名不如見面，鬼劍在江湖上的傳說，是何等精明的人。」

宗薩巴沒有作聲，他明白自己的確是緊張了一些，難道就只是因爲對手是火狐？他一再要自己冷靜下來，可是做不到。

也就在這個時候，殿堂那邊突然竄出了一個人，跟着第二個。

那都是回敎徒裝束，手執彎刀，一現身，立即向塔這邊張口大叫「小心！」

他們都是宗薩巴的人，藏身的地方也經過宗薩巴小心選擇，秘密而不會妨碍出擊，宗薩巴吩咐過他們，必須接到暗號才出擊，現在他們却非獨違命，而且還大聲呼叫。

宗薩巴目光及處，已知道事情有變化，身形一動，閃回柱子後。

一條火紅色的人影正在這時候壁虎也似沿着塔壁遊竄上來。

火紅色原是非常奪目，這個人在接近這座塔之前，竟然沒有人發覺。

他的頭上亦罩着火紅色的布袋，只露出一雙眼睛，那雙眼睛明亮而靈活，瞳孔深處，藏着尖針也似尖銳的殺氣。

塔壁直而滑，是回敎寺院的塔，有異於中土一般，紅衣人的身形却竟然那麼迅速。

他的雙手小臂上各縛着一支銅管，才在第一層的窓外冒出來，也不見怎樣作勢，銅管內便射出了一支支梭子也似的暗器，那與一般的梭子不同的只是體積方面，從銅管內射出來比一般的弩箭還要強勁。

第一層的窓內藏着四個回敎徒裝束的漢子，兩個首當其衝，一個正中眉心，一個正中咽喉。

正中眉心的那枚梭子沒有大半，咽喉的那枚更就從頸穿出！

血怒激，那兩個回敎徒仰天倒下，紅衣人一躍而入，機簧一响，又射倒一個，最後一個彎刀疾揮，從旁欺上，一刀斬向脖子。

紅衣人身形一倒，一隻貍貓也似凌空翻過，彎刀雖然快，追不上紅衣人的身形，到他落下的時候，一條鋼綫已勒住了那個回敎徒的脖子，一勒即鬆開，那個回敎徒却已氣絕身亡。

紅衣人隨即一支箭也似竄上樓梯，竄上第二層，他的動作固然迅速，所穿的鞋子也顯然構造特殊，一些聲响也沒有發出來。

第二層的回敎徒也有四個，他們實在想不到紅衣人竟然會這麼快，用這種方式衝上來，揩手不及，一個當先挨了一枚梭子，倒仆地上。

紅衣人隨即翻身，凌空未落，又是兩枚暗器射出，射倒了一個回敎徒，另一個揮刀擋開，紅衣人已一隻貍貓也似竄至，一掌切斷了他的咽喉。

最後一個彎刀未斬出，暗器先射出，紅衣人暗器中身形騰挪，連閃八枚暗器，他閃避的動作非常奇怪，也非常敏捷，八枚暗器閃過，已到了那個回敎徒身前，刀未斬到他的身上，他的肘已撞上那個回敎徒的胸膛，只撞得那個回敎徒凌空飛起，穿窓疾跌了出去，一口鮮血同時噴出，在半空中飛洒。

紅衣人同時身形落下，閃到了一條柱子後，一個回敎徒幾乎同時從上一層的樓梯衝下來，彎刀一團刀花滾動裹着身子。

紅衣人靜候柱後，一動也都不一動。

那個回敎徒滾身而起，仍然不見紅衣

人，不由一怔，刀花亦散，一枚梭子即時奪隙而入，射進了他的咽喉，一穿而過。

紅衣人緊接「鯉魚倒穿波」，穿窻而出，一條飛魚也似緊接從第三層的窻口竄進去。

第三層也是四個回敎徒，剩下的三個已埋伏在樓梯左右，原以爲紅衣人會從樓梯衝上來，那知道這一次紅衣人竟然是穿窻而入，一驚回頭，梭子也似的暗器已射至。

那種暗器的迅速相信已到了機簧暗器的極限，三個回敎徒聽得破空聲响，要閃避封擋，已經來不及，他們都是宗薩巴一手訓練出來，質素肯定是沒有問題，經過嚴格的訓練，身手够敏捷不在話下，却就是追不上那種暗器的速度！

破空聲，暗器入體聲，血濺聲，慘叫聲，人刀墮地聲此起彼落，三個回敎徒便變成了三具屍體。

× × × ×

宗薩巴聽到那些聲音，清楚知道手下傷亡的情形，本已蒼白的一張臉更加白，一絲血色也消失。

「小心四面窻戶，準備暗器侍候！」他揮手，身子從柱後閃出到了樓梯旁邊。

那六個回敎徒應聲散開，四個各據一窻，還有兩個居中接應，那兩個都是立在賀星身旁，火狐無論從那個方向進來，要施放暗器，看見賀昇，難免有所避忌，那就是無機可乘，要將暗器避開應該也是件很容易的事情，這當然只是他們的意念。

他們是在第五層，火狐闖到第三層，距離他們已經很接近的了。

塔高共七層，每一層都有宗薩巴的手下，這樣做，目的在擾亂敵方的注意，使之不能够肯定賀昇給關在那一層，經過連番迫問，宗薩巴已能够肯定賀昇是火狐的一個得力手下，火狐若是知道賀昇被抓住，一定會到來救人。

即使暫時不救人，那樣東西火狐也必定會拿回去，所以他們才等在這裏。

宗薩巴也是估計火狐應該依照計劃到這兒拿東西，自己的計劃進行得很秘密，火狐暫時應該不知道賀昇已落在自己手上，除非賀昇與火狐之間還有甚麼聯繫，隱瞞着沒有說出來，使火狐立即驚覺。

賀昇應該不會，甚至可以說不敢說謊，宗薩巴相信自己那一套應該非常有效，但他却也不敢輕視火狐，動員所有的手下來做這一件事，每一個可能甚至都考慮到才會有種種措施。

棲止在碑石上那隻老鴉被殺，宗薩巴已經知道火狐看出是一個陷阱，也當然不會太在乎他是怎樣看，只是盤算如何發揮陷阱的威力。

火狐的出現却還是在他意料之外，聽到慘叫聲由第一層至第二層，由第二層至第三層，他不由緊張起來。

這種速度固然是驚人，他那些手下也絕對不是省油燈。

更令他意外的却是火狐跟着的行動。

火狐不是從第三層繼續往上闖，不是從第四層的樓梯衝上來，也不是從窻外突然間闖進，竟然是從第五層與第六層之間的樓梯衝下。

他的身手實在太敏捷，擊殺了第三層四個回敎徒，隨即穿窻躍出去，毫無聲息的連上兩層，突然從第六層的窻戶竄入。

守在第六層的四個回敎徒當眞是想不到火狐這麼快殺進來，不由都一怔，兵器暗器都沒有出手，火狐若是趁這個機會擊殺他們，當眞是易如反掌，他却沒有這樣做，而他這樣闖進來的目的也不是在對付他們。

角度、速度、距離他算得非常準確，才竄入，脚尖觸地，身形便飛魚也似從樓梯躍下，目光及處，臂縛的銅管暗器連串射出，集中射向宗薩巴！

宗薩巴的反應也不算慢的了，才發覺有異，身形便轉，一道寒光隨即從衣袖內飛出來。

那是一柄軟劍，與一般的劍並沒有多大分別，他却能藏在袖內，而且能够如此迅速的施展。

他的劍迅速到幾乎與目光同時到達，只惜那些暗器在他的劍與目光到達之前，已經射到他身上！

宗薩巴的身上立即穿了幾個血洞，除了那射在骨上的，其他都射穿了他的身子，鮮血箭也似一股股激射，迅速濕透了他的衣衫，使他成了一個血人。

那剎那宗薩巴並沒有疼痛的感覺，驚懼的感覺已然將疼的感覺蓋盡。

近這十年來他幾乎已完全沒有受過傷，而即使受傷都是出於意外，也不會怎樣嚴重，能够同時或者迅速的將敵人解決。

好像現在這種意外在他來說還是第一次，也所以他才能够活到現在。

這種意外一次已足以致命。

宗薩巴沒有喪命，他雖然躲不開那些暗器，那剎那仍能够將要害讓開，不太多，只是寸許，這寸許距離已能够讓他將性命保住。

他的身形並沒有因此靜止或者散亂，順勢一倒貼地疾滾了出去，連串暗器同時射在他方才存身的地上，大半沒進地面。

宗薩巴雙手同時力抓在地上，身形借力再迅速的竄前，就像是一條狗！

那六個他的手下左右已齊上，最接近的一個揮刀斬下，這一刀雖然傷不了火狐，也總算將火狐的暗器暫時截下來。

火狐偏身讓開暗器又射出，那種暗器絕無疑問花過一番心血，形狀完全爲了增加速度而設計，不太好看，却絕對實用。

暗器每七枚爲一組，嵌在一支比較小，也只有兩寸長短的銅管內，縛在火狐雙臂的銅管只是一個發射裝置，內藏強力的機簧。

七枚暗器射光，那支小簧管便會彈出來，火狐只要將另一支小管納進去，便能够繼續發射，另七枚暗器，更換的步驟非常簡單，以火狐身手的敏捷，絕對能够在眨眼間完成。

那七枚暗器可以一枚枚發射，亦可七枚同時發射，視乎情形而定，而火狐也絕無疑問已能够完全控制這種暗器，得心應手。雖然是意外，連宗薩巴那種高手也傷在這種暗器之下，便可以想像這種暗器的厲害。

宗薩巴才撲到那面牆壁之前，那面牆壁便出現了一道暗門，他一滾而入，暗門便落下，七枚暗器緊接打在那之上。

這座塔的結構無疑頗別緻，竟然容許夾壁的存在，難得的是在塔內外都瞧不出來。

當然只要細心觀察還是瞧得出來的。

塔外形是圓的，塔內呈方形，火狐也許已留意這一點，但夾壁暗門的出現還是在他意料之內。

他沒有追過去，好像他這種好手當然知道甚麼事應該做，甚麼事不該做。

也儘管意外，他的動作並沒有停下，跳躍間，暗器射出，射倒了兩個撲向賀昇的回敎徒，一個回敎徒的刀已擱在賀昇的脖子上，但無論他要殺賀昇還是要以賀昇要脅火狐，但已來不及。

火狐沒有去解綑着賀昇的繩子，暗器連續射出，將所有的回敎徒射殺，然後一支箭也似竄到一個窻子的旁邊，探頭往外望去。

連聲慘叫由窻外傳來。

火狐一望身子立即閃到窻旁，那邊賀昇已忍不住高呼：「我在這裏——」

火狐一聲冷笑，以脚挑起了一柄彎刀，向賀昇那邊踢過去。

彎刀一轉急落，削斷了綑着賀昇的繩子，火狐一個身子同時移動，掠向另一邊的窻子。

居高臨下，他看得很清楚，一羣黑衣人正從四面八方衝進來，在寺內展開了一場大屠殺。

那些回敎徒一個個給從藏身的地方趕出，一個個倒下。

他們都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臨敵的經驗也非常豐富，可是黑衣人的數目都是數倍於他們，前後夾攻，兵器暗器齊施，既狠且毒。

火狐雖然並不是全都知道，但給他知道的回敎徒都是藏身得很好，却竟然那麼容易給趕出，可見黑衣人方面早有準備，才能够一擊即中。

不過片刻，屍橫遍地，那些回敎徒即踏着屍體向高塔迫近。

賀昇這時候已掙扎解開繩子來到窻前，看在眼內，脫口問：「那些到底又是什麼人？」

火狐冷冷的看了他一眼，沒有回答，身形一動，閃到另一面窻旁，賀昇一面跟上去，一面說道：「我不能不說，他們的手段……」

火狐冷冷的應道：「沒有人怪你，你也用不着解釋什麼？」

賀昇道：「這都是事實。」

「沒有人說不是。」

「那我們現在怎樣離開？」

火狐道：「那些人應該不會傷害你的，你也應該還有利用的價值，可以不必爲離開這個問題担心。」

賀昇一怔道：「可是我……」

火狐道：「只要你還能够活下去，我總會有辦法將你救出來。」

賀昇急問道：「那現在……」

火狐道：「你若是也能够像我這樣離開，我當然絕不會反對的。」語聲一落，目光一遠，身子突然離弦箭矢也似穿窻而出。

對窻十丈左右有一株參天古樹，火狐的輕功就是怎樣好也難以凌空跨越十丈，可是他人在半空，機簧聲响，一條繩鈎便從銅管裏射出，正射在那株古樹上，才鈎住，火狐便抓着繩子繼續飛蕩前去。

到他蕩到那邊古樹，距離地面一丈也不到，三個黑衣人正由那邊殺奔過來，一見便揮刀斬去。

刀未至，暗器已然自火狐另一邊的銅管射出，射進了當先撲至那個黑衣人的胸膛，一穿而過！

那個黑衣人一個身子亦被撞出了數尺，仰天倒下，當場喪命。

火狐一個身子接往上拔起，手足並用，再藉繩子的幫助，眨眼間已爬上了數丈，其餘兩個黑衣人衝近揮刀便斬，可是追不上火狐的身形，他們的暗器隨即出手，也一樣追不上，火狐也只是倒射回一枚暗器，却正中一個黑衣人的腦袋。

那個黑衣人慘叫着身子一轉，倒仆地上，最後一個黑衣人身子慌忙往樹幹上一伏。火狐沒有再發射暗器，繼續往上爬，迅速消失在濃密的枝葉中。

賀昇高塔那邊只看得魄動心驚，莫說他沒有繩鈎，就是有，也沒有火狐這種身手胆量。

那片刻他的思想幾乎完全空白，然後頹然坐倒在地上，一派聽天由命的樣子，事實他亦不知道如何是好。

黑衣人繼續迫近，就像是一隻隻黑色的蜘蛛，向蛛網當中靠攏。

宗薩巴的手下仍然在拚命，但强弱懸殊，終於還是被完全吞噬。

黑衣人隨即衝進高塔，在高塔內的回敎徒亦迅速被消滅，只留下一個活人。

賀昇！只因爲賀昇還有利用的價值。

× × ×

宗薩巴沒有死，可是就是他自己昏迷中醒來，亦懷疑自己是否仍活着。

那剎那他簡直以爲自己已經是一個死人，已經置身在地獄，打從心底一陣恐懼的感覺。

他雖然是一個回敎徒，却絕不以爲以自己的所爲還有希望侍候眞主左右，只是他雖然不在乎進地獄，但想到地獄的諸般恐怖景像，還是不由不恐懼，甚至有一種心態，拒絕將眼睛張開。

但他還是將眼睛張開來。

那實在太平靜，一些聲响也沒有，一陣陣輕微的疼痛隨即襲來。

眼睛張開，朦朦朧朧的他終於看見了三個人，他幾乎立即肯定那是三個人。

只有人面色才會那樣好看。

然後他看得更清楚，看清楚那是兩個男人，一個女人。

男的一個是一個青年，衣衫秋香色，瀟洒脫俗，另一個是一個中年人，威武不凡，女的那個很年輕，一身深紫色的衣衫，很漂亮，有如天仙化人。

他們坐在一面屏風的前面，宗薩巴幾乎立即肯定這三個人都是武林中人，都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

宗薩巴完全陌生，唯一令他放心的只是，在這三個人的面上他完全找不到絲毫的敵意。

他仍然想移動，一動之下，一個身子便彷彿要裂開，一陣劇痛，直入心脾。

（未完・三）

情中篇故事

鴻哀處

文圖・皐飛
高可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秋紅被捉入洞去，洞裏像一座小鎮，有洞主和夫人，有九門提調，三關關主，雄赳赳武士，冷森森的侍女，都是身懷武功，秋紅被洞主女兒葉寄萍留作身邊作親隨，有一天葉寄萍帶她去見簪花書生，秋紅趁機和他商量，伺機教他武功，候機會逃出山洞，而葉寄萍對簪花書生若即若離，似有情意，對他已生好感，後來知道他就是武林獵物的簪花書生，決定冒險將他救出洞外，但如何逃出，她和秋紅、絹姑先說服大關主白髮仙娥許雙城，許雙城知道秋紅就是秋山的女兒，毅然棄關協助隨她們逃走，去說服二關主盧舒，但盧舒不答應……

抗擊元虜　成立幫會

許雙城雙目一瞪道：「你關心的是什麼？老酒兩壺，黃粱一夢？」

盧舒長長一嘆道：「漢家衣冠皆左衽，大好神州盡妖氛，如果不醉生夢死，難道要我活活的氣死不成！」

許雙城黯然道：「盧老不要灰心，咱們也許還有一點作爲……」

盧舒冷冷的道：「就憑咱們這二三亡命？」

許雙城道：「不，還有弔眼……」

盧舒身軀一震，他那雙半睜半閉的睡眼，猛的一起睜了開來，兩股灼灼精光，像閃電一般的向許雙城等人一掃道：「此話當眞？」

許雙城道：「老婆子向來斬釘截鐵，盧老應該相信才是。」

盧舒精神一振，回頭叱喝一聲道：「擺隊。」

二關的黑衣武士在他這聲叱喝之下集中了，他們每人都背負強弓硬弩，懷抱厚背鬼頭刀，約莫百人之數，與許雙城帶來的紅衣少女人數相差不多。

此時盧舒睡態盡除，與適才的形象幾乎判若兩人，那銳利的目光向着黑衣武士一瞥，然後仰天一陣豪笑道：「弔眼既肯出山，也許天道好還，夫人，盧舒率黑衣隊聽令。」

許雙城慨然道：「國公爺當年以數十萬衆，猶不免庇山之失，海陵之恨，如今勢窮力孤，志士亡散，縱然弔眼復出，也未必能規復山河，不過人生百年，終有一死，咱們不必期其必成，能爲漢家兒女保存一點浩然之氣也是好的。」

許雙城在敍述着往事，預卜着未來，但她這寥寥數語，却包含着無盡的酸辛，和無比的沉痛，這些，在空氣中傳播着，不管他是糾糾武士，還是婷婷嫋娥，都在爲國仇家恨而傷心欲絕。

這原是一個悲壯感人的場面，祇要是一個稍具良知的人，都難免會同聲一哭的，但那個舉止風度獨出一格的文弱書生，竟然混身顫抖，雙目盡赤，雖是同樣的悲傷，他却具有一股凌厲奔放，氣吞河嶽之勢。

睡獅盧舒看得心頭一動，他咳了一聲，扭頭對許雙城道：「夫人，這位公子是誰？怎不替小老兒引見一下！」

許雙城一怔道：「他是萍姑娘的同伴，也就是傳聞中的那個書呆子，他究竟是誰，老婆子一樣蒙在鼓裏。」

秋紅接口說道：「他名叫何日飛……是……」

許雙城面色一整，喝道：「紅兒住口！」然後，她携着何日飛的手，招呼盧舒，葉寄萍，及秋紅進入石室，半晌，他們再度出現，但每人都是淚光隱隱，面色也更見嚴肅。

此時盧舒向何日飛躬身一禮道：「公子，咱們這就開關，對付三關守衞，黑衣隊當可游刃有餘，但本山另有通往山口的秘道，鐵甲山高手過多，咱們只怕還須一場苦戰！」

何日飛略作沉吟道：「依小生拙見，咱們出關之後，立即派遣高手清除由三關至山口的伏樁，然後黑衣隊迅速攻佔山口，以强弓硬弩制敵，出困也許有望。」

一頓接道：「小生對江湖閱歷所知不多，此法是否可行還請兩位前輩卓裁。」

許雙城哈哈一笑道：「虎父焉有犬子，盧老，事不宜遲，看你的了。」

盧舒應了一聲，迅速打開關門，用手向黑衣隊一招，當先向第三關衝去。

這是進洞的第一關，也是最弱的一環，如今飛將軍從天而降，他們還能不慌了手脚？在黑衣隊一陣無情的衝殺之後，三關守衞已全部肅清，黃狠康耀祖也喪生在

奇義俠

江山處

盧舒的鐵掌之下。

出關之後，許雙城由紅衣隊派出十名高手，以奔雷掣電般的行動，剪除前面的樁卡，黑衣隊隨後跟進，用强弩猛攻山口，紅衣隊再由兩側夾擊，片刻之間，鐵甲山守山的武士沒有留下一個活口。

盧舒迅速找到秘道的出口，招呼黑衣隊用大石將出口堵着，然後吁出一口長氣道：「現在好了，他們要想出山，至少要花上三五天才能如願，夫人，下一步棋該怎麼走？」

許雙城道：「盧老，我記得山左不遠之處有一個山神廟，咱們到那兒歇一下，對未來也好從長計議。」

盧舒道：「好，小老兒帶路。」

山神廟在一座小山頭之上，殿宇不大，但四週林木葱鬱，氣象倒是不錯。

盧舒派黑衣隊將神殿打掃乾淨，並安排好了守衞，然後在神殿上舉行了一個臨時會議。

與會的是何日飛，許雙城，盧舒，葉寄萍，秋紅，絹姑，以及紅衣隊的正副領隊追雲拏月，黑衣隊的正副領隊韋彪郭書琪等。

許雙城首先發言道：「咱們闖出鐵甲山只是牛刀小試，不足以言成敗，未來的困難尚多，驅逐元虜，還我河山，不是一蹴可就的事……」

睡獅盧舒大聲道：「咱們有大好頭顱，滿腔熱血，頭顱可以拋，鮮血可以洒，夫人只要說咱們該怎麼做，小老兒萬死不辭。」

許雙城道：「盧老說的對，爲了驅逐元虜，咱們不惜拋頭顱，洒熱血，不過蛇無頭不行，咱們必須先有個頭兒，還有，爲了事權統一，咱們必須有一個嚴密的組織，這樣才能發揮整體的力量，否則咱們就是一羣烏合之衆了。」

盧舒道：「夫人高見，咱們既是身在江湖，不如按照江湖慣例，成立一個幫派怎樣？」

許雙城道：「好，盧老之意與老婆子不謀而合，洗劍滅元虜，揮戈振落日。盧老，咱們就成立洗劍幫，你看如何？」

盧舒道：「好一個洗劍滅元虜，揮戈振落日，小老兒完全贊成。」

於是他們推舉何日飛爲幫主，總攬全局，秋山，許雙城，盧舒任三大護法，葉寄萍，秋紅爲左右二特使，絹姑任內總管，外總管暫時虛懸，待覓得適當人選後再議，追雲拏月爲紅衣隊正副領隊，韋彪郭書琪爲黑衣隊正副領隊。

最後他們定了一個行動的方案，將紅黑兩隊化整爲零，分成若干小組透入江湖，目的是糾集志同道合之士，消滅反對的阻力，使洗劍幫迅速成長與壯大，爲驅逐元虜，還我河山紮根，讓它開花，結菓。

他們還定了一些彼此連繫的暗號，以及特殊通訊方法，使力量能够迅速的擴散，迅速的集中。

另有兩個小組是暗中追隨幫主的，他們的任務是護衞幫主，及與各小組維持正常的連絡。

這是一個草創的幫會，自然談不到甚麼規模，但許雙城與盧舒等，都是心存故國，滿懷忠憤，他們蟄居鐵甲山之時，仍

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對紅黑二隊早已下了工夫，因而這些少年男女，不僅都有一身驚人的藝業，對行軍佈陣，分攻合擊，也遠勝一般訓練有素的勁旅。

這支堅強的幫衆，在許雙城一聲號令之下分散了，剩下來的只有幫主，護法，特使，及一個侍候幫主的內總管絹姑了。

自然還有紅黑兩個小組，不過，他們是隱在暗中，不是與幫主這一夥一起行動的。

何日飛對幫主一席，曾經一再遜謝，此時又感慨的一嘆道：「百無一用是書生，各位只怕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許雙城面色一正道：「驅逐胡虜，還我河山，是漢家兒女義無反顧的責任，幫主衆望所歸，怎能再說這等喪心墮志的言論？」

何日飛悚然道：「前輩責備的是，日飛知過了。」

許雙城嘆口氣道：「老婆子是愛之深，難免就責之切了，適才之言，還請幫主不要見怪，今後幫主應以一隻鐵肩，承當挽回狂瀾的責任，對屬下可以仁慈，但不能失去幫主的身份。」語音一頓，續道：「現在咱們是否先到洛陽去找秋護法？還請幫主示下。」

何日飛心知這般武林人物向來說一不二，自己這個幫主既是推辭不得，在稱呼上也就不能失去身份，於是點點頭道：「好，咱們就去洛陽。」

他們先到葫蘆谷，許雙城牽着秋紅的手，對他們父女週伏的情形，一面詢問，一面勘察，結果毫無所獲，只得廢然離開，此時秋紅却忍不住問道：「許護法…」

許雙城道：「什麼事？紅兒？」

秋紅道：「妳說妳認識我爹？」

許雙城道：「是的。」

秋紅道：「你們是朋友？」

許雙城道：「唉，紅兒，那老鬼當眞瞞着妳？」

秋紅道：「妳說我爹瞞我？他瞞我什麼呀？」

許雙城道：「我問妳，妳爹是不是右眼上角有一塊小疤痕？」

秋紅一怔，道：「啊，妳怎麼會知道的？」

許雙城道：「仲發怒之時，右眼皮因疤痕之故就弔了起來，所以人們又稱仲秋弔眼。」

秋紅道：「哦，原來你們所說的弔眼就是我爹，那麼……妳又是誰？」

許雙城遙望雲天，無限响往的沉聲一嘆道：「先朝德祐二年，元兵挾破竹之勢，席捲中原，以至天子蒙塵，退居海隅，唉，當時各方節度使均擁兵自重，貪生怕死，祇有一個國公爺張世傑，轉戰萬里，忠義不屈……」

秋紅道：「國公爺就是幫主的爹麼？那麼幫主應該姓張才對。」

許雙城一嘆道：「是的，仲原本姓張，祇因孤臣孽子，天涯亡命，不得不改名雙姓罷了，雖然如此，他還是逃不過邏緝者的耳目……」

秋紅道：「有一點我想不明白，按說應該是虜廷放他不過，爲什麼倒變爲武林中人爭奪的對象了？」

許雙城道：「這個咱們雖是一時猜他不透，但其中必然隱伏着一大陰謀，紙包不着火的，相信不久咱們必然可以獲得眞相。」

秋紅櫻唇一噘道：「說了半天，離題越說越遠，妳到底是誰？」

盧舒哈哈一笑接道：「並沒有離題，因爲當年在國公爺手下有兩員大將，都是譽滿武林的一代人傑，那二人是一對夫婦，男的人稱秋弔眼，女的則是……」

秋紅心神大震，目注許雙城道：「女的是妳？」

一股熱淚由許雙城的雙目之中洒了出來，道：「是的，紅兒……」

秋紅再也忍不住了，口中一聲悲嚎，縱身撲到許雙城的懷中道：「媽……妳眞是我媽？」

母女相逢，天倫重溫，這場面是感人的，更令人興奮的是，這位隱跡鐵甲山的大關主，竟是當年與丈夫秋弔眼叱咤江湖，名列當代武林九大高人之一的許雙城，那麼她如何與丈夫離散？甚至親生女兒都不認識她？秋紅原想問個明白，但許氏夫人却命令她去護衛幫主，並立即展開身形，與盧舒當先向洛陽馳去。

在一個華燈初上的時分，他們趕到了洛陽與秋紅領着他們找到關西原先寄宿的客棧，經向店小二查詢，才知道秋山曾經回來過，守候逾月，最後才黯然離去。

秋紅喜逢生母，却又與老父失散，喜中帶憂三分憂，情緒上難免打了一點折扣，還是許雙城强顏一笑道：「老鬼大概不願見我，才故意躲了開去，但不用替他担憂，妳爹一身破爛玩慾，放眼江湖，還沒有人能够奈何於他。」

許雙城語音甫落，門外忽然响起一聲哈哈道：「不錯，秋弔眼名列天宇九雄之首，果然不愧是一代人傑，不過時移勢易，天命有歸，縱使張世傑復生，又焉能改變今日這個局面！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大關主，妳說是嗎？」

隨着話聲，店門外魚貫走進四人，爲首的是一個面色陰沉的乾癟老者，正是鐵甲山的總管，三絕神猴鄢展鵬，他身後的三人是九路提調中的快刀客歸化，軟紅十丈黃素素，神龍馬驥等。

許雙城神色安詳的冷哼一聲道：「這麼說來，鄢總管必然是一個善觀風色之人了？歷代那些數典忘祖，奴顏婢膝的賣國賊，自然也是識時務的俊傑了！」

一個喪心病狂，厚顏無恥之人，絕對不是幾句諷刺之言所能幡然悔悟的，因此，鄢展鵬嘿嘿一笑道：「這是見仁見智，看法不同的問題，咱們不談這些，兄弟此來，是奉山主之命來問候大關主的。」

許氏夫人道：「是要拏問老婆子處以判山之罪？」

鄢展鵬陰森森的一哼道：「鐵甲山的山規決不容許任何人破壞，不過……」

許雙城道：「閣下說話不必吞吞吐吐，老婆子正在洗耳恭聽。」

三絕神猴鄢展鵬道：「山主夫婦念在多年交誼，願意法外施恩，給予大關主一條自新之路……」

許雙城道：「山主夫婦果然慈悲得很，說說看，那自新之路是如何走法？」

鄢展鵬道：「簡單得很，只要大關主隨着兄弟回山，既往一概不問。」

許雙城道：「要老婆子一人回山？」

鄢展鵬道：「不，所有叛離之人，一個不能短少。」

許雙城道：「對不起，老婆子不能代表全體，這條路只怕走不通。」

鄢展鵬那乾癟的面頰之上，突然湧起一片殺機，冷冷道：「本山主已在洛陽城中伏下近百名高手，大關主如果不聽兄弟的忠告，嘿嘿，那就是螳臂當車，當眞是愚不可及了！」語音一落，又轉向睡獅盧舒道：「二關主是受迫離山，更不必作那玉石俱焚的愚事，你過來，兄弟會爲你担當一切的。」

盧舒睡眼一翻道：「盧某一生所爲，十九都是被迫，只有這次離開鐵甲山才是唯一的例外，大總管這番盛情，咳……小老兒只好心領了。」

三絕神猴鄢展鵬面色一寒，回頭叱喝一聲道：「給我動手！」

神龍馬驥伸手一攔道：「總管且慢，山主的愛女在他們手中咱們魯莽不得。」

鄢展鵬冷冷一笑道：「在下告訴過馬兄，萍姑姑是自願離山的，馬兄爲何這般不相信在下？」

馬驥咳了一聲道：「小弟怎敢不相信總管的話，只是……萍表妹是山主的愛女，咱們不能不多加一點顧慮。」

鄢展鵬道：「那你就問她吧。」

馬驥目光一抬，向葉寄萍抱拳一拱道：「表妹，咱們的話妳都聽到了？」

葉寄萍冷冷道：「聽到了。」

馬驥道：「那就隨我回去吧……」

葉寄萍道：「對不起，表哥，我要闖闖江湖看看世面，所以不能跟你回去。」

馬驥道：「唉，表妹，妳要看看世面當然可以，錯開今天，愚兄陪妳玩遍大江南北都行，只是現在妳要先跟我回去。」

葉寄萍道：「不行，出來玩是我的自由，莫非還要選個黃道吉日？再說，人各有志嘛，希望你不要勉强小妹。」

馬驥呆了一呆道：「表妹知道妳這些同伴是什麼人麼？他們身無立錐，四海難容，全都是些逃犯啊，妳是千金之體，怎能跟着這般亡命之徒！」

葉寄萍嬌叱一聲道：「住口，亡命之徒總比無恥的小人好得多，你再敢口不擇言，侮辱本幫，休怪我反面無情！」

馬驥愕然的道：「本幫？你們是什麼幫？」

葉寄萍面色一肅道：「我們是替江湖伸正義，爲民族繼道統的洗劍幫，表哥如果願意棄暗投明，本幫的大門永遠是開着的。」

馬驥道：「能够叫表妹如此傾心，貴幫幫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表妹何不替我介紹一下，也好使愚兄不虛此行。」

葉寄萍用手一指何日飛道：「這就是敝幫幫主，姓何，上日下飛……」

馬驥神色一愣，半晌，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何日飛？就是被天下武林追捕得容身無地，而後托跡本山的簪花書生？嗯嗯，他能够當上幫主，那麼洗劍幫就不值半文了。」

秋紅怒叱一聲道：「狂徒，你竟敢侮辱本幫幫主！本姑娘先給你一點教訓。」一縷凌厲無比的指風快得像流矢一般，帶着撕心裂魄的銳嘯，猛向馬驥當胸擊去。

馬驥大吃一驚，他知道這一指之力，剛猛無比，絕不比飲譽武林的佛門金剛指有什麼遜色之處，它那撕心裂魄的嘯聲，更有一股扣人心弦的震撼之力。

馬驥不敢硬接這一無堅不摧的指力，急忙騰身斜竄，旁移三尺，雖然他逃過了這致命的一擊，却已嚇出了一身冷汗，他先定定神，再抬頭打量這位身負絕技的武林高人，目光所及，對方竟然是一個明艷照人的美麗少女，不由神色爲之一呆。

神龍馬驥，可是一位响噹噹的人物，想不到弄得如此狼狽，差一點栽在一個小姑娘的手裏，他呆立半晌，才尷尬的咳了一聲道：「姑娘，妳是……」

秋紅撇撇嘴道：「我是秋紅，洗劍幫的右特使，閣下如果不服，本特使隨時接受你的挑戰。」

神龍馬驥是一位後起之秀，也是年輕一代中的佼佼人物，平時眼高於頂，而且睚眦必報，但他却微微一笑道：「姑娘忘記一句老話了，好男不跟女鬥，馬某倒願意向貴幫幫主討教討教。」

秋紅道：「不成，要想向咱們幫主領教，必須先過了本特使這一關再說。」同時嬌軀一幌，已亭立於何日飛的身前，她知道神龍馬驥心懷叵測，恐怕他暗中傷了她的幫主。

馬驥哈哈一笑道：「姑娘，這就是妳的不對了，須知國有國法，幫有幫規，在下是向貴幫幫主挑戰，妳不待何幫主的許可，就這麼橫插一脚，嘿嘿……」

秋紅怒叱道：「你胡說，是我先向你挑戰，這與幫規無關。」

她語音甫落，何日飛忽然踏前兩步道：「姓馬的既然找我，咱們倒不宜辜負人家的一片好意，你們的賬待會再算，請妳先替我看着點兒。」

秋紅微微一怔，終於閃身讓了開來，她担心何日飛不是馬驥的對手，却拗不過他那寧折不彎的性格，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投目葉寄萍，希望她能够出面阻止，然而葉寄萍却投目窗外，正在欣賞街頭的夜景，對何日飛的出戰馬驥，她好像局外之人一般。

這當然不是葉寄萍的本意，只是不得不如此而已，她同樣拗不過何日飛，又如何能够阻止他的出戰？好在何日飛已經習會了她教的玄門步法，只要他善加運用，神龍馬驥不見得能够將他怎樣。

不過神龍馬驥的龍爪功名震武林，在江湖上幾乎是無往不利，只要讓他五指沾上，縱然是一塊堅硬的巨石，也會現出五個深深的窟窿，當雙方交手過招之後，葉寄萍不由得不向搏鬥者關心的瞧去。

她沒有猜錯，這兩人果然使的是龍爪功及玄門步法，剛剛開始，何日飛還有些慌亂，十招之後他就能遊走自如，取得主動了。

馬驥當然瞧得出何日飛的玄門步法是葉寄萍教的，他曾經要求葉寄萍傳授，却受到無情的拒絕，她峻拒表哥的要求，却將這項不傳之秘教給外人。

他認爲葉寄萍移情別戀，這口氣如何

嚇得下去？於是他將功力提至極限，恨不得一招就將何日飛的心肝都抓出來。

其實他是剃頭担子一頭熱，一廂情願的自作多情而已，但他却將這口怨氣出在何日飛的身上，招招如同巨斧開山，打得兇悍無比。

一個人在怒火焚胸之際，手脚往往會不聽使喚，他越氣打得就越兇，結果不只是招招落空，反而連遭重擊，前胸後背，左右兩脅都中了幾下狠的，這還是何日飛功力不足，否則他早就趴下去了。

最後，他提足了全身功力，準備作孤注一擲，但三絕神猴鄢展鵬却大喝一聲道：「住手……」

跟着他又咳了一聲道：「馬兄，你聽我說，龍爪神功擧世無雙，你如果當眞全力一擊，鄢某就無法向山主交待了，因爲……嘿嘿，簪花書生何日飛是山主要生擒的，馬兄你可殺他不得！」

鄢展鵬連捧帶損，使得凝功待發的馬驥進退不得，重傷之後加上心頭的那股鬱積之氣，一股鮮血終於噴口而出。

他連打兩個踉蹌，戟指何日飛嘶聲吼叫道：「姓何的，馬某……只要還有三寸氣在，誓必……報復今日之仇……」

情場戰場雙雙失利，神龍馬驥受到慘痛無比的打擊，此人輕功卓絕，雖是內傷頗重，仍能在語音一落之際，返身急掠而出。

葉寄萍雖是不愛此人，但他畢竟是她青梅竹馬的兒時玩伴，如今眼看他這般悽慘，忍不住呼叫道：「表哥……你，還好吧？」

「我很好，表妹，咱們……再見……」語音遙遙傳來，神龍馬驥已在十丈之外了。

葉寄萍幽幽嘆息一聲，兩隻朗如秋月的妙目，已隱隱現出淚光，秋紅撇撇嘴道：「萍姐，這是何苦呢，我問妳，那神龍馬驥究竟如何？」

葉寄萍道：「妳指的是那一方面？」

秋紅道：「節操。」

葉寄萍道：「這個……」

秋紅道：「咳，萍姐，妳既能擺脫父母之親，又怎不勘破兒女之情，何況那馬驥鮮廉寡恥，甘爲虎倀，此等全無心甘之人，妳還念他作甚！」

葉寄萍眉峯一揚道：「多承指教。」一頓接道：「紅妹妹，他……幫主也同樣受到內傷，妳立即到他身後，以掌力緊貼他的陽網穴，只要助他行功一週天當可無碍。」

秋紅一身功力，堪與當代絕頂高手一爭長短，只是江湖閱歷較差而已，何日飛只不過被龍爪功力波及，受傷原本不重，在秋紅內力協助之下，很快的就能氣納百穴，內傷頓除。

這是他們第一個回合的結觸，馬驥負傷逃走，少了一個可怕的强敵，不過客棧之內仍然殺機瀰漫，形勢並無好轉跡象。

鄢展鵬說的不錯，這洛陽城內，鐵甲山果然是高手雲集，他們要想安然闖出這家客棧，只怕大爲不易，適才如非三絕神猴在調整部署，可能早已發動攻勢了。

此時店門前後，已被鐵甲山重兵包圍，鄢展鵬的身後也多了八名手挽流星錘的壯漢。

獵網已經張好，鄢展鵬這才嘿嘿一笑道：「大關主，鄢某重申前言，希望妳接納山主恩賜的自新之路……」

許雙城冷哼一聲道：「老婆子是洗劍帮的護法，今後閣下最好改改稱呼，至於貴山主的恩賜，請恕老婆子無法接納。」

鄢展鵬雙目一翻道：「許婆子，鄢某對妳已情至義盡，妳既然至死不悟，那就怪不得在下手辣心狠了！」

許雙城嘆息一聲道：「惟利是圖，良知喪盡，縱然是菩薩親臨，只怕對你也無法超渡，划下道來吧，姓鄢的。」

鄢展鵬嘿嘿一笑道：「別忙，還有一點在下必須說個明白，妳許夫人既然不忘先朝，忠貞自誓，又爲什麼投効本山，接受大關主的職位呢？嘿嘿，這叫做此地無銀三百兩，只不過過借本山之力，獨佔簪花書生而已，我沒有說錯吧？許夫人。」

許雙城淡淡道：「老婆子隱跡鐵甲，只不過取恥食周粟之義罷了，却想不到漢家兒女，儘多鮮廉寡恥，數典忘祖之徒，名利二字當眞害人不淺！」語音略頓，倏地沉聲叱喝道：「簪花書生是本帮帮主，豈容你這等無恥小人妄加侮蔑！」

鄢展鵬道：「好吧，你們既然一定要找死，本總管成全你們就是。」語音甫落，伸手一揮，鐵甲山的高手便吶喊着向許雙城衝去。

何日飛等六人立時陷入四面圍攻之中，他們迅速佈成了一個簡單的陣勢，兩位護法，兩名特使，分守前後左右四方，何日飛與絹姑居中策應，他們人數雖少，居然屹立如山，在狂風巨浪中挺立着。

許雙城是當代武林九大高手之一，一身功力已達神化之境，鐵甲山的高手縱然悍不畏死，却無法衝近她身前五尺以內。

睡獅盧舒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論輩份，應該是少林現任掌門天聰禪師的師叔，他早年就追隨越國公張世傑，是一位抗禦外侮的悍將，他那身藝業，並不下於名滿八荒的天宇九雄，只因未入江湖，不爲人所知而已。

秋紅功力之深，爲年輕一代中的翹楚，掌中劍芒流轉，當者非死即傷，鐵甲山挾雷霆之勢往返衝殺，却三面鎩羽，無法越過雷池半步。

只有葉寄萍據守之處較爲平靜，因爲她是山主的愛女，那般兇神惡煞，依然不敢干犯。

因此，他們雖是以少敵衆，却守得像鐵桶一般，居間策應的何日飛及絹姑，反而閒得無聊起來。

此時一名鐵甲山的高手，想以暗器偷襲秋紅，恰被盧舒看到，一記百步神拳，遙遙擊了出去，那人原已手握暗器，揚掌待發，估不到竟被一股剛烈的掌風擊中面目，立時鼻塌嘴歪，雙目怒突，連一聲都未吭出，就橫屍地面之上，他死前的慘狀，正被絹姑流目瞧到，她不由目光一垂，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何日飛聞聲一怔，回頭向她瞥了一眼，道：「怎麼啦？絹姐姐。」

絹紅囁嚅半晌道：「沒……沒有什麼，哦，你適才叫我甚麼？」

何日飛道：「我適才叫妳絹姐姐，有甚麼不對麼？」

絹姑蠔首一垂，道：「當然不對，要是被咱們小姐聽到了，她不剝了我的皮才怪！」

何日飛咳了一聲道：「那有這麼嚴重，其實咱們只要心地純正，倒勿須注意那些細節。」

此時，四週惡鬥方酣，他倆却像一對久別重逢的戀人，正在喁喁情話般的閒聊着。

臨敵分神，是兵家的大忌，他倆這般神態，怎能逃過三絕神猴的耳目，他嘴角挑起一絲殘酷的冷笑，回顧身後的快刀客歸化，及軟紅十丈黃素素，匆匆向他們交待幾句，然後擧手一揮，另一批在一旁待命的高手，便像浪潮般的衝了上去。

歸化及黃素素混在這般高手之中，悄悄撲近秋紅的身前，只見一片寒芒勢如從天而降，只不過刹那之間，歸化已一連劈出九刀，如同驚雷急電，一氣呵成，快刀客名震武林，的確並非倖致。

自然，以秋紅一身驚人的成就，鋼刀雖快，也難以沾到她一絲衣角，不過歸化的出手是突然的，壓力驟增，自然難免要顧此失彼。

這就是他們的目的，快刀客的快刀傷不到秋紅，却將軟紅十丈黃素素送進防禦圈裏去了。

鄢展鵬見狀大喜，爲了配合黃素素的攻勢，立即發動全面的搶攻，使許雙城等在强大壓力之下，無法分身去救他們的帮主。

這是擒獲簪花書生的大好時機，黃素素自然不會放過，纖掌一抖，一片耀眼的晶虹，快得像靈蛇一般，猛向何日飛攔腰捲來。

絹姑大吃一驚，她知道黃素素那條合金桃紅軟帶，具有不可思議的威力，她爲恐何日飛不明利害，着了軟紅十丈的道兒，因而口中一聲嬌叱，奮不顧身的撲了上去。

黃素素身爲鐵甲山九路提調之一，一身功力豈是等閒可比，只見虹影一閃，絹姑手中的長劍便已脫手飛出，黃素素粉臂微挫，軟帶帶着勁風，點向絹姑的玄機重穴。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絹姑在她那十丈軟紅纏打之下，一招便已落敗，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

何日飛初涉江湖，從未見過這般美麗的奇異兵刃，因而一時之間，竟然站在一旁呆呆的發怔，直到絹姑出手失利，危機繫於一髮之際，他才大喝一聲，振劍衝了過來，猿臂急舒，長劍斜划，一招「雲泥殊途」擊向那條悅目的軟帶。

「噬」的一聲响過，那條勢若遊龍的軟帶，被他一劍震得反彈而回，黃素素感到一股强人的暗勁襲上軟帶，急忙斜踏數步，才消去軟帶上的餘力。

何日飛原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居然能在一招之中，使名震江湖的一代魔女花容失色，這實在使人有點不敢相信，因而黃素素眼波流轉，向何日飛默默的打量着。

他是一個使任何女人都會動心的男人，英俊之中帶着無比的傲氣，秀朗之中洒着出塵的飄逸，如果說他是精金美玉，人海奇葩，絕不爲過。

黃素素是一個江湖魔女，當得是閱人千萬，憑她一幅迷人的姿色，與一身不俗的武功，對男人可以說予取予求，但她却自恨命薄如紙，在茫茫人海之中竟然找不到一個配得上她，叫她眞正喜愛的男人。

現在她這一注視何日飛，她的心弦震動了，臉上的殺機在逐漸消失，換上一副痴痴纏纏，令人莫測高深的笑意。

良久，她才格格一陣嬌笑道：「小兄弟眞有你的，看不出你這麼斯斯文文的，竟然習會了震古鑠今的浮雲劍法，不過讀書人應該知道憐香惜玉，以浮雲劍法對付女孩子，似乎太過粗暴，失去君子風度，你說是麼？」

她穿着一身洒花綢衫，玉體玲瓏，隱約可見，一頭長長的秀髮，披散在酥肩之上，兩撇彎彎的柳眉，覆蓋着一雙盈盈媚眼，這魔女實在够美，論年齡也不過二十五六，但不論她是如何的美麗，一個二十五六，人盡可夫的女人，自稱女孩子難免肉麻了一點，而且她那副媚態也使人瞧不順眼，因此，絹姑櫻唇一撇道：「眞不要臉……」

黃素素粉頰一寒，忽然翻腕一抖，那十丈軟紅猛然匝地而起，以疾風掃落葉之勢，向絹紅的雙腿纏了過來，此時絹姑手無寸鐵，黃素素這含怒一擊，她必然難以倖免。

何日飛見狀大驚，長劍疾吐，揮向十丈軟紅，口中同時叱喝一聲：「住手。」

黃素素粉臂一挫，將軟帶如响斯應的收了回來，跟着雙眉一揚，冷哼一聲道：「黃素素在這數年之中，殺過不少自命不凡的人物，放眼江湖，還沒有人敢對我冷顏相向，惟一的遺憾是相識滿天下，知心無一人，小兄弟，姊姊不想跟你爲敵，但在敵友之間，咱們應該有一個抉擇，你說吧，小兄弟，姊姊要聽你的。」

何日飛神色一呆，他說甚麼也想不到這個素昧平生的女魔頭，竟然跟他套起交情來了，一時目瞪口呆，吶吶難以出口。

但黃素素以往的一頁臭史，絹姑早有所聞，像何日飛這等英俊奇偉，精金美玉般的人物，不正是她獵取的對象？因而她再也顧不得本身的危險，一面對黃素素破口大罵，同時向葉寄萍高聲呼救。

其實葉寄萍何嘗不知道何日飛目前的遭遇，只因强敵環伺，使她無法分身而已，此時聽到絹姑焦急的呼聲，只得銀牙一咬，向攔阻她的十餘名鐵甲高手道：「各位最好站開一點，葉寄萍願意留一點香火之情，否則——」

她暗凝眞氣，力貫劍尖，以十分沉穩的步伐，緩緩向那十餘人身前迫去。

這十餘人全是鐵甲山的高手，這般高手却全都面色一變。

他們知道葉寄萍的功力，只要她揮劍一擊，必然會造成可怕的傷亡，然而，他們仍像木雕泥塑一般，面對死亡的威脅，竟然沒有人敢移動半步。

葉寄萍嘆息一聲，長劍猛的一顫，洒出一溜銀芒，在一陣金鐵交鳴之後，那十餘人已然倒了一半，但缺口一開即合，那般劍下餘生者，再度攔住她的去路。

此時門場之上，是一片混戰的局面，鄢展鵬以全力將許雙城等分別包圍，他要不惜任何犧牲，來達成黃素素生擒何日飛的目的。

葉寄萍俏目流轉，向全場打量一眼，她知道除了自己無人可解何日飛及絹姑之危，於是銀芒再起，在肢體橫飛，血水四濺之中，她終於衝到何日飛的身側。

絹姑吁了一口氣道：「小姐，這女人好不要臉！」

葉寄萍哼了一聲，回頭向何日飛檢衽一禮道：「幫主，你沒有甚麼吧？」

何日飛道：「我很好，只是——」

葉寄萍道：「幫主放心，屬下會處理的，絹姑，過來護衛幫主，這女人由我來對付。」

然後嫣軀一旋，面色一沉道：「黃姑娘，妳要怎樣？」

黃素素格格一笑道：「姊姊是奉令尊之命前來的。小妹子，妳這不是明知故問麼？」

葉寄萍道：「不管妳奉何人之命而來，在本幫幫主的駕前，不能容許任何人撒野！」

黃素素忽然嘆口氣道：「姊姊閱人千萬，見識不謂不廣，但……妳別笑我，小妹子，爲私情而絕父母，咱們……應該相差不多。」

葉寄萍面色一沉道：「爲私情而絕父母，固然有乖人倫，但爲大義而絕親情，是否又當別論？好啦，黃姑娘，妳可以走了。」

黃素素微微一笑道：「小妹子詞鋒犀利，姊姊說妳不過，只是令尊言出法隨，你們一定難逃他的掌握，再說洗劍幫人單勢孤，只怕也難有什麼作爲——」

葉寄萍冷冷道：「本幫有沒有作爲，不勞黃姑娘費心，妳如果不想與本幫爲敵，還是趁早離開這是非之地。」

黃素素道：「要是我不願走呢？」

葉寄萍冷冷道：「那咱們只好各憑所學，生死一搏了！」

黃素素道：「除此之外，難道就沒有別的法子？」

葉寄萍訝然道：「非友即敵，黃姑娘不是多此一問？」

黃素素道：「那是說不是敵人就是朋友了，貴幫創立伊始，難道拒絕一個衷心投靠的人？」

葉寄萍呆了一呆，最後毅然搖搖頭道：「本幫日前還沒有打算收留像黃姑娘這等高人，妳的盛意只好期待未來了。」

黃素素面色數變，最後纖足一跺，身形突然暴起，逕向客棧之後越牆而去。

「唉……」葉寄萍目送軟紅十丈黃素素的背影消失，才幽幽一嘆道：「幫主，你不會怪我吧？」

何日飛慨然道：「小弟怎敢怪姐姐，咱們如果當眞留下此人，可能會生出無窮的是非。」

葉寄萍道：「不錯，人心難測，黃素素投効本幫，難保不是別有居心。」

何日飛道：「姐姐說的是，現在……咱們……」

葉寄萍柳眉一揚道：「咱們的援軍應該快到了，絹姑，妳先去幫紅姑娘抵擋一陣。」

絹姑正待應聲躍出，忽見人影幢幢，捷逾颶風，紅黑兩隊四個小組，由客棧前後向鐵甲山展開瘋狂的攻擊。

葉寄萍見狀大喜，心中嬌叱一聲道：「幫主，咱們衝……」立與絹姑左右一分，護着何日飛向鐵甲山的高手衝去。

此時三絕神猴鄢展鵬連中許雙城兩記重擊，已然口噴鮮血，身負重傷，如非他人搶救，早已魂歸極樂了。快刀客歸化在秋紅一陣急攻之下，刀毀人喪，橫屍客棧的庭院。

鐵甲山精英盡失，六軍無主，再加上紅黑兩隊無情的掃蕩，近百名高手，幾乎落得一敗塗地。

搏殺結束了，葉寄萍惻然的向那些屍體投下一瞥，然後轉向何日飛道：「幫主，依屬下推測，半個時辰之內，必有大隊元兵前來，虜騎身手雖然不高，但他們那强勁的利箭却霸道以極……」

許夫人微微頷首道：「左特使說的對，咱們應該儘快離開洛陽，以避免無謂的犧牲！」

於是，他們離開那滿目瘡痍的客棧，沿伊水向南走，進入外方山區。

虜騎肆虐，神州板蕩，大好河山，幾乎沒有一片乾淨土地，然而，在外方山區的絕嶺之上，却有一羣忠貞不屈的漢家兒女在默默的靜坐着。

「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都城。」天道是如此的無常，怎能不令人扼腕而嘆！

良久，許氏夫人咳了一聲，瞧着神情落寞的何日飛道：「幫主，老婆子有幾句話想請幫主裁奪。」

何日飛說道：「護法有什麼意見？請說。」

許雙城道：「老婆子與拙夫秋弔眼，當年追隨國公爺，與元虜十蕩十決，大小不下數百戰，終以我方兵不習戰，士氣消沉，國公爺一木難以支大厦，乃有厓山之失……」

長長一嘆，接道：「楚雖三戶，終能亡秦，咱們只要還有三寸氣在，自然不能忘記恢復故國的使命，不過，虜勢方張，民氣未復，復國大業自非一蹴可就……」

是的，以宋室傾國之力，猶不免亡國之恨，這般孤臣孽子，又焉能獨力回天！

時間在沉凝中緩緩溜走，山林間又罩上一層灰朦朦的夜色，這象徵着他們的前途是黑暗的，但黑暗未嘗不可帶來光明，因此，許雙城精神一振道：「得人者昌，古有明訓，爲了規復故國，驅逐元虜，咱們第一個要作的自然是力謀振奮人心，收攬忠義之士，但本幫也應該有一點復興基地，作爲發號司令的所在。」

何日飛道：「不錯，咱們當務之急的確在得人與覓地二事，各位以爲如何？」

睡獅盧舒道：「元人鐵騎所至，天下爲之鼎沸，據小老兒所知，只有西南邊陲，目前尚未遭到虜騎蹂躪，咱們生聚教訓的復國基地，似以設於西南爲宜。」

何日飛，許雙城，都同意盧舒的意見，於是他們兵分兩路，同時進行糾集志士，及建立基地的兩大任務，一方面由盧舒聚齊紅黑二隊前往大雪山建立復興基地，

剩下一男四女則担任糾集志士，及尋訪秋山的任務。

× × ×

大岔店在外方山的東北麓，是距離登封縣百里不到的一個小鎮，此時晌午方過，鎮上惟一的「永豐客棧」正傳出一股喧囂之聲，在這等偏僻的小鎮之上，這盛況是少見的，因而引來不少好奇的途人。

「朋友！借個光……」一位白髮紅顏，儀表不俗的黑衣老婦也來到永豐客棧之前，她分開那般瞧熱鬧的途人，率領着一男三女，一逕向店門奔去。

也許是黑衣老婦來得太過突然吧，店裏震耳欲聾的喧囂之聲竟像被刀斬斧劈一般，突然停了下來。

黑衣老婦對店中的食客視若未睹，逕自選了一個臨窓的空桌坐了下來，她身後的一男三女也跟着坐下，除一名綠衣少女在向食堂打量之外，其餘幾人均在默默的飲食着。

突然，一股尖銳的笑聲由一角傳來，道：「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秋女俠，邢某這廂有禮了。」

一個身材魁梧，虬髯繞腮的大漢，在一張食桌之旁站起，他似乎在友善的打着招呼，但雙目煞光暴盛，蘊藏着一股熊熊怒火，他那雙粗大的手掌在互抱着，却在一拱之間，逼出一溜耀眼的晶虹，並以驚雷掣電之勢，奔向秋紅的胸口。

秋紅怒哼一聲：「找死……」紫袖輕輕一拂，晶虹忽然倒飛而回，眞箇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那魁梧大漢還沒有瞧出危機，虹影一閃，他已發出一聲的慘嚎。

那是一隻五毒問心釘，蒙祁六煞伏着它作過不少壞事，現在那隻藍汪汪的毒釘，正巍顫顫的插在雷鞭邢霸的左肩之上，好在傷非要害，他自己又備有解藥，當然不會奪去他一條老命，不過，他所受到的震駭，似乎已達無以復加的程度，因而連解藥也忘記取服了。

在他的想法，當日青陽之戰，他們兄弟六人落得三死兩傷，事後檢討，是他們沒有使用獨門暗器所造成的錯誤，現在突施暗襲，必然可以討回一半血仇，他們就從未想到，要是他們兄弟不能有取用暗器的機會，他們還會跟別人講客氣？

說來話長，其實五毒問心釘一往一復，也不過瞬息之間而已，他身旁一個腰纏鍊子鎚的漢子急道：「煮熟的鴨子不會飛的，邢兄先服下解藥再說。」

雷鞭邢霸如夢初醒，急急取出解藥吞下，再將五毒問心釘收了起來，然後嘿嘿一笑道：「好，好，秋女俠果然藝業驚人，邢老人甘拜下風，現在在下替秋女俠引見幾位素名而來的朋友，可惜令尊不在，倒是一件遺憾之事。」

跟着他指着那位腰纏鍊子鎚的中年漢子，及一位面色慘白，身穿黑衣的女郎道：「這兩位是陰山派樊老前輩的得意傳人蛇郎君卞天仇，及卞兄的師妹蛇娘子辛玫，陰山派名滿八荒，秋女俠只怕也有個耳聞吧？」

秋紅聞言一懍，她雖是江湖閱歷並不太多，却也知道陰山蛇魔樊殺，是當代黑道首屈一指的大魔頭，此人武功別走蹊徑，據說堪與天宇九雄一爭長短，而且使用毒物之能，可稱世無其匹，蛇郎君師兄妹既是他的傳人，這個問題可就麻煩了！

她回顧許雙城一眼，才冷哼一聲道：「陰山派果然算得是武林高人，只是咱們洗劍幫與陰山派風馬牛無關，閣下引來陰山派的朋友，倒不知是何居心？」

不待邢霸答言，蛇郎君卞天仇陰森森的一笑道：「邢兄不是說過，咱們是慕名而來的麼？秋女俠這麼一說，不是顯得太見外了？」

秋紅櫻唇一噘道：「陰山派名震武林，秋紅怎敢高攀！當然，事出必然有因，閣下何不直接了當的說明來意。」

蛇郎君卞天仇哈哈一笑道：「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只是想請秋女俠交出簪花書生，如此而已。」

秋紅粉頰一寒道：「簪花書生何日飛是本幫幫主，閣下說話最好仔細一點！」

蛇郎君朗聲一笑道：「洗劍幫既未開山立櫃，也沒有傳佈江湖，單憑姑娘片面之言，江湖各派只怕難以相信。不過在下倒是願意承認，只要姑娘履行在下開出的條件。」

秋紅道：「什麼條件？你說。」

蛇郎君道：「在下說過，只要姑娘交出簪花書生。」

秋紅柳眉一軒道：「這麼說明咱們是沒有商磋的餘地了？」

蛇郎君嘿嘿一笑道：「當今之世，還沒有人胆敢違背陰山派的命令，卞某言出如山，的確沒有商磋的必要。」

何日飛然勃大怒，雙手一按桌面，正待飛身而起，一隻酥軟如綿的纖掌，適時按在他的手背之上，耳邊同時响起一股嬌柔無比的聲音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幫主身份何等崇高，豈能與江湖宵小一般見識！」

他向那纖掌的主人葉寄萍投下感激的一瞥，只得忍着滿腔怒火坐了下去。

由當前的形勢判斷，一場搏鬥似已無法避免，但陰山蛇魔名震江湖，秋紅不敢輕啓戰端，恐怕爲洗劍幫惹來一個强大的仇敵，因而扭過頭來，向許雙城投下詢問的一瞥。

許雙城以傳音向絹姑作了一番交待，待絹姑馳出客棧，她才面色一整道：「老身還有一事不明，不知卞朋友能否直言相告？」

蛇郎君傲然道：「妳就是鐵甲山的逃犯，大關主許雙城麼？妳不明白什麼？說吧。」

此人眞箇狂妄，竟敢對一個武林前輩以這般口吻說話，實在無禮以極。

許雙城淡淡一笑道：「卞朋友是跟咱們不期而遇呢，還是故意在此守候？」

蛇郎君道：「怎麼說都可以。」

許雙城道：「此話怎講？」

蛇郎君道：「洗劍幫於一夜之間，毀掉鐵甲山近百名高手，此等重大之事，豈能不傳遍江湖？其實這中州一隅，已是羣英畢集，卞某只不過時運較好而已。」

許雙城道：「那麼卞明友縱能一時僥倖，豈不要與天下武林爲敵！」

蛇郎君道：「這個麼？嘿嘿，人總是愛惜生命的，如果獲得簪花書生，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自然就不會有人前來爭奪

着向鎮外奔去。

雷音指是武林絕响，一指點出，無堅不摧，秋紅雖然只能發出七成功夫，仍有洞金裂石之能，現在全力一擊，這雙毒物只受到創傷，怎能不使她大驚色！

葉寄萍嘆息一聲道：「陰山派訓毒之能，當眞不可輕侮，不過今後紅妹妹向牠出手之際，應該指向毒蛇的七寸子，蜈蚣的雙目或關節，必然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了。」

許雙城道：「左特使說的是，咱們走吧。」

鎮外一片荒山，林木掩映，草深及膝，是一個隱藏毒物的好去處，許雙城選在上風一塊大石之上立定身形，再向遠在丈外的蛇郎君招呼道：「卞朋友，請過來答話。」

蛇郎君目蘊煞光，趨前怒吼，道：「是誰擊傷我左右二將的？你們當眞不想活了！」

秋紅撇撇嘴道：「窮吼些什麼？本特使要不是手下留情，你那什麼左右二將，只怕早就向枉死城報到去了。」

蛇郎君忽然一甩右臂，一綫白光已電奔而出，口中同時怒吼道：「賤婢既然找死，本郎君成全妳就是。」

秋紅不知道那條白光又是什麼毒物，纖掌一抬，一股剛猛絕倫的暗勁，迎向白光擊去。

她這一掌雖未使出全力，以她那身功力，至少也有五六百斤的力道，但那白光只是微微一窒，仍然來勢如風，逕向她的面目奔來。

秋紅大吃一驚，幾乎使她手足失措，所幸許雙城低聲叱喝道：「紅兒出劍，雲斷巫峯，快！」

秋紅應聲出劍，一招霸道絕倫的「雲斷巫峯」，正好迎上白光的來勢，她似乎已將生命交給這招浮雲劍法中的殺着，出手之際，她就將雙目閉了起來。至於能否阻擋那道白光，以及那白光究竟是什麼毒物，她已失去看一看的勇氣了。

浮雲劍法舉世無雙，雲斷巫峯果然一擊中的，只是她覺得腕脈一緊，長劍竟然一陣震顫，她心中感到十分奇怪，忍不住睜開眼來。

及目光一觸長劍，芳心不由一陣狂跳，猛的抖腕一擲，竟將長劍插入身前的石縫之中，她那嬌艷得有如春花的粉頰，也變得一片蒼白。

女孩子多半是怕蛇的，偏偏她長劍之上，正咬着一雙十分獰惡的蛇頭，最令她震駭的是那雙蛇頭所咬之處，距離劍把的吞口不過分寸之間，只要稍偏數寸，她那嫩藕一般的酥腕之上，就會釘上這麼一雙惡形惡狀的怪頭！

秋紅身負上乘武功，縱然碰到千軍萬馬，也不會使他這般震駭的，但這雙小小的蛇頭，却使她冷汗直流，雖然已經事過境遷，她還是驚魂未已。

其實蛇郎君的驚恐，比秋紅更甚幾分，他的左右二將，已被秋紅的雷音指所傷，百日之內不可能隨他爲惡，在激怒之下，才放出他隨身二寶之一的雙頭銀蛇。

此蛇奇毒無比，只要讓牠咬上一口，縱使功力絕世，也難以活過兩個時辰，而且飛行絕跡，皮堅逾恆，一般掌力兵刃全都傷牠不得，却不料未能逃過秋紅那無堅不摧的劍氣，叫他怎能不驚？

他恨極了秋紅，但却不敢再放另一個隨身毒物「八脚神蛛」，於是，他撮口發出一陣怪嘯，似乎在召喚什麼。

片刻之後，一股腥風隨風飄來，山石草木之間也响起一片片沙沙之聲，接着萬頭攢動，難以數計的毒蛇，由四面八方遊了過來。

好在絹姑在毒蛇合圍之前奔上了大石，她用衣袖抹了一下鬢際的汗水然後由肩上解下一個沉重的包裹，原來適才許雙城叫她去搜購「雄黃」，她總算適時趕了回來，他們每人分了一塊較大的雄黃，細粉則洒在大石的四週，以防禦蛇虫的攻擊。

這是一個極爲壯觀的蛇海，牠們昂首吐信，噓聲嘶嘶，眨眼之間，大石四週縱橫二十丈內，幾乎難以找到一絲空隙，而且牠們還在不斷的增加，好像天下的毒蛇，全向這裏集中似的。

許雙城眉峯一皺道：「這些普通的雄黃，只怕無法阻止通行較高的毒蛇，如果讓牠們衝上大石，後果就難以設想了！」

秋紅道：「那怎麼辦？娘，咱們總不能束手待斃？」

許雙城略作沉吟道：「紅兒，妳能不能以內力逼出三昧眞火？」

秋紅道：「可以，咱們以三昧眞火燒蛇？」

許雙城笑笑道：「縱然是功力通玄之人，也不可能以三昧眞火燒遍這片蛇海，咱們只要將大石四週的雄黃點燃，雄黃變作烟霧，功效將驟增數倍，此時吹的是東南風，咱們順着風向，再將手中的雄黃以眞火燒着打出去，雖然冒險一點，突圍總不至無望。」

語音一頓，扭頭對葉寄萍道：「左特使一身功力不在紅兒之下，以內力點燃雄黃，應該是游刃有餘？」

葉寄萍道：「晚輩怎敢與紅妹妹相比，但可勉力一試。」

許雙城面色一整道：「好，由老婆婆捎着帮主，左特使與絹姑隨後護駕，右特使殿後却敵，阻擋追兵。」語音甫落，她已一掌飛出，嗤的一聲輕响，她身前石下的雄黃立即冒出一陣濃烟。

秋紅及葉寄萍也同時點燃石下的雄黃，濃烟一片，順風向蛇陣飄去。

雄黃烟雲滾滾，發出一股刺鼻的異味，任是何等兇悍的蛇虫，烟雲所至，立即兇焰頓失的癱瘓了下去，其餘的毒蛇全都回頭逃竄，整個蛇陣，立時分崩瓦解，亂作一團。

許雙城見機不可失，迅將何日飛揹起，口中一聲清嘯，向東南幌身急撲，葉寄萍，絹姑，秋紅等隨後跟進，以風馳電掣之勢，突出了那觸目驚心的蛇陣。

這一劇變快如電光石火，蛇郎君空有滿身毒物，還是眼睜睜讓他們從容逸去。

他們奔出約莫百里，許雙城才放下何日飛，但她仍然領先急走，直到日色含山之際，才在一間獵戶之前停了下來。

此處接近山麓，聳立東方的白沙鎮已隱約可見，他們向獵戶買來食物充飢之後，就暫時在此借住一宿。

× × ×

清風像一個樂師，在那古木衰草之間，奏出一曲悅耳的天籟，樹影婆娑，月色淒迷，這山區夜色，也有它的迷人之處。

倏地，一股輕輕的嘆息，在那濃蔭覆蓋的大樹之下傳了出來……

他是簪花書生何日飛，由於感懷身世，不由自主的發出一聲長嘆。

在一旁相伴的秋紅出聲相勸道：「帮主，夜深寒重，還是早點歇息吧。」

何日飛道：「唉，秋姑娘，妳說我像一個帮主麼？」

秋紅道：「你怎麼啦？帮主，難道本帮之內，竟有不聽帮規之人？」

何日飛道：「不，秋姑娘，百無一用是書生，我只是感到尸位素餐，不配做帮主而已。」

秋紅道：「你錯了，帮主，漢高祖智謀不如良平，用兵不及韓信，如果他也以百無一用自居，又焉能創出一個大漢的天下？」

何日飛道：「這個……」

此時另一個白衫飄飄的纖小人影接口道：「江湖之中，詭詐百出，如非老於此道的人，每有不易適應的感覺，但本帮志在還我河山，驅逐元虜，自不能與一般帮會及江湖人物相比，帮主任重道遠，怎能這等妄自菲薄！」

何日飛道：「這……咳，兩位姐姐責備的是，小弟知道了。」

葉寄萍道：「不敢當，帮主。」

何日飛道：「兩位姐姐，咱們私底下就不能改改稱呼麼？」

秋紅道：「妳說呢？萍姐姐。」

葉寄萍道：「妳只會拖人下水，妳如果願意，答允他不就行了麼？」

秋紅道：「姐姐不點頭，妹妹可沒有那麼大的胆量，其實，帮主特使，雖是名位，也是一種稱呼，只要不悖於情理，換個稱呼有什麼要緊。」

葉寄萍道：「嗯，說的也是，那就快叫哥哥吧，哼，不害臊……」

秋紅哇哇大叫道：「好哇，妳忘記在鐵甲山怎樣求我替妳作紅娘了，現在過河抽板，還要倒打一耙，哼，這筆賬咱們倒要仔細算算。」

一陣陣銀鈴般的嬉笑之聲，在林蔭深處傳了出來，良久，葉寄萍面色一整，握着秋紅的雙手道：「紅妹妹，蛇郎君說天下武林羣集中州，這話只怕不假，那麼咱們今後可能是步步荊棘，日日都會處於驚濤駭浪之中，目前最要緊的是在驟逢强敵之際，使他能够自保。」

秋紅道：「那就只有增强功力一途了，但如何才能在短期內使功力增强，還要請女諸葛指示迷津。」

葉寄萍微微一笑道：「令尊名列當代九大高人之首，名師出高徒，只要妳不藏私，相信他天下都可去得。」

秋紅秀目一瞪道：「誰說我藏私了？除了雷音指由於他內力不足，無法傳授之外，小妹所知的已經傾囊相授，要說藏私麼，只怕妳萍姐姐，自己倒是難以自圓其說。」

葉寄萍慨然一嘆道：「不怕妳見笑，妹子，爲了他，愚姐生命尚且不惜，又怎會愛惜成功？只不過愚姐除了一項玄門步法，是家師頗堪自慰的絕學之外，其他任何一門武學，都無法與妹子相比，愚姐就不得不藏拙了。」

秋紅眉峯一皺道：「別這麼說，萍姐，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咱們姊妹就不必客氣了，至於他，如今任督二脈未通，生死玄關難破，致內力與輕功難達一流境界，連浮雲劍法中幾招威力最大的絕學，也無法發揮得淋漓盡緻……」

葉寄萍倏的嬌靨一紅，沉吟半响道：「打通任督二玄，突破生死玄關，愚姐倒有一個速成之法，只是……只是……」

秋紅見葉寄萍神態忸怩，與她平時冷靜沉穩的性格大異其趣，不由一怔道：「妳怎麼啦？萍姐姐，難道那速成之法，還有什麼難言之隱？」

葉寄萍嘆口氣道：「其實只要紅妹妹願意成全他，倒也沒有多大的困難……」

秋紅道：「小妹自然願意成全他，但究竟怎樣速成，萍姐最好先讓小妹略知眉目。」

葉寄萍神秘的一笑道：「紅妹妹請附耳過來。」

秋紅爲了好奇，果然附耳過去，但當她聽完葉寄萍的速成之法後，竟然面紅耳赤，芳心狂跳，並向她呸了一聲道：「不來啦，妳欺負我——」

葉寄萍嬌羞一笑道：「姐姐怎敢欺負妹妹，實在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秋紅一跺脚道：「那妳爲甚麼不？何況妳是姐姐，那事——也應該……」

（未完・四）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柳飛燕說出被瘦小老頭訛詐了銀兩，將他的相貌說出來，任東平便說戲弄瘦靈官的就是此人。原來瘦小老頭約她扮成美少年去杏花樓，不是訛詐銀兩，晚上又送她一顆藥丸服下，現在她和任東平被兩個少女用「拂經手法」擄去另一個地方，她並不像任東平昏迷不醒，只是被封穴道，又被她們餵吃「忘我丹」，自己神智仍然很清醒，任東平就失去理智，才知道瘦小老頭藥丸的作用，被擄來的還有丁劍南，他們成立五雲門江南分壇，需要壇弟子男女各二十人，由一個叫「仙子」的婦人主持典禮，禮成後，紫臉壇主和總管逢姑婆恭送仙子離去……

師友失踪　茫然無措

逢姑婆話聲甫落，就有兩名漢子各自捧着十柄長劍，放到几上。

兩名站在左右的青衣少女立即走到紫臉壇主身邊，左首一個嬌聲道：「壇主頒劍。」

紫臉壇主站起身，逢姑婆就退後一步，回身坐下。

右首青衣少女道：「孫領隊他們上來領劍！」

孫必顯答應一聲，領着十名少年，走近階下，然後退開一步，說道：「一號上去領劍。」

排在第一個的一號聞言走上，左首青衣少女立即從几上取起一柄長劍，雙手遞到紫臉壇主手中。紫臉壇主接過，再用雙手授給第一號。

孫必顯在旁道：「鞠躬行禮退下。」

第一號接過長劍，依言躬身一禮，才退了下去。

孫必顯命他站到自己身後，才道：「第三號上去領劍。」第三號依言上去，紫臉壇主授劍如儀。

柳飛燕心中暗道：「原來他們叫做五雲門，無敵天下的『五雲劍法』，哼，好狂的口氣，她要教我們五招劍法，我倒要看看『五雲劍法』如何無敵天下？」

不多一回，紫臉壇主已把十柄長劍，逐一頒發給十名少年，孫必顯領着十人，朝壇主躬身行禮，一齊退下。

接着由冉文君率同十名少女，列隊走上，也由壇主逐一頒發了長劍，才躬身退下。

紫臉壇主頒劍完畢，依然回身坐下。

逢姑婆再次站起身來，發出野鴨般聲音，說道：「現在開始練劍了，二位領隊，要他們散開去。」

孫必顯，冉文君躬身領命，轉過身，命大家散開，分爲五人一行，每人距離三步站好。」

逢姑婆道：「現在開始第一招，秋花，妳下去示範給他們看。」

秋花答應了一聲，手携長劍，走到階下，面向大家，左手握着劍鞘，嬌聲道：「現在大家撒劍。」右手一按吞口，「鏘」的一聲抽出長劍。

要知這二十名少男少女，本身武功原都不錯，因此秋花撒出長劍的同時，但聽鏘鏘劍鳴，大家都撒出了劍了。

「很好，」逢姑婆目光掠過，頗似嘉許，點着頭道：「仙子手創『五雲劍法』，象形飛雲，劍法本以輕靈爲主，但『五雲劍法』輕靈之中，出手更須快速，不過老婆子所說的快速，必須做到 似實慢，似慢實快，這話，就是劍法出手，要人家看不出你快，那就先求一個穩字，而你使的劍却奇快絕倫，一發即至，這就是穩中求速，大家必須勤加練習。才能體會，好，現在第一招『朵雲出岫』，大家看清楚了！」

她話聲一落，左手抬了抬。

秋花握劍右臂，向天一振，長劍在空中劃起一個斗大的劍花，就在長劍劃圈之際，她足尖一點，一個身子就跟着劍花飛起，劍花好像一朵輕雲，冉冉平飛，人在劍花之下，輕靈無比的飛出了三步來遠！

柳飛燕精擅「崆峒劍法」。崆峒派劍法向以「奇」、「捷」稱著，她看了「五雲劍法」第一招「朵雲出岫」，心下不禁一怔，忖道：「這是那一派的劍法？只此一招，已可看出『五雲劍法』果然不同凡响！」

秋花使的這一招劍法，原是給大家示範的，因此第一次出手之際，手法、身法，均極快速，但她回到原地之後，由逢姑婆講解如何發劍，如何劃圈，如何點足輕縱，如何身隨劍花飛出，秋花隨着她的講解，在階下緩慢的發劍、劃圈、點足、平飛，就做得十分緩慢，好讓大家明瞭手法、身法，如何配合。

逢姑婆把這一招講解得極爲詳盡，她等秋花示範完畢就要大家跟着秋花練習。

階下二十名少年男女本身武功，雖然都有相當根基，但門派不同，有的人本來就是練劍法，也有人練的是刀法，各人武功，因派別不同而各異，尤其這一招「朵雲出岫」，純以輕靈爲主，要身輕如雲，才能隨劍飛起，雖然只是「五雲劍法」的第一招，已經不易練習，許多人不是發劍生硬，就是身法不對。

逢姑婆站在階上，目光如炬，看到那一個不對，就隨口叫了出來，秋花就依着走過去，一一予以糾正。

孫必顯和冉文君雖是領隊，敢情他們也沒練過這一套劍法，是以也跟着大家一起練習。

凡是被迷失神志的人，對他本來會的武功，並不會忘記，功力也並不失去，但總因神志被迷，對學習新的武功，反應和領悟力，就要比常人差得多了。

柳飛燕就站在二師哥身後，她對二師哥的武功最清楚不過，平日比自己高出甚多，但今天練習這一招劍法，自己已經完全領悟了，二師哥在練習之時，還是有不少地方顯得呆滯，不够靈活。

她有二師兄作榜樣，自然不敢學會得太快，故意裝作不會，秋花過來了兩三次，逐一加以指點，這樣一直練到晌午時光，大家才算勉強學會。

逢姑婆和紫臉壇主一起走了，兩名青衣少女，秋花也相隨而去。

孫必顯、冉文君送走逢姑婆、壇主，才令大家到左右廊下休息。不多一回，幾名灰衣漢子給大家送來午餐，依然是每人一份，各自坐在階上食用。

柳飛燕看大家除了自顧自吃飯，沒有一人和旁邊的同伴交談過一句話，甚至連看也不看旁人一眼，好像偌大一個天井，只有他一個人似的，她自然也不敢說話。

飯後，逢姑婆沒有再來，秋花來了，她向大家說道：「逢總管要我來告訴大家，她在這裏只能躭擱十天，希望大家每天必須學會一招劍法，剩下五天，作爲複習，這第一招，務必在今天練會，從現在起，到晚餐前如果還沒練會的人，今晚就得繼續練習，直到他練會爲止。好，現在大家就繼續練吧！」

兩位領隊躬身領命，督促着兩隊人繼續練劍。秋花當然不敢托大到在階上的椅子坐了下來，她站在階上，目光不住的朝衆人搜索着，只要有一個人練得荒腔走板，她就會立即飛身掠來，予以指正。

這二十名少年男女中，以十名男的武功較高，錯誤也較少，十名女子武功較差，手法、身法，都不能中規中矩。

但不論這招劍法如何難學，大家總究是練過武的人，經過一個整天練習下來，到了黃昏時分，差不多全已學會。

秋花和兩個領隊可不敢絲毫怠忽，晚餐之後，還是督促着大家加練了一個時辰，才整隊回去，各自休息。

柳飛燕回到寢室，心中不禁暗自焦急的，我又沒有和你說過什麽。」

任東平道：「我們都沒有說什麽。」

柳飛燕聽他這麽說，總算放下了心，迷失神志的人，說過什麽，大概很快就忘記了。

這麽看來，自己明天當眞非走不可，只有先找到大師哥，再想辦法了。

她練了一天劍，實在也感到十分疲乏，這就和衣躺下，沉沉睡去。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在睡夢中忽然聽到一陣尖銳的哨聲，從門外傳來。

柳飛燕及時驚醒，任東平已經迅速抓起長劍，朝屋外奔去，當下也趕緊一躍而起，黑暗之中，隨手取過長劍，佩到腰上，跟着奔了出去。

這時最多也不過是子時光景，滿天星斗，一片黝黑；但一行人已經很快排成了一行，柳飛燕是最後一個，站定之後，舉目看去，兩行人面向石階而立，誰也不知道半夜三更忽然吹哨集合，是發生了什麽事？

大天井中雖然排班肅立，站了二十個人，却肅靜得沒有一點聲音，二十個人中，只有柳飛燕一人的神志是清醒的，也只有她一個在思索着今晚到底會有什麽事？其餘十九個人神志被迷，就是站上一天，也不會去想什麽心事？

這樣約莫等了一盞熱茶光景，石階上緩步走出一個身披紫色大氅的人來，這人正是紫臉壇主，他大氅長僅及膝，裏面敢情已經換了一身勁裝，腰懸長劍，看去神情嚴肅，顧盼之間，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柳飛燕暗道：「今晚果然有事。」

晚餐之後，柳飛燕掩上房門，就輕聲叫道：「二師哥。」

這十天來，她一直不敢和二師哥說話，就因爲二師哥被迷失了神志，萬一弄巧成拙，露出馬脚來，就不能再躭下去了。何況她看出逢姑婆武功極高，一旦動手，自己只怕也不是她的敵手。

如今逢姑婆已經走了，只有一個紫臉壇主，和兩個領隊，自己縱或不敵，要想突圍，還可以辦得到。她已經決心明天要離開這裏，那麽今晚總得試上一試。

任東平聽到有人叫他「二師兄」，不覺怔得一怔，目光茫然的道：「誰是二師兄。」

這是他十天來第一次說話。

柳飛燕忙道：「是你，你就是我二師兄。」

任東平搖頭，道：「不是，我是十七號。」

柳飛燕依然輕聲道：「二師兄怎麽忘了？你是任東平，我是小師妹柳飛燕！」

任東平道：「我從前叫任東平，現在叫十七號了，我不認識你。」

柳飛燕道：「你再慢慢的想一想，就可以想得起來。」

任東平搖着頭道：「我不會想，你也不用說了，領隊交代的，不能和人家說話，你怎麽了？」

柳飛燕暗暗歎息一聲，這迷失神志的藥眞厲害，以二師兄的功力，一點靈台都完全泯滅了，看來丁公子也和他一樣，沒有解藥是無法使他們恢復清明的了。一面忙道：「是啊，領隊說過不能和人家說話

緊隨紫臉壇主身後的是兩名身材短小，身穿青色勁裝，腰插雙劍的漢子，柳飛燕認得其中一人正是十天前領着二師哥和自己兩人報到的王管事；但今晚他穿了一身緊身勁裝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名女子了。

紫臉壇主走到階上，站定下來，冷聲道：「你們隨本座出發之前，都須戴上面具，才不至被人認出來歷，孫、冉二位領隊，把面具分給大家戴上了。」

孫必顯、冉文君同時躬身應「是」，急忙趨步上前。

站在紫臉壇主身右的一人，已經取出兩叠面具，交給孫、冉二人。

孫必顯、冉文君兩人接過面具，立即轉身依次分給大家。孫必顯分到柳飛燕已是最後一個，口中說道：「快戴上了。」

柳飛燕看到前面的人都沒有開口，只是接過面具就往臉上戴去，她自然也沒有說話，接過面具，但覺入手甚輕，當下就用雙手綳住面具，戴到了臉上。

孫必顯爲人謹愼，等她戴上之後，還湊近頭來，仔細看了看，才行回到前面。

紫臉壇主等大家戴好面具之後，就冷聲道：「你們隨本座走。」當先走下石階，虎步龍行朝外行去。

他身後緊隨着兩名青衣勁裝人，然後是孫必顯、冉文君兩人率領的二十名少年男女，分作兩行，魚貫而行。

穿行長廊，出了這座莊院的大門，原來這座莊院依山而起，坐落在山麓間，右邊面臨大江，但見水天一色，十分遼闊。

柳飛燕心中暗道：「這是什麽地方？難道會是長江？」

× × ×

再說霍從雲和師弟任東平住進江南春客店，這原是土地公的意思。霍從雲是老江湖，當然不會眞的相信是土地公顯靈，那一定是江湖前輩高人在暗中指點，是以也就深信不疑，這一晚，他是以老僕人的身份·伺候小主人（二師弟）才同住在一間房中的。

江南春是揚州首屈一指的大客店，設備豪華，床舖上錦褥繡被，睡在上面，軟綿綿的使你四肢百骸，莫不感到舒舒服服，連翻個身都像滾在雲堆裏。

霍從雲一向都是黎明立起，從小養成的習慣，但他這一睡，竟然睡到了日上三竿，刺眼的陽光已經照上了窗櫺，才霍然從睡夢中驚醒。

這一醒來，他便已感到不對，因爲頭腦沉重得發脹，這一現象，只有着了人家的道，才會如此，（中了五更鷄鳴返魂香之類，醒後才會頭腦昏脹）心頭驀然一驚，急忙一躍而起，舉目看去，二師弟床上錦帳低垂，掀開帳子，床上被褥凌亂，那裏還有二師弟的影子？

回身看去，房門依然閂得好好的，只有後窗虛掩着，二師弟如果發現什麽，不會一個人從後窗出去，不叫醒自己的，而二師弟只要一跨下床，自己也一定會及時發覺，不可能睡得如此熟法，看來準是着了人家的道。

他仔細朝空中聞了聞，果然房中還有一股極淡的花香氣味，這要是換了旁人，極難聞得出來。

這當眞八十歲老娘倒綳孩兒，霍從雲，二師哥和自己同一寢室，猶自無法交談，倒頭便睡，丁公子雖然見了面，更無法和他說話了，自己沒有解藥，如何能把兩人救出去呢？那只有一個辦法，自己伺機逃出去，找到大師哥，再來救人了。

但他們這套「五雲劍法」，今天才練第一招，已可看出是一套十分精奇的武學，自己平日也聽師父談及各門各派的劍術，却從未聽說過「五雲劍法」。

總管逢姑婆要傳授大家五招劍法，今天還只是第一招，自己不如等學會五招之後再走，也好讓大師哥看看他們的劍法路數，大師哥如果看不出來，師父一定會知道的了。

心裏有了這樣決定，也就不再多想，和衣躺下，沉沉睡去。

第二天天色堪堪黎明，灰衣漢子就推門走入，送來早餐，接着哨音响了，任東平、柳飛燕匆匆走出，大家剛列好隊，紫臉壇主、逢姑婆、秋花也在階上出現。

今天敢情就在這裏練劍了，石階上放了兩把椅子，紫臉壇主就在左首的椅子上大馬金刀坐了下來。

逢姑婆沒有坐下，她面向階下，說道：「老身聽秋花說昨天大家已把第一招練會了，現在你們先練一遍給老身瞧瞧。」

孫必顯、冉文君同身朝大家揮了揮手，兩隊二十名少年男女立即散開，掣出長劍，把第一招「朶雲出岫」使了出來，雖然還說不上純熟，但大致上已可過得去。

逢姑婆點着頭，說道：「很好，大家招式都學會了，只欠純熟而已，現在可以學第二招了，第二招叫做『雙雲平飛』，招式緊接前式，由第一招變化而來，練習的時候，雖然各自分開來練，但到了使用時，却必須和第一招連接不斷，才能發揮威力，秋花，妳下去示範給他們看。」

秋花答應一聲，走下石階，面向大家站定，撤出長劍，她依然從第一招「朶雲出岫」練起，只見她身隨一朶劍花飛出，突然手腕一振，身形極快的朝左右輕側，劍勢疾圈從她左右飛出，兩朶斗大的劍花。這一招頗似武當劍法的「兩儀初生」，也和一般劍法中的「左右逢源」極爲相近；但它是兩朶劍花同時迸發，看不出有先後之分。

逢姑婆等秋花示範完畢，就開始講解這招劍法的手法身法，秋花也在她講解之時，使出緩慢的動作，讓大家看得仔細。

這一切和昨天一樣，接着大家開始練習。午牌時光，紫臉壇主和逢姑婆走了，午後則由秋花督促大家練劍，晚餐之後，她還是要大家練了一個時辰才休息。

第三天練第三招「三雲爭輝」，第四天練第四招「四雲圍山」，第五天練第五招「五雲捧日」。

柳飛燕愈練愈覺驚凜，因爲劍招一天比一天難練，劍勢威力也一招比一招增強。雖然一共只練了五招劍法，但柳飛燕可以感覺得到，即使遇上極強的高手，有這五招劍法，一氣呵成的使出，也足可使對方措手不及。

這套劍法不知一共有多少招？如果學全了，逢姑婆說的無敵天下，確也并不爲過。

從第六天起，逢姑婆就要大家把學會的五招劍法串連起來練習。

大家對每一招劍法，本來都已練會了的，串連起來應該沒有多大困難，但事實上却不盡然，因爲你平日把一招一式練會了，不過初中規矩而已，這一下要把五招連成一氣，在快慢上就無法拿得準，手法和身法也無法配合起來。

因爲這「五雲劍法」講究的是一個「快」字。不，「快」還不够，應該用「速」字比較恰當，因爲逢姑婆要求的是在一眨眼之間，就要把五招劍法一齊使完。

這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練劍要講火候，你沒到這份火候，是勉強不來的。逢姑婆對大家要求極嚴，而且從第六天起，她從早到晚都坐在上面親自督促，好像大家非在這十天之內速成不可。

柳飛燕本待學會了五招劍法，就要悄悄逃走，但這幾天，不但逢姑婆監督練劍，十分嚴厲，連晚餐之後，本來只練一個時辰就休息了，現在却要加緊練習兩個時辰。從清晨到深夜，不斷的練劍，不容你有絲毫怠忽，這樣一天下來，你已經累得精疲力竭，回到房裏，倒頭就睡，那裏還有逃走的力氣。

柳飛燕沒被迷失神志，心頭不禁一動，暗想：「他們要這樣加緊練劍，務必把五招劍法在十日內練成，莫非十日之後有什麽行動不成？」

十天時間，過得很快，這二十名少年男女經過十天下來，五招「五雲劍法」也都練得差不多了。

逢姑婆的任務達成了，當天就帶着秋花離去。

心頭不由怒極，暗道：「這分明是拍花黨幹的了，但這人能把自己從不知不覺中迷翻過去，也絕不是普通拍花黨所能辦得到的！」

「二師弟出了事，那麼小師妹……」

他一念及此，急忙開出門去，匆匆奔出，這下差點和一個人撞個滿懷，只聽那人連連哈腰，陪笑道：「老管家起來了，小的這就去替你老去打臉水……」

那是店伙，霍從雲忙道：「伙計別忙，那位姓葉的公子住在幾號房，你快領我去。」

店伙弄不懂他說得這麼急，連忙應道：「是，是，葉公子住在第三間，小的領你去。」走在前面，一直領到第三間門口，才回身道：「葉公子還沒醒……」

霍從雲沒有和他多說，連忙跨上一步，舉手在門上叩了兩下，叫道：「葉公子開門。」

房中沒有人答應。

霍從雲已經感到事態嚴重，二師弟，小師妹顯然都已着了人家的道，遭人刦持去了，一念及此，轉即伸出手去，在門上輕輕一按，但聽「喀」的一聲，門內木門斷折，房門應手而啓。

店伙看得大吃一驚，結結巴巴的道：「老管家，你老這是……」

霍從雲喝道：「快跟我進去，葉公子和我家公子，都已被歹人綁了票。」

店伙駭然道：「這…怎麼會呢……」

霍從雲無暇和他多說，一脚跨進房門，先臨空嗅了嗅，果然也可以隱約聞到一股淡淡的花香，一步掠起床前，伸手掀開帳子，果然和二師弟的情形相同，錦被已被拉開，顯然床上有人睡過，但小師妹已經失了蹤，後窗果然也虛掩着，人是被迷香迷翻了，從窗後運出去的。

他推開窗戶，一點足穿窗飛出，這是店客最後一進，後面只有一個小天井，就是圍牆，牆外則是狹窄的小巷，彎彎曲曲通向一條橫街，看不到有什麼痕迹，這就依然穿窗而入，回到房中。

店伙跟着他身後進房來的，看他只是一個老蒼頭，但却像會飛似的，一回穿窗飛出，一回又飛了進來，心中更是吃驚，張口結舌的道：「葉公子果然不見了，小的這就去稟報掌櫃……」三脚兩步的奔下樓去。

住在客店裏的兩位公子半夜裏被歹人綁了票，這還得了？一位老掌櫃急得上氣不接下氣，跟着店伙奔上樓來。

伙計一指霍從雲，說道：「掌櫃，這位就是老管家……」

老掌櫃急忙拱着手，愁結眉心，說道：「老管家，小老兒聽說一位公子失了蹤，這是……」

霍從雲不願和他多說，只是點點頭道：「我家公子，和葉公子是表兄弟，昨晚房門未啓，被歹徒用悶香迷翻，從後窗把人運走，此事和貴店無關，老朽是保護公子來的，出了事，自有老朽負責，這裏兩間房錢照算，老朽須立即啓程，趕回去稟報莊主，以老朽看，歹徒刦持二位公子，不外乎綁票勒索，他們自會派人向莊主送信，只要依他們條件，自可釋放公子，因此也不必驚動官府，否則撕了票，老朽担待不起，只怕老掌櫃也担待不起。」

說話之時，伸手入懷，取出一錠銀子，遞了過去，又道：「這裏是三兩銀子，兩間房的租金大概够了吧？」

老掌櫃是生意人，當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旦傳揚開去，住在江南春客店的二位富家公子被歹人綁了票，以後還有誰來住店，聞言連連應是，一面推着銀子，陪笑道：「老管家是有老經驗的人，這種事，目的自然爲了勒索銀子，二位公子爺是福人，吉人自有天相，不會有事的，報官原是不得已的事，人在他們手裏，報了官，反而不美，化錢事小，只要公子平安回來就好，至於房金，小老兒實在不敢收，老管家請收回去了，二位公子在店出了事，小老兒怎好再收房金？」

霍從雲不願和他多說，這就把銀子揣入懷中，說道：「老朽急於趕回去報訊，不能躭擱，不過老掌櫃記住了，這件事只有咱們三個人知道，切勿張揚，否則出了事，就要老掌櫃負責。」

老掌櫃連連應「是」道：「老管家放心，小老兒不會說的。」

霍從雲道：「好，老朽那就走了。」轉身匆匆下樓，出了客店，就一脚朝仙女廟奔去。

他已經仔細盤算過，目前唯一可疑的人物，就是仙女廟主持通玄老道。

前晚，自己目擊少林寺怒金剛澄通和他四個師弟，進入通玄老道雲房，沒有多久，就着了老道士的道，而且他師弟瘦靈官靈玄和揚州八怪的老三、老四，也找到自己住的茅舍去過，丁公子失踪之後，二師弟和小師妹又相繼失蹤，豈不明擺着是仙女廟刦持去的了。

他敢隻身上少林寺去盜取「大旃檀丹」，區區仙女廟又如何會放在崆峒飛龍眼裏？接二連三的失蹤，已使平日涵養頗深的霍從雲心頭止不住冒火，今天通玄老道交出刦持的人便罷，不然的話，不把你仙女廟倒翻過來，我就再不叫崆峒飛龍。

霍從雲正因鑒了一肚子氣，脚下自然奔行如飛，不過盞茶工夫，已經趕到仙女廟了。仙女廟前面許多攤販，做的夜市，這時候才交巳牌，大家正在忙着收拾，還沒開市，但仙女廟山門，可早就敞開着，遊人，香客，也疏疏落落的並不多。

霍從雲走得很快，因此引起廟裏道士的注意，當他跨上石階，就有一名灰衣道士迎了上來稽首道：「老施主請了……」

霍從雲道：「老朽是找通玄道長來的，快給去通報一聲。」

灰衣道人一怔，連忙稽首道：「老施主原諒，觀主早晨不見外客……」

「通玄架子不小！」霍從雲沉笑一聲，右手一揮，隨手朝右首青石抱柱上按去，石柱上登時印了一隻足有寸許深的手印，然後沉喝道：「你去告訴他，就說崆峒飛龍來了，他不見也得見。」

灰衣道人大吃一驚，脚下忍不住連連後退，沒命的應「是」，道：「老施主請……稍待，小道……這就進去稟報……」

話聲一落，轉身往裏飛也似的奔了進去。不多一回，只見灰衣道人身後跟着一個身穿天青道袍、個子瘦高的道人走出。

霍從雲認得跟着灰衣道人出來的正是瘦靈官靈玄。

灰衣道人一指霍從雲，說道：「二觀主，要見觀主的就是這位老施主。」

瘦靈官一雙三角小眼睛一睜，朝霍從雲投來，一面問道：「這位老施主的手印在那裏？」

霍從雲前晚見過瘦靈官，但此時看去，他一路走出，雖然跨大步子，看去極健穩，但行家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實則脚下虛飄飄的，不像有高深武學的人，連他眼中神光都並未凝聚，就算他盯着你看，也逼不出神光來，心下不禁暗暗奇怪。

灰衣道人朝青石抱柱一指，說道：「二觀主請看，老施主的手印就在這裏。」

瘦靈官走近石柱，只看了一眼，瘦削臉上飛過一絲驚凜神色，朝霍從雲稽首道：「施主光臨敝觀，展露神功，不知有何見教？」

霍從雲抱拳道：「在下霍從雲，是求見通玄道長來的，這位道兄不肯通報，在下只好露上這一手，獻醜之處，道長幸勿見笑。」

瘦靈官連連稽首道：「豈敢，豈敢，小道也練過幾年功夫，霍施主這大手印神功，小道從前也曾聽人說過，那是武林中最難練的絕藝，小道從未見過，今天得能讓小道大開眼界，眞是幸事，小道欽佩之至，觀主是小道師兄，現在後進，霍施主光降，焉有不見之理？霍施主請隨小道進去，請，請。」

霍從雲看他把自己用內功印在石柱上的掌印，說成「大手印神功」，不覺聽得好笑，一面抬手道：「道長請。」

瘦靈官連連稽首，果然走在前面領路。霍從雲跟在他身後，暗中逼出一股暗勁，朝他身後襲去，瘦靈官竟然一無所覺，心中更覺奇怪，前晚他跟踪追出，不但輕功極佳，身手也大是不弱，何以今天好像另外換了一個人似的。不大工夫，已經到了後進靜室。瘦靈官脚下一停，稽首道：「啓稟觀主，有一位霍施主來見觀主，小弟已經陪他進來了。」

只聽裏面响起一個蒼老聲音說道：「師弟既然陪同霍施主來了，快快有請。」

瘦靈官這才轉身稽首道：「霍施主請，恕小道不奉陪了。」說完又連連稽首。

霍從雲舉步跨入，這是三間靜室中的起居室，陳設古雅，也極爲考究，全堂椅几都是紫檀木精雕，披以錦繡，墊以錦墩。因爲這裏是觀主會客之所，和通玄道長來往的都是官商二界中人，能蒙老道長接待到這裏坐的，不是顯宦，就是巨賈，自然要讓他們尊臀坐得舒服。

霍從雲剛跨進起居室，只見一個鶴髮童顏的青袍老道人已經站在一張太師椅前面，迎出幾步，打着稽首，呵呵笑道：「霍老施主光降，貧道有失遠迎，快快請坐。」說話之時，一雙目光只是打量着霍從雲。

霍從雲滑是第一次看到通玄道長，他一瞥之間，自然就看清楚了，這位觀主大約年約八旬，雖然童顏鶴髮，那只是一個普通上了年紀的老道士，皮膚白皙，肌肉鬆弛，雙目還算明亮，但神光不凝，這迎出來的幾步路，走得有些蹣跚，根本不像是練過武功的人，這絕不是有意裝作出來的，如果他是有意裝作，要把一身功夫隱藏得如此像法，那麼此人功力，已經練到了上乘境界，不着皮相，豈非太可怕了？

霍從雲進入靜室，自然深具戒心，尤其前晚親眼目睹少林怒金剛澄通和他四個師弟，只聞到了室中爐烟，就被迷失心神。他跨入室中，第一步自然注意小几上那隻古銅香爐飄出來的嫋嫋青烟了。

崆峒飛龍在江湖上行走了二三十年，經驗閱歷，自然和很少出門的少林和尚不可同日而語，昨晚是在毫無防備之下才着了人家的道，今天是有備而來，豈會再中狡計；但經他仔細分辨了一下，小香爐中嫋嫋青烟，只是極普通的檀香，並沒有使甚麼手脚？

這原是踏進靜室一瞬間的事，霍從雲抱抱拳道：「在下崆峒霍從雲，有擾觀主清修，實在過意不去。」

「請坐，請坐。」通玄道長連連抬手，含笑道：「霍老施主好說，小觀能蒙霍老施主光臨，貧道至爲榮幸。」

兩人分賓主落坐，一名道童端上香茗。通玄道長不待霍從雲開口，含笑道：「霍老施主請用茶。」

霍從雲道：「在下冒昧求見，觀主應該知道霍某來意了？」

通玄道長白皙的臉上飛過一絲驚詫之色，目光望着霍從雲，含笑說道：「霍老施主光臨小觀，想來必有見教，貧道只是多活了幾歲，大家把貧道當作半仙，說來慚愧，貧道那有未卜先知之能，霍老施主來意如何？貧道洗耳恭聆。」

霍從雲突然目射精光，發出一聲嘹亮的大笑道：「觀主這不是明知故問嗎？」

他這聲大笑，當眞聲如裂帛，可貫金石，直震老道士耳朵如聞焦雷，嗡嗡不絕，半晌聽不到甚麼聲音，一時張口結舌，望着霍從雲臉露驚怖之色，過了一回，才漸漸恢復過來，惶然道：「霍老施主……你說甚麼？貧……貧道眞的不知道……」

這神情絕不是裝作的。

霍從雲江湖經驗何等老到，心中暗暗一怔，却依然冷冷的哼了一聲道：「霍某師弟任東平，師妹柳飛燕，昨晚在江南春客店被人刦持，觀主也不知道麼？」

通玄道長望着他驚異的道：「霍施主這話……」

霍從雲霍地站起，一探手就抓住了老道士的右手脈腕，也沒有用力，但一股內家眞氣却已從掌心逼了過去。

通玄道長根本無從閃避，輕而易舉的被人抓住脈腕，已出霍從雲意外，逼去的內力，也絲毫無阻逼入通玄老道的手腕經脈，霍從雲當然感覺得出來，一個人沒練過武功，和練過武功的人僞裝的，體內氣機就截然不同，這一點是無法隱瞞的，通玄老道體內的氣機和他外表一般無二，只是個普通老人，毫無修練過的朕兆，是個十足不會武功的人。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通玄老道長脈腕被霍從雲一把扣住，只覺一股熱氣像電流般循臂而上，心頭不由大駭，驚慌失措的往後一縮，說道：「霍老施主，你……這是做甚麼？」

霍從雲試出他不會武功，心頭更覺奇怪，迅即五指一鬆，問道：「觀主沒有練

過武麼?」

通玄道長舒了口氣道：「貧道三清門下，清淨無爲，從未練過武功，能够活到現在，全是從清心淨性，持修而來，敝師弟靈玄，跟師叔練過幾年，那是因爲仙女廟地當繁華城鎭，廟外又龍蛇雜處，難免有不肖之徒上門滋事，學過幾手，才能應付，霍老施主只怕是傳聞失實……」

這下任你霍從雲平日經驗老練，心頭也不禁大惑不解，問道：「觀主你認不認識少林寺澄通大師?」

通玄道長道：「少林高僧，貧道只認識一位，那是澄心大師，他路過揚州，總要到敝觀來盤桓幾日，和貧道相識已有三四十年了，澄通大師貧道並不認識。」

霍從雲冷冷一笑道：「觀主說的是眞話?」

通玄道長神色一正道：「貧道談不上道法，但一生中從不曾說過一句虛言。」

「那好!」霍從雲點點頭，笑道：「前晚霍某曾來貴觀，親眼看到觀主接待澄通大師，觀主怎說和他從不相識?」

通玄坐着的人，身軀微微一震，瞠目道：「會有此事?」

霍從雲道：「和澄通大師同來的還有四個師弟澄清、澄、善、澄幻澄覺，觀主後來也一一接見了，觀主這一爐爐香之中，似乎還另有名堂，哈哈，現在觀主大概想起來了吧?」

通玄道長聽得面有驚惑之色，但依然搖搖頭道：「貧道眞的一點都不知道，貧道根本不認識澄通大師，也沒有接見他四位師弟，霍施主前晚既然在場，不知貧道昨晚無故失蹤，據在下所知，俱是你觀主所爲，少林寺五位長老失蹤，自有少林寺會向仙女廟要人，與霍某無關，至於觀主刦持我師弟、師妹，今天，如果不把人交出來，霍某並不是好惹的人，惹到霍某頭上，我會把仙女廟倒翻過來，叫你片瓦無存……」

通玄道長聽得又驚又懼，白皙的臉上，脹得滿面通紅，急道：「霍施主，那……不是我，不是貧道……」

霍從雲目光如炬，喝道：「霍某早已知道你不是觀主了，說，他人呢?」

「不，不是的。」通玄道長連連搖手道：「貧道通玄，一點沒錯，那不是貧道幹的，貧道眞的不知道。」

霍從雲冷笑一聲道：「你不知道，這話有誰相信?」

「眞……眞的……貧道沒有騙你。」通玄道長急得滿頭是汗，痛苦的道：「貧道……不能說。」

霍從雲鏘的一聲，從大袖中抽出一柄寒芒四射的短劍，一抬手，但見一道白光脫手飛出，奪的一聲，釘在兩丈高的橫樑之上，然後發出龍吟般一聲大笑，抬手一招，那柄短劍又呼的一聲化作白光飛了下來，回到手中，一下閃入他大袖。

霍從雲目光如電，盯着通玄道長，臉上殺機陡現，沉聲道：「觀主再說了一個不字，霍某就要大開殺戒，你仙女廟有多少道士?在我劍下，不會剩下一個，殺人放火，霍某在行得很，連眉頭也不會皺一下，觀主相不相信?」

這話當然是唬唬老道士的，因爲這老道士皮膚白皙，顯然是一向養尊處優的人，也自然看得出來，他是通玄可半點也不假，只是其中另有蹊蹺，他守口如瓶，不肯說出來，那就非嚇不可，凡是一向尊處優養的人，都經不起嚇的。

果然，通玄道長這下臉如土色，身上也起了一陣觳觫，囁嚅的道：「霍老施主歇怒，貧道也是受人脅迫，不准貧道洩漏一句，否則他們會燒了敝廟……」

霍從雲問道：「那是什麼人?」

通玄道長道：「他們是什麼人，貧道眞的不知道……」

霍從雲道：「那麼經過如何，你總記得?」

通玄道長道：「那是十天前……貧道坐功（他坐的是道家靜功，不是內功）醒來，雲床前面站着一個黑衣人，他說要暫借貧道的靜室住幾天，貧道說：敝寺有接待施主的客房，那知話未說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霍從雲道：「這人生相如何，觀主還記得麼?」

通玄道長道：「那是在半夜子時，靜室裏沒有燈火，看不清他的面貌，後來貧道醒來，發現睡在靜室裏首一間的地上，那是貧道堆放箱籠雜物的房間，而且發現敝師弟靈玄也睡在地上，咱們除了雙手還能活動，雙脚好像殘廢了一般，站都站不起來，除了一日兩餐，有人打開房門，送進來之外，就一直反扣着門，這樣一直挨到昨天，才有人把貧道師兄弟放出來，那人臨走時警告貧道，不准把十天來被囚禁的事，洩漏半句，貧道曾暗中詢問過平日

伺候貧道的道童清竹，據他說：廟中並沒有發生什麼事，貧道和師弟也都和平常一樣，這話，就是說貧道師兄弟被囚禁的十天之內，有人假扮了貧道和敝師弟……」

霍從雲道：「你還問了他什麼?」

通玄道長道：「貧道心中不住暗暗懷疑，他們若非有什麼圖謀，何用喬扮貧道師兄弟?因爲貧道很少過問廟中事務，要師弟查問了幾個執掌管理敝廟錢帳目的弟子，也並無絲毫短缺，只有小徒清竹說出，八九天前，少林寺的澄心大師曾在這裏住過兩天，旁的他就不知道了，此外確也說不出什麼來，不是施主逼着貧道說出來，貧道實在一無所知，除了被幽禁十天，敝廟並無一點損失。」

霍從雲聽他說的不像有假，看情形再問也未必問得出什麼來了，當下點頭道：「好，此事既與貴廟無關，在下告辭，不過對方如有人來向觀主查問，觀主不妨直說，在下是找人來的，因爲發現觀主不會武功才走的，你並沒有告訴在下什麼?」

通玄道長當了幾十年仙女廟的主持，爲人自然極爲圓滑，這就連連稽首道：「霍施主這樣說，貧道就放心了，貧道絕不會吐露半點口風的。」

霍從雲起身走出，回到大殿上，這時香客並不多，他走近右首那根青石抱柱，右手輕輕一抹，石灰如粉，紛紛下落，把印在柱上的手印抹去，就飄然離去。

走出仙女廟，霍從雲雖然是老江湖了，但此刻心中却是一片空白!

他本來以爲二師弟、小師妹的失蹤，一定會和仙女廟有關，如今經通玄道長說出內情之後，又變成無可捉摸了。

這個假扮通玄老道，刦持少林澄通等和二師弟、小師妹的，會是什麼人呢?

× × ×

黃山，萬松山莊，也就是武林中人所稱的黃山世家，自從昔年崑崙四老之一的萬松齡卜居黃山，傳到萬啓岳手裏，已經是第四代了。因爲萬啓岳父祖二代都曾連任過幾屆武林盟主，成爲武林之中四川唐門並稱的武林世家。

其實四川唐家以毒藥名世，雖有三百年歷史，但唐門子弟很少在江湖走動，也沒有担任過武林盟主，論門第顯赫，當然還是黃山世家响亮得多。

這天，萬松山莊大門前，來了一個身穿藍布長袍，紫臉濃眉、年約四旬以上的漢子，朝站在門口的一名漢子拱拱手道：「煩請老哥通報一聲，在下蓋大鵬，求見萬盟主。」

站在門口的漢子眼看來人的雖然是藍布長袍，但氣宇不凡。當武林盟主司闇的人，自然眼皮子極寬，一看來人氣度，就知不是普通人物，連忙抱拳道：「尊客請稍候，在下這就進去稟報。」

蓋大鵬含笑道：「老哥請。」

那漢子回身走入，不多一回，就回了出來，抬手道：「尊客請進。」

他領着蓋大鵬進入大門，剛走近二門，只見一個年約五十左右、中等身材、身布青袍黑褂的人迎了出來，拱着手，含笑道：「蓋老哥光臨，在下失迎，快請裏面奉茶。」

那漢子在旁道：「這是敝莊的公孫總管。」

蓋大鵬慌忙抱拳道：「原來是公孫總管，在下久仰大名，幸會，幸會。」

公孫總管微笑道：「蓋老哥好說，請，請。」

他連連肅客，引着蓋大鵬進入二門，來至東廂一間客室，含笑道：「蓋老哥請坐。」

兩人坐落之後，一名青衣漢子端上香茗。

公孫總管道：「蓋老哥請用茶。」

蓋大鵬道：「謝了，在下冒昧而來，想求見萬盟主一面，不知盟主可肯撥冗賜見草莽之人否?」

公孫總管微笑說道：「蓋老哥這草莽之人四字，太客氣了，以老哥的丰采，當非常人，不知遠蒞敝莊，有何見教，兄弟才能面報敝上，這一點，要請蓋老哥特別原諒。」

蓋大鵬大笑道：「要見蓋盟主還有這麼麻煩嗎?」

公孫總管連連陪笑道：「蓋老哥多多原諒。」

蓋大鵬道：「其實只要公孫總管作得了主，兄弟見不見萬盟主也是一樣。」

公孫總管一怔道：「聽蓋老哥口氣，好像有什麼重要之事見告了?」

「哈哈!」蓋大鵬忽然洪笑一聲，聲震屋瓦，點着頭道：「這件事說大不大，說小也不算小了。」

公孫總管追隨盟主二三十年，見多識廣，聽了蓋大鵬這聲大笑，中氣極足，分明有極深內功修爲，但蓋大鵬二字，他却從未聽人說過，尤其是對方說的似乎不是小事，不覺拱手道：「蓋老哥說的究是何事，可否見告一二，兄弟立即稟報敝上，俾可延見老哥，面聆雅教。」

「哈哈!」蓋大鵬又是一聲大笑，說道：「公孫總管以掌中筆，雲裏腿馳譽武林，不想口才也大是要得，好，在下那裏先向公孫總管請教一件事，總管輔佐萬盟主，自然對武林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不知公孫總管最近可會聽到什麼消息，向盟主報告了沒有?」

公孫總管，單名一個乾字，出身少林，以魁星筆、懷心腿最爲擅長，他從二十歲就追隨萬啓岳，作爲一個長隨，身上當然不能携帶兵器，但魁星筆是可以藏在袖中的，他踢的「懷心腿」專取敵人頭部，故有掌中筆、雲裏腿之稱，江湖上也因此替他取了一個外號「魁星」。

公孫乾聽得更是一怔，目注蓋大鵬，問道：「老哥究是何人?」

蓋大鵬大笑道：「兄弟霍從雲……」

公孫乾霍地站起，連連抱拳，大笑道：「原來是霍老哥，崆峒飛龍，大名鼎鼎，無怪兄弟總覺老哥氣宇非凡，絕非常人，哈哈，這眞是幸會，霍老哥寵臨，怎不早說?」

霍從雲抱拳一拱，說道：「兄弟化名而來，實乃防範引人注意，此中原委，一言難盡……」

公孫乾沒待他說完，忙道：「霍老哥別忙，兄弟這就陪同老哥去見敝上。」

霍從雲道：「還是公孫總管代爲先容的好。」

公孫乾笑道：「霍老哥這就見外了，敝上如果聽說霍老哥來了，倒履相迎還恐來不及呢！走，敝上正在書房裏看書。」

於是霍從雲由公孫乾陪同，從長廊折入東首一道腰門，那是自成院落的一排三間精舍，階前兩排花架上放着二三十盆蘭花，清香襲人，當眞令人如入芝蘭之室。

兩人剛走到階前，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問道：「公孫總管有什麼事麼？」

公孫乾忙道：「啓稟盟主，崆峒飛龍霍大俠前來拜會盟主……」

「啊！」那清朗聲音「啊」了一聲，忙問道：「霍大俠人在那裏？老夫這就出去……」

公孫乾接口道：「霍大俠已來了。」

「啊……」裏面又啊了一聲，只聽一陣履聲迎了出來。

這時霍從雲和公孫乾已經跨上石階，只見一個身穿天藍緞袍的高大人影已從書房門口急步迎了出來，連連抱拳道：「霍老哥寵臨，兄弟有失迎迓，多多恕罪。」

這人當然是當今武林盟主萬啓岳了。

霍從雲慌忙抱拳道：「霍某冒昧干謁，還請盟主原諒才好。」

他和萬盟主還是第一次見面，只覺他生得方面大耳，濃眉如劍，虎目有光，黑鬚飄胸，看去約莫五十五六，貌相威武，果然不愧是黃山世家的莊主。

公孫乾在旁含笑道：「霍老哥請到裏面奉茶。」

萬啓岳連連抬手肅客，說了兩個「請」字。

三人一同進入書房，分賓主落坐。

萬啓岳含笑道：「霍老哥難得光臨，哈哈，兄弟對崆峒飛龍，仰慕已久，只是無緣瞻荊，今天霍老哥不遺在遠，惠然光臨，眞乃快慰平生之事！」

他說話之時，顯然十分高興，絕非說的客套話。

霍從雲道：「盟主這般說法，在下實在愧不敢當……」

一名青衣使女端上新沏香茗。

公孫乾道：「霍老哥前來拜會盟主，實有一件極重要之事，要和盟主商榷。」

萬啓岳啊了一聲，目注霍從雲問道：「霍老哥有何見敎，但請直說。」

公孫乾拱拱手道：「霍老哥和盟主談吧，兄弟告退。」

霍從雲連忙搖手道：「公孫總管是盟主的左右手，見多識廣，此事頗不尋常，能有公孫總管在座，也許可以參加一點意見。」

萬啓岳自然聽得出他要說之事，可能不大尋常，這就點頭道：「霍老哥說得極是，你就留下來吧。」一面朝霍從雲道：「兄弟這書房裏，除了咱們三人，別無外人，就是下人們未奉召喚，也不准進來的，霍老哥有什麼重要消息，但說無妨。」

霍從雲道：「盟主那就恕在下直說了，不過此事說來千頭萬緒，在下推究不出來龍去脈，只是發生得極爲曲折離奇，因此在下只能把發生的事情，依照日期先後來說了。」

萬啓岳注意的說道：「發生了很多事麼？」

霍從雲點頭道：「事情是這樣，在下和師弟任東平，師妹柳飛燕，奉家師之命，前來江南一帶找尋一位老前輩來的，江南地方遼闊，在下就易名蓋大鵬，以賣藝爲名，十天前在揚州遇上一個叫丁劍南的少年公子，看他模樣，只是初出江湖的人，但他手中持有一柄烏木扇，却是五行門之物，事情就是從丁劍南身上發生……」

「丁劍南？」萬啓岳道：「他是五行門的人麼？」

霍從雲道：「五行門的人，已有多年不曾在江湖走動，但丁劍南手中烏木扇，確是五行門的鎭山之寶，而且從在下替他運氣療傷，發現他體內五行眞氣也有相當火候，他應該是五行門的人，那是不會錯了……」

接着就把滕傳言把他誤認爲鐵扇公子年其武，邀去滕家莊，正好少林澄心大師和六合掌門人范子陽，持武林金劍前去，把滕傳言處死……」

萬啓岳聽得劍眉緊蹙，說道：「這麼說，丁劍南果然是唯一目擊的人了！」

「不錯。」霍從雲接着說下去，丁劍南因是唯一證人，被滕立言挽留下來，黃昏時分，少林澄心大師和六合掌門范子陽又連袂去了滕家莊，矢口否認午後曾來過滕家莊，當然也否認曾以武林金劍殺害滕傳言之事，後來丁劍南應約去梅花嶺，傷在「般若禪掌」之下，被自己救回，但傷在「般若禪掌」之下，就非少林「大旃檀丸」不可，自己就急着趕去少林寺，由師弟和師妹借了一間民房　照料丁劍南。

自己如何在少林寺盜丹，觸怒少林寺，派善於追踪的怒金剛澄通率同四個師弟，一路追到揚州，丁劍南剛服下傷藥，經自己替他運氣療傷，不料澄通已經追到，丁劍南無故失踪，自己和師弟、師妹因中午仙女廟瘦靈官和揚州八怪的老三、老四曾在茅屋前面出現，黃夜趕去仙女廟，恰好澄通和四個師弟也追到了仙女廟，由通玄道長親自接入靜室，如何中了爐中香烟之毒，由通玄給他們每人服了一粒解毒丸，被迷失神志……

萬啓岳驚異的道：「仙女廟通玄道長，兄弟也認識，他不會武功，師弟瘦靈官也武功平平，並不高強，那麼澄通大師等五位後來如何了？」

霍從雲沒有理他，接着就把通玄如何發現自己，瘦靈官追出仙女廟，被自己一掌擊退，故而並不知道澄通五人下落，一直說到二師弟、小師妹同時失踪，自己再找上仙女廟去，通玄道長說出內情，是有人假冒了通玄道長和瘦靈官……

萬啓岳聽得聳然動容，雙眉緊攢，說道：「這事情果然曲折得很！」

霍從雲道：「在下拜訪盟主，就是想知道少林澄心，六合門范掌門人持去的武林金劍，不知是不是眞的，因爲現在只有這條綫索可找了。」

萬啓岳面情凝重，痛苦的道：「霍老哥既然爲友熱心，正在追查這件案子，兄弟也不好隱瞞，他們拿去滕家堡的武林金劍該是眞的了。」

霍從雲聽得一怔，他這句「該是眞的」，其中就大有文章，不覺注目問道：「盟主此話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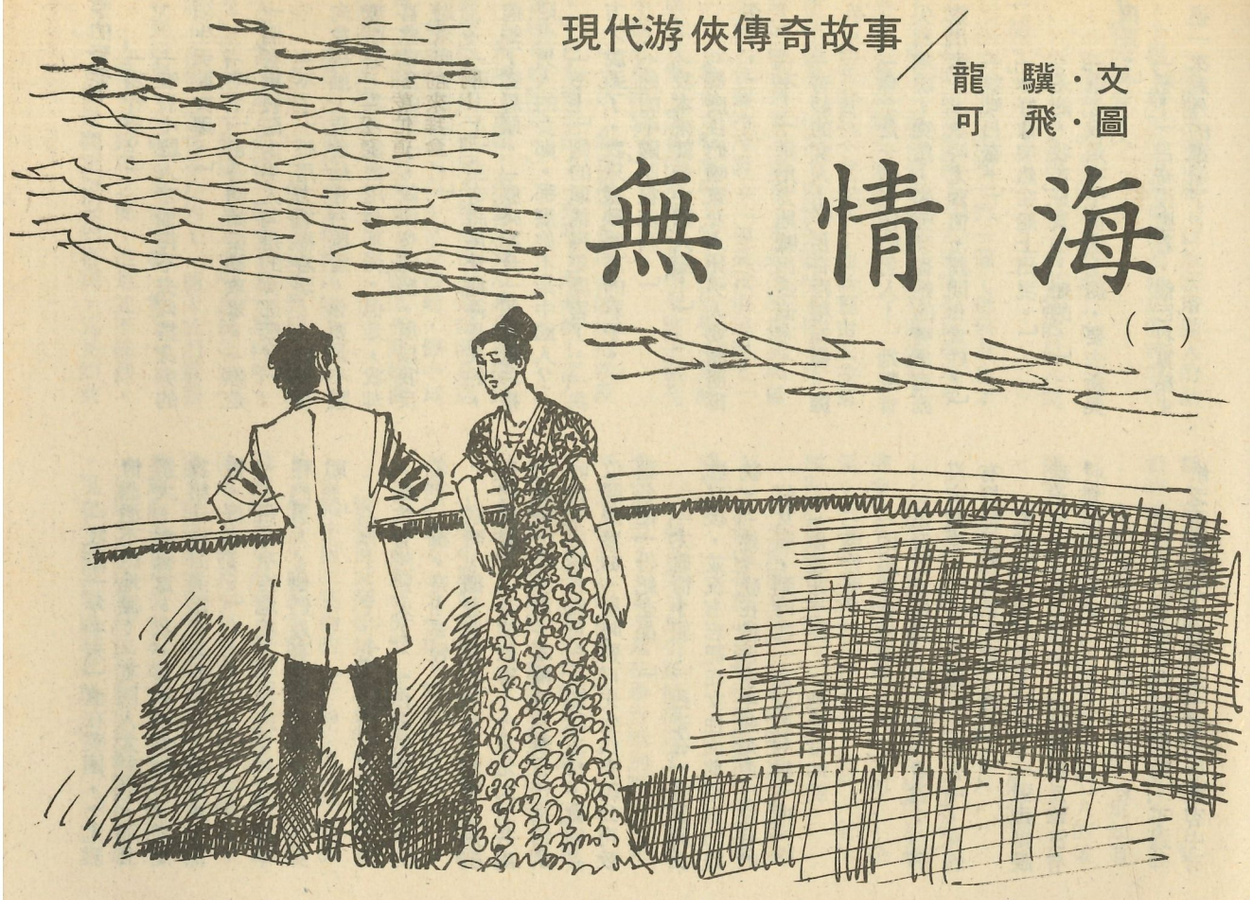
（未完・六）

現代游俠傳奇故事

文・圖　驥飛・龍可

無情海

（一）



地獄天使出現船艙

碧空如洗，海平如鏡。

一彎新月正冉冉地昇上了半空，這是一個良好的加勒比海夜晚。呂奇倚在船舷，眺望海上夜色，胸臆不禁大開，精神也振奮起來。

這艘一萬五千噸的豪華郵輪「傑克遜總統號」正完成了環球旅行的第一階段——歐美航行，在開始作第二階段東半球之旅以前，郵輪的本身需要作一次徹底的檢修。它的檢修站是美國的新奧爾良。

因此，從牙買加到新奧爾良是「傑克遜總統號」歐美航行中的最後一段船程。一個年輕的工程師似乎迷上了牙買加的甘蔗，存心要吃一個够，因而要在那兒多停留幾天。空出來的特等艙房剛好讓給了呂奇。在加勒比海來一次夜航，倒也是挺有意思的旅行。

「傑克遜總統號」是下午五時離港的，這時已是八時三十分，呂奇暗中盤算，郵輪大概快要經過「猶加他海峽」。在天明之前，就要抵達新大陸，這段旅程似乎太短了一些。

呂奇爲什麼要乘船，而不去搭飛機？這原因很簡單，他是唯恐旅程消逝得太快。

自從離開曼谷之後，他依然過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儘管他想舒暢地作一次環球旅行，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却偏偏要降臨在他的頭上。

唯有在旅途中是沒有人打擾他的。但是創新飛行工具却縮短了旅途的時間，因此，呂奇寧願乘船前往新奧爾良。雖然這一段航程只有短短的十二個小時，在他來說，已經非常滿足了。

現在，他就很滿足。

靜靜地倚在船欄上，看着滾動的海水，他可以去想些最愉快的事情，忘掉那些殘酷的打殺搏鬥，驚心動魄的經歷……

「你是中國人嗎？」仍然免不了有人要打擾他。說話的人是一個年輕女郎，一口很流利標準的中國話。

她站在距離呂奇約莫五步的地方，也在憑欄眺望。但是呂奇一直沒有去注意她，也可以說沒有那種閒情去注意她。現在，他更不想去回答對方的話，只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是嗎？」那女郎走到呂奇的面前來了。

她的美豔是異乎尋常的，大大的眸子亮而媚，在月光下，半截胸域雪白。當她轉身面向海水時，挺拔而又柔美的曲綫，只有最傑出的藝術家才畫得出來。

她逼視着呂奇，使他不得不回答。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只有東方民族的日本在國際市場上站住了脚。」呂奇諷刺地說：「這是個充滿市儈氣的世界，大家都注意作生意的商家。因此我經常被人誤會爲日本人。」

「但是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中國人。」她充滿自信地說。目光中透出一絲難以覺

察的野性。

「爲什麼？」

「唯有中國人才優得不去勾搭身旁的陌生美麗女郎。」

「噢？」呂奇開始發動攻擊，「妳是一個喜歡被陌生男人勾搭的女郎嗎？」

「不！」她用力地搖着頭，「如果你向我搭訕，我會給你白眼看，你要是不識趣而退，我可能會甩你耳光。但是，我却喜歡穩重的君子，就像你這樣，所以我反過來向你搭訕了。」

「哦——」呂奇將尾音拖得長長的，還聳了聳肩頭。「原來妳是一個喜歡勾搭陌生男人的女郎。那麼妳不是中國人？」

「不！」她的頭搖得更厲害了。「我方才說過了，我只喜歡穩重的君子。」

「妳的中國話很流利。」

「我本來就是中國人嘛！」

「那麼我們國家女人比男人要開明得多了。」

「不！」她用力地喊出這個字。

「奇妙的女人！」呂奇滑稽地攤了攤手。

「你才是一個奇怪的男人！」她聲音尖利地說。突然，媚笑又從她的嘴角處流露出來。「我叫尤雅情。請問你貴姓？」

「我叫呂奇。」

「你好像突然在船上出現。」

「是的。我在牙買加上船的。」

「哦！我是在千里達上船，要去新奧爾良。」

「嗯！」呂奇漫應着。他已打算結束這一次意外的邂逅了。

「我這一年多來一直在英國，」尤雅情滔滔不絕地說：「英國人太刻板，而且霧大，濕氣重，我不喜歡那個地方，這是我第一次去美國，聽說美國人最豪爽。熱情，好客……」

呂奇冷冷地接下去說道：「尤其是年輕的男人，他們最喜歡勾搭身旁的陌生女郎。」

「你……？」尤雅情兩腮鼓得圓圓的，顯然有些冒火了。「你這個傢伙和你的名字一樣，奇！奇怪！」

這時，擴音器突然响起了服務小姐嘹亮的聲音：「各位旅客！今晚是大家共處的最後一段時刻，本輪特別舉行一次惜別晚會，由船長賈可先生親臨主持。歡迎各位踴躍參加。屆時賈可先生代表船公司致送各位一份紀念品。」

「尤雅情小姐！」呂奇在一番言語捉狹之後，並沒有忘記在女性面前應守的禮貌。「妳今晚在惜別會中將是最受注目的一位女賓，到時我一定請妳共舞一曲。」

「你最好不要。」她冷冷地說。

「爲什麼？」

「因爲我會拒絕你。」

呂奇並未惱怒，仍是微笑着說：「那沒有關係，因爲在一般社交場合中，女性有拒絕男性邀請共舞的權利。」

尤雅情的雙眉挑了起來，一對嫵媚眼珠子也變成白多黑少，因爲她的反擊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 × ×

惜別會的場面是非常熱鬧的，不過却缺乏青春活力。原因是三百多個旅客中有絕大多數是老年人；他們都是在退休之後來一次旅行的。青年人正在爲事業而忙碌，乘船旅行是少之又少了。

儘管如此，船長賈可先生仍然將這個惜別會辦得有聲有色。餐桌移到靠壁的地方，桌上擺着佳釀美菓，原來已够光滑的地板又洒上了一層滑石粉，播放的音樂也都是輕鬆明快的爵士樂。

船上的服務小姐，也脫下了雪白整齊的制服，換上了千奇百怪的服裝。那似乎是一種暗示——人類若想獲得永久的和平，就必須不分國籍不分種族地和衷共濟。

呂奇端了一杯酒，冷冷地坐在一個角落裏，他在欣賞那些老人的歡樂神情；自然也在欣賞尤雅情的丰姿。

呂奇說得不錯，她是今晚最受人注目的女賓，單身男性旅客的寵兒。她活躍已極，週旋在許多男士的中間。她不時發出爽朗的嬌笑，也不時在以目光瞟向呂奇；顯然，她是在向呂奇示威。

可惜她對呂奇瞭解得不够，才會作出這種愚蠢的事。呂奇受過嚴格的訓練，又在諜報單位作過長時期的職業安全工作人員。在他的腦海裏只有責任和紀律。因爲工作需要，他也經常和一些女郎發生親暱的關係，那只是關係，而非感情。他工作的性質，不容許他發出私人的感情。對任何人、事、物沒有憎惡與喜好，端視需要而論。現在，他雖然離開了那種工作機構，但是，在長時期紀律禁錮下所養成的冷漠心理却一時不能恢復。

因此，他不可能對明艷動人的尤雅情發出喜愛的心情，沒有愛，又怎會產生嫉妒！

所以，尤雅情是白費勁了。

她依偎在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懷裏，舞過呂奇面前；而呂奇却在注視杯中殷紅的酒汁。

惜別會在歡樂的氣氛中溜過。

轉眼，已到了十點半鐘。

呂奇已喝完了一整瓶道地的法國貨——拿破倫白蘭地，意興闌珊地站起來，打算離開這兒。喧囂熱鬧的場面他見得太多，倒不如走至冷清的甲板上，眺望明月疏星，也來得舒暢些。

尤雅情却突然來到他面前，面上有降服的神色，目光中有明顯的歉意。輕聲地說道：「你叫呂奇，我沒有記錯你的名字吧！」

「妳記憶力很好，但我却想不起妳的名字。」

「哼！」尤雅情冷笑了一聲。「我叫尤雅情，你大概經常以高傲、冷漠來征服女性。現在你對我不需要再用這一套了。我自動來到你面前，就表示已豎起白旗。請我跳一支舞好嗎？」

「强盜用鎗逼着被搶刼的人時，他們也經常說——請將財物交出來。那是眞正的『請』嗎？」

尤雅情的目光跳動一下，尷尬和憤怒揉和在一起的神色蒙上了她晶亮的眸子。不過這種表情只是一閃而逝，嫵媚的笑容在她的臉上漾起。低低地說：「我沒有拿鎗逼着你吧？」

「可是妳用了別的武器。」

「我不明白。」

「强盜用鎗征服，政治家用動人的話，小姐！妳所使用的武器是嫵媚的笑容和動聽的聲音。」

「是嗎？」她的笑意更濃了。

「妳可以去找一個不會說謊的男人問一問。」

「你似乎是唯一的一個，也只有你才不被我的武器征服。」尤雅情很正經地接下去說：「讓我遺犯傳統的社交禮儀吧！先生！請共舞一曲如何？」

呂奇當然不會拒絕，他無理由去故意使她難堪，何況尤雅情的談吐不俗，作一時玩伴也未嘗不違可。不過他的捉狹興緻未減，依舊冷冷說：「如果我拒絕呢？」

「我會大聲高叫：看！這個男人拒絕與我共舞。請各位猜猜到底他是跛子還是不懂社交禮貌？」

「小姐！妳採用了最厲害的挾持手段。」呂奇摟着她：「來吧！華爾滋！當心我轉昏妳的頭。」

飛舞！旋轉！輕靈的舞步將呂奇帶到輕靈的境界。他好多年都沒有這樣開心過，肩頭沒有任務，心中沒有難題，懷中却有一個溫柔可人的美女，但願這支華爾滋舞曲永遠不完。

然而，這支舞曲很快就終結了。

「各位！」一個留着披頭髮型，結着大花領帶的人站在一張櫈子上大聲疾呼。他約莫有三十餘歲，身上似乎有幾分之一黑人血統，聲音沙沙的：「明天我們就要各奔西東，今晚是否該狂歡一番？」

人羣中有附和之聲，但是並不熱烈。

「音樂是翻來覆去的格調，冗長的共舞，這有什麼滋味？」他停頓了一下，又接着喊起來：「有誰去過倫敦？你？你？你？……也許你們都去過，那麼你們一定知道，『野鳥夜總會』是倫敦最能吸引人的娛樂場所。」

「尤小姐！眞的嗎？」呂奇低聲問。

「那是最吸引你們男人的地方。」

「有誰去過新奧爾良？你？或者你？……那麼，你們也許知那兒的『無情海夜總會』。」那傢伙說到這裏，又加重了語氣：「各位去問船上的水手，他們一定說那兒是最好的去處。」

「怎麼回事？」呂奇喃喃自語地說道：「這傢伙在替『無情海夜總會』作宣傳嗎？」

「船長賈可先生在皺眉頭了。」尤雅情低聲說：「若不是在舉行惜別晚會，他不會有如此好的耐性。」

「誰是現在最傑出的舞蹈家？」那傢伙又提出一個問題。接着他說出答案：「愛瑪小姐。」

人羣中開始竊竊私議，呂奇也不免好奇地問道：「尤小姐！妳聽說過嗎？」

「好像是一個黑人脫衣舞娘。」

那傢伙又開始以戲劇化的聲音說道：「愛瑪小姐在英倫的『野鳥夜總會』表演了三個月，盛況空前。這次應『無情海夜總會』重金禮聘，明晚開始獻藝。最重要的是——愛瑪小姐也在這艘豪華郵輪上。爲了使這個惜別情緒高，場面熱，也爲了答謝船長賈可先生在旅途中給我們的照料，愛瑪小姐願意爲我們表演她的精彩舞藝。現在，讓我們鼓掌歡迎。」

那傢伙要去當導演，拍出來的影片必定是很賣座，他採用的手法很高明，在玩弄一番玄虛之後，突然宣佈結果。舉座一瞬間的愕然之後，歡聲雷動。只有少數老婆子由於嫉妒心理所使然反應稍嫌冷漠。

似乎在事先經過安排，歡聲一起，大廳頂壁的幾盞水晶疊燈全部熄滅。只留下了壁間的柔和彩燈。一盞熠亮的聚光燈投射在大廳進門處，擴音器裏响起了聲音奇特而又撩人的斑鼓，接着，有幾分原始氣息的音樂聲也緩緩地在大廳中開始流動。

愛瑪小姐在進門處出現了。

黑色健美的皮膚，配合以金屬珠粒及薄片所連綴的舞衫，特別引人注目。裸露的雙腿、雙臂，以及背部閃閃發亮，顯然塗抹了適量的油性潤膚劑。那雙明亮的眼珠射出了桀傲不馴的神色。

她的胴體有誇張的綫條，舞姿也有誇張動作。難能可貴的是——在色情的賣弄中並未流於粗俗。

斑鼓聲愈來愈急，音樂也開始由輕緩而變爲激烈。愛瑪小姐身上那件金屬舞衫卸落了，在黑色的胴體上留下了一束雪白的超小型「比堅尼」。黑白兩色成爲强烈的對比，也分外誘人。

她開始翻仰顚俯的舞姿，雙腿分立不動，上半身作出許多角度的扭轉。女賓們有的顯得很緊張，有的顯出不屑一顧的神色。男賓的目光却顯出迫切的神情，他們不知愛瑪小姐何時卸下那束「比堅尼」。

當愛瑪小姐俯着上身，懸空作雙臂劇烈的擺動時，突然砰地一响鎗聲，她的胸罩結帶鬆開，飛離她的身體，她有些受驚，也有些忸怩，雙手交叉遮住自己的軀體，退出了那盞聚光燈所投射的光圈。

原先站在櫈子上大聲疾呼的年輕人又登上了他的「演說台」，手中拿着一支點四五口徑的加拿大手槍，槍口上還冒出嫋嫋輕烟。方才那一手「子彈脫衣」原來就是他的傑作。

「原來他是愛瑪小姐的演出搭檔，」呂奇開始點燃一支烟。「他的槍法倒是很準的。」

「是嗎？」尤雅情不置可否地漫應了一聲。

賈可船長是一個拘謹的英國人，如果愛瑪小姐能够爲旅客帶來歡樂，即使她當衆脫得一絲不掛，表演也不太粗俗猥褻，他也不會去加以阻止，但是，有人在他的船上公然鳴槍，却是無法容忍的。

「先生！」賈可船長向那開槍的年輕人走過去。「在上船之前，你一定在售票處看到了船規，槍枝武器一定要交給本人保管，你未交出，已經有失紳士風度，請將那支槍交給我。」

「退回去！」那傢伙揮舞着手裏的槍，「這不是遊戲，而是搶刼，相信各位一定看過海盜影片，但是我們比十八世紀的海盜更聰明，各人站在原處不要動，否則槍彈無情。」

賈可船長楞住了，人羣中發出了尖叫，紛紛向壁角縮退，有的人爬進了餐桌的底下，尤雅情則機警地褪下了手指上的一枚鑽戒，塞進了乳溝處，同時喃喃地說：「但願他們比十八世紀的海盜文明些，不至於搜索女人身上，否則我的損失就不少

了。」

呂奇也是很吃驚的，不過他却比較冷靜，他試着尋找那傢伙是否有同黨，然後再去看看能否找機會將那傢伙制服。

賈可船長在愣了一愣之後，又開始大叫道：「來人，將這個瘋子手上的槍奪下來。」

大廳外面擁進來好幾個大漢，他們都赤裸着上身，僅穿一條短褲，每個人手裏都有一挺手提機關槍。

「船長！」那傢伙面上浮現調侃的笑容，「這艘船已經完全被控制了，各位，將你們的財物自動交出來，我們要現鈔，珠寶首飾，如果發現有誰隱匿財物，就要他躺到猶加他海峽的海底去。」

於是，一場洗刼開始了。

每一個人都抱着僥倖的心理，儘管匪徒提出了警告，還是有人隱藏了較爲貴重的物品，尤雅情藏在乳溝處的鑽石戒指就沒有拿出來，只交出了一對小小的珍珠耳環，而匪徒也並沒有認眞地搜。

他們大概是紳士海盜吧，呂奇想。

「呂奇！」尤雅情低聲說：「船好像停了。」

「嗯！不然這些匪徒怎麼上得船？」

「那個留披頭髮型的男人早就在船上了，他是在千里達上船的，」尤雅情說到這裏壓低了聲音：「你發現了沒有，這些傢伙幹强盜好像很外行。」

「妳很想他們搜走妳那枚鑽戒嗎？」

「我只是覺得奇怪罷了。」

「奇怪什麼？」

「他們指定要現金，有誰帶着現金出門旅行？旅行支票和現金幾乎沒有差別，而他們却不要。」

「他們可能希望安全點。」

「你損失了多少？」

「一隻泰國黑寶石戒指，和七元美金零鈔，總共不會超過美金二十元，其他客人損失似乎也不太大。」

「是呀，這可眞是一次令人不解的搶刼。」

匪徒洗刼的行動很快，也很草率，僅僅半個小時就完成了，看樣子，他們打算撤退了。

那個留着披頭髮型的男子又站上了櫈子，高聲說：「各位！我們所得的現金不超過美金二千元，這是一個很輕微的數目，至於珠寶，各位都有保險，所以不希望你們逼迫船長展開追擊，賈可船長最好也不要作傻事，我們的快艇上有四十二公厘的大炮，可以轟爛你的船，記住，十分鐘之後，各位才能離開這兒。」

匪徒們蜂湧而退，大廳的門被匪徒在外面鎖上了，賈可船長拿起壁上的電話大呼大叫，可是沒有絲毫反應，五分鐘後，大廳的門才打開，一個袖管上佩着副船長階級的人領頭，一共有八個船上職員擁進來。

「匪徒呢？」賈可船長氣急敗壞地問道。

「他們駕快艇逃了。」副船長惶恐地回答。

「我來主持惜別會，船交給你了。」賈可船長的手指戳到了副船長的鼻尖上，「他們是怎麼上船的？」

「他們拍發求救燈號，說是船身進水，我總不能見死不救，誰知他們是打算搶刼的匪徒……」

「爲甚麼不先報告我？」

「一方面怕延誤救難，再一方面怕破壞惜別晚會的歡樂氣氛，所以……」

賈可船長搶着說：「派人登記旅客的損失財物，吩咐電船公司，墨西哥海岸巡邏隊，美國海岸巡邏隊……還有，請那位愛瑪小姐到船長室來。」

然後，他氣呼呼地走了。

「呂奇，」經過這一意外事情，尤雅情和他似乎相處得很親密了，她挽着他，輕輕地問：「愛瑪和匪徒會有連繫嗎？」

「那只有請妳去問愛瑪小姐本人。」

「你…」尤雅情又有了嗔怒的表情。

「小姐，讓我送你回艙房吧，旅途之中是該有點風險的，否則，那還有甚麼刺激性？」

「我再說一次，你是一個奇特的男人。」呂奇沒有接腔，只是挽着她，在嘈雜的人聲中向大廳外走，然而他的腦海中却在思索這一次不尋常的海上搶刼，他再次被打擾了，只要遇上犯罪事件，他就無法置之度外。

× × ×

「傑克遜總統號」的特等艙房在頂層，尤雅情住在A7，和呂奇住的A16，間隔一個「丁」字型的通道。

當呂奇送她回房時，她只是淡淡地道了一聲謝，以她那種眉挑目語的神色看來，顯然已被呂奇瀟洒的外型所吸引，那麼，她該趁此機會邀請呂奇進房小坐，即使她在某一方面不肯太隨便，她的表情也該熱烈一些才對。

但她却非常冷淡。

反常！反常的搶刼，反常的……

呂奇却也未去注意尤雅情對他的冷淡態度，他的腦海已完全被那個披頭髮型男人所表演的戲劇性手法迷惑了。

菅這些閒事幹什麼？在回到自己的艙房去的途中，呂奇努力想放鬆自己，明朝就到了美國西海岸，離船之後，各自西東，偵緝刼匪該是警務人員的事，他只是一個觀光遊客而已。

有許多的事偏偏是那麼不如人意，他剛才放鬆的心情，一進艙房之後又突然緊張起來。

令他緊張的是一支槍。

死冷冷的槍管在他背脊上，歹徒顯然預先埋伏在他的艙房內等他歸來，他不相信一艘在航行中的豪華郵輪上會有竊賊，何況艙房內又沒有值錢的東西，因此，他不曾加鎖，却想不到留給歹徒一個可乘之機。

「手舉起來！」流利的英語，略帶沙啞的女聲，磁鐵的，像綿綿情話，一點也沒有威脅意味。

呂奇非常清楚，愈是這種女人愈難纏，於是連忙舉起了雙手，「啪」地一响，電火通明。

沙發上凌亂地放置了一堆女人的衣服，外衣在最下層，最上面的是一件空花黑色胸罩，顯示那些衣服的主人是在正常的情況下卸脫衣衫的，是背後這個持槍女人的衣服嗎？一個裸體女搶匪，那倒是一件

奇妙的遭遇。

「慢慢向前走！」她下達命令，等待呂奇走了幾步，她又說：「轉過身來。」

呂奇轉過去時，眼前的景象使他有些目眩。

他見到了全世界最可愛的歹徒，長長的黑髮披在裸露的肩頭上，顯得非常飄逸，身裁標準，小腹平坦，肚臍渾圓，就像一隻玉杯的杯口……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也想笑，因爲他看見了一件很有趣的東西，那女郎手裏拿着一把金屬製的玩具手槍。

裸體女郎年齡很輕，最大不會超過二十三歲，她具有五分之三的東方血統，也許在她的祖父、母中有一個是西方人，黃膚、黑髮，却有一對淺藍色的眸子，面上掛着捉狹的笑容。

她如一個天使般赤裸，不幸的却是從地獄裏出來。

地獄天使，呂奇暗暗給她一個封號。

她勾動槍機，嘶地一响，槍口噴出一片水霧，好香，「凱旋門五號」，呂奇嗅得出來。

香水槍扔上了床，她好騰出雙手來纏繞呂奇的頸項。呂奇接受了她的吻，兩隻手也摟上了她的腰，但他的反應並不熱烈，原因是——一團迷霧未散，另一團迷霧又起，他在想，這個女郎的目的是甚麼？

呂奇輕吻一番，將她推開，並抓起一條被單扔到她的身上，以命令式的口吻說：「暫時遮住妳的軀體，否則我會喘不過氣來。」

她裹上了被單，却以不屑的語氣說：「你不是那種能够輕易被誘惑的男人。」

「既然知道，何必用這種笨法子。」

「你至少吻了我，我已贏了那個中國女人。」

「誰？」呂奇明知故問。

「尤——雅——情。」她緩慢而仔細地說，從她的發音判斷，她不會說半句中國語。

「妳有中國人的血統嗎？」

「剛剛相反，我具有一大半日本血統，那是你們中國人仇視的血統，日本人在你們國家製造了長時期的戰亂。」說到這裏，她笑了，「那不干我的事，我祖父在四十年前來到美國的印第安州落籍，我父親也娶了一個頭戴羽毛的印第安那女郎，我是美國人，去年才有投票權……」

呂奇不耐煩地插口說：「妳的自我介紹太長了。」

「還有，我的名字應該是小森花露，不過我喜歡你叫我花露，或者露露，你叫呂奇，對嗎？」

「爲甚麼要選我作爲你和尤雅情競爭目標？」

「因爲她選上了你。」

「嗯，方才搶案發生的時候，妳在那裏？」

「和你在一起。」

「我記得剛才沒有見過妳。」

「那是因爲你的眼睛只有尤——雅——情。」

「好了，花露。」呂奇拍拍她的面頰，柔和地說：「我承認我有點喜歡妳，但是我無法接受妳這種開朗的作風，回去睡覺……」

小森花露訝異地說：「你趕我走？」

「如果你不聽我說話，我才眞要趕你走。」

「是尤雅情要來嗎？」

「我保證不是這個原因。」

「那麼……」她遲疑了許久，才接下去說：「在明天離船之前，允許我再來看你嗎？」

「當然可以，我是第一次到新奧爾良，如果妳對那兒很熟，我還要請妳作嚮導哩。」

「樂意奉陪。」她恭敬地鞠躬，那完全是一個日本人的姿態。

呂奇從來不曾見過這樣純潔與淫蕩揉和起來的典型，爲了避免强烈的誘惑，他在小森花露穿回衣服時，去了一趟洗手間，待他出來，她已走了，只留下那把散發芬芳的香水槍。

呂奇將那把香水槍放進了床頭櫃，那不是甚麼貴重物品，如果小森花露不打算討回，他就打算留下來作個紀念。

奇怪的刼案，奇怪的艷遇，奇怪的…

呂奇在躺下時，心中暗暗默禱，但願不要將這些奇怪的事情帶入夢中，他需要好好睡一覺。

若想那些古怪的念頭不在夢中出現，最安全的方法是不要睡覺，於是，仁慈的上帝在聽到他禱告之後，立刻使床頭几上那架電話鈴聲响了起來。

「這裏是A16。」呂奇翻身抓起了話筒。

「我是雅情。」聲音低沉而急促，像是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能容許我到你房裏去談談嗎？」

「現在？」呂奇難免暗暗吃驚。

「除非你床上有個妞兒。」

「來吧，我床上正缺少一個妞兒。」他立刻掛斷了電話，心中有些快意，在語鋒上，他是够犀利的。

尤雅情仍然穿着方才那套衣服，這證明她回房之後一直沒有入睡的打算，否則，那套小禮服早就換下了，她一進門之後，就像一頭獵犬似地在運用她的鼻子，作了好幾次的深呼吸，才長長吁出一口氣。

「嗯——」尤雅情調侃地說：「爲了我來，將你床上的妞兒遣走了，那可眞有點兒抱歉。」

「妳好像是警犬訓練所畢業的。」

「呂奇！你罵人的藝術不够。」尤雅情並未惱怒，笑容甜甜的，聲音也是甜甜的，「女人對香水味最敏感，凱旋門五號，對不對？這艘船上只有一個人用，小野貓花露，你怎捨得將她趕走？」

「我怕貓爪子抓傷了我的臉。」

「她雖然有個小野貓的綽號，却不以利爪去捕獲獵物，而是用她那沒有毫毛的軀體。」尤雅情在沙發上坐下，蹺起一隻腿，才又接下去說：「從千里達到這兒，你是她的第四個獵物，其中包括一個七十歲的退休銀行家。」

呂奇有些不悅地說：「雅情！妳深夜到這兒來就是爲了要和我談論這些嗎？」

「呂奇！我是善意的警告啊。」

「雅情，」呂奇逼視着她，語氣也很森冷，「妳明明是發現花露離開我的艙房

之後，才打電話來的，電話切斷不到一分鐘，妳的人就到了，那證明你回到艙房之後，不但沒有入睡的打算，甚至還沒有時間去換下妳身上的小禮服，妳在幹什麼，是在監視着我嗎？」

「呂奇！」尤雅情目光中有輕微的不安，「你誤會了！」

「我不需要解釋，我只想瞭解事實眞相，雅情！說出妳心中的秘密吧！只要不危害到我本身，我一定不聞不問，也絕對不輕易洩漏。」

「你以爲我是什麼人？」尤雅情吼了起來，「搶匪的眼綫，靠勾引男人維生的賤貨……」

「雅情！」呂奇雙手扶着她的肩頭，「別發火！妳心中隱藏了秘密却是實情，我從妳的目光之中看得出來。」

「秘密？我只是充滿了好奇而已。」

「好奇？」

「嗯！你不覺得這一件搶刼案有些反常嗎？」

呂奇在她身邊坐下，淡淡地說：「我倒是很想聽聽，妳認爲這些情況反常？」

「歹徒沒有認眞洗刼，甚至沒有搜查艙房。」

「嗯。」

「花露是一個不甘寂寞的浪女，但是她今晚却沒有出現在惜別會上，平常只要是有男人的地方都少不了她，躲到你的房裏去，想必也曾向你展示她的裸體，這是怎麼回事呢？」

「聽你的口氣，似乎已將我也扯進去了。」

「還有，花露和那搶匪的頭兒一直很接近。」

「就是那留着披頭髮型的男人嗎？」

「是的，」尤雅情認眞地點頭。「他和花露有一手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又放任花露去找別的男人，這也是一件反常的事，試問，那個男人沒有强烈的佔有慾？他爲甚麼不將花露視爲禁臠？」

呂奇沉吟了一陣，不禁問道：「這些事情與搶刼案又有什麼關聯呢？」

「我懷疑花露是搶匪的眼綫。」尤雅情壓低了聲音說，語氣很肯定。

「妳的看法，和賈可船長正好相反，他懷疑愛瑪。」

尤雅情用力地搖着頭說：「那是不可能的！愛瑪是一個成名的藝人，收入不惡，絕不可能與搶匪勾結。」

「雅情！」呂奇微笑着說：「人都是有好奇心的，我當然也難免了，所以我想問問妳的職業。」

「記者。」

「哦！無冕皇后！失敬！失敬！那一家報紙？或者是電視台……」

尤雅情面有難色地搖搖頭說：「很抱歉，這是業務的秘密，我可以透露三圍尺寸，甚至告訴你一些私下生活上的秘密，却不能告訴你，我所服務的新聞機構。」

「因爲我也可能是一個和妳在作激烈競爭的新聞同業，對嗎？」

「你也許不是，但我不能不防範。」

呂奇吁出一口長氣：「嗯——雅情！不管妳是眞的記者，或是假的記者，我都願意滿足妳的好奇心。」

在大馬路上向一個經常去捧場的熟客人點頭，這是因爲職業性質所引起的自卑感。」呂奇站起來轉了一個圈，才又比手劃脚地接着說：「今晚的惜別晚會不是一個適宜表演脫衣舞的場所，她可以想像得到，將要遭到多少老婆子的白眼，保守的賈可船長甚至會在表演中喝令她停止，這些問題她事先不作考慮嗎？據你所說，以及我所見到的舞姿來判斷，她是一個很有深度的藝人，她已經成名，更不需要作宣傳，那麼，她今晚爲甚麼要表演？」

尤雅情喃喃地說：「也許那個披頭男人給了她一筆很可觀的酬金。」

「這需要她解釋。」

「還有可麼？」

「還有……」呂奇突然壓低了聲音說道：「我們應該先研究一下，愛瑪的表演，對匪徒有多大的幫助。」

「吸引船員和旅客的注意力，使匪徒能够順利地控制這條船。」

「對！」呂奇又拍了一下手掌說：「按照船規，船員不准進入大廳和旅客交遊，他們除了在工作崗位上值勤以外，有的在睡覺，有的遊散各處，匪徒想掌握所有船員的行踪，那是一件困難的事，愛瑪一表演，情況就不同了，她的名氣太大，除了在工作的人以外，其餘的船員必然擁到了大廳門外，企圖一飽眼福，匪徒就毫不費事地控制他們了。副船長甚至怕破壞惜別會的歡樂氣氛而沒有將發現海難的事報告賈可船長，因此可以想見愛瑪的表演有多麼大的影响力了。」

尤雅情道：「呂奇，經你這樣一說，

我也發現了一個疑問。」

「什麼疑問？」

「匪徒的頭子怎麼知道他的部下已經上了船？又怎知上船後已順利地掌握了控制權？這些行動在事先必然訂了時間表，但是總要防備萬一，那麼，一定有人在居間連絡，向他發出信號……」

呂奇脫口說道：「管理聚光燈的人，就是連絡者。」

「你怎麼知道？」

「在槍彈擊落愛瑪的胸罩之前幾秒鐘，聚光燈曾經有規則地閃動了三次，那就是連絡信號。」

「是嗎？」

「這當然只是假設。」

「呂奇！陪我一起去見愛瑪。」

呂奇搖了搖頭，說：「不！妳一個人去。」

「你不願意陪我？」

呂奇道：「有一個陌生男人在場，會使她說話有顧忌。」

「好吧！你等候我的採訪結果。」尤雅情說完之後，匆匆離去。

呂奇並未在艙房內等候尤雅情，她離去之後，他也緊接着離開，他猜想賈可船長此刻必定還沒有入睡。

賈可船長是一個倔强的老人，也是一個典型的英國人：倔强、固執、冷峻、但很正直。

他以深沉的目光打量了呂奇一陣，然後以標準的牛津腔開口說道：「你是牙買加上船的中國人？請問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嗎？」

「賈可先生！」呂奇彬彬有禮地說：「方才那件搶案，一定使你非常惱怒。」

「謝謝你的慰問，這件事由我完全負責，船公司也會賠償各位的損失，我不希望再使旅客增添煩惱。」

「中國人是最樂意助人的。」

「噢！你要帮助我什麼？」

「帮你找出匪徒的內綫。」

「內綫已經逃了！」賈可船長狂怒地低吼着：「那個名叫毛里斯的波多黎各人，我一直以爲他是上流社會的紳士，我還和他握過手。難以洗刷的奇恥大辱，我爲自己的眼光淺薄感到羞憤。」

「船長！請暫息雷霆。」呂奇文縐縐地說：「你所說的毛里斯，大概就是那個留披頭髮型的黑小子，他是匪首。內綫現在還留在這艘船上，他是你的船員，我要帮你找出他來。」

「我的船員！」賈可船長瞪大了眼睛。「他是誰？」

「別急！」呂奇語氣緩慢地說：「到目前爲止，我並不能肯定是誰，但是我的手中有一條綫索，可以摸索出來。首先我想知道你在愛瑪口中得到一些什麼，你方才已經詢問過她了。」

「毛里斯告訴她，船上一些先生們想要看她的表演，而且由大家籌集了一筆錢作爲酬勞。她是職業藝人，以賺錢爲目的，自然不會拒絕。她還出示許多零星旅行支票作爲證明。」

「那些旅行支票都是船上旅客所簽發的麼？」

「是的。我仔細核對過簽名。」

「你詢問他們了嗎？」

賈可船長用力地搖着頭說：「我不能再打擾他們了。而且還有許多顧慮，比如說，妻子發現丈夫暗中化錢請一個脫衣舞娘表演，必然會引起家庭糾紛。再說，毛里斯也可能用別的手法騙到那些小額的支票。」

「嗯！你詢問過你的船員了嗎？」

「事務長正在逐一查問。」

呂奇說：「關於發現海難的事，副船長有絕對的主權嗎？」

「有的。」賈可船長很認眞地說：「本公司的服務信條是儘量不打擾客人。當時他聽說惜別會的氣氛良好，所以沒有報告我，其實，他即使用電話向我報告也沒有用，我方才打電話到大廳去才發現那架電話鈴被棉花塞住了。副船長不可能因電話不通而延誤救難工作。」

「艙房有損失嗎？」

「正在查，初步報告，似乎沒有遭到匪徒的洗刼。」

這時，桌上的電話鈴聲响了起來。

賈可船長拿起電話聽筒接聽，面上的表情有了急劇的變化，最後說了一句：「帶他來見我。」

待他放下話筒後，呂奇連忙問道：「船長！是發現什麼了嗎？」

「當匪徒洗刼時，船上一名電器匠正在特等艙的走道頂壁上檢查綫路，因爲發現有持槍的匪徒，就潛伏在冷氣導管上不敢亂動，關於匪徒搜索特等艙房的情形，他看得很清楚。」

「他看見了什麼？」

「特等艙房一共有四十四間！」

「嗯！」呂奇安詳地等待一個驚人的下文。

「但是他們只進入了A33號的特等艙房。」

「住在那間艙房的旅客是誰？」

「一個年輕單身女子，日裔美人小森花露。」

「嗯！」呂奇面上的表情更安詳了。

「匪徒只在A33號房裏，停留了約半分鐘，出來時間，有一個匪徒手裏拿着一尊維娜斯的半身石膏像。」

「原來匪徒之中還有藝術的收藏家。」呂奇說到這兒站了起來。「船長！當你詢問屬下的時候，我最好不要在場。等一會兒，我再打電話來向你請教一些疑問。我相信已經快要抓到那個潛伏在船上的奸細了。」

「儘快告訴我，我要每一個船員都是安份守法者。」賈可船長加重了語氣說：「可愛的中國人！一定要快，我已下令加速航行，現在是零時十分。再有三個半小時，船就要抵達新奧爾良了。」

三個半小時是二百一十分鐘，那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嗎？

每一秒鐘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變化，那麼，請算一算，三個半小時，應該有多少的變化發生。因而這段時間就不算太短了。

× × ×

呂奇的來訪，使得小森花露感到有些訝異。

她倚在房門上，楞楞地望着他，良久

，才微笑着說：「請進來吧！是一個人睡不着嗎？」

呂奇走進去，以背脊抵上了門，似笑非笑地說：「我一閉上眼睛就看見妳那裸露的影子。」

「影子？那是騙人的東西，」小森花露丟棄了披在身上的被單，擺出一個供人攝影的美妙姿態。「現在，我讓你看到裸露的身體吧！可以擁抱，可以……」

呂奇低吼了一聲：「小野貓！不要再向我施展誘惑了。」

他同時將那幅被單，再度扔到小森花露的身上去。

「噢？你也知道我叫小野貓？」

「花露！我們該攤牌談一談了。」

「哼！我最討厭男人用這口氣對我說話。」

「難道要我求妳嗎？」呂奇伸出了手，似乎唯恐抓落小森花露身上的被單，突然又縮了回來。「花露！不管妳在扮演何種身份！也不管妳有什麼不軌的陰謀，但我却不願被捲進漩渦裏去。」

小森花露瞇起了眼睛，那種神情教人着迷，但是那對呂奇沒有用，不過小森花露却是不知道的。她說：「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花露！妳不要裝糊塗了。」

「我喜歡坦白，所以，我要勾搭男人的時候就乾脆脫光了衣服站在他們面前，請你說話不要兜圈子。」

「好！」呂奇用力地點點頭。「妳說妳坦白，那麼我就要問妳幾個問題，如果我發現妳說了半句假話，我就扭斷妳的頸子。」

「我倒願意讓你扭斷我的腰。」她的腰肢似乎裝着彈簧，連連搖幌，使得呂奇狠狠地嚥下了一口唾沫。

「妳和毛里斯有什麼關係？」

「男女關係！」她爽快地說。

「看來妳好像早就知道他是搶匪的頭目。」

「幸虧你用了『好像』兩個字，也幸虧你不是警探。」小森花露用力地將頭一擺。「告訴你，我不知道，因爲我生平最討厭兩種男人——使用暴力的匪徒以及如同木頭似的君子。」

「我再問妳，妳損失了什麼？」

「一尊維娜斯石膏像。」

「古董嗎？」

「價值九角九分美金。」

「爲什麼不去參加惜別晚會？」

「因爲要在你的床上等你。」她笑了笑，露出潔白的牙齒。「我估計你會在惜別會未結束前回到艙房。」

「結果妳的估計却錯了。」

「我也估計你面對我的裸體一定會成爲我的俘虜，結果又錯誤了，而且是一個重大的錯誤。」

「妳方才却說妳參加了惜別晚會。」

「那是謊言！」

「爲什麼要撒謊？妳不是喜歡坦白的嗎？」

「爲了維持最低限度的自尊心。」

「很好的解釋！」呂奇停頓了一下，才接着說：「匪徒在大廳中洗刼財物時，不太認眞，特等艙房有四十四個，却只打開了妳這一間，又只帶走一尊價值僅九角九分美金的石膏像，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說呢？」

「搶刼只是一種掩飾，主要的目的是要妳那尊石膏像。當然，妳早就發現了毛里斯的目的，於是將眞的藏了起來，讓他們携走一具假的。否則，妳此刻不會這樣輕鬆的。」

小森花露嗤之以鼻地加以訕笑：「哼！你的想像力太豐富了，你的職業是偵探小說作家嗎？」

呂奇忍受了她的奚落，很有耐性地問道：「那麼，關於那尊石膏像，妳有更好的解釋嗎？」

小森花露面上的笑容消失了，一本正經地說：「毛里斯和我有過肌膚之親，所以他要帶走一件屬於我的物品作紀念品，匪徒多半是行爲冷酷的人，冷酷的人又多半有怪癖，我這種解釋合理嗎？」

呂奇怔住了，至少他一時舉不出理由駁倒她。

「先生！」小森花露冷冷地說：「目前你只有兩件事要作：一是擁我上床，讓我享受一下你的男性魅力；另一件事就是請你立刻滾蛋。匪徒已經遠颺，木頭似的君子也該離我遠些！」

呂奇眞想以色狼的手段去凌辱小森花露一番，但他沒有那麼作！也許小森花露有被虐狂，那樣正好滿足她的變態慾望，何況他還有許多事情要作。因此，他掉頭走出了小森花露的艙房。

也可以解釋爲狼狽而逃，呂奇心中的確有這種感覺。

他剛來到走道上，就有一個船員向他走過來，低聲問道：「你是A16號艙房的呂先生嗎？」

「是的。」

「船長請你立刻去一趟。」

「謝謝你。」

船長室內聚集了不少高級船員，從他們的眼光中可以看出，都在迫切地等待呂奇的到來。賈可船長更是連忙開口說：「呂先生！船員內要是也有人和匪徒連絡，那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我們一致認爲，要盡快地將奸細找出來。」

「好吧！」呂奇語氣肯定地說道：「我立刻可以找到那個現在還潛伏在船上的匪徒。請問那一位官員負責船上的電氣部門？」

「我是電機長。」一個船員站起說。

「請問：惜別晚會時，管理聚光燈的是什麼人？」

「柯爾！他是本船的甲級電匠。」

「柯爾？」呂奇翻了翻眼皮。「什麼國籍？」

「美國黑人。」

「他現在還在崗位上嗎？」

「已經下班回寢室了！」

「他住在水手艙房嗎？」

「不！甲級電匠有個人艙房。」

呂奇手指着壁上張掛的船艙位置圖，說道：「請你指示一下他的艙房位置，好嗎？」

電機長指出了柯爾的艙房，並詳細地說明了路綫。

「各位！」呂奇以鎭定的語氣說：「開了妳這一間，又只帶走一尊價值僅九角九分美金的石膏像，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說呢？」

「搶刼只是一種掩飾，主要的目的是要妳那尊石膏像。當然，妳早就發現了毛里斯的目的，於是將眞的藏了起來，讓他們携走一具假的。否則，妳此刻不會這樣輕鬆的。」

小森花露嗤之以鼻地加以訕笑：「哼！你的想像力太豐富了，你的職業是偵探小說作家嗎？」

呂奇忍受了她的奚落，很有耐性地問道：「那麼，關於那尊石膏像，妳有更好的解釋嗎？」

小森花露面上的笑容消失了，一本正經地說：「毛里斯和我有過肌膚之親，所以他要帶走一件屬於我的物品作紀念品，匪徒多半是行爲冷酷的人，冷酷的人又多半有怪癖，我這種解釋合理嗎？」

呂奇怔住了，至少他一時舉不出理由駁倒她。

「先生！」小森花露冷冷地說：「目前你只有兩件事要作：一是擁我上床，讓我享受一下你的男性魅力；另一件事就是請你立刻滾蛋。匪徒已經遠颺，木頭似的君子也該離我遠些！」

呂奇眞想以色狼的手段去凌辱小森花露一番，但他沒有那麼作！也許小森花露有被虐狂，那樣正好滿足她的變態慾望，何況他還有許多事情要作。因此，他掉頭走出了小森花露的艙房。

也可以解釋爲狼狽而逃，呂奇心中的確有這種感覺。

柯爾和匪首毛里斯是有連絡的，當僞裝海難混上船來的匪徒控制了本船之後，他曾經將聚光燈有規則地閃了三次，那就是通知毛里斯的信號。」

「若說柯爾是匪徒的內應那眞是太令人意外了，」電機長驚訝地爲他的屬下辯護。「搶刼已經得手，爲什麼不跟隨匪徒一齊撤退呢？」

「各位！因爲這不是一件尋常的搶刼案。」

賈可船長吃驚地發問：「這是什麼意思？」

「船長！想必你也發現了，匪徒的洗刼並不認眞。四十四間特等艙房也只打開了一間，也只帶走了一尊維娜斯半身石膏像。由此可見，匪徒是以搶刼爲掩飾，主要的目的是刼走那尊石膏像。」

「事務長曾經去問過小森女士，」賈可船長說：「據她說，那尊石膏像只值九角九分美金！」

「這就是令人不解之處，不過由於這一疑問就更加肯定柯爾是匪徒集團中的一份子。」呂奇停頓了一下，察看了各人的反應，才又接着說：「因爲匪徒要察看小森花露被刼後的反應，什麼人最適宜留在船上担任察看任務？自然是具有船員身份的柯爾。而且，他還要在本船抵達新奧爾良前將觀察所得報告匪徒集團。請問：柯爾是不是也担任電訊室的工作？」

電機長點點頭說：「是的。」

「今夜有他的勤務嗎？」

「二點到四點輪到他值勤，方才管理聚光燈是他自動請求的，那並不是他份內的工作。」

「好了！柯爾的匪徒身份確定了。」賈可揮着手說：「電機長！派警衞人員將柯爾帶到這兒來。」

「不行！」呂奇連忙加以阻止。「如果他眞是匪徒，警衞人員制服不了他，他若不是，反而驚動了潛伏在暗中尚未被我們發現的匪徒。」

「那怎麼辦呢？」衆口同聲地問。

「由我去制服他。」

「你？」賈可船長聽了，似乎大吃一驚。

「船長！」呂奇微微笑着說：「我曾經在香港幹過私家偵探，多麼厲害的歹徒我也對付得了。」

賈可船長若有所悟地說：「難怪你購買船票時，有F·B·I·的推薦書。好！那就麻煩你了。需要槍嗎？」

呂奇搖搖頭說：「不需要槍。但需要在座各位幫我一個忙。」

「請吩咐。」每個人表現得很恭敬。

「我不敢說在場的人有某一個與柯爾有聯繫。」呂奇的目光在他們的臉上流動。「但是却不能不作此防範。請你們暫時不要離開船長室。只要五分鐘，我就可以將柯爾帶到這兒來了。」

他的請求使在場的高級船員一個個面面相覷。但是，賈可船長却毅然答應：「好！我保證在五分鐘以內任何人也不會離開。」

呂奇離開船長室，走過冷清的船舵，在幾個小時以前，他曾經在這兒憑欄遠眺，抱着追尋安寧的心情。却想不到找來了麻煩。

麻煩：一種由於責任心和正義感鞭策下所找來的麻煩。

如果柯爾眞是一個匪徒，他眞不敢猜想是誰制服誰。但他並不畏怯，多年的風險生涯，他幾乎有一百次以上的機會可能成爲死神的上賓。儘管他是如何勇敢，仍不免對那銀光閃閃的星空有所依戀。因此他憑欄而立，吸了一口清新的夜風，仰望銀星點點……

突然，他的後腦捱了重重的一擊。點點銀星變成了金光閃閃。在昏 的意念裏，他只想到了一件事——現在船已駛進了墨西哥灣，不知道這兒是否有鯊魚。因爲他素來不喜歡吃鯊魚，自然也不願意被鯊魚吃掉。

× × ×

鯊魚的肚內不會有柔軟的床，不會有明亮的燈，更不會有漂亮如尤雅情一般的女人來陪伴他。

除了尤雅情之外，床邊還站立了一個白髮蒼蒼的船醫。他見呂奇自昏迷中甦醒，暗暗向尤雅情遞了一個眼色，提着他的醫藥包走了出去。

呂奇想翻身坐起來，但是他知道此刻還不宜過份挪動軀體，伸出虛弱的手，握住尤雅情的手問道：「雅情！是怎麼回事呢？」

「有人用沙包打擊你的後腦，你看見了那個人嗎？」

「沒有。我還以爲是誰搬運木頭時不小心撞了我一下。」呂奇抬手看一看腕錶，吃驚地說道：「我昏迷了四十分鐘之久嗎？」

「嗯！」尤雅情柔情地說：「呂奇！忘掉那些事吧，我們只是一個旅客，那些事，和我們不相干的。」

呂奇緩緩地搖動頭部，逐漸用力，逐漸快，他發現除了後頸處有少許的疼痛外，並無不適的感覺，於是坐了起來。

尤雅情却又推着他睡下去，以命令式的口吻說道：「別亂動，醫生說你需要休息。」

「雅情！我不要緊的，我還有事情要作。」

「我知道。你要去制服柯爾。」

「誰告訴妳的？」

「全船都知道，柯爾失踪了。」

「失踪了？」呂奇吃驚地坐了起來。「這是在海中間呀！難道柯爾偷走了一艘救生艇？」

「連救生圈都沒有缺少一個。」

「那不是太奇怪了嗎？我們離岸有多遠？」

「據賈可船長說，最近處也有三十幾浬。」

「柯爾一定還在船上。」

「他們搜遍了每一角落，而且他們還分析，一定是柯爾發現你要去逮捕他，所以擊昏你跳海逃走了。」

「仁慈的匪徒，他竟然沒有將我丟下海。」

「呂奇！你現在的神智如何？」

「很清楚！」

「如果我說擊昏你的人不是柯爾，而且柯爾也是被殺滅口了，你不會感到吃驚嗎？」

呂奇笑着說：「當然不會吃驚。如果是柯爾擊昏我，他在跳海之前，一定先要將我扔到海裏去。不錯！是另外一個人，但他如何知道我要去對付柯爾呢？這是一件很機密的事呀！」

尤雅情冷冷地說：「呂奇！你似乎該去研究一下，擊昏你的人爲什麼要留下你的性命。」

「對！爲什麼？」

「問我嗎？」

「嗯！因爲我發現妳是一個懂得推理的新聞記者。」

尤雅情說：「據我猜想！他還沒有找够你的麻煩，所以暫時不想殺你。有許多人專以找別人的麻煩爲樂事。」

呂奇伸了一下舌頭，說道：「噢！妳這種判斷簡直要嚇昏我了。現在我們再來研究一下，那個還沒有找够我麻煩的人是誰？」

「你說呢？」

「先說妳，零時五十分以後妳在何處呢？」

「零時三十分就來到了你的房裏，到你昏迷不醒地被人抬進來，我一直都不曾離開過。」

「那麼愛瑪呢？」

尤雅情說：「她好像受盡了委屈，感到極度的不安。我看着她吃了一粒安眠藥，安詳地睡下，才離開她的。」

「只剩下小森花露了。」

尤雅情有些訝異地說：「你以爲她是擊昏你的人？」

呂奇沒有回答她，却問道：「妳知道匪徒只打開了她的艙房，並帶走了一尊維娜斯半身石膏像的事嗎？」

「聽說了。」

「她不去參加惜別會，躲到我的房間裏，顯示她已預知匪徒的搶刼行動。而匪徒洗刼不太認眞的原因，我們也有了答案，因爲那只是一種掩飾，眞正的目的只是要得到那尊石膏像。」

「可是那尊石膏像只值九角九分美金啊！」

「也許價值並不在石膏的本身。」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比如說，妳身上這件緊身小禮服不過值幾十元美金，由於穿在妳身上之後，曲綫畢露，性感撩人，使一些登徒子想以萬金求得一夕銷魂。那麼，這件小禮服的價值就大大提高了。」

「你的例子舉得太邪了，想法也太玄了。」

「雅情！我不是在開玩笑。」呂奇一本正經地說：「花露和毛里斯有過肌膚之親，她也許早就發現了毛里斯的企圖，暗中來了一手移花接木之計。被刼走的只是一尊普通石膏像，另一尊價值連城的被她藏起來了。」

「呂奇！請不要離題太遠，我們現在談論的是柯爾被殺滅口，以及你被擊昏的事。」

「凡事都要溯本究原，如果擊昏我的人是匪徒集團中的一份子，絕沒有留下我性命的理由；只有和匪徒作對的人才會這樣作。」

「那麼，她爲什麼要擊昏你？」

「因爲她不願意我抓住柯爾。」

「爲什麼？」

「因爲她本身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柯爾若被捕，供出內情的話，她的秘密也跟着揭穿了。所以她先擊昏我，再殺柯爾滅口。」

「她怎麼知道柯爾就是匪徒中的一份子？」

「她和毛里斯接近，發現了毛里斯的企圖，自然會暗中監視毛里斯和柯爾之間的聯繫。」

尤雅情倒眞像一個幹練的採訪記者，接二連三地提出了疑問：「她又怎麼知道你要去對付柯爾的呢？」

「妳去找愛瑪的時候，我就去了她的房間。曾嚴厲地逼問她許多疑點。因此她就暗中監視我，或者，她早已在下了殺害柯爾的心意，剛好遇上我。於是先擊昏我，免得我碍事。」

「這麼說來，她擊昏你是臨時起意的了？」

「也許。我正好站在一艘救生艇的旁邊，艇內放滿了防火沙包，她可以隨手拿來當武器。」

「你認定擊昏你的人是花露了。」

呂奇肯定地點着頭說：「是的。」

「不稍嫌武斷嗎？」

「一點也不。」

「爲什麼？」

「我當時站在右舷，風從我背後吹來。當沙包擊中後腦時我一定有一種本能的反應，那就是疾速地轉身，風向變成迎面吹來了。我嗅到了一股香氣，凱旋門五號香水，那絕不會錯。」

「哦？原來你也在警犬訓練所受過訓練。」

「啊——」呂奇在她的面頰上摸了一下。「妳終於找到報復的機會了。」

「不過，我却懷疑，你是否眞的嗅到了那陣香味？」

「妳可以去問醫生，人在昏迷時，鼻子總是在最後失去知覺的。」

尤雅情沉吟了良久，才問道：「那麼，你準備如何去對付那一頭兇殘的小野貓呢？」

「對她親熱點，她下次就可能改用枕頭打擊我的後腦了。」

尤雅情繃緊了臉說：「呂奇！你還有心情開玩笑？」

「難道要我嚎啕大哭嗎？」

「賈可船長已經說過了，爲了不使乘客再受到傷害，他將盡速駛向新奧爾良，也不許可你再過問這件事。」尤雅情以深深的目光投向他，「呂奇！但是你不會就此放手，對不對？」

「雅情！」呂奇摟着她說：「妳這句話使我有深獲我心的喜悅。我該敬你一杯，可惜這兒沒有酒，那麼讓我敬妳一個吻吧！」

尤雅情以手指封住了他的嘴唇，嬌笑着說：「船醫說，被沙包擊傷後腦的人，暫時不能和異性相吻。爲了你的健康，我心領了。」

他媽的！呂奇心頭暗罵。這一次可遇上厲害的對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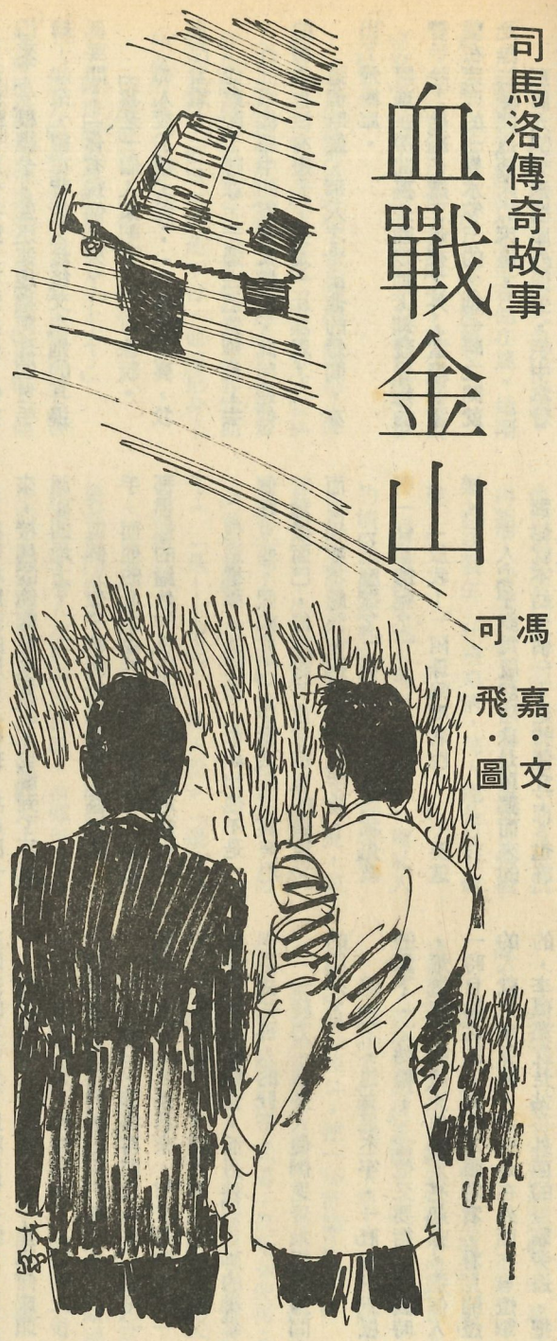
（未完・一）

血戰金山

追根究底 探求眞相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可飛・圖



這鐵棚的後面則間出了另一間屋子，是用以給管理飛機的人居住的，現在，這後面的屋子裏正亮着燈光，有一個人正在裏面負責看守，而這個人正躺在床上，看着一本裸女雜誌。他的身上祇是穿着內衣褲的，那本書使他看得津津有味，不時狂吸着手上的香烟。

不過他雖然是全神貫注在這本書上，他却是仍然並沒有進入迷迷惘惘的狀態，假如屋子外面傳來什麼不對的聲音的話，他是可以聽到的。

他像忽然聽到了一些異聲，就小心地放下了手中的那本書。雖然他的房間裏看不見有什麼武器，其實原來他是有武器的。他的手向枕頭下面一伸，就抓出來了一把手槍，悄悄地從床上下來，走到他那掩剩一綫的門口前面，傾耳聽了一聽。他聽到繼續傳來一點點異聲，照他所聽到的，似乎是有一個人正在那架飛機那裏在弄着一些什麼。

他一隻手拿着手槍，而另一隻手則伸出去，摸向就裝在他的門邊的燈掣。

他所扳動的是兩組燈掣。第一組就是裝在他的房間裏的燈掣，他把自己房間裏的燈熄掉了。跟着他就是把另一組燈的燈擊開亮。而這一組燈掣所管轄的却是外面那飛機庫中的燈。燈掣一扳下去，飛機庫中就大亮起來，照得光同白晝。這樣，就變成了是他身在黑暗中，而那飛機則在亮處了。

他可以看到他的判斷沒有錯誤。聽到聲音，果然就是有人的。他看見有一個人正在飛機的肚子下面探頭探腦，而燈光一亮，猝不及防，一時變成無路可逃了。這是一個女人，身上穿着黑色緊身的輕便衣服。

這個女人，拔脚就向飛機庫的外面逃去。

那人在黑暗中放了一槍，喝道：「站住！」

他這一槍的槍彈是射中了飛機庫那金屬的牆壁。子彈彈回頭來，彈到別的東西上，引起了一連串的撞擊聲，再加上了槍聲，以及這些聲音的迴聲，那音响效果是相當之駭人的。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廖阿毛被人殺死，司馬洛懷疑這可能是巴路士所幹的，決定再到七美人俱樂部查探一下……在俱樂部莎莉的房間裏，清哥以及兩名手下忽然闖進來，用手槍威脅司馬洛，但司馬洛從容應付，而清哥最後還是敗在司馬洛手中，清哥只得回答司馬洛關於巴路士的問題，並說巴路士其實是施露華，那是一個炒地皮的商人……黎森又送來一些資料，說明施露華擁有一架私人飛機，這就是說，廖阿毛可能就是給施露華從飛機上丟下來的，因此司馬洛認爲應該先去看看施露華的飛機……這天司馬洛來到施露華的私人飛機場，那裏正放着一架小型飛機……

這個女郎也自知沒有機會逃到門口了，便飛身一撲撲到機尾，用飛機尾部的那一截護住自己的身子。

那人躲在他的小房間裏，一時亦是採取着謹愼戒備的態度。因爲他也不知道對方有沒有武器的，假如就這樣現身出去的話，說不定就會吃上大虧。於是他又用口頭發出警告，叫道：「好了，你舉着手出來，我這裏有一把輕機關槍，你是逃不掉的！」

「不……不要開槍！」那個躲在機尾後面的女郎可憐地哀求。

這個女郎就是阿珠。

「我不是要殺你，」那人說：「但是你得舉着手出來！我給你十秒鐘時間！」

阿珠還是沒有照辦。那人又說：「飛機的皮是很薄的，不比汽車，因爲要輕。

你躲在後面也沒有用。假如我開槍，槍彈是會穿過去的！」

阿珠戰戰兢兢地站了起來，雙手舉着，以示她是沒有携帶武器的。不過這個人也並不笨，他還是不放心現身，而祇是說：「好了，現在你走過來吧！」

阿珠祇好一步一步向他走過去。當她走到那黑暗的小房間門口時，那人就一手把她拖了進去，槍咀在她的腰上抵着，而另一隻手則在她的身上摸索起來。

「不要！」阿珠顫着聲音抗議起來。

「別傻吧！」那人說：「我一定得要先摸清楚你的身上有沒有武器！」

「我沒有武器！」阿珠說。

那人果然也摸不出她的身上有什麼武器。

而他的手脚也很靈，不知如何，他找出來了一根繩子，就迅速地把阿珠的雙手縛了起來，縛在背後，然後又在她的耳邊低聲問：「你有幾個人來？」

「我是一個人來吧了！」阿珠說。

那人放了她，說：「你等在這裏，我自己看看！」

他離開了阿珠，走過去把燈掣推上去，外面飛機庫中的燈便又熄了，此時連他的房中也沒有燈光，更是一片漆黑。

這個時候，那人才走出他的房間，亦出了飛機庫。

阿珠在房間裏企圖走動，却發覺她的雙手除了給繩子縛了起來之外，這繩子還繫在床頭的一條水管上的。她一時之間就是無法離開這張床的床邊。

那個人跑到飛機庫外面去，手中拿着槍，巡視了兩匝，果然沒有看見有別人。那飛機庫的周圍是一片空曠之地，根本就連一個能够讓人躲藏的地方都沒有的。

他又回到飛機庫中，進入他的房間裏，把燈開亮了，看着阿珠，阿珠則露出恐懼的神情。

「呀！」這個人說，「原來你還是很漂亮的！」

他的身上祇是穿着內衣褲，一個男人身上作這樣的打扮而對一個女人講這樣的話時，就會使這個女人感到很是那個，混身不舒服了。阿珠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他。

「既然你送上門來，」那人說：「那我不知道應該先把你享受一下好，抑或是先問你到這裏來幹什麼好了！」

他伸出槍來抵在阿珠的肚皮上。

槍咀在阿珠的肚皮上輕揩，打起圈子來，接觸的範圍愈來愈廣，也觸到了不應該碰的地方。

這個人似乎暫時是用槍咀代替了他的手，而他的身上由於穿得那麼簡單，因此那男性的躍然的反應亦是很明顯地露出來了。

他這樣講，這樣做，都顯出他不是一個好東西。假如他的工作祇是在這裏照料着飛機而已，他應該不會有這樣的表現，而似乎亦不應該會携帶着一把手槍。

「怎麼樣？」那人說：「你想我先做哪一件事情呢？」

「放我！」阿珠嗚咽着說：「不要這樣。」

那人似乎認爲既然阿珠是單獨而來的，那他就不妨先佔一下她的便宜了。也許是剛才看了畫報的影響。

他把槍咀移開，小心地把槍放在床頭几上，然後一撲而前，擁着阿珠，把她壓在床上，去吻她的咀唇。

「不要！」阿珠叫着，由於兩手給縛在背後，不能使用，祇好張開咀巴求饒。

那人哈哈笑着繼續進攻，已捉到了她的咀唇，但是却沒有能力去吸吮，而且忽然噴出一口氣，發出「呀」的一聲。這是因爲阿珠此時才發揮威力，兩腿在他的腰間發力一夾，那人有着腸臟都給夾扁似的感覺，一時也連雙手都失去了氣力。

「呀——？」阿珠忽然大叫一聲，雙腿就像起重機似的把那人一提提了起來，然後她一放，那人就這樣飛開了，一屁股坐在近門口的地上，給震得滿天星斗。似乎阿珠的本領是可以讓他雙手的。

阿珠跟着又一扭身子，一隻脚向床頭几上一掃，把那人的槍掃跌了，跌到床後的縫隙中，最不容易拾回的地方。

那人極力忍着痛再爬起身來，怒吼一聲，又向阿珠直撲過來。阿珠等到最後一秒，屈曲着的腿子才彈出去。她一隻脚尖踢中了那人的肋骨，而另外一隻脚的脚掌則是撐住那人的肚子。

一發力，這個人便倒退着飛出了房間的門外。

這一下，他立足不牢，一直滾到飛機的翼下，才站穩了。當他又要衝回房裏時，飛機庫內的燈光忽然大亮起來。這個人一時目爲之眩，連忙定眼看看，看見開燈的人就是李佩茹。這燈是在外面亦有燈掣的，李佩茹就是站在外面的燈掣旁邊，把燈開了。

那人「哇」的一叫整個人曲作一團。

阿珠好像潑婦似的指着他在罵。她剛給這個人碰過了，就是很不服氣。

這個人這個地方被踢中，就是想求饒都沒有氣力了。幸而阿珠亦並沒有進一步打他。

司馬洛則已經登上了飛機上觀察。李佩茹也上去了，祇有阿珠一個人看守着那人。也許在別的時候，這人還有可能打算欺負阿珠是女流之輩，手中又沒有武器而動手抵抗，但現在則是不行。他連把身子伸直的氣力都沒有。

司馬洛說：「帶他上來吧！」

阿珠揪着他的頭髮：「上去！」

那人的身子就是伸不直，雖然登上那幾級梯級登上飛機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他也沒有能力做到。阿珠則是硬把他拉了上去。

那飛機的內部亦是可以開亮電燈的，現在他們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飛機的內部，這時司馬洛已經坐在駕駛位子的上面了。

他伸手摸摸飛機的擋風玻璃，說：「朋友，我看你這擋風玻璃很新，是剛剛換過的是嗎？」

那人沒有回答。

「但是，」李佩茹說，「這裏却還不曾換過。」

她是站在司馬洛的後面，把機師位與後面機艙之間那度金屬門拉開。那門上還有子彈洞。

很顯然，這一架飛機，亦正是不久之前，廖阿毛從上面逃出去的飛機。司馬洛他們現在是已經找到了這飛機，而且也找得對了，但是他們還是未曾知道當日飛機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那人還是沒有做聲。

阿珠對這個人現在已增加了一種私人的憤怒，因此她對這個人亦是毫不留情了。她把這個人的頭髮執住，向上一提。頭皮雖然痛，但是遠不及身子拉直所造成的痛苦。那人大聲呻吟起來。阿珠說：「怎麼樣，你啞了嗎？」

「是——是的！」那人說，「這擋風玻璃換過了——」

司馬洛離開駕駛座鑽回出來，伸手摸着那度門說：「我猜這裏面曾經出現過一些麻煩。有人在這裏面槍戰，槍彈射穿了這門，雖然沒有射中駕駛飛機的人——或者可能射中了一個駕駛飛機的人，而其中一顆或者幾顆槍彈把前頭的玻璃射穿了，所以玻璃要換，不過這門上的子彈洞則不必太急着修補，由於這上面有子彈洞，一樣是可以起飛的。不過槍戰應該不是在地下，而是在空中進行的。由於飛機在這裏，那亦即是說，在槍戰之後，這飛機還是安全降落的。既然如此，跟你們槍戰的人，必然是已經失敗了。他給你們捉住，或者是已經給你們發掉了！」

「這件事我不知情！」那人吶吶着哀鳴道：「我不過是在這裏看守的！」

「一個人在這裏祇負責看守是用不着在枕頭下面放着一把手槍的。」司馬洛說：「而且，看守飛機的人，亦不必有你這樣的身手。依我看，你的身手很不錯，而你亦是隨時準備應用那把手槍的。」

「這裏——地方荒凉遙遠呀！」那人說。

「騎刼民航機的事情我是聽過了，」司馬洛說：「不過，騎刼這種小型的私人飛機，則倒是聞所未聞了。」

「讓我來泡製他一下吧！」阿珠說：「保證他會開口，把一切都講出來！」

李佩茹咭咭地笑起來：「你有什麼本領使男人舒服我還不知道，但是你使男人痛苦的本領則似乎是十分高强的，你看這個人，舒服求不到，却痛得在這裏縮作一團了！」

「呀！」阿珠紅着臉，生氣地叫起來，她當然不會去打李佩茹，於是她就順理成章地在那人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那人又是痛得咬牙切齒。屁股上踢一脚本來不算大事，但是他原來正在痛的地方，受了任何震動，都是會使他的痛苦加劇的。

「給他一個公平機會吧，」司馬洛說，「我看你大概亦聽到，有個叫廖阿毛的人從機上掉下來，連屍首都沒有了。我知道廖阿毛與你的老闆施露華有關。現在我們找到了這架飛機，我就大概猜到是怎樣一回事了。你們與廖阿毛在空中發生打鬥，結果把他們制服了，之後生氣起來，就這樣把他從空中丟下來！」

「不——不是這樣的！」那人忙叫着否認。

那人沒有說他不知情，而是說不是這樣，那麼也即是說有這樣的事情，不過詳細情形不是這樣而已。也許他是一時錯口，不過這也總算是一種新的發展了。

「那你告訴我是怎麼樣的吧。」司馬洛說。

那人又閉上嘴巴也不肯說話了。

李佩茹說：「也許我們應該找施露華談談，他這個手下說了一半又不說，既然如此，剩下來的一半，讓施露華來告訴我們好了。」

「我看還是叫警察來查這件事情吧！」司馬洛看見那人在提到施露華時也不受威脅，便說道。

那人還是不做聲。也許他是猜到司馬洛不會把警方牽進來的，假如他知道司馬洛那許多事情，以及知道司馬洛是什麼人的話。但亦很可能他是六神無主，不知如何是好，所以認爲還是暫時緊閉着咀巴聰明一點。

司馬洛又說：「你也不想一想，我們現在是無論如何不肯放過你的，假如你不肯開口，那你祇是自討苦吃吧了！」

那人還是不肯再開口。

「讓我來吧！」阿珠不耐煩地叫起來，又執住那人的頭髮，把那人的身子拉起一點，從後踢了一脚。

那人吐出一聲軟弱的叫聲，頭髮從阿珠的手中扯脫了，在飛機的地板上蜷縮成一團。因爲阿珠又是踢在那個地方。他的痛苦才稍爲過去一點，現在又大大增加，自然的反應使他寧可不要頭髮亦要蹲下來。

阿珠果然還沒有證明能使男人這個地方舒服，却已很有效地證明了她是能使男人這個地方痛苦的。

她也並不是使足勁力去踢這一脚，不

然是可以致命的。她祇是踢得恰到好處。

那人痛苦得兩眼翻白，口涎也難以自制地流出來。

「唏，阿珠，」李佩茹說：「我倒不知道你會這一套。你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學來的？」

「你別管，」阿珠說：「總之你是沒有福氣享受這個的！」

李佩茹微笑。那個人現在痛苦得連話都說不出來的，就是想開口也不行，事實上他可能亦根本聽不見他們在說什麼，所以要拷問他，亦是要先等一等才能繼續了。阿珠對於這一套果然是相當精的，她也知道那個人的痛苦什麼時候又稍減了，她又執住那人的頭髮，把他拉起來。

「不要！」那人連忙哀鳴着，用雙手護着自己。

「我們還有兩個人，」阿珠說：「大可以把你的雙手拉開的。讓我對你講清楚吧，我可以踢了一次又一次，你不會死，也不會暈過去，祇是會充份享受那滋味，現在如何了？你有沒有興趣講？」

「我呃——我講好了，」那人頹喪地說，「我講好了！」

這倒是另一種形式的「英雄難過美人關」。

「很好，」司馬洛說：「講吧，是你們把廖阿毛從飛機上推下來的嗎？」

「不是。」那人說。他忍着痛，斷斷續續地把飛機上發生的事情一一講出來。這與司馬洛所猜的自然有所出入。

而那人講的是眞話。

他最後說：「這不關我的事，刀子不是我擲的。而且在那種情形之下，我們也不能不反抗，我們也是想把他活着帶回來的，但是刀子顯然刺斷了降傘的一根帶子，他掉下去，降傘脫離了他的身體，他就跌下去了，這祇是巧合吧了。」

「黃明！」司馬洛說：「你們是從什麼地方把廖阿毛帶回來的呢？爲什麼？」他們現在已問出了這人叫黃明。

「我們是從A城把他載回來的，」黃明說：「爲什麼我就不清楚了。我祇是負責開飛機，眞的！」

「飛機上的其他兩個人呢？」司馬洛說，「他們知道嗎？」

「也許知道吧，」黃明說：「他們並沒有對我講。」

「當時施露華不是在飛機上？」司馬洛問。

「不是，」黃明說：「他在這裏等我們。我們沒有把廖阿毛帶回來，他生氣得要命。」

「把廖阿毛帶上飛機的這個姓甘的人，也就是擲刀的人，」司馬洛說：「他既然把廖阿毛帶回來，他應該比你清楚吧？起碼他知道是怎樣捉到廖阿毛或是在什麼地方捉到的。」

「應該是的，」黃明說：「不過我不能肯定。」

「什麼地方找得到他？」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黃明說：「我們是不認識他的。我跟周銘，我們祇是負責開飛機去接。我們飛回來之後，老板發了一大陣脾氣，就跟他一起走了。」

「周銘現在呢？」司馬洛問。

「他現在在城裏，」黃明說：「我們是輪着住在這裏的，每人輪兩天。不過有時白天我們也會一起在這裏打打牌之類，一個人守在這裏是很悶的。」

「周銘的地址呢？」司馬洛問。

黃明不但把周銘的地址招供出來，而且把周銘的電話號碼亦招供出來了。

「那麼，」司馬洛說：「你對這件事情又知道一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猜——是跟那二枚金幣有關的！」黃明說：「我看報紙也看到了。」

「這金幣究竟又是怎麼回事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黃明說：「我對這件事情沒有研究。我也沒有問老闆，我跟周銘都在奇怪，我相信周銘也不會比我知道得多！」

「你眞大帮忙。」司馬洛說：「你知道施露華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我不知道，」黃明說：「他到什麼地方是不會告訴我的——祇有我們要去什麼地方才會請示他吧了。」

「除了開飛機之外，」司馬洛說：「你們還替施露華做一些什麼事情呢？」

「沒有什麼呀，」黃明說：「我們不過是替他開飛機吧了。」

「別浪費我們的時間吧！」阿珠兩手叉着腰站在他的面前喝道：「開飛機是用不着會用槍的！我們還可以問周銘，假如周銘講得比你多的話——」

還是阿珠的威脅力够大，黃明囁嚅地說：「我們——不過是有時替老板解決一些麻煩吧了。」

「例如要打什麼人一頓的時候？」司馬洛問。

黃明聳聳肩，顯然不敢否認。

「以及要殺什麼人的時候？」司馬洛又問。

「我們沒有殺過人！」黃明忙叫道：「眞的沒有。」

「這種事情，你當然是不會承認了。」司馬洛說。

「我是眞的沒有！」黃明又叫道。

「看你的樣子，」阿珠說：「也許你根本沒有胆量殺人的！」

司馬洛實在也沒有空管黃明過去的事情，他說：「好了，黃明，在我們去找周銘之前，你還有什麼可以補充的呢？假如周銘能够比你提供得多，那他是會得到較好的待遇的。」

「我是眞不知道的，」黃明說：「經過的情形，我已經對你們都講出來了。」

「你們的老板總不會什麼都不對你們講的！」司馬洛說，「我們現在還有時間，我們可以詳細地再談清楚。來吧！回到你的床上去，舒服一點！」

他們把黃明帶回他的房間去，讓黃明在床上躺下來。其實這並不很舒服，躺在床上，更加有肉在俎上之感，增加了他的恐懼，使他不敢不有問必答了，而且看來黃明又並不是在說謊的。他對他這位老板施露華也是有同樣的批評。他說：「他是不喜歡講什麼的。他叫我們做事，就是叫我們做事，盡可能不透露太多，我們做事，用不着知道爲什麼。他祇是給我們命令吧了。他實在誰都不信任。」

不過，他跟着施露華已有不少時日，總不會什麼都不知道的，有時湊巧亦會知道一點，一點一點儲起來，零零碎碎，亦知道得不少了。

後來，司馬洛覺得沒有什麼需要再問的了。

他停了問，黃明反而恐懼起來。他吶吶着說：「那麼，你們現在打算怎樣處置我呢？」

「等，」司馬洛說：「等你的好朋友周銘也來了，我們對照一下口供。」

「但是他今天晚上不會來的！」黃明說。

「他會來的。」司馬洛說。

那是因爲黎森會把他帶來。這件事情，用不着司馬洛他們再動身去做，黎森已經從無綫電中聽到他們所講的，就去找周銘。果然，十五分鐘之後，周銘來到了。

一部車子把周銘在飛機庫附近的空地上放下，周銘誠惶誠恐地進來了，他不敢不進來，他是給車中人捉來的，既然能把他捉來，也能够命令周銘進來的。

司馬洛他們也把周銘招待下來，細細盤問一番，周銘亦同樣是知道得不多，不過零零碎碎，亦能再提供一些。

合起來就可以提供得不少了。

施露華的確是用他們，然而又不讓他們知道得太多的。

不過他們仍然知道，有一個人是對施露華的事情會知道得相當多的，這個人叫梁義，他是施露華的智囊。梁義本來是一個律師，因爲行騙而給吊銷了執照，他不是一個好律師，但這祇是在品德方面而言吧了，假如是要他做智囊，想一些害人的主意，或走走法律隙之類，那却是一個最理想的律師；假如他不是心腸壞，就不會這樣失去律師的執照了。施露華既然要他做智囊，就不能够不讓他多知道一些自己的事情。

此外，那個姓甘的擲刀的人，亦是沒有像施露華那樣小心守秘密的，周銘記得他在空着手回到這裏，而施露華在罵的時候，他也埋怨過一句說假如不是運氣這樣差，他已經在「金銀樹」享受醇酒美人了。似乎A市那邊有一個叫「金銀樹」的地方就是這個人常去的。既然有醇酒美人可以享受，那這個地方應該就是一間俱樂部或夜總會之類了。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走吧。去找梁義談談！」

「我們不能這樣！」周銘抗議道：「老板聘我們替他做事，我們却帮別人的忙反他？」

「你們可以選擇的，」司馬洛說：「你們可以不去而留在這裏，這飛機庫爆炸燒掉了，你們困在火場中逃不出去！」

這根本不是選擇。周銘說：「爲什麼你們不能自己去找他呢？」

「那你留在這裏，我們帶黃明去好了！」司馬洛說。

「不，不，」周銘抖了一抖，連忙說：「我去好了，我去好了！」他的確是沒有什麼選擇的。

於是司馬洛與李佩茹帶着他們一起去，阿珠則留下來看守着這飛機庫。司馬洛帶他們去是有作用的，由於他們是認識梁義的人，要進梁義家的門比較方便。

一小時之後，司馬洛又帶着他們兩個回來了。

「梁義到A市去了。」司馬洛說。

這是梁義留給他的妻子的話，梁義是匆匆而去的。果然帶周銘和黃明去是有好處的，起碼不是陌生人，梁義的妻子也不會懷疑。

「他趕到那裏去一定有一個特別的理由，」阿珠說：「也許施露華亦是到那裏去了。」

「跟我的想法一樣，」司馬洛說：「施露華忽然丟下我們不管而離開了，一定是有一個很值得去的地方，極可能是跟這件事有關的，而梁義又是在同一時間內去了。」

「爲什麼他們又不坐這飛機去呢？」阿珠問。

「也許這飛機不够舒服，」司馬洛說：「而他又不是要帶什麼人回來吧。看來我們是應該到那邊去一趟了。」

「那這兩個人怎麼處置？」阿珠問。

「這還不簡單嗎？」司馬洛說：「他們開飛機載我們去！」

「我們不能够這樣！」周銘又抗議起來。

「你仍然可以選擇單獨留下來的。」司馬洛說。

這也是等於沒有選擇。

跟着則是黃明反對起來。他說：「這種事情不是開玩笑的，我們不能够毫無準備就飛過去！」

「這裏的邊境又不是禁止飛行的，」阿珠說：「不會有戰鬥機來截我們，亦不會有大炮把我們轟下來！」

「現在是晚間呀，」黃明說：「我們怎麼降落呢？」

「你看看外面的天或者看看錶吧，」司馬洛說：「當我們飛到那邊的時候已經是天亮了，而你也講過那邊可以降落的地方很多，用不着担心的！」

這一點他們也的確是講過的，正是因爲那邊可以降落的地方很多，所以上一次他們把廖阿毛接上飛機的地方，也是無追查了，那裏甚至不是一座小型飛機場，祇是一塊荒野的平地，他們的飛機開到時，那個姓甘的人已經與廖阿毛一起在那裏等着了。

他們兩個雖然是習慣了在不尋常的時間和地方駕駛飛機的人，現在倒也有帝笑皆非之感，他們覺得這些人很容易就可以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去，絲毫不以爲意的。

但他們亦祇好帮忙着把飛機準備好。

周銘呻吟地說：「當老板知道時，那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向他解釋了！」

「我預料他不會有空要求你解釋了，」司馬洛說：「不過萬一有這個可能性時，你可以說你祇是開了飛機飛上天去玩玩，或者索性不做聲，他又沒有別人看守着這飛機庫，祇要飛機飛回去，回到飛機庫中，他根本不會知道你們是離開過的！」

「這也該是一個好主意！」周銘苦笑着說。

他們升空了。黎森並沒有跟他們一起走。黎森留下來還有工作要做，其中一種

工作就是把這裏留下來的車子開走。

× × ×

他們的飛機到達A市的時候，天果然已經亮起來了。他們在空中，可以很清楚看到地下的景物和地勢，周銘和黃明向他們指出了上一次接載廖阿毛和那個姓甘的人的那片空地。

司馬洛說：「我不認爲我們應該用這片空地降落，那裏離開市區太遠了，我們又沒有帶車子來。」他伸手一指：「那邊吧，飛到那邊去！」

這件事情，周銘與黃明是瞞不了司馬洛的，因爲這種飛機司馬洛也會開。司馬洛之所以把他們帶來，要他們負責開飛機還是次要的，主要還是不讓他們留在飛機庫那裏。施露華萬一找起來時，他們人不在飛機庫，飛機也不在，會以爲他們是私自開飛機到什麼地方去，但是不能判斷他們去的是什麼地方，以及跟誰一起去的。

司馬洛選中了一塊空地，命令降落。司馬洛看過知道那塊空地是可以降落的，飛機也果然順利地降落。此時朝陽已經升起來了。飛機降落了之後，他們還要服從命令，把飛機開進一片樹林之中，有飛機經過而看見的機會已經很微了，收藏在樹林之中而能看見，機會就更微。

周銘與黃明在起程之前已經得到過司馬洛的保證，不會傷害他們的，不過現在，他們的任務已完，似乎利用價值亦完了，他們不免又恐懼起來了。

「周銘，」司馬洛說：「我們去找這個姓甘的以及這個退職律師梁義，都要有一個認得他的樣子的人才行，所以你跟我們一起去好了。」

「那麼我呢？」黃明簡直哀鳴起來地問。

「你在這裏守着飛機好了，」司馬洛說：「我看你也不會亂跑的吧？」

「你——你肯相信我？」黃明懷疑地看着他。

司馬洛從袋裏取出一瓶酒來。「這是你的，我替你帶來了，你都喝下去，喝醉了，你就可以在這裏好好睡一覺，你睡醒時我們也許回來了。」

黃明遲疑着時，阿珠已把酒接過來打開蓋子，送到他的嘴邊，命令道：「喝！喝呀！」

「我自己喝就行了。」黃明連忙接住酒瓶，他知道給人强行灌酒是一件苦事，尤其是經阿珠之手，那是更加不妙的。他馬上就喝了一大口以示不必別人敦促。

周銘在旁邊看着黃明把那瓶酒慢慢地喝光了。他實在不明白，那又不是一瓶大號的酒，黃明喝光了亦不會醉，即使不太會喝酒的人，喝這一點也未必就會醉得不醒人事的。

不過黃明喝完了之後就在飛機的地板上軟軟地坐下來，眼皮也抬不起來似的，含糊地說：「我……我想睡覺……」

「你睡好了。」司馬洛說。

黃明一倒下來就不動了，周銘恐怖地說：「你們——你們在酒中下了什麼？」

「當然是加了料！」阿珠得意地吃吃笑着。

「不過不是毒藥，」司馬洛說，「他會在這裏睡兩天。難道你以爲我眞相信這樣小一瓶酒就會使他醉嗎？」

周銘還是表示懷疑，很不放心。

「你少担心吧，」李佩茹說，「假如我們要弄死他，也不必弄給你看，我們大可以先帶你走，留下一個人來陪他，之後把他殺掉了再跟上來。」

周銘無可不可地聳聳肩。這也未嘗沒有道理。

「好了，」司馬洛說，「我們走吧，還要步行好一段路才能截到車子呢！」

他們離開飛機，步行着向公路的方向走去。坐在飛機上時是很快的，步行就差得遠了，他們從空中望下去覺得不太遠的公路，却要中午時份才走得到，不過幸而在公路上就可以截到的士，的士把他們載回市區。

他們住進了一間中下級酒店中。

第一件事情就是吃一頓午飯，然後司馬洛說：「白天是不方便活動的，而且也要時間探聽清楚，所以，我們先睡一覺再講吧，晚間才出動好一些。」

這個主意，周銘也是歡迎之至的，他已通宵未睡，而此時已經過了中午，他實在也是累極了。

起碼他是一倒下來就睡着了，什麼都不管。

司馬洛雖然說先睡一覺，實在則是沒有睡得那麼容易，因爲他們是來這裏做工作，而不是來睡覺的，他們要先作一番搜集情報的工作，他們不能像周銘睡得那麼多。

司馬洛的聯絡是相當之廣的，而李佩茹及阿珠亦不差，還有黎森，他們都是廖阿毛生前的朋友，他們與廖阿毛亦有共同的朋友。

A市是一座很複雜的城市，執行法律的人手很少，而且執行起來亦相當鬆懈，所以許多人假如自己有能力解決一個問題的話，就自己去解決，或者在別的地方不能隨便做的事情，在這裏亦恃勢凌人地做出來。這裏是一個暴力橫行的地方，因此廖阿毛在這裏被捉上飛機，也並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廖阿毛亦正是到這附近的區域來找尋他的金幣的。

問題就是何以一個像廖阿毛這樣的身手的人也會給捉起來，以及他到這裏來是做一些什麼，他與一些什麼人聯絡過？

他在這裏是認識幾個人的；那是照黎森所知。黎森亦已經來到了。他不是乘飛機，而是乘火車而來。他雖然到得遲一點，但是他可以在火車上睡覺，而司馬洛他們雖然到得早，到了之後還是要睡一段時間。

黎森到了之後與司馬洛在電話上通過話，他不贊成馬上與廖阿毛生前在這裏認識的人聯絡，因爲這些是認識的人，却不是朋友，那即是說並不是可靠的，而廖阿毛這樣一個人之所以會被捉到，很可能是被出賣了。因此，廖阿毛爲什麼到這裏來的問題，還是遲一點去尋求解答好一些。最好還是先研究那個曾任律師的人到這裏來幹什麼，在這裏的什麼地方，那個姓甘的是何許人，又在何處可以找到，以及施露華是否也到這裏來了。

這三個人應該可以解答關於廖阿毛的

那幾個疑問。

假如施露華是在這裏的，他就比較容易碰了。他在這裏不是有地位的名流，不能够動不動就搬出法律來作護身符，而講到使用暴力，司馬洛他們是不害怕任何人的。

周銘睡醒過來時，祇有司馬洛一個人與他在一起。他問道：「他們呢？」

「他們都出去工作了，」司馬洛說，「抄們都是有事做的。」指一指桌上的一隻紙袋，「你吃了這個吧，吃飽了之後我們出去。」

「到什麼地方去呢？」周銘問。

「總之是有地方去，」司馬洛說：「你跟着來好了！」

周銘祇好吃完了那隻紙袋中裝着的快餐食物，然後就跟着司馬洛出去。司馬洛開了一部車子載他走，一面說：「從現在開始你爲我工作吧。我相信我可以給你的酬勞不會少過施露華的。」

「但是你不會給我一份長工。」周銘苦笑着。

「不錯，」司馬洛說，「不過施露華以後是否有能力給你一份長工也是一個疑問，你反正是要另找工作的了。」

周銘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沒做聲。

「你們會開飛機，」司馬洛說：「我看你們要另找好的工作，亦不會是太難的事。」

周銘不做聲，事情還沒有成定局之前，他認爲談這個題目是比較尷尬一點的。

他們的車子在一座停車場上停下來。這是一個很空曠的地方，前頭有一座兩層的建築物，有一隻光管牌在門口一閃一閃的，上面的圖案是一棵金色及銀色的樹，樹葉交替地閃成金色和銀色，而光管牌上的字亦指出這裏是「金銀樹俱樂部」。

「哦！」周銘說：「金銀樹，就是這裏了？」

「是的，」司馬洛說：「這是你提供的。」

「我不能肯定，」周銘說：「祇是那個姓甘的人說的。不過，很可能正是這個地方。」

「看看就知道了，」司馬洛交給他一副望遠鏡，「有人出入時你看清楚吧。」

周銘接過望遠鏡，又吶吶着說：「但他未必現在就在這裏吧？也許他今晚沒有來，也許一星期之後才來。這種地方要很有錢的人才能够常常來的。」

「我們碰碰運氣好了。」司馬洛說：「如非逼不得已，我也不想進去打聽。」

周銘無可奈何，祇好把望遠鏡接過來，當有人出入的時候他便看一看。

「這使我想起了一個地方，」司馬洛說：「七美人俱樂部。」

「我沒有去過那裏。」周銘說。

他已講過對七美人俱樂部的事情是一無所知的。而司馬洛亦相信他。施露華用人都是分開一截一截，祇有他自己知道事情的全部。這一次，則也許還有深義。

不過，地勢是相同的，俱樂部的性質則是不同。這裏的確是享受醇酒美人的地方，亦是名符其實的金銀樹——爲主人種金銀樹。出入的都是有相當經濟的男人，而帶出來的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女人打扮得要花不少錢的，而她們的身上是從男人的身上來，打扮得講究的女人要多花錢，這是必然的事情了。

這裏祇是地方的形勢與七美人頗有近似。

後來周銘忽然說：「他出來了！就是他！」

司馬洛也拿起望遠鏡來望望。「唔，他是獨自一個人，這樣是方便一點的。我們今晚運氣眞不差。」

「現在——怎樣呢？」周銘問。

「去跟他打個招呼，」司馬洛說：「證明你們是見過面的。」

「但是——但是——」周銘吶吶着。

「你們是遲早總要見面的呀！」司馬洛說。他已經把車子開動了。

那個姓甘的人則是正向停車場步行而來。司馬洛又說：「這個人叫甘紹光。」

「你們——已經查清楚了？」周銘意外地問。

「大致上是查清楚了，」司馬洛問：「姓甘的人又不太多，有這樣一個人在。不過還是要你作最後的肯定的！」

他的車子一兜，在甘紹光的身前停下來，甘紹光瞥一眼，要繞過車子。這個果然也就是在飛機上擲刀的人。他很鎮靜，也許還未料到是什麼人來找他。

周銘伸出頭去說：「唏，甘兄！」

「你——叫我嗎？」甘紹光問。

「怎麼了？」周銘說，「你不認得我嗎？」

「我們好像沒有過面！」甘紹光說。

「老板有事找你，」周銘說：「這是我的伙計，不要緊的！」

「你的老板還會找我？」甘紹光皺着眉說：「似乎他又是另一個用過了一次之後就放棄的人！」

「你見了他之後自己跟他談吧，」周銘說：「我不過是奉命而來的吧了！」

甘紹光遲疑了一下，說：「我自己有車子，你們先走吧，你告訴我他在什麼地方，我自己來！」

「你別讓我難做吧，」周銘說：「你明白老板做事的方法的。你上車，我們載你去，怎麼樣？」

甘紹光還是遲疑着：「我未必有興趣再爲他做事。」

「他沒有叫我一定把你找回去，」甘紹光說：「不過，你是不是要我這樣回覆他呢？」

甘紹光又遲疑了一下，也許亦覺得開罪了一個像施露華這樣的人並不是聰明的事，於是他聳聳肩說：「好吧！」

司馬洛從司機位下來替他打開車門，上了後座。周銘祇好把車子開動了，跟着問了一個相當愚蠢的問題，說：「現在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甘紹光不是一個笨人，馬上就警覺了，叫道：「唏，這是什麼？」

但司馬洛的手槍已經抵在他的脅下了。司馬洛說：「我有話要跟你談！」

「對不起，」周銘也可憐地說：「其實我也是身不由主的！」

「很有趣，」甘紹光說：「你的老板還想怎樣？」

「他現在不是爲施露華工作了，」司

馬洛說：「他是爲我工作，雖然他亦不是很願意的。周銘，把車子開到僻靜地方去兜一兜好了。」又對甘紹光說：「聽你的口氣你也已經不再替施露華工作了！」

「你們究竟想要什麼？」甘紹光問。

「我對廖阿毛那件事情很感興趣，」司馬洛說：「但是周銘又知道得不够多，我想你也許能够供應多一點資料！」司馬洛一面說着，一面用另一隻手熟練地在甘紹光的身上摸索起來，却找不到什麼武器，顯然甘紹光今夜是享樂的時間，身上不携帶武器。

「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甘紹光說。

「知己知彼，」司馬洛說：「一件事情有舒服的做法，亦有困難的做法，你當然亦不希望我會使用困難的做法吧？」

甘紹光考慮了一陣，車子越走越荒涼，似乎亦能够帮助他決定。最後他說：「你們究竟想知道一些什麼呢？」

「你擲飛刀擲死了廖阿毛是嗎？」司馬洛問。

「那是意外，」甘紹光說：「我擲中了降傘的帶子，他跌死了。」

「假如沒有降傘，刀子也是會直入他的背脊了。」司馬洛說。

「他也可能殺死我的！」甘紹光說。

「他並沒有作殺你的企圖，」司馬洛說：「他不過是要跳傘離開飛機吧了。你當時倒在地上，假如他要殺你，你早已死了。你那一刀却是企圖取他的命的。」

「你究竟想怎樣呢？」甘紹光說：「你是什麼人？你不是打算把我抓上法庭去吧？」

「他的人已經死了，」司馬洛說：「也救不回了。我所感興趣的乃是他要做而並未做成功的事情。我在想，你也許是能够供應一點綫索的！」不過他現在則開始懷疑，甘紹光仍然是一個知道得不很多的人。也許甘紹光並不知道廖阿毛是爲了金幣的事情而在工作着，不然甘紹光現在似乎不會那麼空閑在金銀樹消磨時間了。他一就是已經帮着施露華在工作着，一就是已經給施露華殺掉滅口了。

「你想知道什麼呢？」甘紹光問。很明顯地，他現在已經放棄强硬的企圖的。他知道現在已經鬪不過司馬洛，形勢與武器都是對他不利的。

「你爲什麼把廖阿毛捉起來？」司馬洛說：「以及如何可把阿廖毛捉起來？」

「我把阿廖毛捉起來的理由就是施露華出錢叫我做這件事情的。」甘紹光說。

「爲什麼施露華要捉他呢？」司馬洛問。

「你去問施露華不是更方便一點嗎？」甘紹光說。

「我現在是正在問你。」司馬洛說。

「我猜是跟那金幣的事情有關吧，」甘紹光說：「廖阿毛死後是有過一些傳說，不過我不能够肯定。我看，施露華自己也是未必知道很多的，因爲照我所知，施露華是要找到廖阿毛，要向他問一些問題，他還是要問過廖阿毛才能清楚。」

「是的，」開車的周銘說：「所以我們下車的時候沒有把廖阿毛交得出來，老板就大發脾氣了。廖阿毛一定知道一些秘密，既然人已經死了，秘密也失去了。」

「就是這樣了。」甘紹光聳肩說。

「唔，」司馬洛說，「那麼你又是怎樣捉得到廖阿毛的呢？他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

「說得對極了，」甘紹光說：「他並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這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

「那你怎麼捉得到他？」司馬洛問。

「百密也有一疏，」甘紹光說：「一個人怎樣精明也有所託非人的時候。他有一位他以爲可以信任的朋友，在這位朋友的家裏，他以爲用不着提防，我才敢動手。不過這也是巧合，我與他這位朋友也有交情，即使交情是相等的，但是加上一些利益的誘惑，他自然傾向我這邊了。」

「這位朋友是誰？」司馬洛問。

「我却不是一個出賣朋友的人！」甘紹光說。

「甘先生，」司馬洛說：「我也很佩服你的義氣。不過你現在却是必須考慮自己目前的處境的。現在，你是什麼都要出賣了。」

「而且，」周銘又加了一句，「這人有利益時亦可能轉而出賣你！」

周銘這句話，反而是頗有說服力的。

甘紹光想了一陣之後說：「是一個叫黑面神的人。」

「李常？」司馬洛問。

「原來你也認識這個人，」甘紹光說，「那就用不着我帶你去找他了。這總是有點尷尬的。」

「廖阿毛是還有一個同伴的。」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甘紹光說，「我祇知道有阿廖毛一個人，因爲我奉命要捉的亦祇是他一個人。」

「一個老人，」司馬洛說：「龐得利教授。」

「沒有聽過，」甘紹光說：「但是我也沒有問。我的工作並不是要問他什麼，我是把他交給施露華。」

「梁義呢？」司馬洛問。

「誰是梁義？」甘紹光問。

周銘似乎咀巴也癢起來，還對仲形容了梁義的樣子。

「哦，」甘紹光說：「是跟施露華一起那個人。不過，他沒有自我介紹，施露華也沒有介紹，我不知道他姓什名誰。施露華跟他祇是與我談好了條件，我捉到了人，打電話給他，他派飛機來。」

「廖阿毛有跟你講過什麼嗎？」司馬洛又問。

甘紹光聳聳肩：「我們之間當然是不會談天說地的了，不過他倒有問我是誰要捉他，我告訴他是施露華。他反正是要與施露華見面的。」

「唔——」司馬洛說：「看來梁義和李常是會知道得多一些的。」

「還有一個叫司馬洛的人，」甘紹光說：「他也許會告訴你一些事情。」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聽說他是廖阿毛的好朋友，」甘紹光說：「還是他去認屍的。他似乎知道不少內幕！」

周銘在前頭忍不住哈哈笑起來。「你吧？」

這簡直是在曹操面前說曹操了。」

司馬洛已經來不及制止他了。

「你——？」甘紹光扭頭看着司馬洛，「你就是司馬洛？」

「對了，」司馬洛說，「不然爲什麼我會這樣關心這件事情？所以希望你能够盡量帮忙——」

甘紹光忽然整個人飛出了車子外面。他也眞快，一按車門掣就推開車門踏了出去。雖然司馬洛仍是可以及時放槍射中他的，但是司馬洛沒有這樣做。因爲他向來總是不喜歡殺人，逼不得已才開殺戒的。

周銘急急把車子煞停了。

「你這傻瓜！」司馬洛叫道：「快回去！」

周銘連忙掉頭。車子剛才開得很快，一幌眼已距離甘紹光跳車的地方很遠了。不過要駛回去亦不會太慢。

「對不起——」周銘可憐地說。

「他是把廖阿毛弄死的人，」司馬洛說，「他知道我是誰，他還不逃命嗎？」

「我沒想到他在行車之中也——」他又停了車。

司馬洛開門下車，周銘亦開門下車。他們這時已經回到了甘紹光跳下車的地方。

甘紹光用不着他們追，由於他並沒有逃掉。甘紹光仍然在那裏的路邊，軟軟地躺在地上。

「老天！」周銘說道：「他的運氣眞壞！」

因爲甘紹光跳了下車之後，路邊剛好有支街燈在那裏面阻住了他的去路。他跳下去之後，就撞到了這支街燈柱上，車子帶着他時的衝力，再加上他撲出去的衝力，他的頭部撞在那街燈柱的上面，撞得很重。

司馬洛蹲下來輕輕摸摸他，周銘則已從車上拿下來了一隻手電筒，向甘紹光照着。司馬洛嘆口氣說：「他已經死了！」

「我——眞對不起！」周銘說：「我不很會講話。」

司馬洛沒有做聲而站起身來，向車子走回去。

周銘跟在他的身邊，還是喃喃着說：「你——你本也是會殺他的，是不是？廖阿毛就是死在他的手上的呀！」

「他認爲是這樣。」司馬洛說。

周銘亦坐回了司機位上，馬上把車子開動，因爲他也明白逗留在一個死人的身邊，是很不聰明的。他開着車子時又說：「你是眞的會殺他的，是不是？」

「我沒有這樣說，」司馬洛說：「不過現在我們亦不必爲了這個問題而操心了。總之，他的問題已經解決了。這種事情，也許是天意的安排吧！」

「對了，」周銘說，「眞是呃——天網恢恢。廖阿毛是意外跌死的，他跳出飛機而跌了下去。現在，甘紹光又死於意外地從車子上跳下去。」

司馬洛沒好氣地瞥了他一眼。現在，周銘這個人，倒是由强悍而變成了軟弱，言行倒有點像一個小丑似的了。

車子走了一段路之後周銘才說：「現在，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們現在當然就是要去找這個李常了。」司馬洛說。

「這個李常實在是什麼人？」周銘問道，「他是幹什麼的？」

× × ×

這個李常是一個職業綫人，他與黑白道的人都是有來往的，因此他有許多情報，也可以出賣。當然他亦是出賣得很小心的，並不是什麼人都賣，也不是什麼價錢都賣的。假如胡亂去賣的話，那麼隨便一個人都可以買賣，就不會有人信任他，而他則是會開罪許多人的。

他外號稱黑面神，乃是因爲他對於那些有事求他的人，很容易就會擺起架子，黑起面孔使人很難堪。這是他以前在一家大公司裏任出納員時得到的外號，由於自己的薪金不多，而來支錢的人，有許多所支取的金額是越過他自己的薪金太遠，雖然錢祇是經他的手，而並不是從他的袋裏拿出來的，但是他却不服氣，所以經常對支錢的人黑起面孔，左右爲難，除非你給他一點好處。有兩次有人要打他，結果還是由他所認識的黑道人物出來交涉而息事寧人。後來他這間公司人事有大變動，他是第一個給踢了出來。也許這反而使他有了志氣，自己出來打一個天下了。

現在李常的經濟情形已經相當不錯，他當然亦不需要像以前那樣對人家擺出一副黑面孔來了。

祇是黑面神這個別號仍在，而且他以前聽到人提起就生氣，現在却引以爲榮，還自己封神，贊成人家這樣稱呼他了。至於他的女神則仍未曾找到。

而他現在的臉亦不黑了。這天晚上，當他回到家裏來的時候，他就是紅光滿面的，這紅光是因爲喝了酒。

他有一座擺設得相當豪華的住宅，雖然因爲是暴發之故，而本身趣味又低級，豪華起來却是不倫不類。

他吹着口哨從車子上下來，走到門口，用門匙開門。

此刻，司馬洛已經在他的屋中等着他了。

假如李常在家，那麼司馬洛就會早一些找到他，但是他不在家，司馬洛便祇有在他的家中等着。

李常吹着口哨開了門，伸手到門邊燈掣處要開燈。剛剛摸着燈掣，他的手就給一件硬物敲了一下。也許骨頭並未碎掉，但他的感覺則是已經粉碎了似的，「哇」的叫了起來，彎身抱着那隻痛手。

這樣司馬洛就可以更爲順手地一執執住他的頭髮，把他向屋中一拖。他簡直整個人都離開了地面而飛進了屋中，重重在地上一跌，一時祇覺天空完全變成了一片黑暗。

門關上了，燈光亮起來。

他看見司馬洛挨在大門上，手上拿着一隻大約一呎長的裸女銅像。這就是用以敲他的手的工具了。

「你——哦——」李常忍着痛，極力露出一個久別重逢而喜出望外的微笑：「原來是你，司馬洛，好久不見了，你還把我嚇了一大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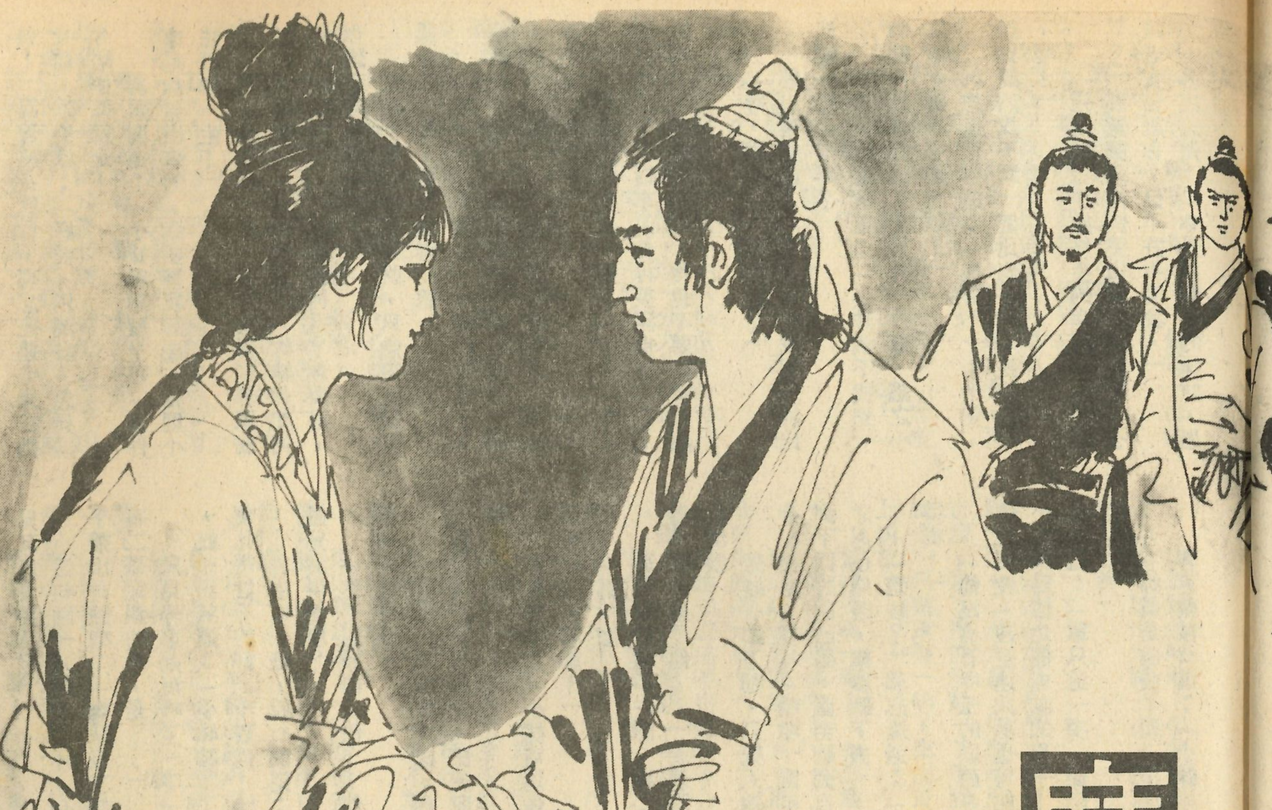
司馬洛摸着那隻銅像：「這東西你用來幹什麼？抱着它睡覺嗎？」

（未完・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峻看見師父在樹下，被葛諸錦暉派來的護院武師圍攻，幸好被師父擺脫走了。東山爺爺等他們走了，提着楚峻手臂上摩天嶺去，在路上他想擺脫東山爺爺又被抓回來，眞是無計可施，又怕這邪魔對他不利，只好聽他擺佈，裝作啞巴，見了石中玉也不敢相認，跟着來到一處樹林內，東山爺爺把他塞在樹椏上，自己再往上去打探丐帮動態，在草坪茅屋內聽到江南江北的長老在爭論帮主人選，歐陽虹同意江南邢長老的主張……不久又見石九斗和郭尚義來了，他們坐一會便出來。石九斗一個人向東山爺爺這邊走來，行動甚是鬼祟……

推選大會　各抱展望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磨劍江湖

楚峻躺在樹椏上，既氣苦又無聊，下面的老陳及老劉說的又都是些無聊的話，他索性閉眼養起神來。

東山爺爺已去了好一段時間，仍不見回來，楚峻正中下懷，只盼永不回來，只需再過一陣，穴道的禁制自解，到時便可海闊天高任翱翔了，雖說再過九日，自己若無辦法解開東山爺爺施在自己任脈的截脈手法，一身武功將付之流水，但無論如何也比活着受辱好！大不了，再去做書童或奴僕！

思念剛至此，又想起父母的大仇來，他心頭一痛，禁不住沁出兩滴熱淚，失去一身武功，尚能報却大仇麼？

失去一身武功，也許反而可以過着平靜的生活，但難道要父母親人含恨於九泉之下？

緊接着，他眼前又升起一張美麗嬌俏的臉龐的影子來，這影子由模糊而至清晰，正是他不斷思念的郭蕙蘭！

郭蕙蘭的影子一浮現，楚峻心中的痛苦便似乎稍減。

「她不辭而別是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還是去找她父親？郭大俠找她有什麼急事？哎呀，莫非替她找到了婆家？」

想到此，楚峻臉上微感一熱，一顆心又酸又急又亂，只覺得腸子都似要斷了！

「蘭妹對我情深……她，她不會……但所謂女子在家從父，這個……郭大俠是人人敬仰的英雄，他絕不會獨斷獨行，何況蘭妹她姐姐許與石二哥，她若與我……這不也是一段佳話……只是我既無顯赫的身世，才不驚人貌不揚，郭大俠不知會不會喜歡我……」

楚峻胡思亂想了一陣，只覺心頭煩燥，忽憂忽喜，忽酸忽甜，甚是難受，半晌，又想道：「要是此刻能見她一面就好了！啊，不好，讓她看到我這副窩囊相，豈不要令人難過？」

就在此刻忽聽林外有人叫道：「石大俠與郭大俠駕到，快上去通知長老們！」

楚峻一聽，在胡思中清醒過來，用神靜聽。

只一忽，便聽到一陣輕微的腳步到林外，一個丐帮弟子道：「請兩位大俠稍候，敝帮長老們即來恭迎大駕！」

一個豪爽的聲音道：「咱與貴帮又非初次交往，何須如此客氣，咱倆自個上山便是！」

那丐帮弟子道：「這是長老們交代下來的，在下若讓兩位大俠上去，怕要受一頓責罰！」

楚峻又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郭兄，既然如此，咱們便稍候一下吧！」

楚峻暗道：「這是石叔叔的聲音，剛才那個必是蘭妹的父親了！嗯，聽他的聲音便知是個爽快性直的漢子，他一定不會阻撓蘭妹與我……」

忽然他心頭一動，忖道：「不知蘭妹來了沒有？啊，剛才那丐帮弟子只說兩位大俠，難道她不是去找她父親？」想至此，他一顆心怦怦亂跳。「希望蘭妹沒有意外才好！」

過了一陣，山上傳來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只聽溫和春的聲音傳來：「老朽恭迎兩位大俠，請恕來遲！」

另一個陌生的聲音道：「兩位大俠提前光臨，敝帮上下齊感榮幸！」

郭尚義道：「諸位長老何須如此客氣，咱們的交情也非一日啦，貴帮如此看得起郭某，郭某還能不來麼？」說罷哈哈一笑。

石九斗則道：「長老這樣說未免有點見外！」

溫和春打了個哈哈，道：「兩位古道熱腸，老叫化們也不客氣了，請兩位上去一敍！」

又一陣雜亂的脚步聲逐漸離去，洪鋒忽入林對老陳及老劉道：「楚堂主派咱們下去準備迎接嘉賓！」

三人出林之後，樹林內又歸於寂靜，楚峻感到一陣難言的寂寞，忖道：「那老魔不知又去那裏害人了，怎地還不回來？」試動一下手脚，穴道依然未解，只得暗嘆一聲，默默望着樹葉。

一忽，突有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傳來，脚步聲來自樹林深處，楚峻忖道：「不知是誰來了？」

聽脚步聲，離此尚有三四丈遠，一個女子忽然道：「大哥，你走得如此急做什麼？」

楚峻心頭一跳：「這聲音怎地如此熟悉？」

只聽一個男子的聲音道：「爹急着見你，怎能不走快一點！」

女的道：「急也不急在這一時，小妹走累啦，先讓我歇一下吧！」

男的沒可奈何地道：「好吧，但你千萬別再跑掉，累愚兄要給爹爹罵一頓！」

女的笑道：「小妹幾時曾累過你什麼？反而你……」

男的道：「愚兄反而如何？」

說着，這一男一女已來至樹前，楚峻叫道：「蘭妹！」可惜他啞穴未解，喊不出聲來，那男的一張國字型臉與郭尚義頗有幾分相像，料是郭尚義之子郭志遠。

楚峻見小別後的郭蕙蘭臉有愁容，似乎清瘦了不少，登時有肝腸寸斷之感，伊人雖在身下，奈何只能遙望，而不能一訴別後思念之情。

郭蕙蘭粉臉忽然一紅，道：「小妹不說，大哥也該知道！」

郭志遠今年已二十四歲，比妹妹長六歲，豈有不知她的脾性之理？略一沉吟，便已知道她怪自己什麼。「妹妹，愚兄也是爲了你好而已，再說這件事，爹爹也同意！」

郭蕙蘭嗔道：「若不是你向爹爹提什麼……爹爹又怎會答應？」

郭志遠笑道：「愚兄不提，石叔叔也會自己來提！」

郭蕙蘭跺脚：「總之是你欺侮我！」

郭志遠笑道：「你怎到如此好歹不分？石賢弟有何不好？眞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郭蕙蘭嗔道：「他如此好，怎地你不嫁給他！」說罷忍不住「撲嗤」一聲，笑了起來。

楚峻大吃一驚，忖道：「郭少俠要蘭妹嫁給誰？誰是石賢弟？」

只聽郭志遠笑罵道：「你這丫頭眞是胡鬧！愚兄若是女子，定然嫁給他了！」

郭蕙蘭沉着臉道：「小妹不嫁！」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此乃不易之理？那有不嫁之理？」郭志遠取笑道：「你不會學表妹那樣，說不嫁，到底又嫁了吧！」

郭蕙蘭粉臉一紅，急道：「誰說小妹不嫁？小妹只是不嫁給他罷了！」說罷連脖子也紅了。

郭志遠哈哈大笑，郭蕙蘭追前擂了他一下，嗔道：「你欺侮我，我回家告訴娘

去！」說着轉身欲行，郭志遠連忙攔在她身前，陪笑道：「好啦，別鬧啦，愚兄向你陪個罪就是！」

郭蕙蘭道：「小妹稀罕麼？哼，這件事是你弄出來的，你要替我解決，否則小妹恨你一生！」

郭志遠微微一怔，這才意識到郭蕙蘭並不是鬧着玩，緊張地道：「妹妹你如何啦，親已訂了，叫爹爹如何退？你要退，你親自對爹說去吧！」

楚峻一顆心怦怦亂跳，只急得五臟都揉合在一起，更加凝神而聽。

「爹一向重男輕女，小妹已說過了，他就是不聽！」郭蕙蘭拉着郭志遠的衣袖，央求地道：「大哥，我的好大哥，你便替小妹說說吧！」

郭志遠抓抓頭皮，道：「這你叫愚兄如何開口？這親事眞是再美滿也沒有了，妹妹，不是愚兄說你，你也不要要求太高啦！」

「哼，那小子有什麼好？」

郭志遠笑道：「難道你能找到一個比他還好的少年郎？」

郭蕙蘭紅着臉道：「小妹找不找到一個條件比他好的，是另外一件事，總之小妹看到那小子便討厭！」

郭志遠正容道：「他縱不十全十美，但你既然找不到一個比他好的，便將就一下吧！」

「這是關係小妹終生的幸福，怎能將就？」郭蕙蘭急得快哭出來。「好吧，小妹老實告訴你，但不許你笑我。」

郭志遠道：「你是我唯一的妹妹，愚兄又怎會笑你？」

這句話一入楚峻雙耳，心頭一跳，幾乎躍出口腔來：「蘭妹沒有妹妹？那麼與石二哥定親的是，是……」

只見郭蕙蘭沉吟了一下，咬一咬銀牙，鼓起勇氣道：「小妹結識了一個……他便比那姓石的好上千百倍！」

郭志遠一怔，脫口問道：「他是誰？愚兄識得他麼？」

「你不認識他，他……他的名字小妹暫時不說……」

「哎呀，我的好妹妹，你已訂了親，怎還可看上別的男子，快說與哥哥聽，他到底是誰？」

郭蕙蘭道：「小妹可以告訴你，但你不可以告訴爹爹！」

「爲什麼？」

郭蕙蘭考慮了一陣，道：「因爲，因爲小妹怕累了他……」說着腮邊已掛着兩行清淚。

楚峻心如刀割，只覺天地茫茫，不知身在何處，雙耳「嗡嗡」亂响，再也聽不到下面的說話聲，直至聽到自己的名字，才忍住痛苦，繼續聽下去。

「楚峻？」郭志遠道：「這名字陌生得很！」

「他沒有石中玉的顯赫身世，也不如他的英俊，甚至連武功也可能不如他，但小妹認爲他是個老誠的男子！」郭蕙蘭驕傲地道：「單只這一項，便已值得託付終生！」

「妳眞是個傻丫頭……」

郭蕙蘭截口道：「小妹才不傻！我不能嫁一個不喜歡的人！難道你忍得住小妹終生痛苦，還虧你對人說最疼愛小妹！」

郭志遠呻吟似地道：「這件事實在……你叫爹如何開口？他的脾氣，你又非不知道……唉！難道你不會改變對石賢弟的印象？」

「不會改變！」郭蕙蘭斬釘截鐵地道：「而且，而且小妹也不會改變對楚大哥的心意！」

楚峻在痛苦中感到一陣甜蜜，心中暗道：「可惜……老天，你何必在蘭妹訂親之後，才讓我與她結識？」

郭志遠毫無主意地道：「這叫愚兄如何是好？」在樹下轉來轉去，一副六神無主之態，幸而他沒有舉頭向上望去。

郭蕙蘭長嘆一聲：「大哥，你知道麼？楚大哥還是石中玉的義弟！」

「啊！原來他就是齊高！愚兄聽過石賢弟提及他。」郭志遠焦慮地說道：「這更加不成話啦，傳將出來，叫咱們如何做人！」

郭蕙蘭垂淚：「也許是小妹錯了！」

「你既然知道錯了，便趕快把他忘記吧！」

「不！小妹只錯在讓楚大哥也愛上了我！我……小妹並沒有愛錯了人！」

楚峻在樹上也垂下淚來，心底高聲叫道：「蘭妹，你沒有錯，你沒有做錯！即使我不能與你結成連理，但我絕對忘不了你！」

郭志遠跺脚道：「你呀，你眞是自討苦吃！楚峻知不知你是他未來的二嫂？」

「他本來是知道的……後來……小妹騙他……」

「你怎樣騙他？」

「小妹告訴他，要跟石中玉成親的是我的姐姐！」

「眞是胡鬧！你那來的姐姐！」郭志遠問：「莫非你一見到他，便，便……」

「不是的……」郭蕙蘭忙道：「小妹是偶然碰上他的，那時他傻得很，不過還不討厭……小妹只是氣他老是叫我二嫂罷了，所以……」

郭志遠一愣。「既然他傻，你怎還會看上他？」

楚峻也是一怔，暗問：「我很傻麼？是啊，既然如此，蘭妹她爲何還會看上我？」忙向郭蕙蘭望去。

只聽郭蕙蘭急道：「大哥你眞傻，楚大哥他並不是眞傻！我就是喜歡他有點傻相，不像石中玉那樣一副油腔滑嘴，又故作瀟洒，刻意討女兒家的歡心！」

郭志遠正容道：「他是石賢弟的結義弟弟，你更加不應該與他在一起！」

郭蕙蘭喃喃地道：「楚大哥一定肯與小妹，到一處沒人烟的地方隱居的！」

楚峻心中拚命大叫：「我願意，我願意！」

郭志遠道：「不要胡鬧，爹不會允許的！」

郭蕙蘭哭道：「都是你不好，提什麼親！」

郭志遠手足無措地道：「別哭別哭！愚兄怎知道你會不喜歡他？還覺你會感激我哩！」

郭蕙蘭嗔道：「你平時對朋友說什麼

最疼我，最了解我，你根本不知道小妹的心事！」

郭志遠抓抓頭皮。「事實是如此呀，你自小有事便找我商量，愚兄以爲……哎，怎知道這次會鬧出這麼大的問題！」

「爹一天都在外頭，娘又最怕爹，又不理事，我不找你商量找誰？」

郭志遠心頭一痛，好言地道：「好啦，快把淚珠揩去，愚兄替你想想辦法！」

「你不要騙我！」

「愚兄幾時騙過你？」

郭蕙蘭這才破涕爲笑。「只要你替小妹盡力，小妹便不怪你！」

郭志遠長嘆一聲：「只怕沒這般容易，我答應你向爹求情，盡一分力量便是！好吧，爹爹料已到了，咱們快去吧！」說着牽了郭蕙蘭的小手出林而去。

楚峻眼睜睜見他倆兄妹出林，心頭亂糟糟的，也不知是什麼滋味。良久，郭志遠兄妹的話仍不時在耳際繚繞，暗問一聲：「我該如何辦？」

× × ×

東山爺爺聽見那聲大叫，心頭一懍，連忙竄至一棵大樹後，匿了起來。

只聽石九斗反問：「閣下是誰？」

樹叢內有人道：「老子正在方便，不要進來！」

石九斗哈哈一笑。「如此閣下儘管方便吧，在下另找地方便是！」

東山爺爺輕罵一聲：「眞是倒霉！」想起楚峻身上的穴道將解，連忙找路下山。他生怕沿路下去，會碰到上山的丐幫朋友，便從後山攀了下去。

山道雖然崎嶇，但怎難得住他。由於郭志遠兄妹由大路上去，所以並沒有碰上東山爺爺。

× × ×

楚峻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覺手脚血脈一通，心頭大喜，知道時辰已過，穴道自解，當下慢慢活動一下手脚，正想爬下樹去，只聽風聲一响，東山爺爺已含笑飛上樹枝。

楚峻長嘆一聲：「你怎地早不來，遲不來，偏在這時候來！」

東山爺爺惡毒地一笑，道：「爺爺不是來得剛剛好麼？」

楚峻知道逃不出他的掌心，索性坐下，道：「你要殺便殺，何必折磨我？」

東山爺爺雙眼一睜，道：「爺爺幾時折磨你？每日服侍你三頓，揹你上山，你還不滿足？」

楚峻冷哼一聲，把頭別開。東山爺爺笑嘻嘻地道：「爺爺怎捨得殺你？我正要借重你師徒助爺爺東山復出！」

楚峻道：「我如今生不如死，還有什麼利用的價值？」

東山爺爺道：「只要爺爺在十日之內替你解了禁制，三日內你便可完全恢復，怕什麼？」

「我師父才不會助紂爲虐！」

東山爺爺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楚峻怒道：「你笑什麼，少爺說錯了麼？」

「你師父自然不會甘心助我，但爺爺卻有辦法要他非跟着我不可！」

楚峻冷笑一聲：「你要拿我做人質？這算得什麼好漢！」

「拿你做人質只是其中一個辦法！」東山爺爺狠毒地道：「但爺爺另有辦法使他甘心爲我効力！」

楚峻聽他說得如此肯定，不由吃了一驚，忙問：「我不信！你有什麼辦法！」

東山爺爺冷冷地道：「說給你聽也不打緊！你師父除了因爲那個女人之外，還因爲他樹敵甚多，所以才會匿在諸葛莊內，現在他爲了找你，却不惜冒險來摩天嶺，嘿嘿，不但諸葛錦暉不會放過他，其他人也會乘機落井下石，剛才爺爺已看到武當派弟子上山來了，你師徒的劍法原出武當，你不會不知道吧？那些牛鼻子怎會放過你們？」

楚峻一想果然甚是頭痛，東山爺爺看了他一眼，續道：「只要他與正派人仕起衝突，若不死，自然是殺了對方，那時他便更加走投無路了，爺爺再在要緊的時刻出來救他，難道他還不乖乖跟着我？」

楚峻冷哼一聲：「我師父氣節清高，豈肯爲了活命而墮落？你別妄想了！」

「是否妄想屆時才知道！」東山爺爺道：「但現在你還得躺下！」說着又點了楚峻的麻穴！

楚峻叫道：「你爲何不點我的暈穴或睡穴？」

東山爺爺一怔，隨即笑道：「太陽剛下山，便想睡了？」又點了他的啞穴，重新把他放在樹椏上，然後飛身下樹！

天色漸漸暗了，楚峻躺在樹上，一閉上眼便見到郭蕙蘭的影子，當眞是柔腸百結，半晌才暗叫一聲：「子曰：君子不奪人所好，何況他是我二哥，罷了罷了，我將來不再見蘭妹就是……與其三人一齊痛苦，何不由我一個承受？」

思念至此，心頭稍爲寬暢，可是郭蕙蘭的影子消失之後，又翻上父母兄長，還有外祖父與奚敬德的影子來。

這些影子如同走馬燈般在他腦海內轉個不休。「爹娘他們死得如此悽慘，這仇我怎能不報，罷了罷了，待報了仇才找個沒人烟的地方過此一生吧！」

想起東山爺爺，心頭又是一懍。「這惡魔怎會輕易放過我？哎，昔日韓信尚能忍受胯下之辱，說不得爲了報仇，也得做此違反良心的事了！」

他又由東山爺爺想至薛文鴻來。「假如見到師父，一定要叫他立即下山！」

楚峻胡思亂想了一陣，剛感到肚餓，東山爺爺又像幽靈一般出現在他眼前，他先解開了楚峻的穴道，然後掏出兩塊冷冰冰的燒餅給他。「今夜找不到好東西，將就一下吧！」

楚峻咬了一口燒餅，囁嚅地問道：「武當派的人找到我師父沒有？」

東山爺爺神色一黯，道：「眞是奇怪，連我也找不到他，莫非他下山了？」

楚峻聽見師父下山，心頭暗暗高興：「希望如此！」

東山爺爺瞪了他一眼。「你別高興，我不會放你離開！」

楚峻道：「你留我下來有什麼用？」

「反正你就像爺爺手中的一團紙般，爺爺要你圓，就圓，要你扁就扁，不過舉手之能！嘿嘿，快吃快吃！今夜一定還有

不少人上山，爺爺要去看看！」

楚峻把燒餅吃過，東山爺爺點了他的麻穴，把他抱起，將他放在比較接近石坪的另一棵大樹上，然後改點他的睡穴。

當猛烈的陽光刺痛了楚峻的眼簾時，他才醒來。第一個動作便是動一動手脚，可惜仍不能動彈，料又被東山爺爺制住了麻穴。

不久，他便聽見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向山上移去。

楚峻忖道：「明日便是丐幫推選幫主的大會了，不知大哥有沒有希望？可惜我不能去找他……石二哥一定也在山上……」

一想至石中玉，眼前又浮現起郭蕙蘭的影子，他只覺得心頭一酸，暗叫自己不要再想他，可是郭蕙蘭的倩影老是在他腦海中繚繞不去。

這天上山的人頗多，但不時傳來吵鬧聲，似乎丐幫弟子不放那些沒有請帖的人上去，只答應待新幫主產生之後才放他們上去。

吵擾了好一陣，仍沒結果，後來洪鋒下山多方勸說，那些人才在樹林附近坐了下來，可惜沒人走至林深處，否則便可發現楚峻了。

太陽逐漸移向中天，東山爺爺又來了，這次他又替楚峻易了一次容，然後點了他的暈穴，提起他，自後山方面攀上去。

後山雖然難行，而東山爺爺又抱着一個人，但終不能難住他。他爬了一陣，發現有個小小的山洞，便把楚峻放在那裏，然後又動手替自己易了容，再放下幾隻燒餅。估計即使楚峻醒來。在不敢妄動眞力之下，也不能離開，直至他才暗中發出一道無聲的冷笑，縱身離去。

土坪上的人越來越多，除了丐幫弟子之外，便是有頭有面的白道中人。

郭志遠與郭蕙蘭已找到父親，郭尚義見到女兒，便罵道：「丫頭，你幹什麼偷偷跑出去？」

郭蕙蘭素來害怕父親，聞言低聲道：「女兒在家內悶得緊，所以出去走走！」

郭尚義冷哼一聲道：「爲何不告訴你娘？」

郭蕙蘭蠕首一低，無言以對，眼角向郭志遠一瞟。郭志遠輕吸一口氣，道：「爹，這裏人多，咱們找個清靜的地方坐一下吧！」

郭尚義臉色一沉。「你有話要說？咱家清清白白，事無不可對人言，這裏說不得麼？」

郭志遠忙輕聲道：「是一點家事…」

郭尚義瞪了他一眼，向羣豪拱拱手，帶着兒女走進一間茅屋。

那茅屋十分簡陋，只在地上舖了一張竹蓆，郭尚義道：「又是你娘叫我早點回家吧？」

郭志遠道：「是的，娘確有此意，爹離家已半年多啦，今年又沒回家過年，姥姥也在怪你……」

一提起姥姥，郭尚義神態一斂，道：「好吧，待這件事一了，爲父便與你倆回去，反正你妹子中秋便要出嫁啦，也得回去準備一下！」

郭蕙蘭尖叫一聲：「爹，女兒……」

郭尚義道：「什麼事？」

郭蕙蘭大着胆子道：「爹，女兒的確不喜歡他……」

「不喜歡也得喜歡，否則叫人笑話爲父！」

「但爹替女兒訂親之前，並無問過女兒！」

郭尚義怒道：「什麼事要問你？你書讀後便忘記了？什麼是三從四德？就算爹死了，還有你娘你兄，幾時輪到你自己拿主意！」

郭蕙蘭不由哭了起來，郭尚義更怒：「我郭家後代，只許流血不許流淚，再哭便給我滾出去！」

郭志遠輕輕拉一拉郭蕙蘭的袖子，郭蕙蘭取出香帕，拭去腮邊的淚水，仍輕聲飲泣。

郭尚義怒氣猶未息，道：「等下跟爲父去探你石叔叔！」

話音一落，郭蕙蘭哭聲更响，嗚嗚咽咽地道：「爹，女兒老實跟你說了，女兒已……」

郭志遠道：「她看上另一個青年！」

郭尚義氣得身子亂抖，舉掌道：「老夫斃了你！」

郭志遠連忙攔在妹妹身前，道：「爹請息怒，待孩兒慢慢勸她！」

郭蕙蘭跪下哭聲道：「請恕女兒不孝……要就不嫁，要嫁給別人！」

「那小子是誰？」

郭蕙蘭道：「爹爹既然不答應，不說也罷！」

「眞是豈有此理！爲父今日便一掌斃了你吧！」

「女兒不嫁，女兒寧願終生待候爹爹跟娘親……」

郭尚義哈哈大笑。「眞是傻丫頭，爹又不是要你出家，能不嫁麼？不知你有此孝心的，只道爹的閨女是個醜八怪沒人要呢！」

郭蕙蘭囁嚅地道：「爹，女兒是說眞的……」

郭尚義一怔，問道：「爲什麼？」

「女兒……女兒不喜歡石中玉！」

郭尚義輕哼一聲道：「他有什麼不好？他爹又是與爹齊名的人物，那小子又長得精乖伶俐，爹看不出他有什麼配不起你的！」

「他家有錢，咱家……」

郭尚義笑道：「他家雖然有錢，却非視財如命之人，石九斗若是那種人，爹也不會與他來往！」

「但石中玉他……」

「他如何？欺侮你麼？」

「他敢？女兒不掌他的嘴巴才怪！」

郭志遠道：「爹，妹子她的確不喜歡他，說他油腔滑嘴的……」

「胡說，有禮貌便喚油腔滑嘴麼？豈有此理，遠兒，這件親事還是你提的，爲父不許你再說！」

「但，但妹子說她若嫁給他，會終生痛苦……」

「放屁！」郭尚義怒道：「親已訂了，現在才不答應，你們兩個畜生存心要爹好看！」

郭志遠忙道：「孩兒不敢！」

郭尚義喝道：「丫頭你說！」

郭志遠急又道：「爹若打死了妹妹，又如何向石叔叔交代？」

郭尚義道：「丫頭，你聽着，別的什麼都好商量，唯獨這事，趁你早給我死了心吧！」

「難道爹便不爲女兒的終生幸福着想一下？」

郭尚義道：「你爲何不替爹的面子着想一下？」

郭蕙蘭知道再說下去，也沒用處，便長身而起，郭尚義怒氣猶未息，怒道：「你要死，可得死在石家，莫死在我郭家！起來，快抹乾眼淚，跟爹去見你石叔叔，等下不許你失了家風！」

語音一落，忽聽外面傳來石九斗的聲音：「郭兄，聽說賢侄與賢侄女已至，小弟特來探望！」

郭尚義向兒女打了個眼色，待郭蕙蘭拭乾了眼淚，才把木扉拉開來。「石兄請進！」

郭志遠及郭蕙蘭忙叫道：「拜見石叔叔！」

石九斗眼光一移，微訝地道：「蘭姪女似有什麼不快的事……」

郭尚義道：「這丫頭給她娘寵壞了，剛吃小弟罵了一頓！」

石九斗笑道：「似令嬡這般人去那裏找？郭兄你也未免要求過苛了！」

「只怕以後要惹你生氣！」

石九斗哈哈大笑。「豈有可能，郭兄過慮了！嗯！犬子已至，待小弟叫他來見見你！」回首向後叫了一聲。

石中玉立即快步走了過來，今日他身穿一套白衫，在一羣污衣破衫的丐幫弟子中，更加顯得鶴立鷄羣，英俊不凡。他一揖到地，道：「小侄拜見郭伯伯！」

郭尚義大喜，忙拉了他上來，道：「自家人不必多禮！」

石中玉又向郭志遠兄妹行禮，郭志遠連忙回禮，郭蕙蘭別過面，只側身略略回了半禮。

郭尚義罵道：「這野丫頭就是不懂禮儀！你看，人家石世兄多有教養！」

石九斗笑道：「玉兒，你郭家妹子心情不好，你陪她到後山散散心吧！」

郭蕙蘭忙道：「姪女身體不適，不去了！」

石中玉殷切地問：「不知妹子爲何不適，愚兄身上有些藥物，也許用得着！」

郭蕙蘭淡淡地道：「不必了，小妹休息一下便沒事了！」

「那麼愚兄待會再來吧！」

「不必了！」

石九斗忙道：「玉兒，郭家妹子害羞，你還不懂？」

郭尚義却道：「丫頭，你身上有什麼病？世兄好意請你，你怎不去？快去快去，爲父還有話要跟你石叔叔商量，遠兒你也出去吧！」

三小出屋之後，石中玉道：「請妹子到那邊去！」郭蕙蘭默默跟在他背後，石中玉避過衆人，來至後山邊，此處不見一人，甚是清靜。石中玉陪笑道：「此地風景頗佳，咱們在此坐一坐吧！」說着拿出手帕，把一塊石頭的灰塵掃掉。

「妹子請坐！」

郭蕙蘭淡淡地說道：「你坐吧，我不坐！」

石中玉走近一步，道：「如此愚兄也不坐了！」

郭蕙蘭移開一步，道：「孤男寡女的，你給我站開一點！」

石中玉微感一窘，涎着臉道：「妹子何必害羞，你我早已訂親，今年中秋便是咱們的佳期……」

郭蕙蘭冷冷地道：「你一向對女子都如此麼？」

石中玉忙舉手道：「愚兄可以發誓，愚兄絕非登徒子，從未與其他女人有過什麼親熱的舉動！」

郭蕙蘭走開幾步，道：「你何必發誓，這與我何干！」

石中玉那裏知道郭蕙蘭的心事？只道她心情不好，又走近道：「不知妹子何事生氣，不是愚兄得罪你吧？」

「你敢得罪本姑娘？哼！你雖沒得罪我，但姑娘一見到你便生氣！」

石中玉怔一怔，脫口問道：「這是爲何？」

「不爲什麼，就是看見你便全身不舒服！」郭蕙蘭聲音不帶半絲情感。「我也不知是什麼原因，也許我跟你不配吧！」

石中玉忙道：「那有此事！武林中誰人知道不讚一句天造地設？不說咱們是金童玉女，天生一對？」

郭蕙蘭冷笑一聲，道：「誰跟你天生一對？不要臉！」

石中玉臉上升起一絲怒色，却按捺住，輕聲道：「若是愚兄有得罪你的地方，請妹子原諒一二！」

郭蕙蘭走下丈餘，在一塊山石上坐下，微風拂來，髮絲飄揚，她伸手理了一理，石中玉在上面看了，更加覺得她嬌麗可愛，忍不住也走了下去，坐在郭蕙蘭旁邊，却也不敢太過靠近。

郭蕙蘭也不理他，自個想着心事，山風吹來，煩惱似乎稍散。

石中玉道：「妹子，你是不是認爲愚兄配不起你！」

「小妹豈敢？」郭蕙蘭突然轉了個話題：「你說你有個結義弟弟，他叫什麼名字？」

石中玉見她主動跟自己說話，心頭一喜，忙道：「去年愚兄對你說他叫齊高，其實那只是他的化名，眞名叫楚峻。唉，他身世好可憐，父母兄長以及外祖父都讓五行盟殺死了！」

「他怎沒來？」

石中玉說道：「他說要回家拜祭父母，也許趕不及來了，三弟性子平和，人又篤誠，假如妹子見過他，也一定會喜歡他！」

郭蕙蘭道：「這個當然，小妹一向喜歡篤誠的君子，不過他也太過老實吧？」

石中玉微微一怔，道：「三弟人很聰明，書也讀得多！嘿，他眞能吃苦了，爲了讀書還屈身做人書童！」

「做人書童有什麼不好，起碼自吃其力，勝過那些承受父祖餘蔭的紈袴子弟多多！」

石中玉尷尬地一笑，道：「妹子說得是！」

「他武功比你如何？」

石中玉不敢再自吹自擂，沉吟了一下，道：「各有千秋，不過三弟經驗稍欠，眞正遇到强手，可能會吃虧！」

「文章又如何？」

石中玉臉上微微一熱道：「愚兄未曾見過，但看來他在這方面要稍勝於我！」

郭蕙蘭道：「你怎不學學他？」

石中玉又是一怔：「你要我學文？」

「不是，學他做一個篤誠君子！」

「愚兄幾時……」石中玉心頭一動，問道：「莫非你已見過三弟？」

郭蕙蘭也是芳心一跳，忙道：「誰說的？哼，我看你油腔滑嘴，便不是個老實人！」

石中玉暗怒，道：「這是妹子跟愚兄少接觸，不了解愚兄而已！」

郭蕙蘭又再沉默，輕輕理着頭髮，石中玉見她半張臉龐如花似玉，一時間也說不出話來……。

× × ×

楚峻醒來之時，見自己睡在一個山洞內，不由一怔，又見東山爺爺不在身邊，暗道：「不知道這是何處！」

心念來了，忽覺大腿一癢，下意識地伸手去抓，一動之下，他幾乎跳了起來，原來東山爺爺並沒有點他的麻穴！

他爬坐起來，活動一個手脚，轉頭向下一望，只見山壁峭峻，又深不可測，想起自己不能運眞氣，滿腔熱情登時熄了大半！

半晌，他咬一咬牙，忖道：「與其摔死，也好過落在老魔手中，生不如死！」

正想冒險攀出去，忽聽頭上傳來一道幽幽的長嘆，楚峻心頭一驚，連忙縮了入去。

接着一個男子道：「妹子你爲什麼嘆息？」

剛才發出長嘆的那人道：「我有幾句話，想告訴你，只怕你聽了不高興！」

男的笑道：「妹子肯與愚兄說話，愚兄怎會不高興？快說，愚兄洗耳恭聽！」

楚峻身子一震，心中大叫：「是必二哥跟蘭妹！」他身子又顫抖起來，倚在洞壁上，直喘大氣。半晌，才稍定下神來，豎耳靜聽。

郭蕙蘭與楚峻所處之山洞，雖然距離足有三四丈，但因山風頗大，她的話還是十有八九地傳到下面的山洞中。

「石中玉，姑娘老實告訴你，姑娘並不喜歡你！」

這一句聽在石中玉與楚峻的耳內，同樣引起極大的震動。楚峻更是呼吸急促，不知石中玉會如何答她。

過了片刻，石中玉才結結巴巴地道：「你，你爲何會說出這種話來？」

郭蕙蘭聲音比泉水還冷。「這是小妹的心裏話，而且關係你我的終身大事，爲何說不得？」

「但咱們已經訂了親！」

「這是爹跟你爹訂下的，小妹並沒答應！」

石中玉急道：「你若反對爲何去年不反對，現在才反對！」

「現在也不太遲！」

「這件事，武林早已傳遍，說不定人家都早已在準備賀禮了，你，你……」石中玉急怒難言，半晌才問：「你要退親？你爹肯麼？」

郭蕙蘭長嘆一聲。「爹自然不肯！」

石中玉心頭一鬆，柔聲道：「既然如此，妹子還是現實一點吧！愚兄保證日後樣樣聽你的話，絕不逆你！」

「你若樣樣聽一個女人的話，還有什麼出息？我嫁給你倒不如嫁一塊木頭！」

石中玉怒道：「那麼你索性把話說清楚吧！」

「我討厭你，無論如何，我都不會與你在一起！」

石中玉嘿嘿一笑。「中秋佳期那天又如何？」

郭蕙蘭斬釘截鐵地道：「不會有那一天的！」

石中玉一怔。只聽郭蕙蘭喃喃地道：「我就是嫁人，也不會嫁給你？」

石中玉冷笑道：「可是郭伯伯不會任你胡爲的，他的脾性你還不知道？」

「大不了一死！」

石中玉吃吃笑道：「死便能解決問題麼？你一死，只怕郭伯伯也要被活活氣死了，你叫他如何向人交代！」

郭蕙蘭嬌軀一震，半晌才道：「就算我入了你們石家，你也休想得到我！」

「敢情你另有如意郎君！」

郭蕙蘭粉臉一熱，羞怒地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石中玉冷笑一聲。「不是最好，若是的話，哼哼，你自己知道是非！」

「我知道你要罵我什麼，但這件事我一直不曾同意過！」

「難道令尊也不能代表你？哼，你生是石家婦，死也是石家鬼！我就不信你爹敢退親！再見！」石中玉說罷飛身上去。

楚峻心頭滴血，暗罵自己：「都是我不好，累得蘭妹跟二哥……」

良久，只聽郭蕙蘭自語地道：「不知楚大哥知不知我對他的情意……」

楚峻心中大叫：「我知道我知道！我一早便知道了！但你……這又是何苦！」

郭蕙蘭又道：「我是不是做錯了？都是我不好，害了自己，又害了大哥！」話音剛落，忽又叫道：「你是誰？」

一個男人的聲音道：「小姑娘，你在這裏自言自語做什麼？咦，還哭啦，敢情是跟情郎鬧翻了！」

楚峻暗叫一聲：「東山爺爺來了！」

郭蕙蘭怒道：「不關你的事！」

東山爺爺笑嘻嘻道：「我知道了，你是郭神槍的女兒，石九斗的未來媳婦！」

「是又怎樣，快讓開！」

東山爺爺道：「別急，爺爺有一句話要告訴你，你那未來的夫婿，不是好東西，十足是個色中餓鬼！」

郭蕙蘭雖然不喜歡石中玉的油腔滑嘴以及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臉，但實在沒想到他是這種人，聞言脫口道：「胡說！」

東山爺爺也不生氣，笑嘻嘻地道：「也許爺爺形容過甚，但你爺爺親眼看見他姦殺了一個妙齡女子，近來又與一個農家女子打得火熱，稱兄道妹的！」

「眞有此事？」

東山爺爺不悅地道：「爺爺跟他又沒

冤沒仇，難道會誣告他？何況他還不配與爺爺結冤！那女子本來是要找楚峻的，却讓姓石的勾引上了！嘿嘿，其實那妮子怎及得上你！」

郭蕙蘭只聽了上半句便問道：「楚大哥，他在那裏？」

東山爺爺一怔，喃喃地道：「怎地你這小妮子也認得他？嘿嘿，想不到那小子還有這許多艷遇，眞是人不可貌相！哈哈，他師父爲一個女人廢寢忘餐，他反有這許多女子爲他着迷，眞是有趣！」

郭蕙蘭粉臉一紅，忙問：「老前輩你還未答我！」

「哦……那小子大概還在江南，你找不到他啦！」東山爺爺笑嘻嘻地說道：「小姑娘，你到底喜歡誰？還是兩個你都喜歡？」

郭蕙蘭輕啐一聲，自他身邊竄過，向山上跑去。東山爺爺哈哈大笑。

楚峻知道東山爺爺即將下來，忙倒地裝作尚未醒來的模樣，果然不消一忽，便聽見一個脚步聲傳來，接着腰上微微一麻，又再度暈死過去了。

× × ×

當楚峻再度醒來時，夕陽西掛，山洞內似舖了一層黃金般，楚峻頭仍有點昏沉，慢慢爬了上來，洞內已沒有東山爺爺的影子，洞外傳來歸飛宿鳥的叫聲，令人更加煩燥！

楚峻想起郭蕙蘭心如刀割，暗叫一聲：「老天，你爲何要讓我認識她！」

發了一回怔，一陣山風吹了進來，他驀然一醒：「趁那老魔不在，我此時不逃下來的却是東山爺爺，只見他閃入山洞，大概找不到人，便輕聲叫道：「乖孫子，乖孫子！」

楚峻那裏敢應他？東山爺爺找不到人，躍了上來，幸而楚峻剛才是向橫移動，東山爺爺却直上了。

楚峻見這叢灌木太過引人注目，便慢慢向上爬動，終於到了山頂，連忙爬上一棵大樹。

此刻，天色經已全黑，丐幫弟子防衛較嚴，楚峻無法下樹，只得悄悄摸出燒餅，慢慢啃食。

夜風中，不時送來土坪那邊的歡笑聲，聽在楚峻耳中，都變成酸湯。

這一夜，也終於在平安中渡過，五月初的陽光，格外燦爛，山上的樹木顯然一片生氣勃勃，鳥兒也扯開喉嚨歌唱起來。

土坪那邊也熱鬧起來，樹下的丐幫弟子，也向土坪那方收縮，楚峻悄悄爬下樹，向那邊走去。只見丐幫弟子列成一綫，守在土坪的四周，看來分明是提防有人上山搗亂。

楚峻踮脚一望，土坪的台前已站滿了人，一陣掌聲響起，只見溫和春躍了上台，他先向四周抱一抱拳，然後道：「諸位，本幫推選第七十三代掌門人大會，現在開始！」

台下又响起一陣掌聲，溫和春待聲音較靜才道：「連日來，本幫長老經已商議好一個辦法，便是有十個代表聯名推選的，不論其職位高低，都可成爲候選人員，如此很可能有二三十個人選，這樣便需要在諸人選中再選出一名了！」

有人問道：「如何個選法。」

溫和春道：「爲本幫未來着想，幫主當然必須是一個武功高，功勞高，而又是最有威望的人了，候選人可作自我介紹，然後再由大家決定。」

忽然有人叫道：「弟子有個意見！」

溫和春道：「請說！」

「只憑武功高，功勞高以威望高還不够，他需要有一套振興本幫的計劃才行，否則本幫將來如何再領導武林白道？」

楚峻認得他是洪鋒的聲音，洪鋒語音一落，與會之人，不管是丐幫弟子或是丐幫邀請來的朋友，都齊聲叫起好來。

溫和春看一看幾位長老一眼道：「這位兄弟說得有理，便加上這一個條件。」

亦有人叫道：「溫長老，你勞苦功高，威望也高，咱們便推選你出來競選幫主吧！」

溫和春笑道：「多謝諸位，老朽年紀已大，而且自知才能不足膺此重任，請諸位另選賢能吧！」

聲音一落，立即有人叫道：「咱們江南分舵推選邢長老！」

「咱們揚州推選魏長老！」

溫和春忙道：「慢慢來，不用急，今日若選不出來，明日繼續！」

台下的丐幫弟子擾亂了一陣，最後終於推選出邢老實，魏容姬，譚雙輪、歐陽虹以及上官岳五人來。

溫和春公佈了名單之後，道：「請邢長老上台作自我介紹！」

邢老實飛身躍上木台，抱拳道：「多謝各弟兄們瞧得起老朽，客氣話老朽也不

想多說，現在便轉入正題吧！老朽二十三歲入幫，至今已近四十年，二十年前，積功晉陞爲江南分舵堂主，七年後因平定叛亂有功，幫主再提拔老朽爲江南分舵長老，一直執掌至今。

「二十年來，本幫江南分舵的弟子增加了三萬人，這自然是江南分舵弟兄們的努力，假如老朽當上幫主，第一便是打破江南江北數百年來的隔膜，並在江南多設分舵，只要江北江南雙方的弟子沒有隔膜，團結一致，本幫的實力自然大增！」他說罷跳下台去，台下响起一陣掌聲。

接着便是魏容姬上台作自我介紹，如此不到半個時辰，五位候選人已先後上過台。

台下又有人道：「咱們還不知道他們五個的武功，誰高誰低！」

溫和春道：「請邢長老上台表演！」

邢老實猛提一口氣，身子在半空打了個盤旋，然後才冉冉降落於台上，姿勢美妙，速度落得甚慢，充份表現出他內力之深厚！

刹那間，台下立即响起一片喝采聲，邢老實退後兩步，拉開勢子，使了一套掌法，這套掌法速度雖然不快，但氣度不凡，掌風呼呼，甚是嚴密，使到後來，速度更慢，但其掌風，把台邊的丐帮弟子的衣袂吹得獵獵作响，羣豪全都屏息而觀。

楚峻亦踮脚而觀，暗道：「看來這邢長老內力比溫長老還深厚，這掌法法度嚴謹，攻守兼備，的確甚是厲害！看來大哥要爭帮主，便甚難過他這一關！」

不久，邢老實一套掌法使畢，台下掌聲雷動，楚峻見到石九斗與郭尚義也鼓起掌來，却不見郭蕙蘭及石中玉，心頭不由又懸掛起來，其他刹四人均表演也無心觀賞。

眨眼，五人已表演完畢，忽然有人叫道：「對敵之時，武功固然重要，但經驗、判定以及能否隨機應變，也十分重要，如此表演只能表現其一部份能力而已！」

立即有人响應，道：「不錯，咱們要選的帮主，該是一位足以領導本帮前進，抵禦外敵，領導武林正義的人，豈能如此草率！」

溫和春道：「既然如此，諸位又有何高見！」

「讓他們見個眞章，勝者爲帮主！」

溫和春不由爲難起來，須知若因爭帮主而傷了和氣，或身體，可非他所願，他沉吟了一陣，道：「至於威望與功勞，諸位是否已有看法？」

可是這可沒一個標準，而且這五人各有功勞，沒一個特別突出的，因此一時間，叫聲此起彼落，各有各說。

由於五個候選人都是推選出來，自然各有一批擁護的手下，因此未曾有結果時，已經先吵了起來。

旁邊的丐帮朋友都看得暗暗搖頭，連楚峻也嘆息起來。

溫和春見形勢如此混亂，轉首向長老們望去，刹些長老都參加競爭，又怎敢開口？溫和春望向應邀而來的嘉賓。

石九斗道：「這是貴帮的事，咱們雖是應邀而來的嘉賓，只是觀禮，不方便說話。」

郭尚義則道：「依郭某之見，還是比一比武決高下吧，反正又沒有其他好的辦法！」

魏容姬道：「比武不好，既可能傷了自家兄弟的，也可能會傷了和氣，將來可就更加難以團結了！」

溫和春問道：「魏長老你有什麼好辦法？」

魏容姬沉吟不語，邢老實說：「魏兄若是害怕的話，便請退出吧！」

魏容姬怒道：「我幾時說怕了？小弟就算會怕人，也不會怕你！」

邢老實冷笑一聲，道：「最好不是，咱們可以點到即止，怎會傷及對方？何況武林中，比武砌磋之事，甚是平常，也不必怕會傷了和氣，我看魏兄的確是有所顧忌！」

魏容姬怒道：「小弟顧忌什麼？」

「顧忌賴給上官堂主或者歐陽堂主，將來不但做不成帮主，甚至連長老之位，也岌岌可危！」邢老實語氣咄咄迫人！

魏容姬雖然素來機智百出，但在此衆目睽睽之下，再也不能退容半步，否則後果更是不堪設想，當下長笑道：「承邢兄看得起，小弟便首先向你挑戰如何？只怕你不敢上去！」

邢老實哈哈大笑。「丐帮弟子沒一個是縮頭烏龜的！」話音一落，已躍上木台，抱拳道：「請魏兄上台！」

溫和春尚有猶疑，魏容姬也已跳了上去，刹那間，全場又是一靜，人人抬頭望向台上。

（未完・十八）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麥小喬請出雲和尚通知解災銀的官差秦照，防止有人刦災銀，然後趕回去湖心亭和鳳姑對酌，鳳姑娘似乎知道她去過江南會館，在塘邊和出雲和尚說過話，暗示她不要管閒事，否則二人會成爲敵人……麥小喬又見她和山羊鬍鬚尖瘦漢子談話，晚上又和大四兒騎馬絕塵而去，懷疑與刦災銀之事有關。麥小喬決定再到江南會館看個究竟……這邊千手神捕秦照和出雲和尚，忙於佈置陣容，並將災銀另放在廳室之內，將石塊放入載災銀的担籮之內，準備迎敵，此時看見一個紳仕打扮，背負長劍，身穿銀白色長衣綉着一隻金色金鳳的老年人闖進來……

災銀爭奪戰　捕快遭綑綁

供在佛案上的一列四盞明燈，立刻在這等風勢裏爲之熄滅，倒是老和尚座前的那一盞無罩青燈，兀自螢螢孤聳，欲熄不熄，幾次三番的像是熄滅了，却又自然起來，顯然得力於老和尚的內力支持。

「阿彌陀佛——原來是七指雪山的陸山主駕到……這就難怪了，失敬了，失敬了……」

來人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一雙張開的長臂倏地收起，迂迴於佛堂內的那陣子怪風頓時消失。

「神州鬼鳳」陸青桐這個名字，如今早已無人知道了，也只是幾個碩果僅餘的老人，還能憶及，倒是他如今「鳳七先生」這個名號，在江湖中一直顯示着崇高不墜的地位。

「老和尚，我們素不相識，你竟能見面呼出我的名字，足見是有心人了，你是有道的高僧，此番駐錫塵俗，顯然有非常之故吧，倒要請教！」

出雲和尚似乎已然悟出今日之刦，便是應在了此人身上，既是「在刦」，分屬「定數」，也就坦然以處。

「阿彌陀佛！」老和尚吶吶道：「陸施主這句話可就明知故問了，老衲來此爲了積修一件善功，乃是爲蒼生造禍啊！」

鳳七先生點點頭道：「說得好，只是你能麼？」

「阿彌陀佛，老衲當盡力以爲！」

「老和尚，只怕這件事你管不了……反倒毀了和尚你多年的修爲，我誠然是爲你不值！」

「陸施主你是要我全身而退？阿彌陀佛，」老和尚雙手合十，喧了一聲佛號：「那便要施主你掌下超生了……」

「好吧！」鳳七先生點點頭說：「我這一趟，眞是不虛此行，幾個意想不到的老朋友，都見着了，明人眼前不說假話，我們有話這就挑明了說吧！」

出雲和尚道：「老衲洗耳恭聽。」

鳳七先生道：「老實說吧，我此一行，頗有會盡天下高人異士的雄心壯志，湊

巧了大家夥都在動這批銀子的念頭，我也來湊湊熱鬧，倒要瞧瞧鹿死誰手？」

老和尚冷冷一笑道：「這話倒也實在，別人爲錢，窮極無聊，陸施主半生金山銀海裏打滾，這區區災銀，何在你的眼裏？顯然是別有用心了……但請可憐天下蒼生，放過眼前一行，善莫大焉，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鳳七先生忽然深深一笑，閃爍着那雙深邃的眼睛，臉色更見陰沉。

「老和尚，放下你『阿彌陀佛』那一套吧，我這個人生平爲惡多矣，天堂無路，地獄有門，哈哈，你跟我說教可眞是對牛彈琴！」

方自說到這裏，只聽得遠方疏鐘「噹噹！」响了兩聲，敢情「子」時已過，這就是「丑」時了。

鳳七先生忽地悟出了什麼，神色微微一變，老和尚却以爲對方已然看破了自己意圖，不得不提前出手。

只見他一雙大袖霍地向後一拂，坐在蒲團上的身子，疾如箭矢般地平射而出，直向鳳七先生正面襲去，隨着他落下來的身子，兩隻手大鵬展翅般地霍地張開來，頓時，空中幻化出扇面也似的一天掌影，在這個攻擊姿態裏，鳳七先生的兩側，任何一個部位，都有被擊中的可能。

鳳七先生是何等精明的一隻老狐狸？出雲和尚似幻實眞，這一擊，當眞無懈可擊，偏偏被鳳七先生看破了行藏。

四隻手巧妙的接觸之下，鳳七先生有如怒搏穹空的一隻巨鷹，霍地向後面一個倒翻，鳳衣兜空，「拍！」一聲輕震，人已反穿出三丈開外。

老和尚一招失手，緊跟着對方身勢向外竄出。

呼——呼——

一雙人影，幾乎一般快捷的穿門直出——一吐即收，雙雙落下，眞個是野雲振飛，去留無迹！

落在地面上的兩人依然是面對面，當中距離不足一丈，雙方一經出手，即如磁石引針，似乎便只有全力週旋之一途了。

「老和尚，想不到你還有這麼一手，失敬，失敬！」

鳳七先生一雙眼睛直直的認着雙方，白皙的一雙瘦手就像抱了一個大球似地盤在胸前，猛可裏他那瘦削的身軀一下子漲大了許多，看起來倒像是一個胖子了。

老和尚一雙長眉頻頻眨動不已，慨嘆一聲道：「久仰施主擅施氣化之功，只當是傳聞不可儘信，今宵總算是見識了……阿彌陀佛……」

鳳七先生冷冷哼了一聲，道：「我也知道你的『玉琵琶功』天下罕敵，只是一擊不中，再想傷人，只怕老和尚你要更費點事了——」

話聲一落，鳳七先生忽地一聲冷笑，右手分處，「嘶——」响起了一片袖風，大片袖影，疾如飛雲罩頂，直向着老和尚當頭捲過去。

出雲和尚身子向下微微一坐，也把一隻大袖飛出。

雙袖乍接之下，老和尚「嘿」了一聲，巨大的身軀，猝然間向後面一個倒翻，驀地直穿了起來。

鳳七先生更不遲移，緊蹌着對方身子、拔空直起。

月夜裏，直似大鶴一雙。

呼——呼——

依然是面對面的站在了一塊。

夜風嗖嗖，月光映照在脚下光滑的琉璃瓦上，閃爍出片片銀光。

「老和尚你既超渡不了我，就看我的了。」

寒風裏，鳳七先生那一襲綉有巨鳳的長衣，時而捲起，獵獵作响，他身子此時看過去，越顯得肥胖了。

出雲和尚已經領教了對方實力，只覺得驚心不已，他當然知道傳說中的這個人是個强人，此刻接觸之下才知道，他比自己所想的還要厲害的多。

其實他似乎早已知道今日勝負，然而不到黃河心不甘，總要印證才算死心。

「阿彌陀佛，」出雲和尚雙手合十的看着他，喃喃的道：「老衲這裏有三手絕活兒，陸施主如能全數接下來，老衲掉頭就走，如果接不下來——」

「今夜之事，一筆勾銷，非但如此……」鳳七先生冷笑着揚起了一隻右手：「老和尚！我還把這隻胳膊給你留下來，讓你帶回去，給佛主上供。」

「陸施主你言重了……」

老和尚這句話可是說得痛心極了，他雖不是武林人物，此身早已跳出三界之外，可是武林中只要是稍有輩份的人，提起他來，無不心存敬仰，數十年以來，還沒有一個人敢對他心存輕視——眼前鳳七先生這幾句話，可是眞正的傷了他的心了。

什麼話都不必再多說，手底下見强弱吧！

老和尚脚下一連向前踏進了三步，驀地身子像是「銀丸跳擲」般的彈了起來。

月光裏，眼看着他飄身空中的身子，倏地一個倒折，成了頭下脚上之勢。

那是極漂亮的一式「燕剪秋波」，老和尚交叉着的兩隻手，分向鳳七先生一雙肩頭上按了下來。

鳳七先生早就等待着他了。

像他們這類頂兒尖兒的高手對招，鮮有取巧可言，務必是實力的接觸。

二十根手指指尖方自接觸之下，老和尚驀地一個凌空下翻之勢，探出去的兩隻手霍地向後一收，却改向對方腰間拍去。

鳳七先生的兩隻手，依然在那裏迎着了他。

老和尚哼了一聲，身子打了個旋風，飄出丈許開外。

「那裏走！」

鳳七先生偏偏是放不過他。

一個疾閃！一個猛追，一反一迎，第二次湊在了一塊。

老和尚是欲擒故縱，不這樣，不足以施展出接下來的殺手——千手如來。

在漫天掌影裏，出雲和尚已把鳳七先生罩在了掌勢之間——忽然間，鳳七先生攻開了這層全是掌影的幃幕，有如疾風一片直向着和尚身邊欺進來。

「叭！叭！叭！叭！」

一連四聲清脆的掌聲——那是彼此手掌互接的聲音，節拍之快，密如貫珠，可見得雙方的出掌，該是如何之快了。

緊接着响起了第五次接掌之聲，老和尚就在這聲掌音裏，白鶴也似的騰身而起，却只起來七八尺高下，隨即飄落下來。

儘管是那般瀟洒的落勢，事實上他却是已經敗了，偌大的身軀一連搖了兩搖，脚下「嘩啦！」連聲，一連踏碎了兩塊玻璃瓦。

鳳七先生笑着說道：「大和尚承讓承讓——」

出雲老和尚只覺得一陣子臉上發熱，一顆心却是通通上下跳動不已，接着，他身子又搖幌了一下，往後退了一步：「阿彌陀佛——陸施主你贏了，老衲技不如你……確是自不量力，這就去了。」

鳳七先生直直地佇立在高出的屋簷一角，白皙的瘦臉上帶着一抹微微地冷笑。

——一種勝利的自負，洋溢着他……

這些日子以來，眼看着那些足以與自己分庭抗禮的武林名宿，一個個在自己手裏敗下陣來，這就是他最大的滿足、愉快！

× × ×

「千手神捕」秦照一切佈署停當，轉來後院佛堂，意欲最後一次來向老和尚請示機宜，這時天交四鼓，已是「酉」時前後。

佛堂裏軒窻四敞，颼颼的風自四面襲過來，七八扇窻戶，在夜風裏開了又合上，發出吱吱啞啞聲音，敢情是一片冷清清，怪嚇人地。

「大師父……」

站在門外，秦照咳了一聲，聽不見老和尚的回音，心中甚是驚異，怔了一怔，隨即輕悄悄走向門前。

看樣子只是對方一個侍從、跟班兒。

這屋子裏黑忽忽的像是站滿了人，秦照可就來不及一一打量，一看瞄頭不對，撐身就退。

他這裏方自一個倒竄，向堂外縱出，身邊上已响起了對方少女的一聲輕叱。

「給我拿下來！」

這聲輕叱聲音雖說不大，却是頗有攝人之威。

隨着這聲輕叱之下，耳聞得一連串嗖嗖聲响，似有三四條人影，分別由不同的窻口，齊竄而出，速度之快，不容交睫。

秦照怎麼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一手，根本連對方都是些什麼長相還沒有看清，已被大羣人影團團圍住。

驚慌之中，伸手向腰間就探，一口緬刀還來不及撤出，即爲其中一個猙獰面目的漢子，雙手齊出，疾如閃電的拿住了他的一雙肩頭。

這漢子顯然臂力極大，兩隻手用力之下，秦照兩臂之間就像是加上了一道鐵箍，休想移動分毫。

緊接着下盤一緊，却吃另一個身材略矮的朋友拿住了雙腿——這麼一來可好，一個拿上一個拿下，往起一掄，就把秦照給抬了起來，隨即轉身進入佛堂。

「千手神捕」秦照要是眞有「千手」可就好了，可惜他僅祇有兩隻手，就這麼硬生生地被人給抬進來。

剛才進來之時，佛堂還是黑沉沉一片，這會子回來可就不同，已是大放光明。

三四盞燈全都點着了，就連佛案上的兩盞長生燭也點燃了，一時大見光亮。

「老師父——你老不在麼？」

依然是沒有一點聲音，風吹窻扇，吱啞作响。

情形似乎是有些兒不大對勁兒……秦照心裏嘀咕着：老和尚一向是最機靈的，豈能會聽不見我的聲音？……他本想回身自去，轉念一想，此一別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見着他？老和尚此一番見義勇爲，拔刀相助，運籌帷幄，對自己一行算得上恩同再造！此時不跟他話別一番，更待何時？

心裏盤算着，他的一條腿，可就不由自主的邁進了門坎兒——

佛堂裏一片黝黑，可也並非「伸手不辨五指」——似乎有那麼一點不對，可也說不上來。

「千手神捕」秦照一隻手摸着腰上的緬刀，另一隻手摸着了千里火。

「叭打！」一聲，火光大亮，可不是他打着的，妙在亮光起自另一個角落裏。

這一驚，眞把秦照嚇得打了個冷戰，手裏還未打着的千里火差點掉在了地上。

火光所照着的那個人，一張白慘慘的尖臉子，雙顴高聳，吊梢眉，一身黑色短衣衫，正自睜着一雙三角怪眼，向着秦照微微冷笑。

使秦照驚嚇的，並非全在此人，却是另有文章。

眼前，這個尖臉漢子一隻手高舉着火摺子，火光映照之下，照見了一個長身玉立，容顏妍麗的少女，端正的坐在一張椅子上。

尖臉漢子却緊挨着少女的座位侍立，

秦照既驚又忿，眼睛巡邏之下，這才發現剛才初初一見的那個美麗少女，仍然好生生地，端端正正的坐在太師椅上，先前所見的那個尖臉漢子，兀自緊緊侍衞在她身邊，除了這兩個人之外，屋子裏剩下的人饒是大有可觀。

除了簇擁着秦照，拿頭抬脚的五個人以及對方少女主僕之外，堂屋裏另外顯然還有三個人，一字順位的貼壁而坐，三個人看上去年歲都不小了。

至此，那個緊緊抱持秦照眉頭的人，忽地把秦照向着堂內一摔道：「跪下！」

秦照「噗通」被摔倒在地上，只震得骨頭發酸，他却在地上打了個轉，咕嚕！一下跳了起來。生就的一副硬骨頭，那裏能隨便向人下跪！

耳聽得「唰！」地一聲，却被一根硬梆梆的物件點在了肩窩上，緊跟着全身一陣子發麻，敢情是被人家點住身上穴道。

點他穴道的，正是侍立在少女身邊的那個尖臉漢子，手裏拿着一根像是瞎子用的「馬桿兒」那般細細棍子，但秦照却感覺得出來：這棍子却是爲銅鐵所鑄，此刻點在他肩窩裏，更是透體生痛。

「瞎了你小子的狗眼！」尖臉奴才怪聲怪氣的道：「金鳳堂的鳳姑娘在此，還不給我跪下叩頭！」

話聲未完，右手那根鐵杖向前一送，秦照只覺得腿上一軟，登時一跤坐倒當地，依然不肯向對方跪下。

尖臉漢子挑了一下吊客眉，正待再次發作，却爲鳳姑娘抬手止住。

「你就是這一次負責解送銀子的那個

秦捕頭是吧？」

冷冷的瞅着秦照，鳳姑娘說了這麼一句。

秦照雖說是閱歷豐富，却也不知道對方什麼「金鳳堂」「鳳姑娘」一大堆頭銜來頭。

這時聆聽之下，由不住冷冷一笑道：「不錯，我就是，妳們又是什麼人？……這裏原來住的一位老師父又上那去了？」

一面說，滿屋子亂瞧一陣，那裏有老和尚任何踪影？心裏不禁大爲疑惑。

他這裏話聲方落，即見一個人影倏地閃身眼前——正是方才擒着自己雙肩，把自己狠狠摔進來的那人，敢情這人是個大麻子，六十不到的年歲，圓睜着一雙三角怪眼。不容分說，劈臉就是一掌，直向秦照臉上摑來。

秦照慌不迭向下一矮，「呼——」一聲，這一掌挾着一股疾風，直由他頭頂上擦了過去。

「玉八旦——」這麻子嘴裏罵着，第二次待將出掌的當兒，即聽到當頭端坐的鳳姑娘冷冷的叫了一聲：「謝山！」

原來眼前這個麻子，正是「沈邱四老」中行三的「天麻」謝山，連同他的三個結拜兄弟「銀冠叟」呂仁，「鐵指開山」喬一龍，「要命」鮑無常，後三人也就是現場默坐的三個老人。

沈邱四老自歸順鳳姑娘之後，這還是第一次隨同鳳姑娘上綫開爬（行話：意正式行刼），是以抖擻精神，俱想在這些行動中有所表現。

鳳姑娘在面對關雪羽時，固然一片柔情，然而，在與屬下相處時，却是威嚴併具，以「沈邱四老」這等半生刀尖兒裏打滾的巨盜，却也對她伏伏貼貼，不敢踰越規矩。

這時，聽見了鳳姑娘一聲低喚，謝山立刻收住了待出的勢子，閃身外出，抱拳道了聲：「在！」

「你用不着這麼嚇唬他，我還有話問他——」

鳳姑娘說着，隨即把眼睛轉向「千手神捕」秦照臉上，微微點頭道：「姓秦的，我知道你這個人還算有些義氣良心，在衙門口當差的像你這樣的人老實說還不多見，就是因爲這樣，所以我才跟你取個商量。」

「千手神捕」秦照先見對方這般美麗儀容，又是個坤客，料定不見得就有什麼眞實武功，只是既然威能服衆，顯然却又不可輕視。

聆聽之下，內心盤算着忖道：哼哼，這還有什麼好商量的？——黃鼠狼給鷄拜年，妳還會有什麼好心不成？只是對方既然好意相待，自己也不能失了禮數。

當時秦照冷冷一笑，向着眼前的鳳姑娘抱了一下拳道：「姑娘好說，秦某只知道拿公家錢，辦公家事，平日行事常把良心放在當中，別的可就不管，姑娘有什麼關照只請直說，只要秦某人不犯法，不違背良心，什麼都好商量。」

鳳姑娘道：「說得好——」

她微微一笑，露出了潔白的一嘴牙齒：「只可惜這件事由不得你，秦照，你是明白人，這批銀子透過贓官的手，眞正到

達災民手裏又有多少，倒不如老老實實的交給我們，由姑娘攜回雪山，統籌處理，反倒來得個實惠，你就交出來吧。」

秦照猝然一驚，苦笑了笑，搖搖頭道：「這件事恕我難以從命，朝廷賑災大事，非千下區區一個公捕所能聞商，在下只是奉命負責押送差事，只求差事上不出紕漏，就無虧職守，尚求姑娘成全，秦照感銘不盡——」一面說，連連向着當前鳳姑娘打躬不已。

鳳姑娘一笑說：「這麼說，你難道不怕死麼？」

秦照冷笑一聲：「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

「這麼說你還是怕死了？」

鳳姑娘面色倏地一寒：「你只把銀子藏處說出，我就免你一死，否則，這些銀子早晚還是會到我手中，那時候你再想保全這命條可就不能了。」

秦照長嘆一聲：「既然如此，姑娘就殺了我吧！」

鳳姑娘微微一怔，正要說話。

先時出手的「天麻」謝山獰笑一聲道：「姑娘把這厮交給我，不怕他不說出實話——」

「這麼說來着——」大四兒擠着一雙大眼，說道：「可是却沒見着這麼個人……」

「這不要緊——」鳳姑娘微微一笑，轉向身邊的「銀冠叟」呂仁道：「大當家的，你可知道佛門有一種障眼法麼？」

呂仁微微一驚，忽似有所憶及，長吁了一聲道：「噢——姑娘所指的是『紫府迷踪』之術？」

「對了，」鳳姑娘道：「咱們可是差一點上當——你瞧瞧這雙獅子，不就是佛門中所謂的『蟾宮雙目』麼？」

他心裏所担心的是老和尚的安排由自己爲首的八人運銀行列，一待時機成熟時，便需即時出動，而此刻自己落在他們手裏，看是凶多吉少，這一構思，只怕將爲泡影了。想到這裏心中無限氣餒，看了當前鳳姑娘一眼，一時却是無話可說。

鳳姑娘冷冷一笑道：「你想求死，我偏偏不讓你稱心如意，你以爲不說出銀子藏處，我就眞的找不到了？」

話聲方落，右手隔空一指，一縷尖銳勁風突地自其指尖上射出。

「千手神捕」秦照只覺身上一麻，登時動彈不得，敢情才發覺到爲對方隔空點了穴道。

她隨即轉向身邊的大四兒關照道：「把他給我吊起來，等完事後再發落他！」

大四兒應了一聲，上前幾步，獰笑一聲，把幾乎成了麵條人兒一般的秦照一把掄起向後閃身，來到一排佛像當前站住。

「姓秦的，求菩薩保祐你吧！」

一面說，大四兒隨即由身上取出了一根皮索，把秦照兩隻手腕緊緊繫住，就勢穿了個高兒，把長索一頭搭在樑上：「老小子，上面涼快去吧！」用力一拉，秦照可就空中飛人似的被高高掛了起來。

眼前一片漆黑，秦照被點穴道，嘴裏又不能作聲，頭臉上纏滿了蜘蛛網，却是說不出來的苦，自道是此一番性命休矣。

× × ×

沈邱四老中的其他三人「鐵指開山」喬一龍，「天麻」謝山，「要命」鮑無常，在院子裏踏行一週，一連闖進了三間客房，非但不見藏銀，連兩個閑人也不見一個。

他憤怒的一路翻縱出來，即看見鳳姑娘一行正自站立在院子裏。

「怎麼樣？」鳳姑娘凌厲的一雙瞳子注視着他。「可有什麼發現！」

「這可眞是怪事，難道他們挖了一個洞，鑽到地下去了？」

鮑無常性子最是急躁，忍不住操着一口湖北家鄉話，大聲咒罵起來，罵了幾句，忽然發覺到鳳姑娘就在眼前，趕忙收住了口，氣得向外直吐着氣，山羊鬍子一翹一翹的。

鳳姑娘沒有答理他，一雙清徹蘊含着精光的眼睛，徐徐地在附近巡逡着。

她的眼睛忽然在當前不遠處定住了。

——那裏佇立着一雙石獅子，月夜裏枝葉扶疏，景緻似幻又眞，美得有些出奇了。

「原來如此——」

鳳姑娘不愧是出自七指雪山的嫡系傳人，見解確有過人之處，在她冷靜的用心觀察之下，立刻爲她看出了其間的奧秘。

「剛才姓秦的說佛堂裏住個和尚？」

「好像是這麼說來着——」大四兒擠着一雙大眼，說道：「可是却沒見着這麼個人……」

「這不要緊——」鳳姑娘微微一笑，轉向身邊的「銀冠叟」呂仁道：「大當家的，你可知道佛門有一種障眼法麼？」

呂仁微微一驚，忽似有所憶及，長吁了一聲道：「噢——姑娘所指的是『紫府迷踪』之術？」

「對了，」鳳姑娘道：「咱們可是差一點上當——你瞧瞧這雙獅子，不就是佛門中所謂的『蟾宮雙目』麼？」

一言驚醒夢中人。

論學養武功「銀冠叟」呂仁，在沈邱四老之中都稱得上是好樣兒的，經鳳姑娘這麼一提，呂仁頓時大有所悟，身子驀地往起一縱，流星般來到了那一雙石獅子近前，飛起一脚，直向石獅之一用力踹去。

「轟通！」一聲，這只石獅子難當他的巨力，頓時被踢得翻了個觔斗。

這倒也無足爲奇，令人奇怪的是，就在這只石獅子一經翻倒的當兒，眼前情景，霍地爲之一變——冷月寒星裏，一間客舍聳峙當前。

這便是老和尚所設計的「四極血光陣」了。方方正正的一間客舍，四週四個屋角，各自懸掛着一盞八角形的氣死風燈，此時在夜風裏滴溜溜直打着轉兒，十數名身着號衣的公門勁捕，各持兵刃，緊緊地防衛在客舍四週。

就在這一刻，一聲吆喝之下，羣起發難，直向「銀冠叟」呂仁站立之處一擁而上，一時刀劍齊發，俱都向着他身上招呼下來。「銀冠叟」呂仁冷笑一聲，身子霍地向外一個倒翻，却在將轉未轉之間，一雙鐵掌，已自擊中在一名捕快前胸，這一招他力道極猛，雙掌力擊之下，直把這名捕快身子擊得直飛了起來，「噗通！」撞在石頭院牆上，當場一命嗚呼。

沈邱四老中的其他三人「鐵指開山」喬一龍，「天麻」謝山，「要命」鮑無常，一見開了打，不待招呼，全數加入厮殺行列。

守方雖說人數不少，也都是精挑慢選出來的公門高手，無奈此刻所面對的四個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欵通知單

收欵帳號 13165

收欵人名戶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寄欵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 元

手續費 次

主管：

經辦員：

★存欵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本戶人存欵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欵單

收欵帳號 13165

收欵人名戶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寄欵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欵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欵，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欵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欵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嬴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煞星，俱是久負惡名，名噪黑道的窮凶極惡之輩，一個個武功精湛，久經戰陣，兩相比較之下，可就强弱互見，判若雲泥，片刻之間，寸方這面已連續傷一數人。

鳳姑娘打量着這番情勢，一時並不急於加入戰局，她要到裏面去瞧瞧，眼角向着身邊大四兒瞟了一眼：「進去瞧瞧！」

大四兒應了一聲，手勢揮處，兩名手下，立時縱身而前——二人一名「鐵頭」劉鋼，一名「人熊」尚五常，早先俱是沈邱四老手下兄弟，四老歸順鳳姑娘，自然把這干哥兒們也都帶走了。

眼前情形，防守舍房的一干公門捕役竟然全爲沈邱四老纏住，舍房裏不啻已是眞空，不用說大批銀子準是藏在裏面了。

「鐵頭」劉鋼第一個竄到近前，飛起一脚，直向着房門上踹去，「嗆啷！」一聲房門大啓——却只見室內燈光十分晦黯，就在這房間正中地上，放置着好幾個担子，還用多說，準是災銀無異了。

劉鋼見獵心喜，大聲嚷道：「在這裏了！」跟着用力一蹬，直向他所認定的大堆銀子撲了過去。

這麼一來，他可是自己送死了。

原來出雲和尚所設計的四極血光陣十分厲害，坐在四個角落裏的四名殺手，表面上看來像是各自爲政，其實却是互相表裏各有關連。

「鐵頭」劉鋼一脚方踏進來，暗影裏只聽見刀風一縷，劈面而至，驚惶之間，正好落在了他所探出的那隻脚上，克啷一聲，當場給砍了下來，却被身後的人給拖了出來。一時之間，羣情大噪。

鳳姑娘目睹之下，輕叱一聲道：「慢着！」

尚待撲入的人立刻停住脚步，是時沈邱四老已獲全勝，十數名捕快死的死、傷的傷，下剩數人紛紛四下鼠竄落荒而逃。

「天痲」謝山性子最是急躁，見鳳姑娘喝令停止，大是不明，睜大了兩隻大眼，看向鳳姑娘道：「怎麼回事？姑娘爲什麼……」

鳳姑娘哈哈一笑，看了他一眼道：「你要試一試麼？」

（未完）

只聽見刀風一縷，劈面而至，驚惶之間，只見一片刀光，亮若燦銀，直襲眼前，不禁大吃一驚，急忙向左面一個快閃，那裏想到，老和尚所傳授的這四路刀法，威力至强，劉鋼豈能閃躲得開？他這裏身形方閃，那襲刀光竟然如影附形的緊緊跟了過來，其快如電，簡直容不得他抽身換式，「克啷！」一聲，血光迸現裏，劉鋼整個人半截身子，幾乎爲之劈成了兩半，「噯呀！」一聲，登時橫屍當場。

與他幾乎同時閃身而進的「人熊」尚五常，一看這般光景，嚇得怪叫一聲，點足就退，却也慢了一步，一片刀光閃過，

巧奪天工的木匠

魯班

生書沌混

魯班，生於西元前五〇七年，他是中國古代一位優秀的手工業工匠和創造發明家。

兩千多年以來，他的名字和有關他的故事，一直在中國人口中流傳着。中國的土木工匠們都尊稱他爲祖師。直到現在，「班門弄斧」這句成語還常爲人們所運用。「班門弄斧」的「班」指的就是魯班，意思是說在魯班門前弄大斧，比喻在高明的人面前賣弄本領，不自量力。可見人們對他一直懷有敬仰之意！

魯班，本姓公輸，名班。因爲是魯國人，所以人們稱他爲魯班。有的書上寫作公輸般或公輸盤，又有的書上寫作公輸子，實際上都是指的魯班。

魯班的妻子雲氏也是一位出色的手工業工匠。她爲了使工匠做工時，不受烈日、陰雨的侵襲，發明了傘。她對魯班說：「你成天給人家蓋房子，但房子是不能够移動的，一出門對陰天的雨、炎熱的太陽，便無法遮蔽。我這傘可携帶到千里之外，無論是雨天、熱天都不會失掉效力的。」從這一段話可以看出，魯班和他妻子都善於體驗日常生活上的需要，然後動腦筋去發明、創造。這種細心體驗、觀察的精神，實在值得效法。

魯班主要是從事木工工作的。從事這種工作，當然就得經常與木頭接觸。但怎樣使木頭成爲木板，怎樣使木板既平而又光滑，在魯班以前，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雖然在原始社會裏就有了石刀、石斧，往後又有了金屬刀斧之類的工具。但這些不平的木料刨平，把不光滑的木料刨光滑了。他還發明了鑽（穿孔的器具）、鏟、墨斗（木工畫綫用的）和曲尺等多種有用的工具。比如曲尺，後人就把它叫魯班尺，形如直折，是木工用以求直角的尺，直到今天仍爲木工所運用。

又如墨斗綫上的彎鈎，也是魯班在實際工作中創造出來的。據說這個彎鈎叫「班母」。爲什麼叫「班母」？因爲魯班在創製這個墨斗的彎鈎以前，畫綫時綫的一端自己拿着，另一端請他母親拿着。後來做了這個彎鈎，把彎鈎往木料上一掛，畫綫時就可以一人操作了。也許是爲了紀念他母親開始的幫助吧，因此就把它命名爲「班母」。

又據說刨木料時頂木料的橛子，有的人叫它「班妻」。因爲魯班開始刨木料時，都是他的妻子給按扶着。後來他在木料前頭釘上個橛子，才不用他的妻子按扶了。從這些傳說中可以看出，魯班的創造發明，是得到他的一家人的支持和幫助的。

後來，魯班在日常生活中，又看到人們把米磨成粉很困難。少量的雖然可以用石頭把它砸碎成粉，但米麥是橢圓形的小粒，用力小，砸不碎；用力大，放米麥多，又把米麥都砸跑了。怎樣解決這個問題？他想了很久也沒有想出解決的辦法，於是他決心仔細觀察。有一次他偶爾看見有位老婦人用石杵搗麥，受到了啓發。他用兩塊比較厚的圓石，各鑿以鋸齒形，合起來將它轉動，經過實驗的結果，就把米麥磨成粉了。這就是中國兩千多年以來在農村中普遍使用的磨。有了磨，把米麥磨成粉就容易多了。對改善人民生活，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魯班不只是一位製造各種生活用具的能工巧匠，而且又是個傑出的機械發明家。「韓非子」書中記載：魯班用竹木做了一個木鳥，「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墨子也做了一個木鳥，三年才造成，飛一天就壞了，可見墨子的技術是不如魯班的。

魯班又是一個喜歡在工作中思考問題和勇於創新的人。前面所提到的那種能飛翔三日而不下的木鳥，在當時實在是令人驚奇的發明。因此好些書上，如「墨子」、「淮南子」、「論衡」等都有記載。這是兩千多年以前中國人爲征服遼闊天空的一種可貴的精神！

又傳說魯班還製造了一輛「木車馬」，在當時也震驚了世人，一直到漢代還在流傳。據說這輛「木車馬」是由「木人」駕御的，「機關備具」，能够在路上自動行走。可惜，後來這些東西全都失傳了。這些東西雖然失傳，但他那種敢於創新的精神和從實驗中累積起來的智慧，却被後代人們繼承下來，作出更多的發明創造，他所創製的木工工具也一直流傳至今，經過後人的改良，在工藝、建築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魯班的發明創造事例很多，除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外，他還發明了鎖鑰，刻製了中國最早的立體石刻地圖——「九州圖」，等等。因此當時及以後的人們都認爲他是「巧匠」。有的書上稱魯班爲「巧人」，有的書上說魯班是一個「至巧」的人，還有的書上稱他是「天下之巧士」。到唐朝，據古書記載，當人們看了「巧麗」的建築物，都認爲是魯班技術的眞傳。可見魯班的「巧」是人們所公認的。後來，人們爲了紀念這位能工巧匠，把他尊爲中國土木工匠的創始人。

但魯班的「巧」是怎樣得來的呢？是不是他天生固有的呢？不是，他是從刻苦努力中得來的。在「列子・新論」「知人篇」中，講到他雕刻鳳凰的故事，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有一次，魯班雕刻一隻鳳凰，當他還沒有雕成時，有人看了譏笑他說，你刻的鳳凰，腦袋也不像，身子也不像，眞是醜極了，並譏笑說魯班很笨。魯班並不因爲這種人的挑剔譏笑而停止他的工作，相反的，更加努力工作，刻苦鑽研，終於刻成了。他雕刻成的鳳凰，不僅腦袋、身子全像，而且栩栩如生，能够飛起來。那些譏笑他的人，這時才不得不連聲讚嘆他的高超技藝。由此可見魯班的「巧」和發明創造都是從刻苦鑽研、努力工作中得來的，決不是天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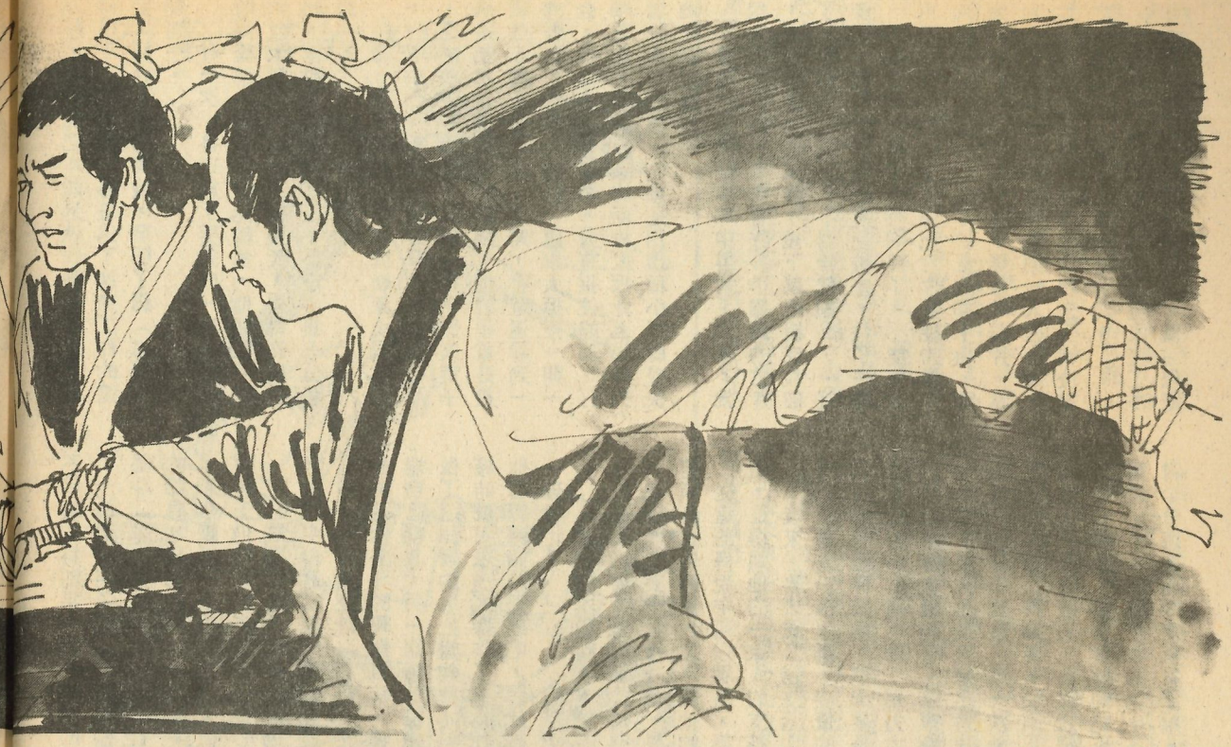
（完）

定閱本刊

請電——

H四六四六四六

與本刊營業部接洽



歷史俠義故事

飛燕金刀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安將盛北川救回，自己也傷重而死，盛北川隨即佈置去長興侯府接聖駕回來，派孫鳳翔高遠去，高遠去妓院找元寶這夥山賊一同去，元寶在妓院已答應翁天義將皇上交給他，並先收了一萬兩黃金，現又答應高遠去長興侯府，目的是想魏初金庫裏的黃金，並不是想拯救皇上，孫鳳翔和高遠來到長興侯府請皇上去定遠侯府，皇上不願去，正在爭持不休，無極已掠至，雙方動手，侍衞聞聲也擁至，二人見再鬥下去沒有意思，只好退走回去。元寶也是一無所獲……

刦持天子　投奔燕王

「如假包換！」元寶接道：「快告訴老子，那些人是什麼樣子，好讓老子找他們算賬。」

三夫人沒有立即回答，呆望着元寶，突然伸出雙手，扼住了元寶的脖子，嘶聲道：「你這個殺千刀的，我們才剩下那三萬兩金子，你竟要我們全都送上七重天，老娘要跟你拚命！」

一面說三夫人雙手一面亂搖。元寶冷不提防，又顧得聽三夫人說，竟然給三夫人扼個正着，這一陣亂搖，直搖得他昏頭昏腦。

那些山賊慌忙上前阻止，七手八脚將三夫人拉開，元寶伸出舌頭，一陣咳聲，那邊三夫人掙扎着又要撲上前來，元寶這一次手急眼快，一把抓起懷中一塊金元寶，敲在三夫人頭上。

三夫人眼前一陣金光閃耀，打了一個轉，仆倒在地上。

衆山賊沒有一個伸手去扶一把，看着三夫人倒地，都怔在那裏。

元寶反手將金元寶拋開，嗆咳着罵道：「他娘的，還呆在這裏幹什麼？」

衆賊哄然向外走，元寶雙手揉着脖子，亦往外走了出去。

×

回到樹林裏，元寶雙手仍然揉着脖子，高遠孫鳳翔已等在那兒。

「老子一生人最倒霉恐怕就是這一次了，千辛萬苦混進去，連金渣子也找不到一點兒。」元寶忿忿的還不住地咒罵。

孫鳳翔搖頭歎息：「誰料到富甲南天的長興侯竟然是只剩下一個空殼。」

高遠接道：「外表看來可是一些也不像，這個老小子眞也懂得裝模作樣。」

孫鳳翔沉吟道：「這件事我看要趕快告訴侯爺，看他如何應付。」

高遠大笑。「這一次保管盛北川也要嚇一跳，倒要看他如何來應付。」

「那個賊婆娘就是懂得扼脖子，老子看他要瘋了。」元寶繼續咒罵。

高遠冷笑：「不是每一個女人都好惹的。」

元寶瞪了高遠一眼，喃喃接道：「老子看，魏初也怕她三分。」

高遠摸了摸鼻子：「這跟你有什麼關係？」

元寶咆哮着道：「老子是盼她瘋下去，一把將魏初呃死。」

高遠只是冷笑。

×　×　×

三夫人在魏初面前現在却只有流淚的份兒，她本是魏初最寵愛的女人，平日魏初也的確怕她三分。

怕，據說也是愛的一種表現方式。

三夫人的頭上現在仍然腫起一個大瘤，也大概給元寶嚇慌了，連本來的狂性也嚇掉。

魏初聽她說完了，呆坐在椅上，一雙眼乾瞪着，眨也不一眨。

魏金鵬不安的踱來踱去，忍不住問：「爹，你說這件事如何處置？」

魏初沒有作聲，魏金鵬接道：「那絕無疑問，一定是盛北川的人。」

「若說不是，那有這麼巧的事？」

「盛北川非獨要將皇帝弄走，還要動我們金庫的主意……」

「三軍未動，糧草先行，他雖然甚得人心，沒有黃金購置兵馬所需，也是作不了大事。」魏初笑了笑：「招兵買馬的事本來是可以慢一點，但燕王絕不會給我們多少時間，除非各侯齊心合力，否則要在短時間做妥那些事，就非要有足夠的金錢不可。」

魏金鵬道：「這是說，盛北川即使有皇帝在手，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魏初淡然道：「相信現在他還不會接受這個事實。」

「他應該也是一個聰明人。」

「可惜他並不太明白金錢的作用，威力。」魏初歎了一口氣。「現在，他一定仍然設計如何將皇帝弄走，如何要我們向他降服。」

「那是說，他說不定會將這些事都說出來的了。」魏金鵬露出了驚恐的神色。

「也許——」魏初將頭往後一靠。

魏金鵬忙問：「那如何是好？」

魏初嘴角一掀，又笑了。「既然我們的底子已給抖開，還顧慮什麼？」

「孩兒不明白。」魏金鵬詫異的望着魏初。

「最低限度，目前我們還有一條路可走。」

魏初笑容更盛，這種笑容却是令人不寒而慄。

那到底是怎樣的一條路？

×　×　×

「魏初的金庫經已空了？」盛北川聽罷孫鳳翔元寶高遠的回報，心中還是半信半疑，這無疑是甚難令人接受的事實。

在他的心目中，魏初一直都是富甲南天，庫藏黃金，堆積如山，那也是魏初一向給人的印象。

元寶坐在一旁，雙胸架在架子上，聞言道：「你看老子會是那種入了寶山，空手而回的人？」一頓接罵道：「老子看他那座金庫也不知已丟空了多久，送上七重天那些黃金說不定還是東併西湊，從別人那兒拿來。」

盛北川搖頭。「若是如此，秘密只怕早就被人識破了，等不到現在。」

元寶雙手一攤。「那個瘋婆子，老子看她絕不會說謊，老子也沒有。那座金庫內，全是空架子，連金屑也沒有一點兒。」

盛北川點點頭，面色突然一變，一下子就站起身，脫口一聲：「不好！」

孫鳳翔高遠飛燕齊皆一怔，元寶却道：「有什麼不好的，你現在已根本不用理會那個人，正省得麻煩。」

盛北川歎息。「本侯是担心他只怕會以為我們一定將這件事在各侯面前抖出來，使他再無立足之地。」

孫鳳翔面色一變。「侯爺是担心他會改投燕王？」

「極有可能——」盛北川雙眉深鎖，隨即吩咐：「你們馬上趕去那附近，也許還能趕及將皇帝截下來？」一頓又道：「據郭安調查所得，長興侯府可能有一條秘道與威遠鏢局相連，上一次送上七重天的黃金就是從威遠鏢局送出去。」

孫鳳翔道：「我們會留意的了。」

元寶那邊立即道：「老子帶人看着鏢局附近，侯府正門交給你們。」

高遠道：「我跟你一怔道：「你不去照顧燕丫頭？」

高遠笑笑。「燕丫頭自有姓孫的照顧，我還是來照顧你的好。」

元寶搖頭。「老子可不是小孩子，而且智勇雙全。」

高遠大笑。「那我更非要跟着你不可。」

元寶一怔，高遠笑接道：「這麼安全的靠山也不靠着，那有這麼笨的人？」

元寶亦自大笑，心裏却是在發苦，他原準備看着那兒，抓住了皇帝，就送到赤松林那邊去領賞，高遠若是在旁邊，當然不會容許他那樣做，到時候要將高遠支開，可也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若是平日，盛北川也許會聽出元寶的笑聲有異，現在他的心事實在太多。

孫鳳翔、高遠、飛燕也沒有想到那許多。

× × ×

辰時未過，魏初已經作好準備，衆侍衞亦已在大堂外整裝待發。

魏金鵬侍候着無極進來，魏初的決定，魏金鵬應該與無極說清楚，無極却神態自若，並沒有顯示出有什麼特別之處。

高南高立兩個弟子跟在無極之後，亦是木無表情，他們才進入大堂，幾個侍衞已擁着皇帝進來。

「魏初，你這些侍衞太無禮了。」皇帝一面的不悅之色，進來第一句話便向魏初投訴那些侍衞的不是，一點也不知道自己即將大禍臨頭。

魏初一面笑容，道：「微臣也許比他們更無禮。」

皇帝一怔，魏初雙掌一拍，四個侍衞已各執繩子從一旁走出來。

「你們要幹什麼？」皇帝倒退一步，隨即給後面的侍衞伸手按住。

魏初隨即吩咐道：「把他綑起來！」

皇帝聞言大驚失色，左右侍衞接將他按了一個結實，繩子接來，將他結結實實的綑綁起來。

「也好——」元寶漫應。

高遠道：「你若是不放心，不妨找個人跟去看看。」

元寶搖頭道：「不用了，你說的也很有道理。」

高遠目光一閃，隨即叫起來。「看，又有兩頂轎子抬出來了。」

元寶目光及處，一張臉便發了光。

那是兩頂普通的轎子，侍候左右的也是普通的幾個僕人，向之前的兩頂轎子相反的方向離開。

兩頂轎子都是垂着簾子，其中一頂之內彷彿有什麼東西不停地掙扎，轎子在不停顫抖。

「看——」高遠的目光已凝結。

元寶却道：「這兩頂更不會是的了，那麼簡陋，完全不像是那種身份的人坐的。」

「就是這兩頂。」高遠語氣異常的肯定。

他沒有看到元寶的表情，元寶那樣子簡直就像巴不得狠狠的給高遠一拳。

高遠接道：「你與手下跟踪着這兩頂轎子，我去通知孫鳳翔他們。」

元寶沒精打采地應一聲：「好！」

高遠不忘吩咐：「切不可輕舉妄動，一定要等到我們來。」

「等到什麼時候？」元寶還問這一句。

高遠道：「不會要你等太久的，轎子慢馬快，我們很快會追上來，而且我們還可以抄捷徑。」

元寶摸着鬍子，又問：「你們是打算趕到他們前面？」

高遠想想點頭。「那不要多想了，我們就在白狼溝會合，一齊動手。」

「白狼溝——」元寶盡力的擦擦鬍子。「那是埋伏襲擊的好地方。」

高遠也沒有再說什麼了，倒退了出去，元

寶歎了一口氣。「這小子，老子就像是前世欠了他的。」

他口裏雖然這樣說，脚步可也不慢，亦跟着走了出去，心腹智囊「掌櫃」胡智亦步亦趨，一面道：「頭兒果然眼利，看出後那輛轎子才是眞的。」

元寶沒好聲氣的道：「你這是稱讚老子還是高遠？」

胡智一聽語氣不對，那敢再說，閉上了嘴巴。

× × ×

出城半里，七重天羣賊俱已齊集，尾隨着元寶，遠遠的追在轎子後面。

那些僕人一路上只顧往前趕路，似乎全都沒有留意到後面已然跟來了這許多人。

元寶也沒有追得太近，只是遠遠跟着，又走了一程，突然停步，雙手接一分，後面羣賊忙自停下。

胡智追前兩步忙問：「頭兒——」

元寶瞇起了一隻眼。「我們繞路到東面追截前行的那兩頂轎子。」

胡智道：「由衣甲鮮明的侍衞保護的那兩頂？」

「不錯！」元寶又用力的猛擦着鬍子。

胡智一怔道：「頭兒一定是瞧出了什麼破綻。」

元寶揮手，道：「不是，老子只是要賭一賭。」

「賭什麼？」胡智詫異。

「皇帝若是在前面那兩頂轎子，有高遠他們，還有什麼解決不來，對我們也沒好處。」

「可是，那些侍衞保護的那兩頂轎子…」

「就因爲不像是皇帝坐的，我們更要賭一賭，魏初那條老狐狸，天知道他在打什麼鬼主意。」

胡智想了想，連聲道：「有道理。」

元寶雙手互握，興奮的接道：「吃飯吃粥，全在這一注的了。」

胡智想想道：「要不要跟高遠他們打個招呼？」

元寶搖頭笑道：「讓他知道，我們這一注就是押中，也一樣要吃粥的了。」隨即往左面奔了出去。

胡智呆了呆，與羣賊一齊舉步，跟在元寶身後。

前面的那一羣並不知道元寶等已悄然離開，繼續往前趕路。

× × ×

白狼溝是一條山溝，在羣山中穿過，也是那附近唯一平坦的地方，轎子北上，除非棄轎步行翻越山嶺，否則就必須由這條山溝經過。

山溝左右怪石嶙峋，埋伏在那後面，不易發覺，而在山溝經過的人，要躲避來自兩旁的襲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實上，這是一個埋伏襲擊的好地方。

元寶也曾在這兒幹過幾次買賣，對於這附近的情形最清楚不過。

高遠知道這一點，對於這地方也很熟悉，所以才建議在這兒會合，聯手攻擊，却是怎也想不到，元寶財迷心竅，臨時改變了主意。

他與孫鳳翔飛燕三騎繞路搶在前面，過了白狼溝，將馬匹安置好，隨即在溝口挑了一處適當的地方坐下來，等候轎子到來。

高遠沒有孫鳳翔的耐性那麼好，一個人攀到高處，居高臨下，所以老遠就看見那些僕人擁着兩頂轎子走進來，可是到了山溝一半，仍然看不到元寶的一夥。

眼看轎子越來越接近，高遠慌忙掠下來，孫鳳翔仍然坐在山石後，若無其事，反而飛燕緊張得不住探頭張望，看見高遠跳下來，焦急的忙問：「元寶他們怎樣了？」

高遠道：「我們約好了在白狼溝會合，一齊動手，可是到現在仍然不見他們現身。」

孫鳳翔插口問：「一個人也不見？」

高遠點頭。「莫不是中途給截下？」

孫鳳翔道：「不無可能，魏初老奸巨滑，不會全無防備。」

高遠面色一變。「若是他們遇上了無極，那豈非危險得很？」

孫鳳翔道：「無極雖然武功高強，元寶一夥却是人多勢衆，這個時候，無極相信也不會戀戰。」

高遠沉吟道：「他們給無極截下，皇帝豈非眞的就在這轎子內？」

孫鳳翔道：「看情形，應該就是了。」

飛燕忙問道：「那我們等不等元寶他們才動手？」

高遠第一個搖頭。「不能再等的了。」

說話間，轎子快要從他們下面的山溝經過，那些抬轎子的僕人已換了另一批。

後面那頂轎子的簾子仍然不時搖動，彷彿有什麼東西在內掙扎。

高遠手一指：「就是那頂轎子。」

孫鳳翔點頭。「我們先弄倒前面那頂轎子。」金刀接在手中出現。

三人相顧一眼，身形同時拔起；凌空向第一頂轎子撲落，孫鳳翔身形最快，金光一閃，兩個轎夫倒下，接一探。已然將轎子的簾子削下來，高遠同時落在轎頂上。

飛燕也不慢，雙刀盤旋，在轎後三個轎夫刀光中倒下。

那些轎夫赫然都有一身氣力，更令他們驚訝的，却是轎子內沒有人在。

後面那頂轎子同時停下來，轎夫與侍候在旁的僕人彷彿有默契，連隨轉身，拔步狂奔，前面那頂轎子未倒下的轎夫僕人亦倉惶逃命。

孫鳳翔沒有追，脚步橫移，目光緊盯在後面那頂轎子上，高遠亦自一個觔斗倒翻下來，落在孫鳳翔一側，橫移幾步，接向前行，與孫鳳翔飛燕弧形圍前去。

轎簾子仍然低垂，不時顫動幾下，裏頭應該有人坐着，却一定不會是皇帝，孫鳳翔三人這時候亦已知道，上了魏初的當了。

坐在轎子裏的到底是什麼人？高遠看樣子要衝前去抄起簾子一看究竟。

孫鳳翔即時一聲：「小心——」

「小心什麼？」高遠反問。

孫鳳翔沉聲道：「殺氣。」

高遠一怔，同時感覺一股激烈的殺氣排山倒海壓來，脫口一聲：「是誰？」

孫鳳翔輕歎一聲。「還有誰能夠發出這麼重的殺氣？」

「無極？」高遠面色一變。

孫鳳翔點頭，高遠隨即一聲暴喝：「無極，你這個老牛鼻子還不給少爺我滾出來？」

語聲甫落，那頂轎子突然紙紮似的一樣，片片碎裂，四方八面飛射，坐在當中那個人，同時呈現在三人眼前，全眞裝束，正是青城無極。

他標槍也似立在那裏，鬚髮飛揚，懷抱着一隻仙鶴，長嘴在不停啄動，那絕無疑問，也就是轎簾子顫動的原因。

並不是有人在轎內掙扎，只是那隻仙鶴在啄動轎簾子，孫鳳翔高遠飛燕現在總算明白。

高遠一拳將飛來的一塊轎板擊開，接罵道：「老雜毛，說什麼出家修道，修得可要比狐狸還要狡猾。」

無極笑笑。「這只是長興侯爺神機妙算，與貧道一些關係也沒有。」

高遠道：「魏初其實在第一次離開鏢局的

兩頂轎子裏？」

「皇帝也是，所謂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無極笑接道：「你們現在追去，也許還來得及。」

高遠冷笑。「是麼？」

無極道：「當然，在追出之前，先得闖過貧道這關。」

高遠一掄拳頭。「好啊，少爺早就想教訓你這個老雜毛一頓的了。」

無極輕撫那隻仙鶴。「貧道也很想好好的領教一下你們的身手，這一次，大概也不會有人阻止我們的了。」

高遠目光一掃。「你還有什麼幫手的，一齊叫出來，省得我們費腦筋去找。」

無極傲然道：「對付你們，貧道一個難道還不夠？」

高遠悶哼一聲。「老雜毛，看不出你的口氣也這麼大。」

無極悠然道：「貧道是有一句說一句。」

高遠一皺鼻子。「對付你，便是少爺一個也足夠有餘。」

「年青人——」無極搖頭。「這個年頭的年青人，怎會變得這樣虛僞淺薄？」

高遠自顧道：「當夜在魏初那兒，少爺只是担心傷着皇帝，在房間又放不開手脚，才讓你追出來，若非魏初叫住，在院子裏便已收拾了你。」

無極不怒反笑。「現在又是機會，這一次，不要錯過了。」

「當然。」高遠鼻子向天。

孫鳳翔接問：「魏初果然決定了去投靠燕王？」

「識時務者爲俊傑，這沒有什麼不對。」

孫鳳翔接道：「老前輩一向德高望重，青城也是名門正派，這一次助紂爲虐……」

無極截道：「都是廢話。」

「不是，」孫鳳翔搖頭。「晚輩實在替老前輩可惜。」

無極道：「那都是貧道的事情，與你一些關係也沒有，不是廢話還是什麼？」

孫鳳翔無言，高遠隨即問：「老雜毛，你還有什麼廢話，要說快快說。」

「沒有了。」無極又一聲冷笑。

「遺言呢？」高遠又問：「要不要我們轉告你家中的妻兒？」

這句話出口，他第一個笑出來，飛燕亦不禁莞爾，無極一張臉却沉了下來，笑容盡斂。

「放肆——」無極的語聲亦變爲陰沉。

飛燕不由對高遠道：「你忘了他是一個道士？」

高遠抓着腦袋。「那少爺就不明白了，他既然出家入道，怎麼還會替魏初那麼賣力？」

飛燕接口道：「不是說，魏初的兒子魏金鵬是他的徒弟？」

「現在可沒有人欺負他的徒弟。」孫鳳翔搖搖頭道：「我們最低限度還可以說是爲了功名富貴，一個出家人應該就看破紅塵才是，這實在難怪我懷疑他表面儘管是道士打扮，底子裏……」

「住口——」無極怒形於色。

高遠接問：「那你說，到底爲了什麼？」

無極拈鬚道：「事成之後，貧道就可以貴爲國師，統率天下武林。」

「國師？」高遠抓着頭髮。「做了國師就可以統率武林？有這種官？」

孫鳳翔道：「在一般人的眼中，被天子封爲國師的人必定是武功最好的人，武功天下第一，當然也就有統率天下武林的意思。」

無極拈鬚微笑，甚爲陶醉的樣子，孫鳳翔看在眼中，心內暗歎，接道：「最低限度，在皇城之內，在一般人眼中，都會認爲這樣。」

高遠盯着無極，突然道：「你們看他那陶醉的樣子。」

孫鳳翔搖頭接道：「想不到老前輩這個年紀道行，仍然擺脫不了名關利鎖。」

無極笑了笑。「你怎會明白？」

孫鳳翔冷冷的道：「我却是明白，前輩即使被封爲國師，也做不了多少年。」

無極「呵呵」大笑。「難道還有什麼人敢與老夫一爭長短？」

孫鳳翔道：「即使有，相信也會等一等，反正也不用等上多少年。」

「這是什麼意思？」無極臉色又一沉。「你說——」

「老前輩有多老，我們雖然猜不到十足，八九分大概不會少了。」孫鳳翔搖着頭。

無極的臉色更難看。

高遠大笑接道：「若是早上被拜爲國師，晚上便要躺棺材才笑話。」

無極鐵青着臉，孫鳳翔又道：「相信不至如此，三五七年會有的。」

高遠道：「難說了，好像他這把年紀，聽說眞的要成爲國師，一下子高興起來，說不定就會不堪刺激，氣血一沖，當場一命歸西。」

無極沒有作聲，狠狠的盯着高遠，在此之前，幾曾有人對他這樣說話。

高遠接道：「我看你還是老老實實的回去青城，每天唸唸經，教教弟子，看那個資質好的，悉心教導，說不定眞的能夠教出一個國師來。」

無極冷笑。「廢話。」

高遠道：「這也是爲你好，眞個動手起來，便讓你勝了，只怕你身上的骨頭也沒有幾塊能夠完整不變，那個做皇帝的，大概也不會要一個殘缺不全，只剩下半條人命的老頭兒來當國師。」

這當然是信口胡謅，無極聽在耳裏，却不禁心頭一動，眼前這三個人，飛燕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方才凌空躍下，輕功非凡，而雙刀盤旋，亦見功力。

孫鳳翔高遠二人的身手如何，經過當夜長興侯府的接觸，他已心中有數。

二人的武功他絕不否認比他的任何一個弟子要高强，尤其是孫鳳翔，更就是他們所見過的最超脫的一個年青人。

這三個人聯手，他即使最後仍然能完全擊倒，正如高遠說的，未必能夠全身而退，若是眞的落得一個傷殘收場，要坐上國師一位，只怕也大成問題。

可是這三個人他又非殺不可，否則讓他們追上去，一樣當不了國師，而這三個人看來都固執得很，除非倒下來，否則要他們改變主意，可也絕無可能。

高遠看着，打了一個「哈哈」。「還想什麼？回去算了。」

無極反問：「你們會不會回去？」

「當然不會。」高遠挺起胸膛，「我們決定了要做的事情，從來都不會反悔退縮。」

「貧道也是。」無極輕捋鬍子。「看來，我們還是乾脆動手算了。」

高遠捲着袖子，道：「你這斯當眞是老壽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煩。」

無極手一落又輕撫了那隻仙鶴幾下，雙手猛一振，那隻仙鶴一聲長唳，振翼飛了起來。長唳未絕，那隻仙鶴已經高飛半空。

無極右手接一翻。「嗆啷」龍吟，拔出了背負那柄古劍，左手隨一搭劍訣。「來——」

孫鳳翔三人身形展開，團團繞着無極一轉，成三角形包圍着無極。

高遠脚一挑，將旁邊一塊百多斤的石塊挑

起來，捧在雙手之中。

「老雜毛，先接少爺這塊石！」語聲一落，高遠雙手一揮，石塊脫手疾飛過去。

無極輕喝一聲，偏身揮劍，「刷」地硬硬將那塊石斬爲兩邊，散碎落在地上。

「好鋒利的劍！」高遠大笑。

「是貧道的內力深厚。」無極冷笑說。

「是劍利——」高遠左右脚雙飛，又將兩塊石踢了過去。

無極左手一抓，正好抓住了飛來的第一塊石，接將之迎向第二塊，霹靂一聲，一齊碎裂飛散。

高遠却說道：「想不到這兒的石這樣稀鬆，一砸就碎。」

無極冷笑道：「看來貧道不好好的教訓你一頓，你是不會服氣的了。」

「你還是青城派掌門的時候，少爺尚且未服氣，現在變了魏初的奴才，還要少爺服氣，豈非妄想。」高遠仰面向天，不再瞧無極。

無極悶哼，左手把劍訣，壓在劍柄上，脚踏七星，「霍霍霍」，迅速幾個變化，地面上隨即出現了幾個脚印，每一個都深逾一寸。

他只是脚步移動，並沒有向孫鳳翔三人攻擊，劍勢也沒任何變化，但劍氣已迫人眉睫。

孫鳳翔一聲「小心」，金刀一閃，指向無極。

高遠同時在腰帶上抽出了一條十三節的鍊子鞭，迎風一抖，「錚錚」聲中，每一節都彈出了三個利鈎。

這條鍊子鞭乃是他親自設計打造，用的是上佳的精鋼，那些利鈎更是妙用無窮，非獨增加了鍊子鞭的殺傷力，而且鎖拿對方的兵器，當眞是百發百中，一招往往便見功。

他甚少用這條鍊子鞭，那當然是甚少有機會，也甚少人要他動用這條鍊子鞭去對付。

無極這一劍若是不變，勢必穿過刀勢，再刺入孫鳳翔要害，但孫鳳翔金刀必定同時擊中他的要害。

這又是拚命的招式，無極絕對有信心讓開要害，却沒信心不被金刀重傷。

那若是沒有高遠兄妹在旁，無極只怕會拚一拚，但他現在如果身受重傷，高遠兄妹一定不會錯過這機會，一拚之下，不難拚出一個同歸於盡。

他非獨要殺死孫鳳翔他們，還要活下來安享榮華富貴，在天下武林同道之前揚威耀武，若是連自己也死掉，這一戰在他來說便毫無意思的了。

所以他又怎肯與孫鳳翔拚命？但是到現在，他仍然有信心一一收拾眼前這三個敵人。

孫鳳翔也不知道是否看出無極這個人的弱點，金刀急進，無極的反應若是稍慢，不肯硬拚就必會傷在他雙環之下的。

無極的反應異常迅速，劍才入套，身形便已倒掠了開去。

孫鳳翔緊追不捨，飛燕、高遠亦同時趨前，三個人四股兵器同時齊齊追擊。

無極一退三丈，劍一引，「嗆啷」一聲中封開了四股兵器，孫鳳翔三人身形落下一轉，又將無極包圍起來，高遠鍊子鞭先到，一條毒蛇也似疾射向無極的咽喉。

這一鞭高遠滾地揮出，角度奇詭，無極眼快手急，劍一劃撥開，那知道高遠那條鍊子鞭一彈開立即捲回，「錚錚」聲中，毒蛇也似纏住了無極那支古劍的劍身。

孫鳳翔飛燕並沒有放過這機會，左右齊上，刀齊向無極襲來。

好一個無極，劍一抽不脫，身形立時一隻怒鶴也似，沖天飛起來。

高遠雙脚一分，立地生根，但仍然被牽的直往上飛起。

孫鳳翔看在眼內，猛一提眞氣，凌空一個風車大轉，雙脚不偏不倚，竟落在那條被牽着的鍊子上，也就踏着那條鍊子凌空奔往無極。

這一着實在險到了極點，沒有他這個胆量，也不會施展出來。

無極看在眼內，面色一變，身形翻滾，那剎那，孫鳳翔已然從鍊子上拔高，凌空向無極撲落。

無極凌空三個翻滾，古劍已脫出鍊子纏繞，一翻，橫掠在面前，孫鳳翔金刀即時削向無極右肩。

「噹」的裂帛聲響，無極右肩衣服被勁風撕裂，但間髮之差，亦已讓開了肩骨，那金刀的刀背却仍撞在他的肩下背上。

這一刀的力道雖然已被卸去不少，仍然將無極撞出了半丈。

無極身形斜斜落下，立時穩定，雖然只是輕傷，面色已是難看到了極點，出道以來，他還是第一次吃這種虧。

高遠看在眼內，大笑道：「老雜毛，這一環打得你痛不痛？」

無極面色一變再變，霹靂一聲的怒吼，人劍合成一道飛虹，直取高遠。

孫鳳翔知道這個道人已經動了眞怒，一聲「小心」同時，身形已撲向無極右邊，金刀壓成了一道金虹，猛襲向無極的要害。

無極的劍與高遠的鞭這時候已交擊三次，高遠鍊子鞭三歇而衰，無極暴喝聲中，劍一引，再刺高遠，孫鳳翔的金刀這時候到了。

無極暴喝一聲，劍急回，擋開了掃向要害的金刀，身形接展，連攻二十七劍。

孫鳳翔轉身，金刀一變「朝陽式」，迎向

鋒，片刻間連擋六十八鞭，七十二刀，百零八金刀撲擊，金鐵交擊聲珠走玉盤，响過不絕，煞是動聽。

接一聲霹靂暴喝，無極古劍環身一劃，只一劍，便將三人迫回去，他的劍沒有停下，霍霍接連三個虛招，人劍合一，靜止不動。

孫鳳翔高遠飛燕三人不約而同吸了一口眞氣，蓄勢以待。

無極目光一掃，冷笑道：「你們都不要命了。」

高遠嬉皮笑臉應道：「我們又不是要做國師，要不要命都沒要緊。」

無極怒道：「貧道就是拚着這個國師不做，今天也要殺了你這個小子。」

高遠道：「你做不做國師是你的事，要拚命，少爺隨時都奉陪。」

無極冷笑道：「你眞的不怕死？」

高遠大笑。「能夠與一派掌門拚個你死我活，少爺已經甚感快慰，雖死無憾的了。」

無極一怔，暗忖。「這幾個小輩，憑我的身份跟他們拚命，的確不是一件體面的事。」

「何況這位掌門人還將會是國師？」高遠大笑不絕，隨又招手道：「來，劈殺我這個小子。」

無極咬牙切齒，脚踏七星，劍勢又是幾個變化。

高遠擺手道：「你若是做了國師，也許眞的不消動手，隨便擺個姿勢，便能夠將敵人嚇跑，現在，還是差一點兒。」

「小輩——」無極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情緒逐漸激動起來，在青城山上，從來就只有他罵人，那些弟子對他既敬且畏，就是魏金鵬，也不敢在他面前大聲說話，到了長興侯府，魏初也是恭恭敬敬，其他的人更就不在話下。

可以說，有生以來，就只是高遠對他這樣子無禮，那天清晨在蒼松之下，他便已有意好好的教訓高遠一頓，只是有事在身，不想節外生枝。

現在他知是這個意思，只要高遠等知難而退，不爲已甚，那知道高遠非獨不領情，而且對他這個老前輩一些也不客氣。

孫鳳翔方才刀背的一片更將他這位老前輩的尊嚴打掉了一半，令他矛盾的只是是否值得爲此而將一條這樣寶貴的性命拚掉。

孫鳳翔彷彿知道無極在想着什麼，這時候突然插口道：「我看我們還是別打下去了。」

無極尚未答話，高遠已接上口：「這並不是我們怕了你。」

「只是打來沒有意思。」孫鳳翔又道：「只因爲不管勝負如何，你這個國師都是做不成的了。」

無極冷笑。「貧道只知道打下去還有很大的希望，不打下去，便眞的全無希望。」

孫鳳翔不再說話，從無極的說話神態他已經知道這個老道士是至死不悔的了，高遠却叫起來。「少爺可看不出你還有多大希望，方才那一刀若是拍得重一些，你現在已經是爛泥一堆。

無極的怒火陡然冒起來，厲聲道：「打，一定要打下去，貧道倒要看你們這三個娃兒如何拚掉貧道這條命。」

語聲一落，左手食、中兩指按劍訣在劍脊自下至上一推，舉劍齊眉，奔向前去，直追高遠。

孫鳳翔飛燕齊上，孫鳳翔先到，金刀倒落，無極的去勢不由一頓，怒叱聲中，回劍劃向孫鳳翔。

刀劍相交，十六下急响，孫鳳翔去勢更急，奮不顧身，直欺入無極的中門，他金刀巧幻，一刀中門，無極的劍勢便很難施展得開。

以孫鳳翔的刀法，原是難不倒無極，那片刻刀劍相交，無極的劍是最少有三次機會可以將孫鳳翔刺傷，但他的劍若是直刺出去，孫鳳翔的金刀一定會乘隙而入。

這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無極完全沒有把握在劍刺向孫鳳翔同時讓開孫鳳翔的反擊，所以他的劍沒有刺出去。

連接十六刀，他再接一刀，劍一推，一股內力透出，借刀使力，從孫鳳翔頭上翻過。

飛燕雙刀高遠一鞭相繼落空，與孫鳳翔一齊轉身，無極已經在三丈外落下，瞪着孫鳳翔道：「你那算是什麼武功？」

孫鳳翔冷笑道：「殺人，拚命的武功。」

無極冷笑：「你就是懂得殺人？拚命？」

「你難道不懂？」孫鳳翔反問。

無極說道：「好的武功必要顧及全身的要害，無懈可擊，同時尋隙抵暇，制敵於石火之間。」

孫鳳翔道：「不錯。」

無極道：「你在方才那一招之中，最少有三處破綻。」

孫鳳翔却問：「那你爲什麼不出劍？」

無極悶哼一聲。「跟你這種不懂武功的人談武功，是白費唇舌。」

孫鳳翔還未答話，高遠已大笑道：「是你要談，我們可沒有這個興趣。」

「都是瘋子。」無極怒形於色。

高遠又道：「我們現在又不是參加武術大賽，一招一式的對拆，表演給誰看？」

飛燕嬌聲笑道：「道長若是有興趣，却無妨表演一番，好讓我們見識一下，什麼才是眞正的武功。」

無極嘿嘿冷笑，脚踏七星，一聲「仙人指路」虛刺一劍，身形同時變化。

這果然是一招「仙人指路」，手眼步法，配合得恰到好處，當眞妙到毫巔，無懈可擊。

孫鳳翔三人看在眼內，無不衷心佩服。他們都懂得這一招「仙人指路」，却是到現在才知道這一招可以有這麼多的變化，又能夠攻守呼應。

要將這一招練到這個地步，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情，經驗、功力、恒心缺一不可。

他們不能不同意無極的劍術實在已經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這是一招『仙人指路』。」無極收劍，傲然冷顧三人。

孫鳳翔道：「能夠將這一招練到這個地步的人並不多。」

高遠接道：「少爺可瞧不出這一招有何特別之處。」

無極道：「憑你的見識，當然瞧不出。」

高遠不怒反笑。「好，你雖然笨一點，跟少爺學到現在，總算已知道如何將話說得刻薄一些。」

無極怔在那裏，高遠接道：「但要少爺生氣，還差一點兒。」一頓轉問：「下一招你要給我們示範的是什麼？」

「仙人指路！」無極一字一頓，「指」字出口，他的劍已指了出去，到了「路」字，劍已到了三人面前，一招三式，分刺三人。

三人兵器展開，搖開來劍，左右一分，又將無極包圍起來。

無極身形轉動，劍出不停，一連十三招，「仙人指路」迫開三人，再一指，急指高遠，對於這個小輩，他顯然痛恨之極。

飛燕雙刀旁來，被無極長袖震開，孫鳳翔金刀急截，總算截一個正着，無極偏身一閃，劍尖一點高遠鞭梢，借力使力，翻身從高遠頭上飛過，人在半空，竟然能夠再對高遠施出一招「仙人指路」！

（未完・六）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飛・圖

毒王顯毒功 紅蠱鬥黑蠅

直到十五年前……某一個深夜之中，老夫正在以酒解愁，忽然她趕到了老夫居處。那時老夫有醉意，一時衝動之下，做出了不可告人之事……」

話鋒一頓，長吁不語。

冷天星同情的道：「這也是人情之常，前輩既是與她衷心相愛，也用不着如此自責！」

天南毒王搖頭苦笑道：「老夫雖不必因此自責，但沒料到因此却鑄成了大錯，老夫雖以用毒見長，但體內並無毒素存在，是以當時並未查察有何異樣，但事後我這青妹却腹痛如絞，面色青烏，有了中毒之象，老夫大驚之餘，幾經查看，一些也看不出是中了何種毒素，直到最後，老夫才悟出……」

似是下面之言甚難出口，遲疑良久，「十五年！……」冷天星差點跳起來，叫道：「十五年來，這位前輩都是這樣子麼？」

天南毒王獨孤恨道：「不錯，老夫雖未能給她治好，但也全虧老夫用以毒攻毒之法，使她活了十五年，但現在……」沉聲一嘆，道：「只怕一切都要結束了！」

冷天星道：「爲什麼，難道……」

天南毒王長嘆一聲道：「老夫的辦法一切都想盡了，但她的性命最多也只能再延續上三兩日的時光了……」

冷天星也禁不住嘆口氣道：「造化弄人，實在，實在……」

但他「實在」了半天，也沒有實在出個所以然來。他原是因爲天南毒王以用毒成名，却不能不看着這世上惟一的心愛之人中毒而死，大生慨嘆之情，當下話鋒一轉道：「不知這位前輩是中的什麼毒？」

「這……」天南毒王頓時面色一紅，遲疑了一下，道：「慾毒！」

「慾毒！……」冷天星喃喃半晌，搖搖頭道：「在下對用毒一道，一無所知，還是第一次聽說有此一毒！」

天南毒王道：「不要說你，就是老夫，事前也是一無所知……」微微忖思了一下，道：「她名葉文青，我倆是在苦難中相逢相愛的一對難侶，但命途多舛，我倆苦戀十餘年，始終未能有一次單獨相聚，

前文提要：

將冷天星交給師父百了禪師，清除被空空妖尼種下的蠱液，冷天星才大夢初覺，回想替妖尼做了三件壞事，心裏難過，要將她除去，爲武林除害，百了禪師叫不了和尚協助他去青雲庵，二人在路上發現寒星堡主上官倫中了陰靈教八步斷魂散之毒，叫他們回去青雲庵，到庵前停下，不了和尚拿起鐵笛吹起來，引來一條巨蛇，那蛇很馴服，聞笛起舞，張牙舞爪，直向青雲庵奔去。冷天星見一灰衣老人，手抱中年病婦也緩步到庵上叩門，沒人應，折回向冷天星方面停下來……

方才接下去道：「那是因爲十餘年相慕相思，一股慾念壓抑心頭，由於老夫畢生運用百毒，也把這一股慾念像對某種毒素一般，在不知不覺間運轉了起來，久而久之，已有了實體存在，當願望一旦實現之後，一股慾毒盡入我這青妹體內，是以登時發作了起來，百藥罔效。最後老夫迫而用以毒攻毒之法，運盡世上所有的毒性，壓抑她所受的慾毒，這樣雖使她的生命暫時保留了下來，但却形同廢人，一直纏綿不起，十五年來，老夫抱着她走遍了天涯海角，深山大澤，覓求能治得她的良醫良藥，但十五年來，除了繼續用以毒攻毒之法延續她的生命之外，却任何什麼也不曾遇到。」

冷天星對他不由更加同情了起來，心想：他倒是一個用情頗專之人，十五年中

抱着她中毒的情人走遍天涯海角，去設法覓求良醫，不但毫無怨言，而且情感彌篤，這實在不是常人所能之事。

看來這老傢伙不但是毒王，而且也可尊爲情聖了。

忖思之間，只聽天南毒王又道：「你叫什麼名字？」

冷天星忙道：「在下冷天星！」

天南毒王喃喃了一下，道：「老夫一生除了我這青妹之外，從不曾與人講過這麼多的話！……」

冷天星道：「是前輩瞧得起在下。」

天南毒王雙眉微鎖道：「不，你要替我做一件事！」

冷天星怔了一怔，暗忖，聽他多講幾句話也要給他報酬，這老傢伙實在太有點不近人情了。

當下只好答道：「只要是在下力所能及之事，一定會爲前輩效勞。」

天南毒王悠悠的吐了一口長氣道：「我這青妹最多只能再活三天，她若一死，我也是活不成的了，所以我要拜託你替我辦辦此事……」

冷天星道：「究竟是什麼事，前輩何不明說？」

天南毒王道：「等我倆死了之後，隨你的意思選一處地方，給我們挖一個墓穴，把我倆埋入地下，立上一方石碑，要寫：『天南毒王獨孤恨玉面觀音葉文青俠侶之墓。』老夫從不曾對誰說過謝字，但今天要說一句謝謝你了！」

冷天星怔了一下，道：「這……這……這……」

他覺得有許多話要說，但一時之間却又不知說什麼才好。

天南毒王所託之事，使他無法答應，却又無法推辭，眼下他要事羈身，空空妖尼，白菱秋，上官倫……他那有多餘的時間來先等人死，再爲人掘墳立碑，這實在是一件十分滑稽之事。

其次，天南毒王立意殉情，以那人的孤傲個性，只怕也是說到做到，自己縱使費上些口舌，也難以把他說得心回意轉。

忖思半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天南毒王雙眉深鎖，道：「怎麼，你大約是不肯答應吧！」

冷天星吶吶的道：「不是不肯答應，是……」

天南毒王兩眼一瞪道：「是什麼，也許我瞎了老眼，看錯了人，你也是良心已壞之人，却騙了老夫半天……」

冷天星苦笑道：「前輩不必發怒，且等我把話說完……俗語云，好死不如惡活，前輩尚未絕望，爲何輕易言死？」

天南毒王怔了一怔，道：「沒用了，十五年來，我已用盡了一切可能，仍然找不出辦法，短短三兩天的時光，又能有什麼用處？」

冷天星忖思半晌，忽道：「前輩可否容在下詢問一個問題？」

天南毒王目光森然一轉，道：「老夫答應你的建議，在這三兩天之內，再盡一切可能來挽救我這青妹的性命，但如仍然無效，你是否答應爲我兩人修墳立碑？」

冷天星頷首，說道：「在下答應就是了！」

天南毒王嗯了一聲道：「老夫相信於你，現在你可以提出問題來了！」

冷天星道：「方才前輩曾去青雲庵叫門，爲何一叫即返？」

天南毒王怔了一怔，伸手遙遙一指道：「你說的就是那座尼姑廟麼？」

冷天星頷首，說道：「不錯，就是那裏。」

天南毒王皺皺眉頭道：「老夫原想在那裏借宿一宵，但後來發覺不對，就離開了！」

冷天星緊瞪着問道：「什麼不對？」

天南毒王瞄了他一眼道：「廟中五毒蘊聚，可見那廟裏的尼姑也是精於用毒之人，老夫不願去觸那霉頭！……」

冷天星奇道：「這又爲了什麼？」

天南毒王道：「十分簡單，同行相忌，相見之下，她們必然一眼就看出老夫精於用毒，也必會盡力試探老夫造詣虛實，老夫既已混到毒王之譽，又何必去惹那些麻煩，何況，老夫平生最不願見尼姑」

冷天星道：「但如萬一她能治得了葉前輩所中的毒傷呢？」

天南毒王搖搖頭道：「那是絕無可能之事，老夫不存此望！」

冷天星方欲答言，却見不了和尚忽然一翻身爬了起來，踉踉蹌蹌，疾奔而至。

冷天星見狀不由怔了一怔。

天南毒王也有些意外的伸手一指不了道：「這和尚是瘋子麼？」

冷天星忍不住笑道：「一些不瘋，不過却有些裝瘋！」

天南毒王豁子一噘道：「老夫最恨的就是這樣的人，殺了他吧！」

只見他右掌一翻，掌心中頓時一片烏黑，分明要賞給不了和尚一記毒掌，立時致他於死。

冷天星吃了一驚，連忙變手亂搖道：「這和尚雖有些裝瘋，但人却不壞！」

不了和尚也咬牙笑道：「別忙，別忙，我和尚不懼一死，不過，在死前却有點小小要求……」

天南毒王右掌一收，道：「你要求甚麼？」

不了和尚徐徐自腰中抽出鐵笛，道：「我和尚對吹笛一道，頗有心得，想在臨死之前吹奏一曲，一來替施主消愁解悶，二來先超渡一下我自己的亡魂！」

天南毒王縮回右手，卸去毒功，冷冷的道：「你吹吧！」

不了和尚嘻笑從容，鐵笛一橫，當眞吹了起來。

那笛聲並無甚麼特殊之處，但聽起來却十分悅耳，使人心性平和，血順氣暢，滿腹的憂煩似乎都已一掃而空。

不久，不了和尚鐵笛一收，住口不吹。天南毒王眉頭舒展，露出了一絲難得的笑容道：「和尚，你怎麼不吹了！」

不了和尚道：「我和尚吹完了。」

天南毒王忘情的讚道：「老夫畢生不解音律，但這笛聲實在好聽！」

不了和尚黃牙一咬道：「既聽了我的笛聲，咱們交個朋友可好？」

天南毒王不假思索的道：「好，好，反正我已是將死之人，就多交你這個和尚吧！」

不了和尚笑容一改道：「既然成了朋友，咱們就該算算賬了！」

天南毒王奇道：「咱們素昧生平，有甚麼賬可算！」

不了和尚道：「我和尚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弄了一條五花蟒，以刺腹截火之術，去刺探那老妖婆的虛實，却被你一脚活活踩死，怎的沒有賬算？」

天南毒王怔了一怔，道：「那蛇是你放的！」

不了和尚道：「如非我放的，我如何知道？」

天南毒王皺眉道：「五花蟒處處皆有，老夫抓一條來還給你吧！」

不了冷冷一笑道：「說得倒是輕鬆，一條五花蟒事小，誤了我和尚的事大，這筆賬只怕很難算得清了！」

天南毒王似是仍然受着那笛聲的影响，毫無怒意的道：「依你說，那又該怎樣辦呢？」

不了和尚眼珠連轉幾轉道：「你既有毒王之稱，用毒自是專長的了！」

天南毒王道：「那是自然。」

不了和尚咬牙道：「天下用毒之人極多，你都比他們強麼？」

天南毒王朗聲道：「老夫若非強過他人，怎會博得毒王之譽？」

不了和尚笑道：「那很好……」

伸手向青雲庵遙遙一指，道：「這廟中的尼姑，也是精於用毒之人，只要你降服得了她，咱們的賬目就算完結，而且，說不定對你也有些好處！」

天南毒王道：「那容易，反正老夫就要死了，就幫你去把她弄死算了！」

不了和尚道：「別忙，那老妖婆不但精於用毒，對巫蠱之術，也是研究有素！你自忖能勝得了他麼？」

天南毒王兩眼一瞪道：「我天南毒王怕過誰來？」

不了和尚轉向冷天星得意的笑道：「行了，咱們直衝青雲庵！」

天南毒王忽然沉聲一喝，叫道：「且慢！」

不了和尚回頭一驚道：「怎麼，你……改了主意！」

天南毒王哼了一聲道：「老夫既經答應之事，絕不反悔，不過……」

伸手向昏睡中的葉文青一指道：「我這青妹怎麼辦呢？」

不了和尚抓耳撓腮的道：「讓他在這裏躺一會兒不行麼？」

天南毒王面色一沉，道：「胡說，十五年來，我都沒離開過她一步，如今她大限將到之時，我怎能讓她獨自躺在這荒山郊外！」

不了和它忽的一拍腦袋道：「這也好辦……」

轉向東方雲等叫道：「辛苦辛苦你們，快些尋些枯枝野草，弄一副舒服的抬床來，撥出兩名力大之人，小心抬着這位女俠！」

東方雲等喏喏連聲，立刻派出幾人，弄來一些枯枝野草，以及荊條之類，迅快的弄成一副抬床。

天南毒王仔細的看了一下，倒也無話可說，親手把他的愛侶葉文青抱了上去，由兩名身高力大的寒星堡人抬着，向青雲庵走了過去。

這是一隊十分古怪的行列。但見天南毒王大步當先，身後緊隨着抬着葉文青的兩名寒星堡人，天南毒王邊走邊回頭，看着他這在苦難中混了一生的愛侶。

在葉文青抬床之後，是冷天星與不了和尚。而後又是抱着上官堡主的東方雲，最後則是十多名寒星堡的門人弟子，一行人浩浩蕩蕩向前走去。

此刻已到了五鼓向盡，天色將明之時。遙遙看去，青雲庵一切如常，表面上實在看不出甚麼動靜。

不久，天南毒王忽然脚步一收，站了起來。

此處距青雲庵尚有五六十丈的距離，通過一片草地，再通過一片疏林，就是青雲庵的所在了。

冷天星趕上幾步，道：「前輩怎麼停下來了？」

天南毒王沉凝的道：「這廟中的尼姑，叫甚麼名字？」

冷天星忙道：「他自稱空空神尼，但外人却以空空妖尼，或是老巫婆稱之！」

天南毒王用手指輕敲前額，吶吶的道：「無名之輩，怎的也會在此佈起五毒陣來！」

「五毒陣！……」冷天星怔了一怔：「前輩是說她已在廟前佈上了陣式麼？」

天南毒王道：「不是廟前，而是在廟的四周！」

冷天星皺眉道：「這五毒陣前輩能破得了麼？」

天南毒王嗯了一聲道：「老夫相信於你，現在你可以提出問題來了！」

冷天星道：「方才前輩曾去青雲庵叫門，爲何一叫即返？」

天南毒王怔了一怔，伸手遙遙一指道：「你說的就是那座尼姑廟麼？」

冷天星頷首，說道：「不錯，就是那裏。」

天南毒王皺皺眉頭道：「老夫原想在那裏借宿一宵，但後來發覺不對，就離開了！」

冷天星緊瞪着問道：「什麼不對？」

天南毒王瞄了他一眼道：「廟中五毒蘊聚，可見那廟裏的尼姑也是精於用毒之人，老夫不願去觸那霉頭！……」

冷天星奇道：「這又爲了什麼？」

天南毒王道：「十分簡單，同行相忌，相見之下，她們必然一眼就看出老夫精於用毒，也必會盡力試探老夫造詣虛實，老夫既已混到毒王之譽，又何必去惹那些麻煩，何況，老夫平生最不願見尼姑」

冷天星道：「但如萬一她能治得了葉前輩所中的毒傷呢？」

天南毒王搖搖頭道：「那是絕無可能之事，老夫不存此望！」

冷天星方欲答言，却見不了和尚忽然一翻身爬了起來，踉踉蹌蹌，疾奔而至。

冷天星見狀不由怔了一怔。

天南毒王也有些意外的伸手一指不了道：「這和尚是瘋子麼？」

冷天星忍不住笑道：「一些不瘋，不過却有些裝瘋！」

天南毒王豁子一噘道：「老夫最恨的就是這樣的人，殺了他吧！」

只見他右掌一翻，掌心中頓時一片烏黑，分明要賞給不了和尚一記毒掌，立時致他於死。

冷天星吃了一驚，連忙變手亂搖道：「這和尚雖有些裝瘋，但人却不壞！」

不了和尚也咬牙笑道：「別忙，別忙，我和尚不懼一死，不過，在死前却有點小小要求……」

天南毒王右掌一收，道：「你要求甚麼？」

不了和尚徐徐自腰中抽出鐵笛，道：「我和尚對吹笛一道，頗有心得，想在臨死之前吹奏一曲，一來替施主消愁解悶，二來先超渡一下我自己的亡魂！」

天南毒王縮回右手，卸去毒功，冷冷的道：「你吹吧！」

不了和尚嘻笑從容，鐵笛一橫，當眞吹了起來。

那笛聲並無甚麼特殊之處，但聽起來却十分悅耳，使人心性平和，血順氣暢，滿腹的憂煩似乎都已一掃而空。

不久，不了和尚鐵笛一收，住口不吹。天南毒王眉頭舒展，露出了一絲難得的笑容道：「和尚，你怎麼不吹了！」

不了和尚道：「我和尚吹完了。」

天南毒王忘情的讚道：「老夫畢生不解音律，但這笛聲實在好聽！」

不了和尚黃牙一咬道：「既聽了我的笛聲，咱們交個朋友可好？」

天南毒王不假思索的道：「好，好，反正我已是將死之人，就多交你這個和尚吧！」

天南毒王冷冷一笑，又向前行出十丈距離，站了下來。

冷天星試探着道：「前輩果然毒功蓋世，但不知方才那是甚麼毒氣！」

「毒氣？……」天南毒王哼了一聲道：「那是老夫的『黑乳蠅』，這種神蟲小到肉眼難見，大批的放了出來，看去有如一團霧氣而已。」

冷天星暗中不由咋舌道：「那片紅光不知是什麼名堂！」

天南毒王傲然一笑道：「那是數以萬計的『紅虺蠱』，可惜都已死於老夫的『黑乳蠅』腹中了！」

說話之間，忽覺一陣悉率之聲傳入了耳鼓之中。冷天星急道：「前輩可曾聽到那……」

天南毒王揮揮手，道：「你且退開一些！」

冷天星不諳毒功，只好依言退開數步

天南毒王哼了一聲道：「如果破不了一座區區的五毒陣，我也就枉自被稱毒王了……」

一言未畢，忽的揚空一抓，一掌劈了出去！

這一劈有如一聲沉雷突起，但見一股黑濛濛的霧氣激射而出，逕向面前丈餘開外罩去！

說也奇怪，但見草叢之中經那黑濛濛霧氣的一擊一罩，忽的飛起一片紅光，與那股黑氣糾纏旋滾，攪成一團。

初時，那片紅光似是頗佔優勢，眼前只見紅光耀眼，但時間一久，却漸漸黯淡無光，終於被那團黑氣完全壓制了下去。

天南毒王冷冷一笑，又向前行出十丈距離，站了下來。

冷天星試探着道：「前輩果然毒功蓋世，但不知方才那是甚麼毒氣！」

「毒氣？……」天南毒王哼了一聲道：「那是老夫的『黑乳蠅』，這種神蟲小到肉眼難見，大批的放了出來，看去有如一團霧氣而已。」

冷天星暗中不由咋舌道：「那片紅光不知是什麼名堂！」

天南毒王傲然一笑道：「那是數以萬計的『紅虺蠱』，可惜都已死於老夫的『黑乳蠅』腹中了！」

說話之間，忽覺一陣悉率之聲傳入了耳鼓之中。冷天星急道：「前輩可曾聽到那……」

天南毒王揮揮手，道：「你且退開一些！」

冷天星不諳毒功，只好依言退開數步

，只見天南毒王忽的一矮身，就地端坐了下去。

不久，緩緩伸出雙手，分向左右輕輕拂動。

冷天星細心看去，只見他十指指縫之中都噴出一縷細弱難見的白氣，向前激射了過去。

那悉率之聲愈來愈加清晰，最後，只見丈餘外草叢中一陣蠕動，五條奇奇怪怪的小蛇一下子竄了出來。

那五條小蛇共分紅白黑黃綠五色，每一條的頭上都有一個細小的犄角，誠然是稀世難見的五條怪蛇。

只見牠們俱昂首吐舌，奮力前撲。但在牠們面前却像堵起了一道石牆一般，任憑如何向前猛衝，也是難越分毫，無法衝得過來。

僵持了大約盞茶光景，只見天南毒王忽然呵呵一笑，雙掌不再左右拂動，却猛然一收，振袖一抖。

只見他袖筒之中原來裝着一隻碗口大小的蟾蜍，一經抖出，正好落在那五條小蛇之前。

五條小蛇驟見蟾蜍落了下來，似是十分懼怕，俱皆頭尾平貼地面，不敢再動上一動。

那蟾蜍肚腹一鼓一鼓，忽而大嘴一張，紅舌吐出尺餘長短，把五條小蛇盡皆吞了下去。

天南毒王抖手一抬，那蟾蜍又復飛回了衣袖之中。

冷天星看了他一眼，忍不住笑道：「料不到前輩身上竟然還帶着這種神物。」

天南毒王呵呵大笑，道：「老夫身上所帶的毒物至少有一百多種，你能看得出歷？」

冷天星再度向他看了一眼，只見他身形細長，除了一身衣服之外並無長物，若說他身上竟藏有一百多種毒物，實在是使人難以置信之事。

說話之間，又復一路向前走去。

眨眼之間又走出十餘丈遠，距離青雲庵已剩了二十餘丈。

只見天南毒王身子一站，忽然叫道：「奇怪啊！……」

冷天星忙道：「前輩奇怪什歷？」

天南毒王說道：「這五毒陣，爲何撤了！」

冷天星噗哧一笑。「那十分明顯，定然是她自知不敵，方才撤的。」

天南毒王恍然大笑道：「不錯，假如換了是我，我也會被迫撤陣！」聲調一揚，說道：「老夫當先開路，可以長驅直入了。」

說話之間，果然大步走去，直抵山門之外。

山門關得死緊，裏面靜寂無聲，彷彿一點事情都沒有發生過，又彷彿那空空妖尼已經悄悄遁去。

冷天星搶步向前，就欲伸手推門。

他因惦記着白菱秋的安危，是以比任何人都要心急。

只聽天南毒王忽然沉聲，叫道：「別動！」

冷天星怔了一怔，連忙停手道：「爲什歷？」

天南毒王伸手一指道：「這山門俱都已用七虺毒液塗過，只要略一沾碰，頃刻之間就會致命，使人化爲一灘血水。

冷天星愕然一驚，却步不前。

天南毒王徐徐伸出手掌，蓬的一聲拍了下去。

但聽卡喳一聲，兩扇山門已經向內倒了下去。

天南毒王回首一顧道：「誰對裏面路熟？」

冷天星忙道：「這裏只有在下來過一次。」

天南毒王頷首道：「可知她的毒室所在？」

冷天星略一忖思，心想 所謂毒室，定必就是那間曾經救治白菱秋的密室，當下應道：「在下知道。」

天南毒王一笑道：「快些帶路，直到毒室門口……」目光一轉，又道：「暫時之間，不必再畏懼毒素了！」

冷天星毫不遲疑，身形一閃，躍入門內，憑他記憶所及，向那間地下秘室的入口之處走去。

那入口本在一座偏殿之中，冷天星一路而行，並不見有人跡，眨眼之間已到暗門之前。

冷天星手下脚步，道：「由此而下，就是那間密室了！」

伸手拔劍，就欲向暗門砍去！

天南毒王一笑道：「住手！」

冷天星又收住劍式道：「這暗門上縱然有毒，在下用劍去砍，大約也不會被毒波及！」

說話之間回頭看去，只見一行人俱皆跟了進來，把偏殿之中擠得滿坑滿谷，再無隙地。

只聽天南毒王道：「那倒不是，而是不需要了！……」放聲一笑，叫道：「裏面的人還不出來歷？」

話聲未落，只見暗道石門大開，空空妖尼正端坐門內。

冷天星初時一驚，繼則大怒道：「老妖婆，你害得我好苦……今天若不把你剁成肉泥，誓不離此！」

空空妖尼並無怒意，却陰陰一笑道：「別忘了你那情人白菱秋還在我的掌握之中，而且她對我百依百順，現在還吊在後面呢！」

冷天星大喝道：「好殘狠的手段！」

空空妖尼說道：「貧尼早已算到有這一着，但却沒算到你們這些人會遇到一齊來！」

不了和尚咬牙一笑道：「一着錯，滿盤輸，既然你沒算到這一着，那就註定妳要完蛋了……」微微一頓，道：「這樣吧，念在同是佛門弟子，只要妳肯束手就縛，等妳命駕西天之後，我一定給妳念上三天無名經！」

空空妖尼大怒道：「野和尚，若妳被我抓到，小心我把你喂了鷲鷹！」

不了和尚舌頭一伸，道：「對了，聽說妳那兩隻鷲鷹又肥又大，正好炙了下酒。」話說完，却身子一縮，退後了五六步遠。

空空妖尼神態從容，淡然一笑道：「施主被尊爲毒中之毒，既已連收我數萬紅

虺蟲蟲，與蛇門五虎大將，也該就此罷手了，爲何還要逼人太甚。」

天南毒王板着臉道：「這沒有辦法，是爲了新交的兩個朋友！」

空空妖尼大笑道：「這倒是新鮮事兒，天南毒王獨孤恨也有了朋友……」聲調一沉道：「今天既已找上門來，想要怎樣，可以劃出道兒來了！」

天南毒王道：「除了一搏之外，自然別無他法，不過……」微微一頓道：「搏鬥之法却可由妳選擇！」

空空妖尼笑道：「到底是毒王的風度，有些與衆不同。」

天南毒王怒道：「快些解決了此地之事，老夫還有別的要事呢！」

空空妖尼側頭忖思了一下，道：「不論任何搏鬥之法，你都接受歷？」

天南毒王道：「那是自然，只要你能提得出來，凡是與毒有關之事，老夫均可答應於你，一決勝負！」

空空妖尼桀桀一笑道：「也好，咱們互食毒物可好？」

天南毒王道：「互食毒物……」天南毒王倒着實怔了一怔，問道：「要怎樣互食？」

空空妖尼道：「你給我吃一樣，我給你吃一樣，早晚吃到一方認輸，或是毒發而死爲止，這辦法可好！」

天南毒王毫不躊躇的道：「既由你提了出來，老夫怎好拒絕……」伸手向前一遞，說道：「有什歷可口的毒物，先拿來吧！」

空空妖尼嘻嘻一笑，驀的向袖中一掏，掏出了一個鵪蛋大小的蜘蛛，向天南毒王遞了過來。

那蜘蛛如果加上腿脚，足有巴掌大小，遍體生着綠毛，看上去實在令人既感恐怖，又覺噁心。

但天南毒王却毫不在意的伸手接了過來，道：「八脚蛛，好東西！」

一張口塡了下去，口唇吧噠幾下，吃了下去。

空空妖尼嘻嘻一笑道：「施主到底不負毒王之譽，果然好胃口……」伸手一張道：「貧尼該吃你的美味了！」

天南毒王略一忖思，突然由懷中取出了一隻天牛，擲了過去，道：「老夫出門在外，沒携帶什歷好的東西，這一點就算回敬吧！」

空空妖尼冷冷一笑，接了過去。她略一審視，道：「這東西也有毒歷？」

天南毒王道：「在中土之內，這東西似乎無毒，但牠生在邊疆之外，就多少有一點不同之處了……」

空空妖尼細看了一眼，却沒看出什歷名堂，當下也毫不遲疑的一張口塡了下去，格崩格崩一陣咀嚼，吞了下去。

天南毒王笑道：「看來老師太的胃口也很不錯！」

空空妖尼舔舔口唇，忽的又由袖中抓出了一條雙頭蜈蚣，遞了過去，道：「這隻雙頭蜈蚣比那八脚蛛總好吃一些，不過，聽說雙頭蜈蚣吃後必然立死無疑，你也有這胃口歷？」

天南毒王臉色微變道：「只要是妳能拿得出的東西，老夫均有口胃……」伸手接過，放在掌心之中。

只見那蜈蚣約有三寸多長，另一隻頭則生在尾梢之上，在掌心之上一前一後來回不斷掙動，但力量相等，一點也掙不出去。

天南毒王細細注視了一下，忽然大笑道：「這東西是假的吧！」

空空妖尼哼了一聲道：「活生生的雙頭蜈蚣，怎會出了假的！」

天南毒王笑道：「眞正的雙頭蜈蚣，是產在老夫所在的天南，背脊上必有一條紫色長綫，這蜈蚣分明是斬斷的兩隻蜈蚣，用頭部的一段拚了起來，以藥液使牠維持不死而已，說穿了眞是一錢不值！」

空空妖尼毫無表情的說道：「既說是假的就算假的吧，難道假的對你沒有胃口歷？」

天南毒王笑道：「一樣果腹……」

張口吞了下去，嚼也不嚼一下，嚥入肚中。

而後，他迅快的取出一條彎彎曲曲的蚯蚓，遞了過去道：「再吃一條這無骨無刺的蚯蚓吧！」

空空妖尼面泛喜色的道：「看來你眞的沒有帶出多少東西！……」自自然然的吞了下去。

天南毒王大笑道：「飢不擇食，好胃口！」

空空妖尼怔了一怔，道：「有什歷不對？」

天南毒王雙手連搖道：「沒有沒有，現在……又該妳孝敬我了！」

空空妖尼忖思半晌道：「你的胃口與衆不同，實在令人大傷腦筋，不過……」

目光陰陰一轉，道：「我終於給你想出了一味佳餚！」

天南毒王道：「那好極了，快些拿來吧！」

空空妖尼不慌不忙，徐徐由袖中拉出了一隻壁虎，送了過去。

那壁虎通體如墨，雙目血紅，十分怖人。

天南毒王笑道：「看來妳的東西也越來越沒意思了！」

空空妖尼笑道：「這東西雖然普通，但吃起來却別有風味！」

天南毒王並不遲疑，抓了過來，吃了下去。

空空妖尼目注天南毒王吃完，傲然一笑，靜坐不語，天南毒王却也不聲不响，雙目微瞑，一動不動。

良久！

還是空空妖尼先開口道：「現在又該貧尼吃你的了！」

天南毒王微微地一笑，說道：「不必了！……」

微微一頓，又道：「如果老師太還有請客之意，老夫倒想多擾妳一些！」

空空妖尼也一笑道：「單是那三樣，已經足够你飽上一世的了！」

天南毒王也怔了一怔道：「看來咱們的比鬥已經結束了？」

空空妖尼道：「不錯，咱們眼下是在耗時辰，等勝負！」

雙目一閉，趺坐不語。

天南毒王兩眼轉了幾轉，也把雙目閉

了起來，靜靜調息不語。

時光在沉寂之中慢慢渡過！

一盞茶的時光過去了。

兩盞茶的時光過去了。

……

最後，整整過去了一個時辰之久，兩人俱皆跌坐不動，冷天星、不了和尚等人也只好焦灼的等在一旁，暗暗替他們担憂不語。

終於，還是空空妖尼睜開兩眼道：「奇怪了！」

天南毒王也兩眼一睜，道：「奇怪什麼？」

空空妖尼霍地站了起來，道：「奇怪你爲何不死？」

天南毒王笑道：「我和妳一樣，也是覺得奇怪！」

空空妖尼道：「你又奇怪什麼？」

天南毒王道：「自然也是奇怪妳爲何不死！」

空空妖尼怔了一怔，道：「你只知道最後吃的是隻壁虎，却不知那壁虎却吃了一隻黑皮蠍……」

天南毒王笑道：「要是不知道，也就枉負毒王之名了……」微微一頓道：「妳可知道那條蚯蚓是什麼東西？」

空空妖尼微驚道：「大不了是一條蚯蚓而已！」

天南毒王大笑道：「蚯蚓固是不錯，但在牠上面却要加上地竺二字！」

「啊！……」空空妖尼聽得天南毒王獨孤恨說蚯蚓之上要加地竺二字，不由驚叫一聲，立刻臉色大變。

只見她滿臉肉瘤俱皆直矗了起來，雙目之中綠光激射，驀然之間，額頭上的三顆肉瘤一下子破了開來，三股黑水直射而出。

天南毒王獨孤恨跌坐瞑目，不虞有此，登時被噴得滿頭滿臉。

空空妖尼一陣咬牙長笑，道：「獨孤恨，這點百毒之精，就等附送的吧！」

「百毒之精……」天南毒王訝然叫道：「妳那些聚毒之瘤裏竟是百毒之精？」

空空妖尼狂笑道：「這很容易知道，你自己不會試上一試麼？」

獨孤恨伸手一抹，把臉上的黑水餘漬抹掉，果眞又復雙目一閉，瞑目調息，一時之間，又陷於沉默之中。

空空妖尼沉緩的悠悠說道：「不必試了，百毒之精早已由你的毛孔之中進入了骨髓之內，任你是大羅金仙，大約也逃不過今日之刼了！」

天南毒王雙目一睜，道：「不錯，妳沒有說謊！」

空空妖尼試探的道：「雖然你有毒王之譽，這百毒之精大約也不是你所能抗拒得了的吧，細算起來，大概只有個把時辰了！」

天南毒王平平淡淡的道：「這話也對，百毒之精，蝕骨化髓，大羅金仙也抗拒不了，更不用說老夫只是一個俗人了……」聲調一沉，道：「但地竺蚯蚓之毒並不下於百毒之精，妳大約連半個時辰也活不到了！」

空空妖尼桀桀大笑道：「以我的身份，能扳倒一個天南毒王陪我同死，也算够本的了！」

兩人仍然相對而坐，一在地道之內，一在地道之外，這情形顯得古怪而又滑稽，但兩人就在對坐談心的情形之下，經歷了一場生死之搏。

冷天星忍耐多時，不由叫道：「老妖婆，那位白姑娘呢？」

原來他趁兩人互食毒物之時早已進入了那原來縛那白菱秋的密室搜尋了一轉，只是不曾發現點滴踪跡。

此刻見空空妖尼性命不保，是以忍不住出口相問。

空空妖尼似乎早已忘記了冷天星的存在，聞得冷天星的叫聲，方才雙目怒睜，掃了他一眼，道：「她就在本庵之內，只是，恐怕你已找她不到，貧尼一死，她也只好相從於地下了……」

冷天星怒極大叫道：「老妖婆，如果妳不肯說了出來，叫妳死前也受上一場好罪！……」

身形一動，就要衝了過去。

天南毒王則橫臂一攔，道：「且慢……老夫還有話問她！」

冷天星只好不言語了。天南毒王目光一轉，道：「妳那百毒之精是如何凝聚到臉部的肉瘤裏去的？」

空空妖尼綠芒激射的雙目瞪他一眼，道：「你要動甚麼腦筋？」

天南毒王平淡的道：「只想問上一問，死後做個明白鬼……」苦笑一聲接下去道：「在百毒之精侵入體內之後，還能活命麼？」

空空妖尼搖搖頭道：「那也不盡然，如果你的體質能練到像貧尼一樣，就不會爲百毒之精而死，反而轉爲有益了……」微微一頓，又道：「但那是絕無可能之事，因爲貧尼……」話未說完，却啊的一聲，大叫道：「我的脚……」

衆人聞言俱皆不由自主轉目看去，只見一縷紫黑的血水潺潺流了下來，空空妖尼身子彈起數尺之高，又摔了下來。

同時，一股腥臭四溢，令人掩鼻。

天南毒王大笑道：「虧了妳體質特殊，怎麼這地竺蚯蚓却受不住了！」

空空妖尼大叫地道：「老毒鬼，我恨你……」

又是一聲刺耳尖厲的大叫道：「我的手！……」

只見她雙手十指抖顫不停，指尖之上俱皆流下了一縷血水，同時耳梢眼角也歪曲變形，紫黑血水潺潺而下。

那形狀予人一種既恐怖又噁心之感，一時衆人俱皆把頭轉了開去，不願再正眼去看。

天南毒王却雙目大睜，笑道：「老妖婆，毒素開始與妳全身的劇毒溶合，慢慢化解，大約至少要使妳慢慢的消受上個把時辰，才會化爲一灘血水！」

空空妖尼嘶聲大叫道：「老匹夫，如果你是人，給我一個乾脆！」

天南毒王笑道：「用毒殺人，也是一種藝術，這樣看着妳一點一滴的化爲血水，不是也很好玩的麼？」

空空妖尼苦求道：「老匹夫，別要我受下去了！……」

只見她身子在地上絞扭不停，雙手幾

度欲要自碎天靈而死，但每次都是略一掙扎就又停了下來，原來雙手已不聽她自己運用！

天南毒王無動於衷的道：「老妖婆，妳當眞受不住了麼？」

空空妖尼叫道：「只求你做做好事！做……做……好事……」

天南毒王沉聲叫道：「聽着，老夫只再問這一遍，那百毒之精妳究竟是用甚麼方法弄到貯毒之瘤裏去的？……」

空空妖尼叫道：「是……是……」在巨大的痛苦襲擊之下，已使她語不成聲。

天南毒王沉聲道：「妳只需說出那百毒之精是由昧腑而入還是由血脈而升？」

空空妖尼掙扎道：「肺……腑……」

只見她雙手十指已將化毒，只剩了半截枯骨露在外面，令人見之心驚，忍不住噁心欲嘔。

天南毒王縱聲狂笑道：「還好……」

回身一招道：「冷老弟！」

休看天南毒王冷傲，但對冷天星却變得親熱異常。

冷天星忙道：「前輩有甚麼吩咐？」

天南毒王道：「在我那青妹左袖之中有一個紫色小瓶，快些把它取了出來！」

冷天星怔了一怔，忙應道：「在下遵命。」

他說着即刻轉到葉文青所睡的抬床之前，輕輕撥開她的左袖，只見果然有一個紫色小瓶在於其內。

耳際間只聽天南毒王又道：「那瓶中尙有幾顆藥丸？」

冷天星連忙打了開來，定目看去，道：「只剩一顆了！」

天南毒王似乎沉吟了一下，道：「把它倒了出來！」

冷天星毫不遲疑，迅快的把那顆藥丸倒了出來，托於掌心之中，遞到天南毒王面前道：「前輩快請服用！」

天南毒王却搖搖手道：「我要這藥沒用……」

伸手向在地上掙扎哀號的空空妖尼一指，道：「快些給她服了下去。」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難道前輩還要救她麼？」

天南毒王呵呵大笑道：「老夫並沒有這樣好的心腸，就算眞要救人，也絕救不到她的身上，老夫只不過使她毒素暫不發作……」聲調一沉，又道：「老夫還有甚多用她之處，冷老弟不必多問，快些依我的話去做，把藥給她服下肚！」

冷天星不暇多問，連忙趨前一步，伸指一點，點出一縷指風。

那縷指風正好點中了空空妖尼的結喉穴，這一點頓時使她嘴吧大張，無法闔得攏來。

冷天星拂指一彈，一顆藥丸已經進了喉嚨之中。

而後，再度一點她的結喉穴，在嘴吧一閉之際，那顆藥丸自動的滑入了喉嚨之中，就這樣不曾動一下她的身體，却把一顆藥丸給她服了下去。

說也奇怪，那藥丸一經下肚，空空妖尼手足上淌淌而下的血水頓止，人也停止了滾動。

冷天星微吁一聲，暗道：「縱然這藥能救了她的性命，像這樣手足盡消，也是够她受的了！」

忽然——只見她又顫動了一下，雙目大睜，忽然大叫道：「不好了，快去奏明玉帝，孫行者又打進天宮來了！……」

冷天星怔了一怔，奇道：「這老妖婆是怎麼了？」

天南毒王一笑道：「沒甚麼，她已經瘋了……」目光一轉，道：「他劇毒滿身，服下老夫的解毒之藥，一齊攻入心竅之中，那自然是非瘋不可……」

冷天星大是不解，天南毒王眞無意救她，却給她服上一顆解毒之藥，使她變成瘋狂，這又是爲了甚麼？

方在忖思之間，只聽天南毒王又道：「把她週身穴道快些閉了起來！」

此刻空空妖尼仍在不住亂叫，道：「甚麼？你要奴家嫁給你做妾？……胡說……憑奴家……一表人材……怎肯插到牛糞上？……」

冷天星啼笑皆非，五指連拂，縷縷指風過處，頓時將空空妖尼的週身穴道盡皆閉了起來。

天南毒王長身而起，一把抓起鬼怪腐屍般的空空神尼，大步向地道下的密室之中走去。

一行人立刻隨後相偕齊齊走了進去。

那密室中，與上次冷天星離去時毫無兩樣，櫃架滿室，一張木榻，橫在牆壁的一角。

天南毒王在室中暑一尋視，立刻把空空妖尼擲於地下。

不了和尙抓抓頭皮，不停回顧，道：「不錯，實在不錯，百草、百毒、甚麼都有……」

冷天星注意的却是白菱秋的下落，但這間密室中也是一無所有，找不出一點蛛絲馬跡。

一時之間，不由心中大急。

只見天南毒王却在忙碌不停，先把那木榻上揩抹清楚，而後抱起昏迷之中的玉面觀音葉文青，輕輕的放了上去。

冷天星雙眉微鎖，凄了上去，道：「方才聽說前輩也已中毒，不知您……」

天南毒王停了一停道：「不錯，老夫不但中了毒，而且中得極重，換了旁人，大約早已化爲一灘血水了！……」微微一頓，道：「老夫初中黑皮蠍之毒，那已是必死之劇毒……」

冷天星插口道：「前輩不是說那毒對您無害麼？」

天南毒王苦笑，一聲道：「那是老夫對空空妖尼的誇大之言，事實上老夫對用毒一道，雖有稱王之尊，但畢竟仍是血肉之軀！……」

冷天星微喟一聲道：「那最後的甚麼百毒之精呢？」

天南毒王凝重的道：「百毒之精早已進入骨髓之內，最多一個時辰，就會化爲一灘血水！」

冷天星大驚道：「這些是眞的麼？」

天南毒王板着臉道：「怎麼不眞？」

冷天星雙眉深鎖，道：「難道就沒有辦法化解了麼？」

天南毒王歎口氣道：「倘若沒有辦法，豈不辜負了毒王之譽，不過……」面色

一陣陰沉，道：「能否成功尚在未定之天，老夫不過盡人事而已！」

說話之間，俯向玉面觀音葉文青細細看了一陣，忽然仰首向天，發出一陣桀桀大笑。

冷天星悚然一驚，湊了過去看時，只見葉文青一如往常，面色蒼白，呼吸均勻，並沒意外之事發生。

當下困惑的道：「前輩怎麼了？」

天南毒王笑聲一收，道：「老夫踏遍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這青妹是得救了，眼見她十五年的沉疴，就要愈於今朝！」

冷天星陪笑道：「這是喜訊呀！」

天南毒王黯然頷首道：「不錯，這確是喜訊，但老夫……」

冷天星道：「前輩不是也有辦法醫治麼？」

天南毒王歎道：「縱能治好，老夫也要變得與常人大不相同，連碰也無法碰她一下，她……永遠不能屬於我了！」

冷天星奇道：「這是爲甚麼呢？」

天南毒王不再答言，却轉目四顧，在一旁木架上取下一個比酒杯略大的小碗，俯下身去，迅快的將空空妖尼面部的肉瘤取下了三顆，用手一擠，把一股股的黑水擠入了碗中。冷天星定神細看，但却看得莫明所以。

天南毒王將那小碗放在床頭之上，立刻俯身替她輕輕推拿起來，直到兩人額際盡皆見汗，方才停下手來。

葉文青經過一陣推拿，又緩緩醒了過來。

只見她掙動了一下，茫然叫道：「恨哥……恨……」

天南毒王兩眼老淚滾滾，激動的道：「青妹，青妹……我在這裏，我就在妳身邊……」

葉文青掙扎着道：「我渴水……」

天南毒王笑道：「水來了……青妹……大口喝吧！」

說着把那一杯腥臭的黑水遞了上去。

葉文青雙目未睜，似是嗅覺不靈，聽說有水登時微張口唇，就着碗邊去啜飲。

冷天星看得眉頭深鎖，不由把頭轉了開去。

葉文青飲了兩口，皺皺眉頭道：「水……苦……」閉口不肯再飲。

天南毒王忙說道：「青妹，快些都喝了下去，這是我替你找了十五年，才找到的良藥，只要喝下去，妳的病立刻就會好了……」

葉文青聞言似是心中大喜，雙眉揚了一揚，顫聲叫道：「是眞的麼？……恨哥……你……不騙……我？」

天南毒王道：「青妹，我幾時騙過妳來……」

微微一頓，又把那小碗湊向她的唇邊，溫柔的說道：「青妹聽話，快些喝了下去！」

葉文青雙眉皺了一皺道：「好吧，我喝……」

果眞就着碗邊一點一滴的喝了下去，頃刻之間，一碗俱皆入肚，完完全全的喝了下去。

天南毒王守在床邊，一面注視着她的變化，一面輕聲問道：「青妹，妳覺得怎樣了！」

葉文青道：「除了有點噁心之外，倒沒有甚麼別的！」

然而，她的精神却明顯的已經好了甚多。

天南毒王自是看得出來，眉宇間掠過一層喜色，情不自禁的伸手握住葉文青的雙手，道：「青妹……青妹……」

此外，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葉文青一任他把自己的雙手握在掌中，緩緩睜開眼來，奇怪的四顧一眼，仍然有些衰弱的叫道：「恨哥……這是在甚麼地方，他們……」

眸光向不了和尚，冷天星，以及東方雲等人看了一眼，有些羞赧的把頭轉了開去，又道：「恨哥……你怎麼了？」

天南毒王雙手未鬆，目光既喜且悲的盯在她的臉上，道：「小兄無暇多解釋這些，妳……是不是好得多了？」

葉文青興奮的道：「這藥眞靈，除了有些腥味苦味之外，吃下去眞是管用，比你以前給我吃的任何一種藥都好！」

天南毒王笑道：「那就好了！從今以後，妳的傷毒就要完全斷根了……」

「完全斷根？……」葉文青幾乎跳了起來道：「你是說：我能像十五年前一樣麼？」

天南毒王道：「那是自然，這次是可以完全斷根了！」

葉文青高興的道：「那眞是好極了，從今以後咱們就可比翼雙飛，走遍天涯海角，深山大澤，遊歷天下，再也不用你天天抱着我了……」

她似是深深沉醉在未來的幸福憧憬之中，對在旁的不了和尚等人視如無睹，滿面都閃爍着幸福的光芒。

天南毒王領首道：「不錯，咱們是可以無憂無慮的遊歷一下天下的名山大川，再也不需要到處求醫覓藥了，不過……」

葉文青不待他說完，又接過去道：「然後，我們找一處深山幽谷，隱居起來，只有你我兩人，咱們朝汲清露，暮餐烟霞，過上半輩子神仙生涯……」

她把幽幽的眸光投注在天南毒王臉上，又道：「恨哥，你說……」

忽然，她的話收住了，原來她不但發覺了天南毒王的面色不對，而且也發覺有兩滴淚水由他眼中流了出來。

她訝然一驚，叫道：「恨哥，你怎麼了？」

天南毒王忙笑道：「沒有甚麼，我……太高興了！所以才會流出淚來。」

葉文青搖搖頭，說道：「不，我知道你是在騙我，雖然你流眼淚，可以解釋是高興激動之故，但你的臉色……我看得出來……」

忽然——

她話未說完，却轉頭看到了一樣東西，不由大吃一驚，失聲尖叫起來。

原來葉文青看到的是空空妖尼被點了穴道，已然四肢盡蝕，半死不活，橫倒在地的身子。

空空妖尼殘缺不全的身子，看起來實在使人恐怖，難怪葉文青會爲之失聲尖叫起來。

她訝然失色的道：「那，那……那是甚麼？」

天南毒王輕輕扳回她的頭來，道：「別去看她，那不過僅是一個毒人而已！」

「毒人？……」葉文青叫道：「你和我究竟是到了甚麼地方？」

天南毒王道：「就是那毒人的秘室之內！」

葉文青把頭轉了過來，叫道：「恨哥，快告訴我，你究竟怎樣了？」

天南毒王歎口氣道：「事到如今，我不告訴妳也是不行，我已註定了要與妳分手，……沒法陪妳遊歷天下，覓地隱居的了！」

葉文青大吃一驚道：「這是爲了甚麼？你……」

天南毒王道：「爲了與那妖婆相拚，我也中了很重的毒，頃刻之間就會死於非命了！」

葉文青叫道：「不，你不能死，你是毒王，怎會中了別人的毒？」

天南毒王歎口氣道：「這毒與衆不同，我也是沒有辦法，除非……」

葉文青叫道：「除非怎樣？」

天南毒王道：「除非我變成一個毒人，也許可以活得下去。」

葉文青面部綻出了一絲笑容，道：「只要你不死，變成毒人又有甚麼關係？」

天南毒王苦笑道：「變成毒人之後，只有一件不好，那就是我本身已與劇毒相合，竟日要靠百毒爲生……」

葉文青困惑的道：「甚麼是靠百毒爲生？」

天南毒王道：「那就是不復能再食人間烟火，只能以有毒素的蟲蛇一類爲食，否則必會化爲血水而死，而且……」微微一頓又道：「任何人也不能碰我一碰，否則都會因之中毒而死！」

葉文青面色慘白的道：「連我也不能碰你了麼？」

天南毒王道：「那是自然，妳也是一個普通之人，當然不能再碰我一下！」

葉文青震了一震，哭道：「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麼？」

天南毒王搖搖頭，堅決的道：「沒有，除非一死了之！」

葉文青眉頭一皺，不假思索的道：「好吧，你……就變成毒人吧！」

天南毒王沉默良久，突然鬆開抓着葉文青的雙手，站起身來，一言不發的走到空空妖尼身旁，把她的毒瘤又摘下來了三顆，然後，像吃葡萄般的一口氣完全吃了下去。

冷天星幌身走了過來，道：「老前輩，方才你被毒水弄濕面孔，反而中了劇毒，如今你怎地反把毒瘤吃了下去？」

天南毒王歎口氣道：「方才被毒水淹面，毒液已由毛孔中攻入骨髓，使我體內有了這種劇烈的毒素存在，如今再吃下這三顆毒瘤，就變成了以毒攻毒，而後毒性化合，就成了我體內的一種混合劇毒，充溢內外，使我成爲名符其實的毒人！」

說話之間，身子不由震了一震。

只見葉文青突然一下子由床上跳了下來，縱身向天南毒王撲了過去，口中大聲叫道：「恨哥！恨哥……」

天南毒王大吃一驚，叫道：「快些躲開！……」

身子一側，向旁就閃！

但葉文青身子一軟，就向地下跌去。

原來她一病十五年，雖是一下子好了起來，那裏會一下子好得這等快法，是以四肢僵硬，舉步維艱，一跑之間，向下就倒。

天南毒王出於一種本能的動作，躲開的身子却情不自禁的向葉文青欲倒的身子抓了過去。

以他的身手而言，自是一下子就已抓牢。

但他立刻就又把手鬆開，大叫道：「完了！完了！……」

葉文青却一聲不響，掙扎着爬了起來，向一旁地上的空空妖尼奔了過去，也自她臉上摘下三個肉瘤吞了下去。

天南毒王並未阻止，只因除此而外，葉文青勢將難逃一死之厄，服下毒瘤，却可保存一命！

在場之人，包括不了和尚，冷天星，以及東方雲等人在內，俱皆爲這意外之事訝然變色，但一個個俱皆木立當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葉文青却面色怡然的嘻嘻一笑道：「恨哥……我知道，只有這辦法，我們可以在一齊，你是毒人，現在我也是毒人了……不是麼？」

天南毒王歎口氣道：「但這不是好事，我不願意妳爲我這樣……」

葉文青道：「不管你願不願意，反正我是願意的，除你之外，我已沒有甚麼樂趣，所以我……」不待她說完，天南毒王忽然一躍而至，把她擁入了懷中，喃喃的道：「青妹，青妹……」

淚水由兩個人的臉上流了下來。

忽然——

葉文青抬起頭來大叫道：「恨哥，你……你爲甚麼……變了樣子？」

天南毒王苦笑道：「我知道……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

葉文青頹然接道：「我……也是這樣子麼？」

天南毒王頷首道：「即使現在沒有，但也是早晚免不了的！」

原來兩人此刻面部已逐漸發生變化，鼻歪眼斜，摺皺滿腮，同時，皮膚也慢慢變成豬肝豆醬之色。

天南毒王猶自可說，葉文青雖已中年，但却依然花顏玉貌，一旦變成這種模樣却實在使人不忍正視。

葉文青眸光轉動，緩緩看了幾人的目光一眼，道：「恨哥……」

天南毒王忙道：「青妹！」

葉文青苦笑道：「看來咱們眞的離開人世，找一個沒有人跡的深山古洞了！」

天南毒王道：「爲甚麼？」

葉文青道：「咱們的模樣大約不會再受人歡迎了！……我臉部有變化了麼？」

天南毒王點頭道：「漸漸開始了！」

葉文青盯注着他說道：「你……嫌我麼？」

「我？……」天南毒王怔了一怔，激動的叫道：「青妹，我怎會嫌妳，不論妳變成甚麼樣子，在我心目之中都是一樣，

我對妳的心是永遠不會變的……」

葉文青高興的道：「這已經很够了！」一探雙臂，又把天南毒王緊緊的抱了起來。

天南毒王說不出是甚麼滋味，只知緊緊擁着葉文青，不停的喃喃道：「青妹，青妹……」

眼淚，又從兩人臉上流了下來。

除開兩人的聲音之外，密室中沉靜得聽不到一點聲息。

葉文青怔了一怔，忽而挽着天南毒王，道：「恨哥，咱們走吧！……」

天南毒王默默無言，轉身就走。

忽然——

冷天星走上前去，一攔道：「前輩且慢！」

天南毒王道：「怎麼，你還在此地做甚麼？」

冷天星啼笑皆非的道：「前輩應該記得，至少，您還答應了替那位上官堡主醫療毒傷！」

天南毒王頷首一笑道：「對了，這個容易！……」

目光一轉，投注了地上的空空妖尼一眼，道：「至少還有這老妖婆，也要把她弄出個結果來！」伸手一招，又道：「把他抬上床來！」

車方雲毫不怠慢，連忙把上官倫抱到木床之上。

天南毒王仔細審視了一眼，道：「是甚麼人給他點了五陰絕脈？」

不了和尚站過去說道：「是我和尚，不是點了五陰絕脈，只怕他早已死去多時了！」

天南毒王道：「那好，就煩你送佛送到西天……」

伸手向架上的一堆瓦罐指了一指，道：「把那些玩藝全搬了下來。」

不了和尚皺皺眉頭，但却毫不怠慢，立刻一罐一罐俱皆搬了下來，同時，抽空把上官倫被閉的五陰絕脈點了開來。

天南毒王又道：「和尚，把蓋子統統打開，須知老夫已動它不得，不然，凡老夫動過之物，只要你們動上一動，就會蝕化爲一灘黑水。」

不了和尚搔搔頭皮道：「這也沒有關係，就是我和尚侍候你吧！」

果然依言一罐罐的打了開來，羅列案頭。

天南毒王俯下身去，一罐罐的細細嗅聞，費了許多時間，方才伸手一指一個綠色的小罐道：「把這罐中的藥末給他灌上一些，大約差不多了！」

不了和尚也低頭嗅了一下，但却做了一個毫無所知的滑稽表情，果然雙手把那瓦罐捧了起來，向東方雲道：「這事麻煩東方總管吧！」

東方雲連忙接過說道：「多謝不了大師！……」

當下立刻弄了一杯清水，把那藥末沓了少許，撒在上官倫的口唇之內，用水輕輕灌了下去。

說也奇怪，只見上官倫肚腹中咕嚕咕嚕響了一陣，登時雙眼一睜，醒了過來，毒傷已經全解！

天南毒王道：「那瓶藥大約是這老妖婦惟一的救人之藥，不但能解八步斷魂散劇毒，尚可解其他之毒，就帶了走吧！」

東方雲此刻已把一切經過向上官倫簡單的說了一遍，上官倫死而復生，恍如隔世，當下向衆人一一致謝，並把那瓶黃色藥粉遞到冷天星面前道：「冷少俠不啻武林中的中流柱石，這藥也許還有用處，就由冷少俠把它收了起來吧！」

冷天星推辭不得，只好收了起來。

天南毒王此刻已經臉部大爲走樣，只見他雙睛突出，鼻頭下陷，模樣兒實在令人心悸神驚。

葉文青與他站在一齊，模樣也並比他好看不了多少，兩人互視一眼，却毫無憎嫌對方之意。

天南毒王忽的伸手一拂，一股掌風起處，把橫躺在地的空空妖尼擊得一連幾個翻身。

就在這一翻之間，穴道盡解，空空妖尼啊的一聲尖叫，又復甦醒了過來，只聽她大叫道：「龍王爺搬家了麼，怎麼……大海裏水乾了……」

天南毒王向冷天星瞄了一眼，道：「冷老弟，由你解決了她吧……老夫……」回首瞥了葉文青一眼，說道：「我倆要走了！」

冷天星皺眉道：「這老妖婆已經瘋狂，那位白姑娘……」

天南毒王道：「她既說在這庵內，大約不會是假，你且找找看吧……」

葉文青忽然伸手挽住他的手臂，道：「咱們快離開這鬼地方吧！」

天南毒王不再停留，身形一轉，向地道之上走去，葉文青相依相偎，一同向秘道外走了出去。

冷天星望着他倆人的背影逐漸消失在地道盡頭，不由悠悠的吁了一口長氣，轉向上官倫等道：「上官堡主等也請離開這裏吧！」

上官倫一指瘋狂了的空空妖尼道：「她……」

冷天星並不多言，伸手一掌，拍了過去。

但聽「卜」的一聲輕震，又笑又叫的空空妖尼立刻又是一個翻滾，那掌力，雖不算重，但這次却顯然有些不同，只見她不再嚎叫出聲，但却掙扎不停，頃刻之間，已經全部化爲一灘黑水。

上官倫等在地道門口，叫道：「冷少俠！……」

冷天星回過頭來，道：「此地到處都有劇毒，諸位快些離開爲妙！」

上官倫忖思了一下道：「既是如此，老夫等到庵外相候了！」雙拳一拱，率領着東方雲等相繼由地道內走了出去。

密室之中已經只剩了不了和尚和與冷天星兩人，在陰森森的密室之中，使人不禁生出一陣恐怖之感。

不了和尚嘻嘻一笑道：「我和尚也走吧？」

冷天星雙眉微鎖道：「大師父最好且慢！」

不了和尚笑道：「我和尚奉了老和尚之命，來幫你剷除這老妖婆，現在老妖婆化成了一灘清水，我和尚還不快走，又有甚麼好處？」

（未完・九）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每本港幣八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H.K.N.G